

小說新報

第十一期

羅頰



家居旅行衛生必攜

女醫者

出版廣告

女醫者一書為日本秋琴女史所著女史為醫學界中之泰斗號稱國手名轟寰宇是書乃畢生平之學力經驗苦心孤詣隨時隨地陸續編撰而成故其學理新穎方法奇效皆由其殫精竭思發明至理所致也前後兩編全書用問答體凡人生自幼至壯而老男婦內外無論鉅細各種病理治療及預防諸法又日常居家旅行應用衛生諸問題包羅萬象應有盡有足有數千則都為三十萬言其原本出版時洛陽紙貴不脛而走者初版竟達數萬部之多迄今數年疊次再版行銷何至數十萬部故其書非獨為東亞人士所欽仰即若歐美各國如德國博士赫士德英國博士美根美國博士哈利森與吾國醫學大家李振軒金黎民諸先生莫不翕然拜服皆讚為古今中外醫學界方書中空前絕後第一完備之傑作其價值亦可想而知茲經繆乃澄先生費三年之力悉心譯述公諸於世現已出版裝訂一厚册定價乙元四角書存無多欲購從速

總發行所

上海六馬路石路口東方書局

特約經售處 上海棋盤街廣益書局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

掃葉山房

小說新報第十一期目錄

●封面

俞錦人先生繪仕女畫

●插畫

王麓臺設色山水真蹟

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之建築

▲瑞典館 ▲哪賊館

曹溶墨蹟

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之建築

▲荷蘭館 ▲丹麥館

邵僧彌仿唐六如山水真蹟

費曉樓仕女冊頁第十幅

海上花影

▲妙香閣 ▲吟鴻

▲花紅 ▲妙玲瓏

●說林

明季佚亡國風流史

目錄

史清野拳妖

明季佚七赤脚僧

言情歐洲偉人之情史

▲拿破崙

紅羊佚陸文龍

言情愛河激浪

國民棟範嚴氏家乘

奇情移花接木

國民棟範雉解斷魂記

小俠廣陵俠女

●說林

歌美名天作之緣

小情抗儂福

偵探環開狀姝記

小俠破鏡圓

俠馬謀產妬姦記

●傳奇

蘇靈宮

(定夷)

金鳳釵

(花奴)

●彈詞

(樹聲)

芙蓉淚

●野乘

(吁公)

野居漫識

(梅壚)

楚聲錄

(劍山)

●談屑

(寄塵)

技擊餘聞補

(悔初)

軼塵雜識

(四郎)

軼塵雜識

(之棟譯)

餐英室筆記

(定夷)

一厂筆記

(易時譯)

綠野亭邊一草廬詩話

(濁物)

京洛浪遊客詩話

(蝶衣)

●文苑

(東園)

抗儂福序

(東園)

青松閣詩集序

(山淵)

青松閣詩集序

(東園)

東園

(吁公)

(山淵)

(二厂)

(花奴)

(軼池)

(朱鴻壽)

(山淵)

(定夷)

(醜)

(濁物)

與李鏡美書

(東園)

王君克蒙傳

(軼池)

墨隱廬詩選

(軼池)

墨隱廬詞選

(軼池)

◎香囊

紅樓文庫

(朱雨蒼)

題紅樓夢十二律

大觀園落成代賈寶玉元夜侍元妃識

卽席應教恭紀白韻

賦得怡紅園羣芳開七排二十四韻

◎豔牘

擬古征婦致致夫書

(穎川秋水)

擬古征夫復征婦書

(穎川秋水)

致某校書

(木子)

◎歌譜

懺情詞

(醒獨)

感逝

(醒獨)

楓

(軼池)

廣荻

(軼池)

◎時調

十二個月女學生

(寄恨)

老十八摸

(公羽)

◎諧藪

湯婆子小傳

(穎川秋水)

戲擬齊人上孟子書

(穎川秋水)

戲擬無鹽復西施書

(頌子)

餓鄉記

(詩隱)

聊齋遇夢記

(寄恨)

滑稽新語十則

◎譯叢

我之入世談

(易時)

春雨室叢譯

(樹聲)

易時雜譯

◎劇話

脈脈談劇

◎花史

近世花界源流變遷致

◎補白

名不備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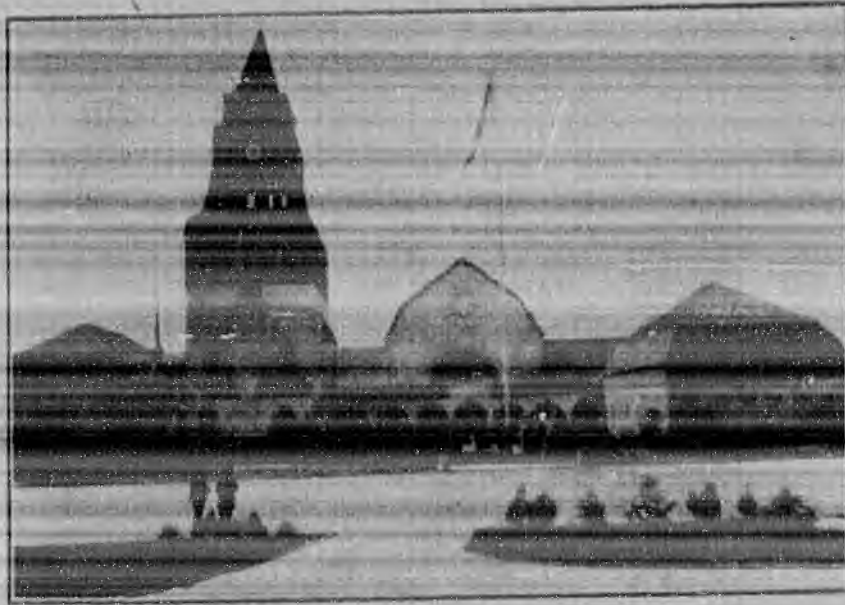
王麓臺設色山水真蹟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勘誤 本報第十期插畫欄內明江香馬荃校書翎毛真蹟一行脫落香字特此正誤

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之建築



瑞典館



哪噠館

曹構李墨蹟題楓江漁父圖

含香玉殿好，
層歌讓我
吳淞萬頃波，
他日釣魚
修故事，
春保太液，
又如
何
羊裘的是棟，
果才芥視
凌雲上特臺，
若使卷舒
都在手，
客星應笑
失臣
精

依園次韻為

電菴先生題贈

樵李弟曹溶



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之建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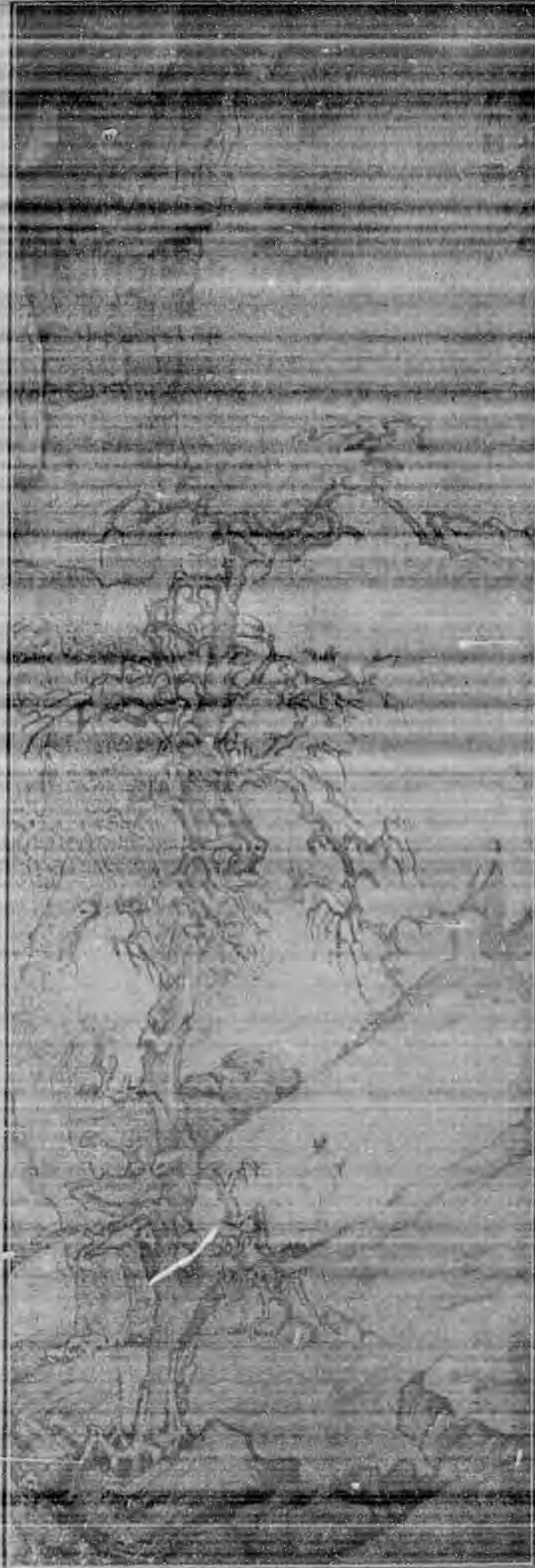


荷 蘭 館



丹 麥 館

邵僧彌仿唐六如山水真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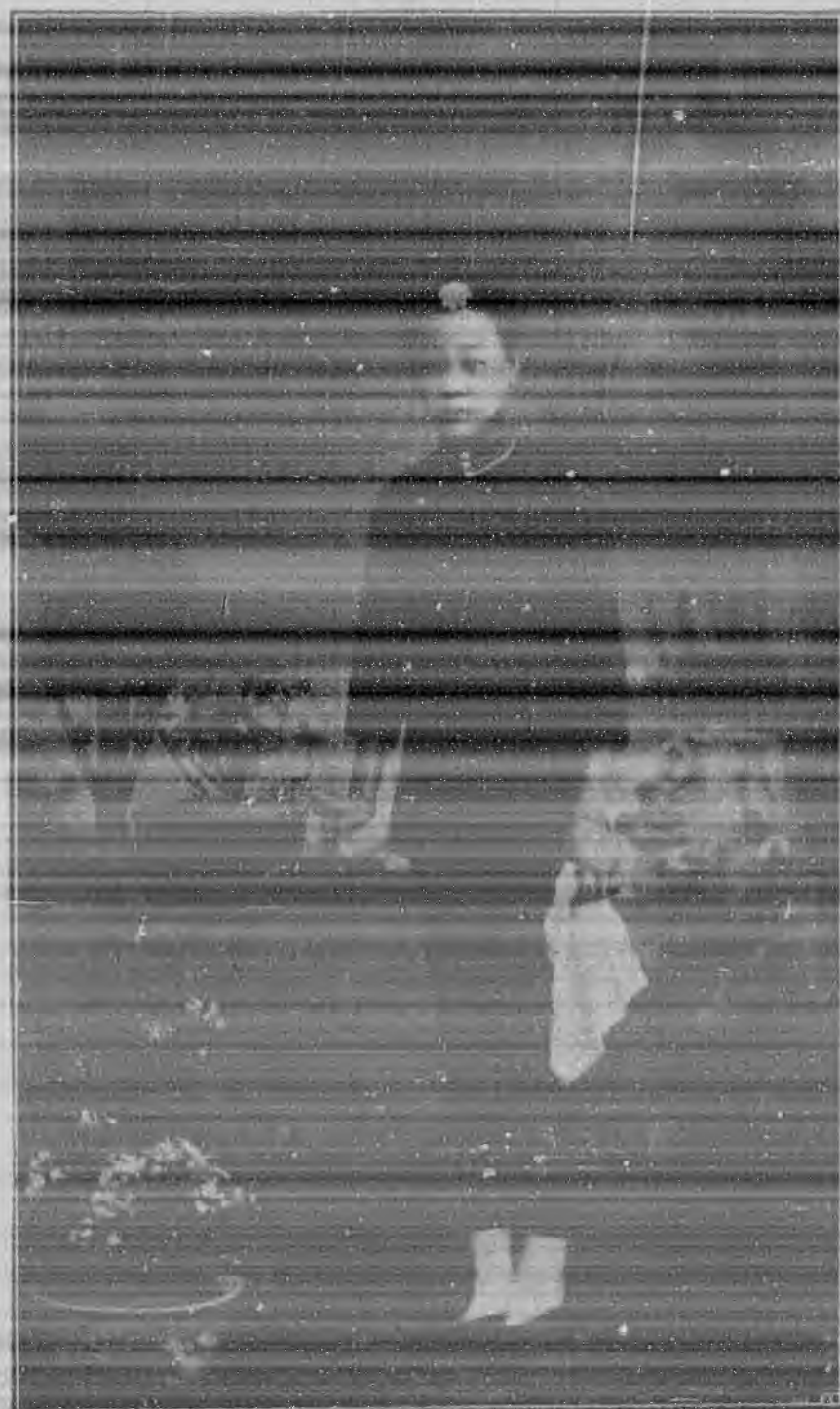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費曉樓仕女册頁（第十幅）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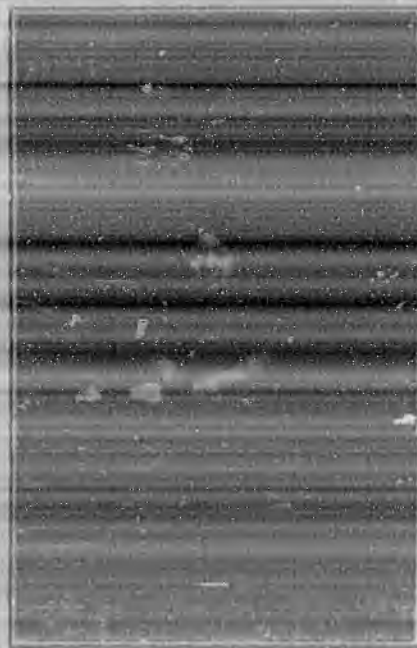
上海花妙香閣小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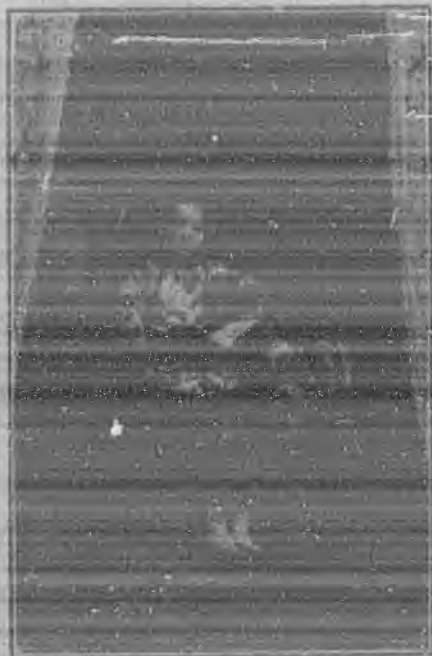
影 花 上 海



鴻 吟



紅 花



麗 玲 妙

說林

篇短

明季亡國風流史

說林



山淵



自來國運之盛衰視乎風俗之厚薄古者男女有別以禮為防受授不親言笑莫接雖有時發於情之不能禁亦必止於禮義以為歸雖未免失之於嚴苛然不致流於佻薄防微杜漸為意最深自桑間濮上之詩興於末世而瓜田李下之醜遂播於人間禮樂崩壞廉恥道喪而悠悠國脈遂亦隨之而長逝衡徵史乘殷鑒昭昭亡國敗家咸源於是其機雖甚微而其禍固甚烈者矣然歷朝節義之盛漢宋而後明季為最故忠臣義士節婦烈女從容捐生慷慨就義風動雲爛波瀾湧水湧接踵於世史不勝書乃不謂明末清初之交方敗者斷脛剝胸勝者屠城洗野白骨縱橫赤血飛濺之時竟有一風流之趣史頑艷之文章蘊釀於殘山賸水之間作亡國山河之點綴君子觀於此而知明季節義雖盛乃祇激之於一時非養之於平日祇可求之於賢哲而不可求之於凡庸然天下之人賢哲少而凡庸多因而失節者百而守節者不得一是以上有稽頽稱臣北面虜廷之大臣下有傷風敗俗玷名辱節之士女而赫赫皇明遂一亡而不可復興矣往車雖覆來軫方道其可不一舉其事以為當世警乎

婁東王氏者邑中大族也世仕於明受恩頗深厚旋以明季天下大亂急解官歸肥遯林泉間不復問人

世事是時清初得蘇浙地王氏乃被派爲機戶機戶者供機於織造局者也昔在明世已有織造局之名或以太監爲主管識者譏之旋裁旋設至是獻諛者進言於清吏悉復有明之舊設南北二局北局以滿人主之南局以工部侍郎督之然明代雖有織造而上供無幾且無機戶之名所須之機悉隸籍於局中未嘗累及平民今則變本加厲恣派鄉紳及富室供機於局上戶供機八以次而降下下亦須供一機由官帑給值而實不及半不足皆機戶償之局中無停暑織成異品金綵龍鳳蟒段諸物細載而送於燕京以供皇宮之用凡供機一年須百餘金而節序饋之費不與焉故蘇民苦之王氏雖爲望族而家已日落亦被強派供數機不得不應其誅求惟是時節義之士多圖建義旗謀恢復而清吏亦防之甚嚴往往捕風捉影恣意瓜蔓抄無辜而受戮者無算以故人心皇皇城中一夕數驚擾王氏年既耄性懦而胆怯視城市如畏途不願以風燭殘年置身於無形之虎口且聞局中每織龍段機梭一動卽火光飛迸深以爲異以爲禍亂之先兆益畏葸不敢出然凡任機戶者必須常出入局中以司其事不獲已乃遣其子王生寓郡城以代之於是乎風流之案因之而起矣

王生者二十餘齡之翩翩公子也美丰儀善吐屬風流跌宕偶儻不羣往往非禮法所能羈夙處鄉中譬若鳥困於樊籠莫由展其六翮居恆每鬱鬱不自舒今幸乃父命之代庖不羈之身得以常留於金粉繁華之地淫聲悅耳紛華奪目王生之樂乃無窮自是以後王生每日循例到局外稍有暇晷卽偕友朋三五蹀躞於綺羅叢中以醉無邊之春色其時車如流水馬如游龍鬢影交加衣香馥郁王生一品評而領略之遂覺此地爲樂不復思蜀而忘乎其時爲何時國爲何國矣

是時王生之鄰居有吳姓者松陵人亦望族也新移居於此吳有女年方二八而貌妖艷絕倫楚國訝其細腰吳宮羨其纖手鴛鴦高盤黛奪春山淡掃蛾眉媚擬秋月而亭亭玉立珊珊來遲之態又若楊柳風前桃花雨後遺女踏青南陌王生偶見之訝爲天人爲之魂思夢繞者累日急偵其籍貫知爲松陵望族彼既爲良家處女深閨淑媛不可與路花途柳相提並論斷無術可以襲而取又爲之喪氣不已然紅顏咫尺銀鑰迢迢可望不可即相見不相親耿耿寸衷未嘗一日忘之也一日由局返寓所過吳氏門則見朱門半啓珠簾低垂芳髻有一亭亭之影斜倚簾內而一陣蘭麝之香隨風送來直撲王生之鼻嚼之有餘味沁入心脾如吸甘露王生爲之木立於途左悠悠魂靈飛去九霄既而自思曰彼簾內之人非彼美其誰惜咫尺天涯末由一親其鄉澤恨何如也乃佯爲咳嗽一聲以示其意不謂簾內亦以微嗽報之其聲清脆如聞月夜洞簾生益如癡如醉乃頻嗽不已而簾內亦有頻頻微嗽之聲忽聞室內有人喚女朱門遽扇玉人之形影遂杳惟有簷頭好鳥傑格自鳴三兩聲若美人之微嗽而門前梅花因風搖曳亦髣髴裙脚飛動蓮步徐來而已

生恨望既久形影終沈遂懷喪而歸若發狂疾然以女意已動奢願將有可償之日則又以之自慰是夕鬱不成寐即於燈下賦懷女詩一章自寫其情懷反覆吟誦爲之流涕次日赴織造局亦經女門而簾內之美人已先在生即以昨夕所書之詩繕之成團遙擲簾內適落於女之足旁而女若無見忽有白鬢而杖者自內出蓋女之父也生頓大駭意其詩爲女父所拾不特女之名譽有損已亦將有調戲婦女之罪爲之心躍躍動汗濯濯流不已未幾見女裙脚略動蓮足微移而所投之詩稿適爲女足所踏老父遂莫

能見生心始安既而父與女俱入朱門重閉詩稿亦杳然蓋一夕之墨瀋淚痕已入於纖纖之女手矣
 生歸喜而不寐冥思女之所為似已動情否則奚為投詩而不拒父出而復以足踏詩不為父見惟未審
 彼讀余詩其意若何惜無青鳥使為我通殷勤恨不此身化蝴蝶振翅飛到溫柔鄉奈何奈何又次日復
 過其門突有一物自內飛出直墜生之胸前生急拾而閱之彼何物耶蓋瑤簡瓊緘美人之貽也生喜極
 不復赴局直返私室啓而讀之則緘中別無所有惟有一詩步生韻而和之以答其繾綣之意深情宛轉
 軟語纏綿而字亦秀媚娟娟如秋月生迴環諷誦如獲拱璧為之喜躍三百生平之樂無有踰於此者自
 此遂彼此投詩日以為常不特一介之使情慳自通厥後女恐門傍投詩為人所見直命侍婢持詩來生
 之報書亦由侍婢持去未及匝月而兩地酬唱之詩箋稿已盈尺生亦昕夕孳孳於此期博美人歡一切
 局事盡已置諸腦後矣然伊人不遠秋水隔之靈犀一點雖已暗通於無形而匝月以來實未曾獲通半
 語生深以為憾然亦無可如何也

生以彼此投詩雖足以稍遣無慘之永日然望美入於天末未獲一親言笑譬若望梅止渴其渴益甚倘
 若女父還鄉挈以俱去則室邇人遐勞燕西東雖投詩萬首不啻春夢一場詎非數月綢繆之功盡棄於
 一旦耶因是乃折柬以寄女乞女憐其相思之苦錫以一面之緣得飲芳香萬死弗恤蓋以女既竺於情
 當必俯諾其所請且由何術而獲相會及會於何地非女指示不可也未幾女果覆書諾之約生於今夕
 人靜更闌之時可踰牆而登女所居之閣蓋生與女二人所居僅隔一牆女則獨居小閣中諸婢盡在閣
 下而小閣又與生之書齋密邇一登崇墉即跨女閣殊非大難生得書大喜如膺九錫之命謝天不已惟

是日適當夏季日晷頗長生心愈急而日行愈遲仰望白日一似常掛天中不肯少動生坐臥不寧望眼幾穿恨不能推日輪而西落挽月魄而東起良久日始薄於崦嵫一彎新月微露雲際若彼美之蛾眉晶瑩可愛而浮雲片片重疊太虛中又若美人之雲鬢高聳生是時即欲過往又恐女家婢僕未入臨歸致事敗於垂成良久良久仰聽譙樓始交三點生曰此其時矣乃謹如女命修容正顏靚妝盛服以往先置長梯於牆際是時乃沿梯而上俯視地下迷漫不可見身一傾墜將成齋粉然用志既篤殊不以爲懼梯既盡遂聳身登牆巔即接女閣閣中軒窗半開似以有待者生乃踰窗而入內則錦幔縈牆金翠耀目銀燈微明銅漏將靜而脂香粉澤若花氣之襲人生入其中如置身於衆香國時則有美一人斜倚銀缸低弄垂帶若悄然有所思見生至羞不自勝紅潮生頰頰若朝霞若帶雨之梨花彌形嬌艷生急趨前長揖與之爲禮是夕遂賦同夢之詩焉

自是以後生日則赴局值事夜則踰牆相從彼此歡愛之情達於極度生父思子情切每以書來催其還鄉一叙家庭之樂生則借端推諉謂局中事體大不可少離飾詞以給乃父其父亦信其子之言日墜於公超五里霧中而不知其子已別有家庭之樂在也荏苒光陰倏忽兩載彼去此來寂無人知女父與女同處一家龍鍾老朽既癡且聾亦不知閣上別有天地生與女二人以爲在天比翼在地連理雙宿雙棲之樂可卜無艾矣乃不料佳夢易醒好事多磨女父因事還鄉欲盡室以俱徙女偵知其耗惶恐無地急走報於生生亦驚皇出於意外百思而無一策女泣曰妾失身於君業經兩載此身已爲君有不可再事他人倘隨父歸去無日重來地北天南鶯燕分飛兩載交情從此遂成泡影矣且妾昔日不能守身如玉

悔莫可追。然區區之心，實願終身以事君子。今不幸中途分手，妾何顏生於人間。幸君憐之，為籌萬全之策。幸君勿為前魚之棄，而令妾空嘆秋扇之捐也。言已，啜泣不已。向隅細泣，淒楚不勝。涕泗闌干，襟袖皆濕。若一枝經霜芙蓉，憔悴欲絕。生亦為之黯然泣下，扼腕而哀。沈吟者久之，始奮然言曰：「余方寸已亂，再四思維，終無良策。欲求兩全，惟余與卿俱逃耳。女聞生言，初深以為不可。然柔腸搜斷，舍逃之一字，實無他策。不得已從之，相與約期而行。女於是私竊其父珠寶貴重之物，束為一囊。某夕遂私啓後門，從生遁。是時黑雲如墨，銀漢無光，細雨濛濛，涼風習習。女步隨生後，昏夜不辨西東，暗中摸索而行。然女夙養幽閨，未習勞苦，不良於行。一步一顛，且荆棘蔽途，瓦礫礙路，繡襪將穿，玉趾為之生痛。女且行且泣，噓氣大喘，生不獲已，挾之而趨。行二十餘里，天始明。幸無知者，女逃之次日，女父始知，偵騎四出，形影俱沈。後悉左鄰王生亦一去無蹤。知必與女偕遁，大怒不已。然家醜不可外揚，惟吞聲隱忍，自悔家教之不謹而已。」

生既與女逃，及河濱，方欲買舟渡，鄰省擇地而居。自念囊中餘金，亦可以溫飽半世。或者玳梁海燕，終緣其雙棲之夙願，乃一波未平而一波又起矣。有邑人楊介人者，遇生於途，見其有女同行，形跡可疑，且佩囊沈重，當有多金，乃藉詞索生賄，生怒拒之。介人亦老羞成怒，遂張大其事，首於撫院。土國寶謂王生、吳女往投舟山，誣以叛逆之罪。其時又有王子彥者，與生有夙怨，欲藉此報復，亦從而證實介人之言。於是生雖假以雙翼，亦不能高飛遠颺矣。蓋當是時，明季起義諸人，方据舟山以抗清兵，舟山在海中，清力未能及，義旗高舉，沿海諸州縣多望風歸附。先是清之提督總鎮吳勝兆亦與舟山相聯絡，陳子壯、侯

會夏存古諸人助之欲劫同城諸官以反正事洩而敗勝兆被逮陳夏諸人皆斬於市清吏更欲藉此邀功多方株連無辜而被累者不可勝算然勝兆雖敗而舟山之聲勢尙盛清吏方擬派勁兵進攻之凡內地人士稍涉有舟山嫌疑者皆殺無赦介人憾王生甚欲置之於死地故以此誣之土國寶聞其事以為生果涉於叛逆詎肯任其漏網急遣人捕之以歸以置於法緹騎一出而一對戲水野鷺鴛遂交頸而成擒矣

生與女既被逮國寶發兵備道某訊之堂訊之時觀生一介文弱書生已疑其未必有謀亂情事即欲謀亂奚必借一弱女子以俱行蓋已心知其誣矣乃問楊介人何所據而云然介人言詞支吾不能自完其說問官怒斥之繼訊生生至是恐不直言將不免於死乃囁嚅自陳私稟事於是復命女前是時女披髮圍頸啼痕盈頰俯伏地下涕泗縱橫其淒楚動人之態舉堂為之生憐問官詢其何事與生偕行直言母恐女啓唇欲言嗚咽不能成聲求筆硯自書供狀問官命人與之女盤膝坐堂下且泣且書不移時而書成然珠淚紛紛落已溼透紙背矣其詞曰

賤妾幼育名閨長嫻書史重畫院靜鎖春心十數年寂寂芳蹤學賦悲秋千百首敢誘林下之風豈遜閨中之秀禍因踏青南陌惹來蝶浪蜂狂隨喜東禪遇着鶯儔燕侶有太倉王生者才同子建貌似何郎瑤琴既挑傳得寸心奇流水投梭未足漫勞予佩付江皋託侍婢以通詞倩女郎而申約兩聯詩口竟成紅葉之媒一首新言遂作銅鞮之好繫遊絲於蕭寺再易春秋縮錦帶於西廂兩往寒暑猶恐歡娛不久離別有時是以王生泛范蠡之舟將謂五湖浩渺雲雨常行誰知七島飄流風波頓作揚介

人造。成。口。劍。腹。刀。王。子。彥。織。就。羅。紺。吉。綱。白。面。書。生。誑。作。虬。髯。據。海。國。紅。顏。女。子。謬。爲。叱。利。劫。章。臺。命。之。不。猶。夫。復。何。恨。願。效。重。瞳。之。配。伏。劍。君。前。甘。同。季。倫。之。姬。捐。軀。樓。下。幸。遇。大。人。乘。然。犀。之。照。水。怪。潛。形。奮。焚。樹。之。雲。山。精。破。膽。楊。賊。已。伏。厥。辜。王。生。宜。成。其。美。憶。昔。淡。妝。卓。氏。服。縞。素。而。就。相。如。王。孫。弗。較。紅。拂。口。口。著。紫。衣。而。歸。李。靖。楊。相。不。追。古。有。其。事。今。亦。宜。然。伏。乞。大。人。將。妾。斷。配。王。生。庶。使。潘。安。無。恙。還。乘。擲。果。之。車。買。女。多。情。永。遂。偷。香。之。願。拯。癡。迷。於。海。苦。勝。造。七。級。浮。屠。消。曠。怨。於。人。間。奚。藉。五。盃。姻。牘。了。此。一。段。奇。緣。完。却。三。生。宿。業。罪。甘。萬。死。恩。戴。山。天。瀝。血。披。誠。所。供。是。實。按。此。文。原。闕。數。字。茲。仍。之。以。存。其。真。讀。者。諒。焉。

問。官。讀。其。詞。爲。之。擊。節。歎。賞。不。已。既。艷。其。貌。之。美。復。憐。其。才。之。華。遂。判。女。仍。歸。王。生。而。定。介。人。以。挾。私。誣。告。之。罪。介。人。反。以。此。破。其。家。生。與。女。遂。謝。恩。而。出。同。結。百。年。之。好。焉。然。自。供。詞。一。出。人。人。傳。誦。生。女。私。奔。之。事。不。足。而。自。馳。不。脛。而。自。走。遐。邇。無。不。知。者。女。父。羞。之。不。復。與。女。相。見。云。

山。淵。曰。風。俗。之。敗。壞。至。今。而。極。自。歐。風。東。漸。古。禮。遂。湮。誤。自。由。之。說。士。女。盡。可。私。奔。執。平。等。之。談。家。庭。將。起。革。命。桑。間。濮。上。之。風。幾。播。於。全。國。此。事。在。往。代。則。爲。希。有。之。奇。聞。而。在。今。日。則。已。司空。見。慣。罄。南。山。之。竹。不。可。勝。書。矣。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風。俗。如。此。欲。求。國。之。不。亡。豈。可。得。乎。至。若。楊。介。人。挾。一。己。之。私。遠。誣。人。以。叛。逆。之。罪。此。在。今。日。所。見。尤。多。嗟。夫。何。有。明。亡。國。之。已。事。而。一。一。皆。與。今。日。相。類。也。昔。明。季。遣。民。葉。紹。寰。譟。啓。禎。記。聞。錄。曾。載。此。供。詞。而。所。述。則。未。詳。余。故。詳。舉。其。事。以。爲。世。人。警。焉。

史清季之四野拳妖

(定夷)

前清季年任用親貴執務之子。昏魯無知。至惑於拳匪邪說。從而和之。戕使臣。燬教堂。啓八國之公忿。聯軍入京。乘輿西狩。自有國際交涉以來。未有如是之笑柄也。以拳匪之妖言欺世。稍加審察。雖孩提之童。猶能明辨。胡彼位躋顯要者。充耳不聞。有目若盲。耶於此可見。彼輩程度。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斯言豈虛話哉。友人某君。當時作客津門。目擊拳匪舉動。今日猶能詳道。泚筆誌之。不僅可作酒後茶餘之消遣。且足為懲前毖後之指南也。

五月十五日。北京發生戕害日本書記生杉山彬事。凶耗傳至天津。拳匪氣燄愈張。首議焚燬教堂。外國教士爭先奔避。拳匪造謠益甚。謂各教堂均埋地雷。定期猝發。以轟全城。宜以神術破之。會有無賴流氓。報告於匪首。稱夜過鼓樓東大街劉家胡同。見某教堂內火光閃爍。教士正製造軍械。匪首大帥兄劉某。乃宣言於衆曰。幸獲神佛默佑。洋人奸謀敗露。否則藥線且發。全城糜爛矣。無賴附之。萬衆一詞。匪首下令居民挨戶焚香。高誦佛號。率衆至劉家胡同。又逼居民狂喊助威。圍困教堂。匪首握香向東南跪。請神將下降。雙目上向。涎沫狂流。口中喃喃有聲。喝呪曰。

天靈靈。地靈靈。奉請祖師來顯靈。一請唐僧朱八戒。二請沙僧孫悟空。三請二郎來顯靈。四請馬超黃漢升。五請濟顛我佛祖。六請洞賓柳樹精。七請飛鏢黃二大。八請前朝冷如冰。九請華陀來治病。十請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領天上十萬兵。

匪首喝呪者三起。立向教堂繞行一週。更率衆焚香。爭擲堂內。齊呼火。火。火。燒。燒。燒。一時火光熊熊自下。

拳妖

而。上。匪。衆。有。從。教。堂。後。門。而。入。者。出。語。匪。首。曰。堂。內。確。有。砲。彈。數。枚。火。藥。無。算。由。是。匪。首。益。自。得。謂。吾。言。果。不。虛。也。顧。卒。未。聞。轟。炸。之。聲。亦。不。見。有。教。士。遁。出。是。實。是。假。不。問。可。知。火。燄。既。狂。居。鄰。驚。慌。請。於。匪。首。將。撲。滅。之。匪。大。怒。曰。此。神。火。也。斷。不。旁。延。一。柱。一。椽。妄。言。族。矣。居。民。噤。不。敢。聲。而。火。勢。愈。熾。一。轉。盼。間。已。波。及。二。十。餘。戶。匪。首。無。以。圓。其。邪。說。乃。作。遁。辭。曰。適。有。婦。人。攜。溺。器。救。火。神。忌。污。穢。早。返。天。曹。故。不。能。保。護。其。咎。全。在。婦。人。彼。必。有。意。爲。之。藉。破。吾。法。非。二。毛。卽。奸。細。應。嚴。搜。此。間。民。宅。務。得。其。人。懲。治。之。以。謝。爾。被。殃。者。居。民。明。知。婦。人。潑。溺。實。無。其。事。一。經。搜。索。徒。多。騷。擾。相。率。跪。請。免。罪。匪。首。始。揚。長。而。去。

匪。所。自。詡。爲。神。術。者。頗。不。一。端。大。率。可。以。發。噱。愚。妄。舉。動。誠。極。下。流。之。社。會。也。凡。入。團。者。匪。首。按。人。給。錢。二。百。謂。任。意。取。用。苟。不。使。盡。則。可。取。之。無。窮。用。之。不。竭。無。賴。吠。聲。愚。民。嗜。利。以。爲。如。是。則。一。身。吃。着。不。盡。相。率。裹。紅。巾。繫。紅。帶。而。入。匪。團。區。區。之。數。垂。手。立。盡。莫。覩。不。竭。之。效。以。質。匪。首。匪。首。曰。是。必。汝。曹。入。團。之。不。誠。人。可。欺。而。神。佛。不。可。欺。故。神。佛。不。汝。佑。耳。否。則。必。汝。曹。身。有。不。潔。神。佛。忌。穢。濁。故。力。不。逮。汝。耳。愚。民。惑。之。或。誠。其。意。或。潔。其。身。冀。得。神。佛。佑。助。可。憐。亦。復。可。笑。也。匪。首。又。告。於。衆。人。各。製。一。布。囊。囊。約。二。三。寸。許。內。實。碎。銀。五。錢。以。投。壇。下。(壇。者。匪。首。集。衆。佈。法。之。場)當。請。於。神。佛。以。銀。易。米。此。米。來。自。西。方。飢。時。撮。取。數。粒。食。之。卽。可。一。晝。夜。不。復。食。不。則。洋。人。方。收。取。米。穀。以。製。火。藥。津。城。將。有。絕。粒。之。虞。一。時。頗。多。信。其。說。者。果。裹。銀。與。之。匪。首。又。囑。衆。人。焚。香。祈。禱。烟。霧。迷。漫。不。能。張。目。羣。匪。取。囊。銀。藏。之。而。易。以。大。米。香。線。漸。熄。匪。首。踞。於。壇。前。念。念。有。詞。有。頃。取。囊。散。發。衆。人。果。見。易。銀。爲。米。信。匪。首。真。有。神。術。矣。匪。首。又。曰。凡。入。吾。團。者。并。可。不。食。大。米。人。懷。得。勝。餅。數。枚。任。取。其。一。啖。之。但。留。少。許。納。懷。飢。時。再。探。取。之。則。仍。完。好。如。初。故。

可食之不盡不若食糧之累墜也衆爭行之然兩術無一有效且匪衆每至一處必驅沙鍋照爲前隊沙鍋照者集乞丐成之人挾沙鍋一具形如巨鉢乞丐平日用以爲炊者拳匪使之浙米蒸薪執庖廚之役於此益可見兩術之爲欺人苟有效者寧復需此耶

居民見拳匪種種行爲信仰之念漸殺拳匪乃大張聲勢謂旦夕將殺盡洋人踏平紫竹林猶反手也糾其烏合之衆與保護租界之外國軍隊開戰星彈橫飛勢如雨下匪衆紛紛倒斃一團既盡一團復進死傷益多匪首猶大言曰速將死者昇歸壇場待老師一嘘拂則傷者立愈死者三日卽甦矣外兵嚴守界線匪退亦不之追殘匪沿途所經爭向居民索得勝餅得勝者爲匪所題名預祝其戰勝也厥後每戰必敗每敗又必諱敗爲勝日夜呼「大得全勝」四字不絕口且揚於衆曰紫竹林本可卽下祇以洋人有妖術佈設黑沙陣未能得手已請紅燈照仙姑到壇與之鬪法勝可操券也又逼居民家家懸燈焚香齊發喊聲以助神威凡不燃燈者與閉門無聲者皆奸細殺無赦居民不敢違家家聚立門外懸燈狂喊時值暑天香煙人氣凝結不散對面不辨誰何及夕東方火起縷縷紅雲上冲霄漢匪衆俱歡呼曰紅燈照仙姑破黑沙陣夷場成灰燼矣居民門不得閉燈不得熄香不得止擾擾終宵不知所爲及晨詢之則匪衆並未與兵接戰外兵惡河東民宅妨礙用兵付之一炬居民所見之火光卽此不知匪等終夜作何事而如此喧嘩也

拳匪愚民之術至是幾盡敗露矣於是更思有以掩飾者乃語衆曰夷場之所未獲全燬者以東南風故也若得西北風此功垂手可成爾等宜人持一扇向東南扇之便可轉東南風而西北矣卒又不驗試思

拳 妖

四

炎。天。熱。暑。欲。求。西。北。風。其。愚。妄。尙。可。問。乎。拳。匪。至。此。幾。無。術。可。以。自。解。匪。首。乃。進。謁。直。隸。總。督。裕。祿。裕。祿。固。隱。附。拳。匪。者。曾。以「洋。人。由。租。界。四。出。圖。竄。拳。民。分。頭。接。戰。連。得。勝。仗」之。語。入。奏。其。狂。瞶。無。知。與。拳。匪。臭。昧。相。投。匪。首。向。索。軍。械。裕。祿。逕。可。之。授。以。手。條。令。向。城。內。軍。械。所。領。取。匪。首。出。召。其。衆。同。至。軍。械。所。一。擁。而。入。紛。紛。攫。取。守。衛。之。兵。以。有。制。軍。手。諭。不。敢。拒。也。匪。衆。本。不。諳。軍。事。或。一。人。取。數。槍。而。無。彈。或。兩。人。擡。彈。數。箱。而。無。槍。并。行。軍。快。砲。及。格。林。砲。亦。挈。之。以。去。匪。衆。既。不。解。施。放。又。不。能。配。合。不。過。人。持。一。鐵。桿。以。搏。擊。耳。槍。上。刺。刀。本。爲。軍。前。冲。鋒。或。短。兵。相。接。之。用。匪。衆。不。知。藉。作。防。身。利。刃。於。是。各。挾。軍。械。奔。赴。四。鄉。以。尋。平。日。私。仇。而。逞。一。快。北。洋。二。十。年。之。積。蓄。罄。於。一。朝。亂。事。成。而。外。兵。入。國。幾。不。國。矣。

定。夷。曰。拳。匪。之。愚。妄。無。知。觀。其。呪。語。即。可。見。之。矧。種。種。愚。民。之。術。無。一。不。立。行。立。敗。其。力。之。不。足。恃。雖。婦。人。孺。子。亦。當。知。之。奈。何。位。列。廟。堂。之。載。漪。剛。毅。輩。外。爲。封。圻。領。袖。之。裕。祿。竟。蠢。蠢。若。豕。認。爲。義。民。即。孝。欽。后。亦。主。可。撫。不。可。剿。之。說。使。星。星。之。火。至。於。燎。原。可。勝。歎。哉。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信。然。

明季佚聞之七 赤脚僧

(花奴)

廿載拋家作遠行。蕭然瓶鉢一身輕。江潭憔悴靈均淚。蜀道崎嶇子美情。冰雪歲殘思舊臘。風波海沸逼神京。泉臺知有忠魂在。仍挾天雞候曉鳴。嗟乎此詩胡爲而作耶。作詩者又爲誰耶。細味詩情亡國之恨。流露於字句間。直足動黍離之悲。下荆駝之淚。令人憑吊歎歎不置也。詩蓋爲趙克聲先生所作。專以咏赤脚僧者。先生爲清初時人。著有栩栩雜錄。詩爲寶山邑乘所載。據邑乘云。赤脚僧初不知其何許人。嘗過婁上。踵吳偉業之門。偉業止之。宿越一夕。議論不合。辭去。癸卯春。住錫邑之長春菴。雖溽暑嚴寒。足不躡芒屨。晝則乞食於市。日不再食。每過申黃門。則急趨之。甲辰十一月。忽詣齋主。告別衆。詰其將何之。曰。吾無所往。行將永訣耳。臨歿作書致李侍御。子木自述爲山西太原人。崇禎辛未進士。屬焚其骸。無歸葬。平日養一雞。自隨。至是謂其雞曰。吾死誰飼。汝盍隨吾去。越日雞亦死。故克聲先生有仍挾天雞候曉鳴之句也。邑乘所載略而不詳。蓋其時清祚正隆。撰邑乘者。諸多顧忌。故僅以不知何許人了之。然觀於克聲先生詩。明含有一段亡國恨史也。某年冬。著者因友人介紹。識交先生裔孫趙懷芝君。因得悉赤脚僧之身世。克聲先生與赤脚僧善。知之頗稔。嘗爲僧撰述小傳。遺之子孫。數世後。廬舍燬於火。文遂失傳。至懷芝君。僅於山中傳僧之髣髴。至僧之姓字。則已不可得而聞矣。

懷芝君曰。僧爲太原人。崇禎辛未進士。固也。當闖賊擾亂之時。僧正知直隸某縣事。其時頻年饑荒。民不聊生。餓殍載道。盜賊蠢起。舉全國幾無一片乾淨土。僧固富者。乃出私財。拯濟飢民。其治下也。寬嚴並施。

一乘以公極得邑民心。以是他處雖騷動，獨某邑安靖如故。閭閻不驚，雞犬皆寧。入其境者，如入桃源洞。裏雖饑饉，類仍而民不憂。愁轉欣然，相告曰：「青天在上，雖死亦甘。飢亦何害哉！其德化之感人，有如此。邑民有為盜者，為里人所執，父老面數之曰：『汝奈何為盜？』曰：『飢不得已也。』曰：『飢耶？曷弗求之？』」青天之家財有限，人盡求之，將何為濟？吾不願往求也。曰：『飢亦常耳，青天難得在。』青天治下而可盜乎？汝盜不將玷辱青天乎？汝真全無心肝者。盜俛首無語，眾欲執付邑署。盜泣下哀告曰：『毋使吾見青天，乞死。』吾死亦無怨。吾實無顏見青天也。父老曰：『然則汝尚欲盜乎？』曰：『寧飢死，不再盜。』眾乃赦之。即此一事，僧之治績可知矣。

未幾，闖賊之勢益盛，華夏境內遍地烽煙，賊蹤所至，望風而靡。上自封圻大臣，下至鄙邑小吏，莫不簞食壺漿以迎賊師。其稍有良心者，亦皆棄城而逃。置國計民生於不顧，曾無一抗賊師者。臣節頽壞，至於斯極。明之不亡，其可得乎？當闖賊破長安時，將乘破竹之勢，疾掃而東，警耗頻傳，入於赤脚僧之耳。長安去某邑祇數百里，賊首欲東，某邑為必經之處。而某邑又為小邑，居戶亦祇萬餘戶，合邑之老弱婦稚而計之，亦不逾數萬人。以賊勢之浩大，號稱數十百萬，殊無異九牛之一毛。以尋常小吏處此，早已汗流色失，膽裂心驚，棄城圖遁矣。其不手攙股慄而能神定志堅者，厥惟赤脚僧。僧蒿目亂離，輒不禁悲憤填膺，無奈屈身小邑，手無寸柯，欲有所建樹而未能也。至是聞闖賊將至，乃集邑中父老而告之曰：『方今逆賊猖狂地方，糜爛行將移禍吾邑。吾等為大明臣子，義不降賊。吾則為朝廷命官，更不容臨難苟免。朝廷之罪，吾以斯邑也。欲吾保守此土，吾志已決，誓與斯邑存亡。惟念吾民頻年饑饉，受天禍已烈，更何堪復』

遭人禍乎諸君不患無桃源乘賊未至盍先避乎至於欲降賊者則非吾所敢贊同也亦非吾大明之子
 民也父老僉曰天下洶洶已無樂土吾等將焉避縱吾等避矣公將奈何曰吾不嘗言乎誓與斯邑存亡
 雖然吾事可莫問汝等無辜還是趣避爲佳父老曰惡鳥可哉公既誓與斯邑存亡吾等亦願與公存亡
 况大陸將沉到處是死避亦死不避亦死與其避而死死於他方毋寧不避而死死於故鄉之爲愈或者
 邀天見憐能爲國家守住此尺寸土則求死者反得生不愈於求生者反死乎闖賊肆逆天人共憤吾等
 願起邑中子弟聽公指揮共守斯邑吾邑有一人在必不使賊兵飛渡而過雖盡屠吾邑所甘心決無悔
 願公圖之赤脚僧肅然起敬莊容言曰苟若斯固大佳事足見諸父老之忠心爲國某不才敢忘死耶自
 今日始願與邑人士同心報國父老皆歡呼曰卓哉吾公眞吾等之青天吾等敢不公命是從一鄉老拔
 刀在手猛割衣裾曰有背約者如此裾兩旁觀者歡聲雷動於是不期而集者萬餘人以兵法部勒之得
 五千強壯子弟訓練不數日賊兵驟至倉卒守禦器械皆缺然人人存決死心卽亦不懼扼險要固守與
 賊相持賊不能下城中老幼婦稚咸提篋攜漿以犒守軍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妻勉其夫人人誓死守矣
 一夕月黑星稀西風吼秋大陸沉沉如垂一層墨幕惟軍營燈火若明若滅刁斗聲聲如泣如哭城頭黑
 影簇簇往來巡守所以點綴宵景者僅此種種而已其時赤脚僧正戎裝劍佩在城堞週察巡行至西北
 隅則無人守備訝甚忽聞草際有鼾睡聲俛身視之皆守卒也可六七人鼻聲呼呼睡夢正酣乃推之醒
 讓之曰當此存亡危急之秋尙有功夫作黑甜遊耶苟爲賊人所乘吾城中數萬生命不幾爲汝數人斷
 送乎汝等亦爲城中子民父母家室胥在於是奈何貪睡也守卒皆惶恐流涕曰卒等非木石豈不知此

無。奈。數。夜。不。睡。數。日。未。食。精。神。憊。疲。雖。欲。振。作。而。身。不。由。主。不。知。不。覺。竟。睡。着。也。自。知。罪。該。萬。死。僧。曰。然。則。飢。乎。曰。安。得。弗。飢。曰。是。皆。吾。一。人。之。罪。也。吾。亦。二。日。不。食。矣。吾。飢。何。妨。汝。等。安。可。飢。哉。吾。有。物。於。斯。汝。等。可。分。啗。之。言。時。引。利。刃。袒。左。股。削。股。肉。一。以。授。守。卒。守。卒。皆。泣。抱。僧。股。曰。公。爲。一。城。之。主。安。可。自。殘。卒。等。雖。飢。奚。忍。啗。公。肉。公。且。忘。身。卒。等。賤。軀。復。奚。足。惜。縱。飢。死。誓。爲。公。守。此。一。角。公。之。一。身。爲。數。萬。生。命。所。寄。尙。宜。愛。惜。且。言。且。爲。僧。封。股。肉。裂。衣。束。之。血。從。創。處。出。灑。征。袍。作。殷。紅。色。僧。不。顧。猶。強。笑。曰。何。傷。吾。殊。不。覺。痛。汝。等。能。盡。職。吾。心。滋。悅。但。願。汝。等。始。終。如。一。方。顯。得。男。兒。本。色。也。守。卒。皆。躍。起。曰。敢。不。如。公。言。於。是。守。卒。等。不。復。思。睡。卽。至。極。疲。困。時。睡。魔。將。來。襲。則。力。自。振。作。自。擊。其。首。曰。汝。奈。何。沒。志。氣。忘。却。公。言。乎。翌。日。割。股。之。事。傳。遍。城。中。軍。民。大。感。動。皆。泣。下。雖。糧。糈。告。乏。而。衆。志。益。堅。皆。願。爲。僧。死。也。

赤脚僧之爲吏也。清廉剛直。素不得上峯歡。至是雖向朝廷告急。而曾無片師來援。坐困圍城。四面皆賊。而城中又食盡。掘鼠既空。羅雀無獲。勢已成涸轍之魚。城之破遲早間耳。與賊苦持廿餘日。力不能支。城遂失守。僧當時卽欲自刎殉之。爲部下數壯士挾之。行走數十里。回顧故邑。火光燭天。全城焚如。僧蹙蹙號泣。曰。城中數萬生靈。胥爲吾一人休矣。吾誓與斯城存亡。詎可走汝等。不如聽吾死。上負國恩。下負民託。吾實不可生。壯士皆曰。公惡可死。以公之才。尙能爲國出力。公當顧念大局。不當輕死。輕死。婦女之見也。死亦無益。不如走燕京。謀所以殲賊之策。吾等之挾公出走也。欲公爲吾邑數萬生靈復仇耳。欲公爲吾邦家吐氣耳。公奈何弗思而動曰。死死不特爲賊所笑。吾大明皇帝列祖列宗在天之靈。恐亦將唾公面也。吾等無知小人。亦不直公所言。公盍熟思之。僧乃無語。與數壯士共抵京。不料京中猶絲竹盈耳。吹

舞昇平。燕雀處巢。若不知禍在眉睫者。上蒙下蔽。僧屢干不得進。憤甚。願謂壯士曰。何如上下昏迷。國亡無日。吾將焉歸。壯士曰。吳三桂駐兵山海關。其人頗有才幹。盍往歸之。與渠共籌救國計。則不難殲滅。闖賊僧曰。其人吾嘗見之。雖有才而陰險殘忍。非救國者。闖賊一至行見其棄戈投順耳。不如南歸。史公史公忠義人也可以有爲。壯士曰。善。於是相率南下。將次江蘇。聞闖賊已陷燕京。莊烈帝殉國。僧與數壯士皆北向再拜痛哭。數晝夜。聞史公統師淮上。星夜奔之。慷慨而談。聲淚齊下。史公亦哭。失聲留僧參機。戎數壯士軍前。効用未幾。聞清兵入關。闖賊西走矣。僧謂史公曰。闖賊肆逆。覆吾神京。是固吾大明臣子所當興師聲討者。何能容清兵闖入。今已入矣。無異引狼呼之來。固易揮之去。恐非易。大明神器不落於賊。必入於清矣。福王既正位南都。僧乃從史公統兵江北。帷幄運籌。多所規劃。史公視爲左右臂焉。吳三桂之乞師於清也。非爲國。非爲家。非爲蒼生。爲愛姬陳圓圓耳。此事盡人知之。然論列明季將才。則三桂固爲首屈人物。苟能協力皇室。則明室尙可偏安半壁。不致宗社墟邱。故史公極欲羈繫之。於是赤脚僧奉史公命。專使北上。以犒師。爲名。實欲作說客耳。其時吳三桂正逐闖賊之後。揮軍西進。僧遂繞道河南。直向西北。進發沿塗。刺探三桂蹤跡。入山西界。遇三桂軍於河上。則見大小將士皆已蘸髮垂辮。盡作胡裝。僧怒氣上衝。髮皆指眦。欲裂急欲南還。轉念三桂部下牛雜清兵。故作此裝束。縱三桂喪盡良心。未必如此。况吾銜史公命而來。所爲胡事。可卽此過返乎。縱三桂喪盡良心。已稱臣異族。亦當盡吾所欲言。從與否聽之。或者三桂尙有良心。猶能顧念舊朝。戮力爲國。則吾可不虛此行。思至此。遂投牒求見。不料三桂竟拒不納。僅使中軍傳言曰。歸覆史公。至感厚意。來使可毋見。僧堅欲一見。三桂不得已。延之入。

僧見三桂高踞虎椅戴紅頂穿黃馬褂箭衣蹄袖居然一員清將矣僧不懌亦不爲禮伴問曰斯何地耶吾吳大將軍安在衛卒曰是卽吳大將軍也僧驚訝曰吳大將軍顧如是耶揲眼逼視良久曰是豈吳大將軍乎三桂聞言叱無忤容曰吾卽吳某也僧正色曰然則將軍爲明臣歟抑爲清臣歟三桂曰初吾固明臣明社屋賴清帝掃平賊逆爲明復仇吾於先朝心力盡矣子問及此殆有說歟僧曰否不過欲辨別明與清耳將軍旣爲清臣尙復何說但吾仍爲明臣明臣之膝只跪朱姓不跪他家將軍爲明臣吾禮當跪將軍爲清臣則吾不能爲將軍屈將軍當知吾明臣之膝至貴重也三桂怒曰吾清軍營中不當明臣踐入速去母多言僧仰天大笑曰然吾當去忽左右顧曰嘻吾犬安往當吾來時隨吾至斯何又弗在豈他往耶雖然吾犬忠於主必不他遁左右衛卒呵曰母多言汝來時何嘗有犬且軍營中何能任犬出入速去三桂知爲誚已佯若弗聞但曰逐之出僧大笑曰吾去…吾去…遂南歸三桂部下曰何不殺之三桂曰此等狂士殺之不武不如縱之

僧旣南歸清兵旋卽南下史公退守揚州未幾揚州陷僧與舊部壯士從史公出走行次江上史公仰天歎曰兵敗城亡復何面目見江南父老耶乃投江自沉僧號泣曰某之所以遲遲不死者將有爲耳今史公已死吾奚生爲遂亦投水殉數壯士亦從死僧屍隨流東下漂至寶山境爲某寺主持僧所拯不願更生絕粒不食主持僧慈悲爲懷必不聽僧死爲之講佛家不生不滅之旨僧澈然悟卽披緇爲僧惟不躡屨終年赤脚以所踐非復明土之故雲遊四方者十數年適過婁上吳偉業奇之止之宿知爲明室遺臣恐罹禍戰戰懼僧知之笑爲書生氣翌日辭去折回寶邑主持僧已化愛長春菴清靜遂住錫焉從此

不復出遊。養一雞以自遣。僧固善詩。又精畫。自入佛門。不復吟。間或作畫。好摹鄭所南墨蘭。蓋其家國之痛。與鄭所南有同情者。平時深掩禪門。不甚與邑人士交接。而獨與趙克聲。陳子木兩人善。因兩人好談佛理也。兩人雖時至其方丈。而克聲尤知其身世。既爲之撰述。小傳復咏詩以記之。傳已失。傳詩則尙存。雖祇五十六字。而僧之身世固躍躍於紙上焉。尾句所謂候曉鳴者。是暗指明室。蓋曉卽明也。至雞之隨僧俱亡。其卽所謂精誠能格物歟。僧歿時年七十餘云。

花奴曰。余傳赤脚僧。余因之有感矣。嘗記某君論明史曰。明之亡。非亡於莊烈帝。亡於神熹之世。闍寺肆虐。殘害忠良。官箴喪頽。歷數世而不振。當此之時。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舉朝野上下。惟詐僞是務。利慾是求。人智皆昏。天地閉塞。於是流災橫行。民生凋落。亡國之朕兆已見。傳至莊烈。雖爲英明之主。然而舉朝庸庸。無一諍臣。上命不能宣於下。民情不能達於上。上下閉結。於是一潰而不可收拾矣。譬如癰疽。養之已久。一旦潰爛。必無收功之望。莊烈非亡國之君。而竟亡國。非莊烈之罪也。此論良確。設非庸臣當國。則赤脚僧何致屈於小吏。以赤脚僧之能。苟使柄國。定有可觀。然史閣部固賢者。尙不能轉移明祚。是殆天歟。或於僧之不死。則未免太苛矣。

鐘 詩 室 伏 雛

(池 軼)

新 興 價

君。王。壓。力。雄。寰。海。

專制

共和分詠格

豈。我。中。邦。成。積。習。

民。主。代。名。親。美。洲。

是。華。盛。頓。作。先。聲。

處女

救國儲金分詠格

好。事。未。諧。雙。樺。燭。

熱。心。已。過。五。分。鐘。

守。宮。記。取。羅。敷。識。

解。囊。應。同。卜。式。輸。

玉。門。未。許。春。風。度。

繡。壤。寧。容。夏。日。鐘。

出。關。猶。虛。完。白。璧。

傾。囊。相。助。理。丹。山。

小說 歐州偉人之情史

(樹聲)

▲拿破崙

拿破崙曰。情者。短喪戰士之志。閒漢藉以消磨光陰。而帝王所借以忘憂解愁者也。人非大愚。誰沾沾於此。盡天下之美人。不能使拿破崙費一小時。於其身。雖然。此特空言耳。實則拿破崙生平情史。頗有足觀。筆而出之。以餉世之好異聞者。

拿破崙微時。一帳下小卒耳。往來巴黎麥色爾間。恆蓬首披髮。肩際衣衫。襤褸不整。絕無楚楚動人之致。而婦女見之。鮮有不被其惑者。蓋有一種天然之魔力。能令萬卉俯首。非偶然也。當十六歲時。貌既不揚。見人復羞澀。若無地自容。而萬倫司之佳人麗妹。即已爭相傾心。慇懃獻媚。就中有名科洛貝者。具惑下。陽迷下。蔡之姿。尤擅操縱之術。拿破崙爲所顛倒。而不自知。後於其雜記中。述此事曰。舉世言愛情。無有若吾與科洛貝之純潔者。吾儕幽期密會。爲數至多。然始終未及於亂。猶憶一日。爲盛夏之晨。天甫破曉。吾儕相會於林中。共摘櫻果而食之。其味鮮美。異常樂不可支。然僅如是而已。匪有他繾綣深情也。曾幾何時。拿破崙之萬斛深情。舍科洛貝而別注於一哥錫卡女子。此女子美而善妬。拿破崙偶假其情。敵以辭色。彼必切齒痛恨。邀拿午餐。而置毒於其酒中。賜之一飲而盡。及夜。毒發。性命懸於呼吸。得良醫藥之幸免。

拿破崙雖受此重創。獵豔之野心。曾不爲之稍戢。後所垂青者。爲一中年異順之婦人。一日。拿破崙長跼。

此婦人之前。靦顏求婚。婦人狂笑。出其肥白之手。與拿破崙相握。力制其笑。強言曰。吾親愛之。拿破崙休矣。勿開頑笑。吾年已爲若母。而有餘。自今日始。此回情劇。可閉幕矣。

拿破崙遭此當頭棒。其情史未嘗中斷。而其情且如水益深。如火益烈。有女優孟吞西者。富冒險性。善賣媚。雖丰姿嬌然。而其老已過徐娘。計其初入情場之時。較拿破崙入世猶早三十年。拿破崙爲情魔。顛倒亦不顧。老女士夫有乖婚姻之正。始遇於餐館。卽一見目成。訂終身之約。拿破崙大喜過望。不覺狂笑。後強自抑制。笑容始斂。轉呈肅穆之態。以年事半百之老婦。能得年甫弱冠者之歡心。其魔力亦云偉矣。顧此老婦命實不猶。無爲母后之福。蓋拿破崙旋注其全力於皇位。棄之如敝屣。雖爲鰥魚。亦所不恤。以皇位之幸福較此倍蓰也。孟吞西始得此少年英雄。以爲可娛桑榆晚景。終身亦藉以得託。孰料鄒郎蕩倖。竟如秋風。紈扇中道捐棄哉。其悽苦悲泣。蓋可知也。

世間之求婚者多矣。未有如拿破崙之離奇者。其對情人。有時若牲畜。慢不講理。有時則又甚平和。出以委宛。旖旎有數。婦人曾與拿破崙相交者。恆稱之爲怪物。爲情界之專制魔王。密司特溪那之言曰。人苟失歡於拿破崙。則立遭奚落。較鞭笞尤爲難受。於此可見其性桀傲暴戾。不可羈勒。雖有時和悅。其顏色獻媚於女子。亦出自勉強。非其本心。故偶觸其怒。卽不顧而唾。一發不可遏矣。

有波蘭名美人華爾司楷者。拿破崙百計欲博其一粲。而華爾司楷斬之。拿遂大怒。厲聲曰。馬丹。須知吾意在壓倒汝。此意已堅。不可搖。汝當立表愛我之忱。不然者。視吾手中之時計。吾當於汝前撞而碎之。使成齏粉。使知吾他日斷絕希望。時將踏破波蘭如破此鐘也。言已。舉其時計。向壁擲去。時計片片反躍。如

彈丸之飛舞空際華爾司楷立驚絕及醒則見此專制魔王擁之爲拭粉頰之淚其柔和宛若女子焉拿破崙性喜蠶食并吞不獨於國事爲然於情場亦然初在麥色爾爲帳下卒時既貧且賤絕無勢力可資憑藉與其兄約色至絲商喀刺里家見其長女姿麗心愛之卽與縉縉果兩心相洽遽訂白首後見其次女頹雪美而豔大恚思舍姿麗而娶之而頹雪已與其兄約色通情懷有齒臂盟一日四人共坐拿破崙發言曰欲家庭輯睦必夫婦同其性情而后可得倡隨之樂無反目之時又謂其兄曰約色汝性至無定與姿麗絕相類至頹雪及余則臨機能斷不略遲疑故汝娶姿麗爲佳而頹雪則應爲吾妻遂撲頹雪加諸膝上三人莫有異辭姊妹易嫁遂成事實

雖然頹雪終未得御法蘭西皇后之冕而終爲蘇丹小國之后拿破崙當時既得頹雪固山盟海誓有生死以之之概乃不旋踵而棄若敝屣蓋驟躋貴顯志驕意滿糟糠之妻自宜下堂也當被棄時頹雪涕泣而哀之遇事不惜犧牲一已勉遂其意然猶不足使其心回意轉則以拿破崙此時之心已轉屬法國美人極瑟芬先時極瑟芬年亦已半老拿破崙委其子以優差極瑟芬特躬自來謝拿破崙一見傾心欲得而甘心翌日往答拜雖名正言順徒以心存他念入其室心突突躍而足巍巍顛及觸香肌親色笑則又頹然心醉茫然若入夢蓋極瑟芬者纖穠合度修短適中而頰暈朝霞臉若芙渠眼比秋水而媚眉比青山而秀猩紅之櫻口若專爲接吻而設如雲之髮覆如華蓋尤妙者出言若燕語發聲似黃鶯聞其聲魂魄俱蕩見其人心神並驚曷怪拿破崙一往情深迷離顛倒不恤盡棄其所愛而愛之乎是時拿破崙將踐法帝位極瑟芬亦趨炎附勢之流焉有不極意貢媚者遂亦捨其故夫而從之於一七九六年三月日

正式結婚。

歐洲偉人之情史

四

好事多磨。美景不常。結婚後甫二日。意大利軍事緊急。非親征不可。萬縷情絲。驟然中斷。情已難堪。迨孤衾。夢冷。月圓。人缺。益覺無以自聊。於是問候之使。絡繹於途。更以至誠之意。懇切之辭。要求極瑟芬往。意大利軍中。以遂雙飛之樂。而極瑟芬不願捨其所愛之巴黎。往隨此不重情感。而好以力服人之拿破崙。故藉辭推諉。一再延期。不得已乃始就道。願是時戰事至烈。其命運及法國皆在危機。一髮之間。亦無多暇。及兒女私情。極瑟芬得馬軍之衛。雖處軍中。如無事焉。

極瑟芬善揮霍。服御之豪奢。飲饌之精美。並世無兩。不數月。舉債至二百萬佛郎。不顧國力不恤民艱。可謂至矣。以極瑟芬之美貌。拿破崙於彼用情之專。宜可長期。白首始終。無渝矣。孰知情場變幻。至不可測。未幾拿破崙之愛情。竟轉注於瑪麗魯意斯。而極瑟芬又遭摺棄。至此極瑟芬始涕泗交流。悔不當初。亦已晚矣。

拿破崙之情史。與其政治之史。相類。至是亦戛然而止矣。彼最後所傾心之瑪麗。骨性至爲堅強。聞拿破崙失敗之耗。不動聲色。亦無一語以慰其夫。後六年。拿破崙將死於聖希倫尼。流配之所。乞醫生貯其心酒。精中遞交瑪麗。並囑轉語曰。吾至愛汝。吾將永永愛汝。無有窮期。瑪麗聞之曰。此何有於我。吾心中久已無拿破崙之名。惟吾不能忘彼爲吾子之父耳。



紅羊俠
史之五
陸文龍

(吁公)

著者嘗曰。不畏死。卽是好男子。大凡畏死之人。於一身一家之利害。籌之素熟。平居談忠信。未嘗不慷慨激昂。迨至見危授命之時。則全軀保家之念。深切於赴義存仁事。遂不堪問矣。讀張睢陽傳。南入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之語。未嘗不拍案狂呼。嘆爲義士。初不計其死之當不當也。以吾人於生死關頭。其審慎詳察。當爲何似。設肯捐棄其父母妻子。遽甘一死。其存心公直。足昭天日。遑論其死之得當與否耶。洪楊事起。糜爛東南。頌之者。謂爲光復漢土。毀之者。謂爲荼毒生民。其戡平髮軍。如曾左諸人。亦因是而毀譽參半。要之吾輩。斷作難一確切之判語。然而當時不怕死之好男子。史策每多遺漏。小說家能據所見聞演述之。亦大功德也。

髮軍既得金陵。東南半壁。盡復黃龍旗幟。上海以華洋商埠。藉外人之力。勉強支持。然矢剗糧盡。設髮軍朝至。則夕陷耳。西人以租界爲生命財產之根據地。僉議乞援於崇明。時崇明總兵某。既知海上警告。以唇齒輔車。義難固却。乃選部下善騎射者五百人。赴援。並令某將督之。願將士懾於髮軍威勢。俱趨起。不敢受命。總兵怒。斬某將。殉於衆。並號示三軍曰。不願赴援者如此。又曰。諸將士有請願赴敵者。恩賚有加。久之。帳下無應者。總兵赫然怒曰。國家耗巨帑。參養汝輩。將以攻城殺賊。乃畏葸如此。天乎。天乎。人心已死。狂瀾難挽。我國家將終古沉淪矣。言罷。涕潄潄下。時有馬兵陸文龍者。善擊劍騎馬。慷慨不作婦人態。聞言自人叢中出。自願率五百人。赴上海。衆人多非笑之。謂伊不知量也。總兵熟察良久。問其姓名官職。一一具告之。狀甚猶豫。既而勉文龍曰。汝既率衆赴援。其勤乃王事。勿念家庭。乃父乃妻。本鎮當贍養之。

文龍慷慨對曰。誓當戮力王室。殲彼小醜。總兵喜以軍令授文龍。並號於衆曰。有不願受陸將軍指揮者。以軍法處之。墜下五百人。噉然應。文龍復語五百人曰。此去正吾人建立奇勳之機會。幸而勝。封侯錫爵。意中事也。否則馬革裹屍。亦生平大快事。較勝於枯死三尺蒿。下五百人齊聲應曰。願立奇勳。不然寧死呼聲震天。勇氣彌振。

明日祭纛出師。總兵率三軍送文龍。暨五百人之江干。並勞之。酒執爵語。文龍曰。祝君此去早立奇功。斬將擐旗。保障江東。文龍立飲而盡。送者觀者俱鼓掌聲如雷。動。文龍有父髮。頰白如霜。雪望洋揮淚。嬌妻携弱息。立於老父之後。掩面送別。狀若不勝。慘惻。文龍不顧。朗聲謂父曰。全忠不能全。孝顧公不能顧。私兒不孝。重累老父行矣。乃促舟子解纜。中流擊楫。與五百人高唱從軍之什。遙見岸人。猶有白巾招展也。文龍兵至徐家匯。髮軍已迫。盧家灣矣。文龍率五百人兼道前進。抵盧家灣。已過黃昏。時風高月黑。薄霧溟濛。遙見髮軍營中。刁斗旌旗。彌布曠野。文龍謂五百人曰。賊軍聲勢赫奔。我輩當之。正是驅羊餽虎。勝負不勞。龜筮我意。畏死亦死。不畏死亦一死耳。何如乘此夜深霧重。直襲賊營。斬其梟帥。裨將某。諫曰。我軍長途跋涉。人馬俱疲。不如暫息一晚。再作別圖。且受命來援。責非專闖。例須馳檄報到。然後聽伊指揮。設將軍乘夜襲營。勝者倖耳。苟有疏虞。輕敵擅動。咎將誰歸。文龍抗聲言曰。救兵如救火。邊計一己之利害。裨將曰。彼衆我寡。不若聯合滬軍。腹背攻之。文龍不從。留百人備強弓毒矢。把守已壘。自率四百人跨健馬。挾弓矢。脚枚猛進。是夜髮軍果以重霧風高。不之戒備。已深入黑甜。迨文龍率四百人冲突而進。俱從夢中躍起。見流矢滿天。馬蹄遍地。直認作飛將軍。從天而下。已不戰自潰。文龍率四百人左右冲突。莫

不披靡。遙見亂軍中有穿紅衣戴金冠者。伏鞍奔逃。文龍彎弓射之。立殞馬下。髮軍知主將已死。俱棄甲曳兵而走。文龍方欲衝入前營。天已微明矣。

髮軍前營既知後寨失利。方傳令戒嚴。高壘不出。驛者來報。謂變後。寨者不過數百人耳。乃整隊出敵。文龍已率四百人歸營。髮軍鼓勇來追。攻文龍寨。不得入。乃分軍四面圍之。日夜進攻。文龍與五百人已軍竭糧盡。初深望。滬軍之來援。乃遲至三日。仍未至。文龍乃謂五百人曰。我儕困守孤寨。必爲所克。則何似突圍而出。猶有希望於萬一。衆聞之。俱有難色。文龍拔劍斬其姆。指曰。今日之事。只有死耳。何怕爲。設諸君怕死者。初亦不來矣。乃先騎出寨。直奔髮軍。文龍身軀高偉。獨異衆人。髮軍見之。俱曰。射某者此人也。乃合力圍之。文龍陷入重圍。知難掙脫。回顧從者。幾不滿百。乃振臂大呼曰。今日好男子。効命之時也。諸君乎。猛力前攻。時髮軍亦狼藉滿路。死傷過數。無奈衆寡懸殊。終難突圍。而出。文龍旋見從者。不過數人。又皆扶病瘡痛。已乃橫舞長矛。賈勇殺敵。當者多辟易。遠退。自幸或能殺出。而所乘之馬。忽中流矢。顛蹶於地。乃爲髮軍所執。

文龍既被執。髮將愛其勇。脅之歸。降文龍不屈曰。男兒死耳。安能披髮作賊耶。髮帥怒。謂文龍曰。一言之不順。行將身首異處。肯歸順天朝。當卽榮膺專閫。文龍笑曰。愛富貴者不來。此來此者。不怕死。殺耳。何多言。髮帥命釘文龍四肢於木。勒令投誠。文龍大罵曰。髮賊欲我歸汝。除汝左衽結髮耳。降帥令鋸其足。文龍忍痛罵髮逆。左右不忍聽。幾掩耳而走。髮帥徐命先割其肘。再截其脛。拋諸荒野。投予犬食。然後披腹心。斬頭顱。文龍哀號痛罵。侃強如故。

禮文集

四

既而髮軍不得志於上海。引師退。文龍家屬來收骸骨於荒烟野蔓中。不過尋些斷指零肘耳。嗚呼。慘矣。是役也。五百人無一生還者。迨髮軍既平。議請封卹。上台以未經報到。擅自擄戰。格於成例。不准所請。父老至今談及。猶爲惋嘆云。

吁公曰。余草此稿胸中橫梗氣節兩字。傳文龍將以媿天下之貳臣。文龍一武卒耳。能視死如歸。較勝於洪承疇輩多矣。嗟乎。世道澆漓。人心不古。當初亡國大夫。都作新朝元老。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吾雖欲不傳文龍得乎。

小言情 愛河激浪

(梅 癩)

人有七情。曰喜怒哀樂愛惡欲。善而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理學名家於茲七者概論之如此。雖然何所見而喜。何所激而怒。肝液橫流。何以動其哀感。心花灼灼。何以抱此樂觀。厭惡之來也。根於何理。欲念之起也。慰以何方。然則情有七。而原始要終。使此一縷情絲。忽而蕩漾如春山之雲。忽而蕭瑟如秋江之水。忽而飄忽震盪如狂風暴雨。忽而橫牽漫引如潭水桃花者。非他愛爲之也。愛之時義大矣哉。歲月匆匆。塵寰擾擾。菊花天氣。又近新霜。曉起無聊。取南華秋水篇。反覆尋繹。適有不速之客。一人來清談絮語。呼酒共酌。約各述奇聞軼事。爲觴政客云。十五年前天中佳節。有一可驚可歎可憐可恨之情天憾事。七情畢具。擊愛彌綸。澈始澈終。波詭雲譎。客去亟筆之於書。以供天下有情人之或歌或哭。

龍舟競渡之舉。久已忘其本意。紅男綠女。金鼓喧闐。三閩忠魂湮沒。終古臨風憑弔者。尙有何人。徒見攬攘熙熙。揮汗游弋。有心人怒焉傷之矣。綠楊城郭。今之揚州。古之廣陵。故繁華地也。有汪姓。世業鱈商。在清中葉。富可敵國。式微以後。猶稱小康。主人以贊爲郎。並不赴選。仍理舊業。中年伯道。太息無兒。有女三長。已適人。季者方幼。仲女小字斐錦。年十七。圓儀替月。繖蓋羞花。刺繡絕工。能作花鳥蟲魚。寫生活潑。有鍼神之目。徒以乃翁爲歿。字碑無義。方訓又不延師。遂使佳人未彰文采。然私心向往。輒以碎金丐僕媪。市破書歸。就母氏問之。母氏略識之。無亦不能有所啓迪也。

平山堂小金山。爲游覽名勝地。春秋佳日。裙屐如雲。汪氏家法。不兢兢以閫內外限人。斐錦又爲母所鍾。

愛輕舟蕩漾。從不拘束。會長姊歸寧。又值天中節。近揚城鬧龍舟之盛。甲於江南。蓋猶襲楊廣奢靡之習。至期載酒登舟。挈小弱妹。並出翁媪。以乏興不與游。而風流孽冤。乃相遇於無意中。且使五月五日左徒紀念之外。更添一斐錦之永紀念。

愛情愛情。言愛情者。必屬諸男女。此爲廣義的愛情。抑狹義的愛情。問之情種。當能知之。方斐錦之臧舟柳陰中也。同懷三姊妹。坐無外人。餘舟櫓比鱗。次環而泊焉。麗日中天。龍舟耀彩。游客之豪者。方懸賞作擲杯捉鴨之戲。鉦鼓嘈雜。聒耳欲聾。而鄰舟少年。目灼灼。注視斐錦姊妹。笑語之中。詞多游漫。斐錦惡之。又苦煩惱。商於姊。移舟稍遠。擇叢樹下。一延涼爽。姊從之。小弱妹戀熱鬧。雅不願兩姊不聽也。

蟬聲一片濃綠。千章酒酌。雄黃魚烹。石首信可樂也。少頃。又一舟來泊於右方。謂避囂。不盡無可如何。乃隔窗遙矚。一老嫗。一八麗妹。餘無人。乃大喜。以爲免聒噪。淺斟低唱。斐錦之小妹。扭拽肘腋。問泥兩姊。回舟泊熱鬧處。斐錦戲揅之。謂再相擾。當投爾於清流。長姊酒已微酣。倚蓬窗。閒眺揚州遊船。與江南異船淺近。水窗櫓。憑依之際。去水不盈尺。故一轉側。問金釵斜溜。竟辭雲鬢。而逐波臣姊。急令舟人。泅取則舟人方酣睡。船尾不應。鄰舫少女。曼聲呼其舟子。俯拾歸趙。姊德之。贈舟人金。彼美堅辭不受。而秋波斜睨。斐錦笑曰。似曾相識。何面之善也。斐錦視其人。面微圓。而上下稍殺。若鵝卵。亭亭玉立。亦彷彿素知。遂請過舟。同飲。女不語。而嫗搗謙。姊與斐錦親造。彼舟各挽一人來。同合席焉。

鄰舟女。姓何氏。年十八。世家子。嫗其母也。幼時嘗夢一女。伴同侍蕊珠宮。作女史。時時與其母言。夢中人之聲音。笑貌。頃在隔舟。觀斐錦。已認定爲夢中人。正切切與母語。稱怪事。適遇溜釵事。急出力以爲相見。

地。斐錦姊妹固不及知也。

五人促坐。樽酒談心。中流五色龍舟。忽由遠而近。若深知小弱妹之相需甚殷者。小妹乃大快樂。斐錦叩何女小字曰成姑。私語囑囑。訂交頃刻。兩意極相融洽。成姑忽折柳條一小枝。作催花令。以龍舟鉦鼓聲。傳爲節花五轉。至斐錦鉦鼓。忽止。成姑笑曰。今日重五。請滿引。速以五字。飛觴。斐錦請其說曰。以古人詩一句。須中嵌一五字。此五字。由已順數。至何人。卽浮一大白。斐錦大慚。惡辭以腹。儉成姑亦悔。急以他語亂之。謂今日良會。宜款款叙衷曲。不宜假斯文。咬字句。吾過矣。自罰一巨觴。指點景物。故評論五龍舟之天嬌。以博斐錦歡。嫗與姊笑曰。若兩人真夙世緣哉。成姑含笑起。以酒醉於河。祝曰。自今日既盟之後。成姑所不與斐錦共憂樂。同生死者。有如此河。合席喧笑。而斐錦獨默不語。淚且涔涔。欲下。成姑訝之。曰。姊不願辱交我乎。曰。何敢。我恨不學胸無點墨。與君往還。正似砒砒混玉耳。成姑曰。是何言。我又能識得幾許字。况以姊之慧。期月可矣。不三年必有成果。不棄請貢一得之愚。異日所造必青勝於藍也。斐錦乃喜形於色。斟一觥在手。掖成姑使前曰。姊聽之。遂亦醉於河。曰。所不與成姑同心而忍獨生後死者。亦如之。老嫗與小妹皆鼓掌。長姊以兩人交淺言深。且互要以生死語。至不祥。又不能明白言之。亟賀曰。願兩人情如手足。福壽如山海。無渝此盟。則皆笑而稱謝。須臾日薄。掩磁。夕陽人散。輕舟同發。珍重訂後期而別。雙丸疾走。歲月如駒。曾幾何時。又復榴紅吐火矣。距成姑斐錦訂交之初。歲星已週兩度。記得前年波光倩影。一對璧人。邂逅相逢。頓成膩友。今日者。龍舟旌旆一樣鮮妍。而滴粉搓酥之斐錦。清揚婉孌之成姑。聯袂同舟。舉酒共酌。一如當時。只座中少一嫗一姊一妹。多一嬌。媵明媚之美妾而已。乃倏忽之間。大聲

發於水上。非風非雨。非舟子之奪標。非屈大夫之怒氣。救人救人之聲。浪震於耳際。萬頭攢動。羣舟紛擊。俄頃間。清波盪漾。中得二人焉。則斐錦成姑也。仙體冰寒。花容玉碎。纖纖雙手。猶相抱持。同歸於盡。竟踐生死之盟。嗚呼。孽哉。此何故也。時萬目注視。只餘美妾一人。搶攘其旁。拔淚號呼不已。

先是上兩年一會之後。一對癡情種子。朝夕過從。好合無間。成姑授斐錦以詩詞。不半年果能追步。一日以黃昏。至斐錦家。屏人對坐。欲有所白。色赧然不出於口者。再斐錦笑曰。如此赧赧得毋有人下玉鏡台。將別知已乎。成姑出春纈。微推之曰。促狹兒。遂猜至此。然能知我別有深意否。爾日重五。船邊酌酒之誓。當能記之。今能不背前盟。同歸一室乎。斐錦曰。爲知己固不吝屈辱。成姑曰。幸甚。然果使斐錦有屈辱處。固亦不成爲成姑。

菊花天氣。成姑已簪九雛釵。作新嫁娘。良人魏氏。美丰姿。一身祧兩房。伉儷才貌。頗相稱。情好亦篤。惟成禮已逾十日。同床各夢。絕不許一問。仙津稍強之以死。自誓問何故。曰。將有待也。問誰待。曰。待一同心人。來同諧花燭耳。良人笑不信。因歷歷言之。謂此志不遂。寧任君納小星。延嗣續不更初志也。良人無如之。何彌月。卽乘間白兩姑請再娶一婦。各承各房。且宛轉達其初志。並極言斐錦之美。而賢姑允之。成姑擇日。詣汪氏。自作寢修。二老初不允。成姑慧舌。瀾翻並謂已久。得斐錦同意。母問女。斐錦亦首肯。議遂定。一雙兩好。至次年杏花風裏。二女同居。合卺之夕。三人聯座。成姑又背人私語。請驗臂砂。以明不敢相屈辱之意。斐錦感泣。扼腕成姑。腕曰。爲我這妮子。竟遇君半年。琴瑟從此心安。夢穩。璧合珠聯。以二女名字視之。斐然成章。自是天生佳偶。彼魏氏子。左擁右抱。幸福三生。良非偶然。

初魏有曠妓曰小九如名高瘦馬歌儻流鶯惟年事稍長二十四番花信風已經吹透迨疊婚兩美游冶
稀而野鶯雙飛早徵吉夢斐錦後至轉先聞之因謀於成姑謂獨子兼祧嗣續宜廣既已孕珠奈何棄
積遂不謀於良人共出奩中金脫小九如於樂籍潛迎之歸而逕以情訴姑姑嘉歎惟慮此中人非宜家
之品成姑曰豚魚可信頑石能化二婦請以身率之會九如誕女乃於洗兒之期明列小星於簾室魏坐
享其成載廢粢者彼窶人子潦倒中年求一黃臉婆子不可得造物於此亦稍私矣無何成姑亦孕斐錦
愛護之甚至小九如攬鏡自覷貌雖不遜於二美而齒已長懼寵不可恃日出其媚豬手段迷惑主人又
交驩二美和順有加房闈之間時聞笑聲三馬同槽而無蹄嚙之患人多以爲難得也
魏讀書不成納貲爲令偕友人入都赴選慮九如非二美比陰囑二美約束之並移九如榻於斐錦室中
斐錦性沉默不工諧笑成姑極圓融九如雖臥斐錦所時時在成姑旁酣嬉嘲弄無妾媵禮是日又值重
五距二美初遇時已兩年九如創議出游斐錦謂成姑有娠舟淺小不任簸盪成姑堅欲往堂上二姑素
慈愛亦不之禁一妻一妾放乎中流酒酣相與論從前事九如泥成姑毋戰斐錦先起倚窗外眺成姑戰
連北不勝酒力離席憑斐錦肩立九如強拽之請罄餘盃不從則陰檢其腕成姑被酒方眩暈一撐拒開
小舟欹側翻身遽出斐錦壓於下因與俱沉九如且呼且號衆爭救之已無及萬目共瞻事出意外兩家
父母亦惟歎好月難圓天公作惡而已魏歸偵於僕媪察言觀色知當日之事九如不能無斧燭之憾悼
念之餘遂疏九如又半年九如亦以疫死女僕顧氏始一一洩九如之陰謀蓋自成姑孕後屢歲打胎藥
末置杯茗中將乘便圖之而所謀輒以天然之扞格而止覲成姑好弄有童心不似斐錦之持重故與成

姑戲閒階相撲暗室迷藏捉搦推博無時不可墮其胎斐錦切戒之并以莊語規九如有時以身翼蔽之如項伯之防項莊乃積慮雖毒胎終不墮遂有五月五日後屈原四千餘年雙雙沉浸之慘劇顧氏又搜得墮胎方於九如箭中以呈於魏自此以後年年重五魏必獻舟沉珠之地酌酒揮淚曰人爲弔古之競渡我爲愛河之競渡客曰愛河競渡恰好一小說篇名余曰競渡所以弔遺臣兒女之私何足以語此且斐錦汎愛不擇良賤成姑兒戲自潰隄防魏氏子既燭陰私不加窮治遂使二美沉冤莫雪天下無事庸人自擾更不足上媿孤忠爰以激浪名篇俾沉淪愛河者回頭是岸然二美始終無間用情懇摯而不失於正鍾郝之風猶覺去人不遠也



第一則 國民模範

嚴氏家乘

(劍山)

寶山西十五里許有巨塚曰伏虎坟者當涓浦之濱林菁深密相傳爲黃姚里嚴氏塚也凡嚴氏之忠臣孝子節婦義士俱葬此間塚之大一二畝許斷碑殘碣猶存其間惟日久年湮已難辨認斯爲憾事耳先是黃姚里有嚴繼光者武孝廉也少具勇略喜讀書性剛毅有幹略居鄉多行義舉家貧常乏爨而繼光手持一編吟咏自若一若弗知其貧窶也者母王氏亦通文墨妻寶氏安貧樂道裙布荆釵晏如也有子三長學禮次學義三學廉時皆年幼正德間竊王宸濠反詔各路勤王繼光乃鼓掌嘆曰壯士立功此其時矣乃入王守仁幕守仁與語悅之乃留以贊襄勦賊事宜繼光入幕後勸守仁從緩進攻先暴宸濠之罪傳檄四方俾各路守令起勤王軍然後督率大軍直搗南昌攘除姦逆定我王室否則守自爲守令自爲謀有誤國家大事守仁從其議於是各路守令咸率兵來會共十餘萬人守仁乃率之直搗南昌是日宸濠方晨朝不及備遂一鼓就擒時武宗已親征乃命江彬張忠爲前鋒率兵先抵南昌聞宸濠已就擒大爲驚懼蓋彬與忠故與宸濠通守仁亦知之故於宏治間上宸濠反書時有覬覦者豈特一竊王請黜奸佞以回天下豪傑心之句彬等恨守仁甚至是懼守仁發其罪乃傳檄守仁欲繼宸濠於鄱陽湖中待帝自擒蓋藉此以救宸濠也繼光知彬等之奸謀也勸守仁間道見提督張永獻俘守仁從其言即以宸濠付張永彬等無計乃故縱京軍犯守仁軍繼光勸守仁以安撫之法凡兩軍衝突守仁必申斥自率之軍京軍有病者予之以藥死傷者予之以棺自是京軍深感守仁咸呼王都堂爲第二父母彬等計遂

沮亂平。後彬等又讒毀百端。世宗深知其事。乃加王守仁新建伯。并同事之有功者伍文定。嚴繼光亦與賞。諸大臣忌守仁功。仍於帝前進讒言。守仁憤而疏辭。繼光亦去官。方欲款段出都門。而彬等遣人劫之於途。溫言謂之曰。吾等惟仇王守仁耳。汝何人。今亦去官。汝欲復職。易如反掌。但上一守仁。反書足矣。繼光頓足罵曰。奸賊汝識嚴繼光否。豈受汝給者。欲予死。卽死。彬等知不可動。乃誣奏繼光有不臣之心。下之獄。半年而卒。獄官張慕義憫其忠義。私市棺木以葬之。

時彬等勢甚熾。莫敢發一言。亦莫敢以繼光冤狀告其家屬。繼光子學禮。漸風聞之。謂其母曰。父性剛正。定遭小人害矣。兒今往尋父骨也。時學禮年十八。母不忍使之遠出。置之學禮。乃設位中堂。晝夜哭泣。家人亦多淚下。一日有繼光故人朱若清者來。其母泣告以故。若清憮然曰。孝思如此。世人所難。乃出金贈學禮。以助其行。學禮臨行。往見族叔潤德。跪膝前曰。今姪出外。叔父倘念同族之誼。使我母弟不凍餒。以死感且不朽。潤德默然。亦贈以金。泣而送之。村外學禮遂附舟北上。同舟客言嚴繼光佐王守仁討賊之功。與彬等之誣陷者。學禮聞言。泣下沾襟。問客故。曰。嚴繼光卽余父。如客言。余父久已被害矣。客既知余父被害。亦知余父之死。所乎。客曰。汝父死。所余固未知。惟見若孝思如此。至京當代爲探訪。蓋客亦南方豪俠者。流也。學禮聞言。跪而前曰。如此。則我父之遺骸可得矣。既至京。亦無從探聽消息。客勸學禮圖其父年貌於布上。逢人便詢。藉此探訪。客亦同出。如是者旬日。餘一日。客與學禮飲於茶肆。學禮以不得父骨。頻頻嘆息。且曰。天不使我尋得父骨。死不瞑目。時有一南省人名李義者。在旁見狀。知有大冤。驚問之。學禮泣告以故。義亦淚潄潄不止。曰。此人已被害久矣。余有戚張慕義者。供職典獄。當爲汝一探其究竟。

學禮泣拜義乃留學禮止其家一日義歸告學禮曰事已探訪詳悉言時取懷中書函一封授學禮曰此張慕義囑寄者也張某本欲逕寄汝家特恐彼奸耳目多反以敗事今授汝汝試讀之蓋此爲嚴繼光之遺書也學禮拆而讀之不覺紅淚盈睫其言曰

某謹致書於吾妻竇氏今不幸遭小人害矣某本不欲多言特恐彬等勢熾甚吾死後人不敢以吾之遺體歸葬家鄉則余不得見先人於地下輾轉籌思不忍即死今以不得不言者爲卿告之余當被誣入獄時獄官張慕義知吾冤多方優待故未即死惟念丈夫竭忠盡智以報國家而結果如是且又不得舒一身憤懣以曉世人則吾身雖死抱恨無窮茲將年來經歷以告賢卿余入王公守仁幕時參劃戎機王公無事不推心置腹迨宸藻就擒奸黨惡之百般媒孽王公遂憤懣去官余亦隨之而去方期退歸林下養晦修學而禍作矣初則奸黨劫余以去欲余誣王公之叛逆也余思王公何等人叛逆何等事而可隨意黑白乎余當時目眇齒裂乃大罵奸賊之無狀於是奸黨以誣王公之法誣我遂下刑部獄今死在旦夕不得不以身之所受下告兒曹也我死後我家必其窮困可令長兒住見王公王公必爲我地步幸勿令兒曹攪奸黨之鋒我之遺體問張慕義可也垂死之言卿其鑒之

學禮閱畢跪謝李義義即率之晤慕義乃知葬處李義即僱舟護學禮載棺以歸未及一月舟抵清江學禮以飽受風霜臥病不起幸李義爲之調護得痊而李以積勞亦嬰疾勉強行某日行至江陰日已暮學禮因急欲載棺歸鄉命舟子終夜駛行至周莊忽於暗中來一巨舟不及避遂被觸沉雖得遇救而李義學禮二人之病根已伏矣後由周莊朱姓富翁遣村人撈得其棺并另僱一舟相送二人遂辭朱翁行五

日抵家鄉。村中長老知學禮備嘗艱苦。咸來問訊。又見其裝載棺木而歸。更爲稱嘆。學禮乃以其父遺書傳與村中長老。村中長老咸爲泣下。

學禮歸後。兩日而病。李義亦繼之。不久卽病歿。學禮兄弟義之。乃爲之縗。與其父同葬。伏虎墳。題曰義士李義之墓。未幾。學禮病亦危急。學義學廉坐其側。寶氏亦在病榻前。學禮泣謂其母曰。兒今病甚。且死矣。人子之職。尙未稍盡。興言及此。憂心如搗。吾死之後。兩弟其善事老母。學禮言至此。義廉皆泣不可仰。學禮曰。父親遺書當善藏之。否則……再欲有言。口已噤不能聲矣。遂卒。

學禮死後。兩弟哭失聲。寶氏則既哭其子。又痛其夫。惟念姑年已老子。未成立。不忍卽死。乃紡織以供衣食。鄰媪見其貧而守寡。諷其改適。寶嚴拒之。後遇亂。奉姑攜子。避居邑城。并奉先世木主。以自隨。及寇平而歸。資糧且盡。日無再食之資。寶氏借之鄰家。以食其姑。己與二子則惟食田中野菜而已。既而姑死。乃盡鬻其田。以供棺殮。氏仍紡織。自給。後二子皆能自立。咸娶妻生子。未幾。寶氏病。二子欲醫之。氏曰。余昔覓死者屢矣。顧姑老子幼。不忍卽死。今姑以天年下世。兒等亦成立。死得其時。汝等必欲治余病。反促吾命矣。惟今有爲汝等告者。余死後。汝等取汝父遺書往見王公守仁。王公必當爲之伸雪。二子泣諾。寶氏遂卒。

寶氏死後。學義兄弟遂往見守仁。而以父之遺書呈守仁。閱畢。亦爲淚下。蓋守仁久不得繼光音。耗雖略有所聞。然猶冀所傳之或誤也。至是大爲悲痛。乃上奏伸雪。時江彬已伏誅。張忠亦早死。不得平反。照大將陣亡例。賜金十萬。其立功所在地。建立專祠。令有司春秋致祭。并立碑碣於其墓。以爲紀念。當時有士

人弔嚴繼光詩云

嗚呼正德年廟堂皆肉食。權相有私人。視師逞奸慝。桀鷲不馴者。乘間遂竊發。烽煙薦地來。千里地俱赤。時危志士生。往往在草澤。王公識英雄。召募事戎役。相持如弟兄。甘苦共朝夕。感茲國士恩。委心效驅策。挾馬還挾人。萬夫爲辟易。一戰摧其鋒。再戰奪其壘。烽煙漸次平。功成不受職。隻身歸田里。湖海聊自適。奈何彬與忠。必欲施摧殘。十年汗馬勞。一日歸烏有。犬斃與弓藏。古今同嘆息。我過伏虎墳。英風猶奕奕。作詩弔鬼雄。淒清霜月白。

繼光經王公伸雪後。義廉卽爲其父建立家廟。餘則置買田畝。率妻子以力田。凡有盈餘。必儲藏之。某年歲大饑。鄉里貧民粒食維艱。兄弟欲賑恤之。而恥近名。乃買米三千石。號於衆曰。有人資土舍後者。給米一升。一時資土者如蟻附羶。日以千計。至稻熟時。儼乎其成山矣。邑令賢之。乃匾其門曰。義士數年又大饑。兄弟又買米數千石。又號於衆曰。有人爲我開湖於山下者。日給米一斗。民咸樂於從事。活者尤難數計。於是人名其山曰仁山。名其湖曰義湖。鄉中父老至今猶能道之。

某日忽來二丐。一爲三十餘歲之男子。一爲龍鍾之老嫗。實母也。子者聆其音。爲浙江口音。問其姓名。則云李氏。學義嘉其孝。乃多與以肉食而去。旣而丐常居鎮中嶽廟。常向嚴氏乞食。某日丐乃長跪於嚴氏之門。謂欲面主人陳要事。學義兄弟見之。丐曰。我名汝雄。固非丐者。實杭人李義子也。父在日以貧故。往京授讀於戚申家。所入尙足以供溫飽。及父死。我家益貧困。然父之遺骸。迄今未得詢之。戚申則云。護友人載棺南歸。今見伏虎墳側。有義士李義之墓。不知此人與我父是一是二。學義曰。是也。余父之棺幸賴

汝父力得歸。故鄉後汝父以積勞嬰疾遂死。是間余兄弟感其恩。乃亦葬伏虎。故側數欲存問其家。迄無音耗。不虞君乃吾恩人之後也。於是兄弟揖丐入中堂。既又命人肩一輿。至嶽廟肩一丐。迺至學義兄弟。率妻子羅拜。是日觀者如堵。未幾學義遍宴村中長老。以家財之半。分與汝雄。汝雄謙讓者。再長老再三勸始受。汝雄自得嚴氏家產後。乃娶妻。妻爲學義族叔陵高之女。事姑亦以孝聞。住黃姚里數年。遷回原籍。

既而學義學廉所生子。年皆六七歲。乃爲之延師授讀。學義子主和。天性穎敏。過目成誦。學廉子主忠。貌至魁偉。眉高而濃。二目耿耿有光。鼻鈎如鷹喙。年雖幼。狀甚勇。惟不好讀。見人馳馬試劍。必往觀。嘗曰。文夫當立功。塞外仗劍歸來。塾師奇其言。乃勸之曰。自古名將。誰不識字。幼年不知勤誦讀。卽欲立功。塞外恐朝廷不欲任汝禦敵也。主忠悟。乃勤讀。不數年。學問大進。塾師大喜。謂學廉曰。此君家千里駒也。當時之主忠。雖能讀。然對於馳馬試劍。中心未嘗一日忘。一日。里中少年乘馬馳騁於村之前後。主忠心焉慕之。遂亦欲效少年之馳騁。甫上馬。馬忽騰躍。竟墜於地。旁人咸爲之不寒而慄。主忠且立。且攀鞍上馬曰。今日之墜。馬何妨。若他日臨陣而墜。馬則不特傷身。抑且喪師矣。學廉見主忠好馳馬試劍。心以爲危。欲禁止之。不聽也。一日。與鄰兒嬉。鄰兒以磚擲其頭。額破血流。旁人怒責鄰兒無狀。而主忠則自若。且曰。此吾他日血戰之預備也。及歸家。學廉叱之曰。汝今日亦當知嬉戲之無益。主忠曰。何言無益。學廉曰。汝以額破血流爲有益耶。主忠曰。今日而畏流血。則他日何能臨陣。吾父不曾爲兒講吾祖之武功耶。吾祖佐王公。生擒宸濠。常出入於槍林彈雨之中。何嘗不流血。不流血。何以成功。兒今日之事。正欲謝鄰兒也。學

廉壯其言。乃爲之聘。武術名教師。以成其志。主忠見父已如其志。乃更銳意進取。學習五六年。長槍短戟。無不指揮如意。尤善鐵鞭。每於清晨。常挾雙鐵鞭。乘馬閒行於荒野之間。一日行經叢林之中。角鴟野狐。大嗥而起。馬驚而奔入淺澤中。澤中鷺鷥之聲。與野鷺鼓翼之聲。出於頭上。主忠乃顧而樂之。既而行至河次。橋圯水深。不能渡。主忠亦驅馬絕流。而過。渡河歸天際。始見紅光。蓋日已從雲隙中出也。

一日主忠與父入市。見兩少年方在爭鬥。旁人力勸不可解。主忠曰。汝等在此。胡鬥丈夫之鬪。須戰場耳。吾知汝等一見外族來。侵耳聞。鉄騎之蹄聲。則必惴慄莫敢動。故余對於勇於私鬪之人。幾欲矧目不視。兩少年鬥立止。市人奇之。此兩少年者。一爲陳人龍。一爲張鳳飛。均爲當世健者。於是與主忠互問姓名。咸有相見恨晚之態。兩少年謂主忠曰。微君言。我等不知也。今遼事方急。爲國効力。正在此時。吾等有此志。久君果有意者。請同往投遼。東總兵張承胤。効力主忠稱善。於是三人即日荷戈北上。

張承胤見三人皆孔武有力。甚喜。謂之曰。汝等能殺敵兵三十人者。授把總。得其主將首級者。授守備。三人聞言。咸欲成功。毫怯態。夜半乃乘馬入滿營。焚其營。殺其將。敵人大潰。斬首無算。是役我軍大勝。而尤以主忠之功爲多。於是授以守備職。人龍鳳飛授把總。三人經此戰後。膽力遂巨。承胤命主忠率精騎五百人。自爲一軍。人龍鳳飛屬焉。主忠年雖弱冠。然治軍嚴整。神威凜然。此五百人。隱然已成勁旅。人人相愛。無有乖忤。時滿兵方屯兵鷄冠嶺。主忠潛以兵襲之。又奏捷。後移師授撫順。戰興隆堡。斬獲過當。追奔至鐵嶺。復撫順。承德又戰於龍灣山。主忠功最大。陸參將人龍鳳飛授中軍。後滿兵大舉攻撫順。主忠率兵伴伏於深林。滿兵方作食。而伏兵突出。滿兵大敗。奪其輜重糧食。無算。并擒其將名黑風將軍者。於

是進主忠副總兵嗣後滿兵數次來攻雖時有小敗而於明朝國運之前程無大障害蓋當時滿兵雖強不過在山海關以外爭戰耳總兵張承胤因主忠等時常獲勝乃漸動其全師進駐於雞冠嶺青鹿山之間滿人初則按兵不動既遣所部詣撫順探城中虛實潛以兵師至而襲取其城及主忠發兵應援已不及矣於是我軍之餉道絕蓋雞冠嶺與青鹿山在撫順城北我軍之餉道須從撫順經過今既失餉道又不敢戰主忠見狀乃頓足曰事不可爲矣時我軍所存糧不過可支旬日過此必無生理主忠屢率兵夜突滿兵營均不利滿將額亦都扈爾漢乘機直縱之而躡其後人龍鳳飛雖屢次衝入敵營然亦負創而歸主忠乃泣告兵士曰今糧道且絕軍中所存者不過可支旬日苟不成功收局大非易苟欲成功當從血花中馳騁而出今日之事全在諸兄弟諸兄弟今日戰時勿急遽宜鎮定鎮定則不餒卻矣俄頃主忠方欲率兵出發遙見叢林之中矛光隱現人人知其中必有伏兵山迴路轉已見騎隊直逼而來車聲蹄聲雜以號呼既而弓矢齊發矢如雨下衆爭伏而人龍鳳飛二人已中要害仆矣仆時尙健跳既乃色如死灰時主忠猶騎怒馬獨出直搗敵營敵人皆錯愕相顧不能語主忠揮其雙鐵鞭以擊敵人敵營亂爲擊殺者數十人祇以衆寡不敵乃突圍以出而敵騎之追蹤其後者咸奮迅如飛馬皆發狂作喘聲塵土飛揚中咆勃無已時主忠猶揮其兩鐵鞭以示壯概敵亦歎服其勇既而追及主忠勒兵欲戰將士咸瑟縮不前度事不可爲匹馬獨出忽流矢中喉拔而擲之奮前擊殺數十人馬蹶乃墜遂扼吭而卒時萬歷四十六年主忠之年猶未及三十也後主忠部下卒有名朱儒者火其屍負骸骨歸葬於伏虎坟

老儒嚴學廣先生取其家譜示余披閱後覺嚴氏之忠臣孝子節婦義士無一不爲國民模範因於課餘泚筆錄之其關於國事家事者仍舊惟略爲潤辭耳至無甚關係者悉刪去矣

奇情
小說
移花接木

(胡寄塵)

姑蘇山温水。輾冠於東南。自古爲靈秀之地。亦爲繁華之邦。館娃宮。畔響屨廊。前當日風流依稀。猶在登臨。憑吊曷勝低徊。有屈君毅者。三湘之俊傑也。清之季世。以道員需次金陵。風流倜儻。觴飲自豪。朝浮玄武之舟。夕醉板橋之酒。蓋猶有王謝之遺風焉。惟是秩居微末。才人之經濟難施。邑有流亡。亂世之俸錢。可愧中懷鬱鬱。殊不自得。

於是扁舟短棹。暫別秦淮。綉帶輕裘。來游笠澤。因戀其山水之佳。遂去其簪組之束。只有清風兩袖。買山無可借之錢。能容破硯一方。賃廡作僑居之客。稅三楹五楹之樓。種一竿兩竿之竹。門前車馬久絕。喧囂席上琴樽自多。佳趣以三湘之名士作東。吳之馮公者。蓋已有年矣。

君毅有子曰建生。以生於建業而名也。以終賈之年。華擅陸潘之才。調溫柔敦厚。受詩書風雅之陶。俊逸風流。鍾山水秀靈之氣。君毅宦金陵時。親教之誦讀。稍長。又令從名流宴游。每當詩壇酒社。裙履翩跹。或把袂以聯吟。或飛觴而醉月。半湖煙水。莫愁爲載酒之游。滿目江山。北極作登高之會。凡君毅所流連歌詠。輒攜建生與俱。而八叉句就。七步詩成。老師宿儒。每驚爲奇才。異能自愧。弗及比。至姑蘇。君毅既閉門而謝客。建生惟戲綵以娛親。當日俊游。雖不能復覩。而此中樂趣。正難以言宣。

一日者爲三月初旬。天欲晴而仍陰。春將歸而猶住。芊芊芳草。遠連油碧之天。點點殘花。亂落緋紅之雨。憎杜鵑之多事。抵死言愁。羨鳳子之無知。浮生若夢。斯時修袂劍池。踏青虎邱者。莫不攜樽載酒。以相

移花接木

二

從或掀鬚而長嘯深溪傳猛虎之聲或俯首以臨流春水照驚鴻之影建生於是時亦策蹇衛出門爲嬉春之游三里五里一程半程鬢影衣香繹絡不絕樹頭花蕊打來游客之肩囊底詩多壓重奚奴之背徘徊於虎邱劍池者一日比及夕陽將下游人盡散暮煙四合暝色蒼然建生俯仰今昔不禁悲從中來乃匆匆尋歸路入城

行未數步見有素帕遺於芳草之上拾而懷之歸視於燈下其帕也絲爲之質繡爲之緣蘭輪其芳雪無其潔蓋以蟬翼之紗篆蠅頭之字也其文曰

單衣薄袂困春餘結伴郊行雨過初小立自臨溪水照倦來容態恰何如

角有小字曰秋痕自題建生讀之驚曰此誰家閨秀作也咏絮之才何以逾此於是襲以錦囊珍如拱璧每當窗明几淨日麗風和時輒出之以資把玩新詩一首是何人心血嘔殘密字數行將公子魂靈攝去豈是三生石上早有前緣抑母萬劫天中未完夙孽乎

初建生在金陵時已聘湘人梅公之女曰菊影者爲室綠萼爲姓天生骨格清高黃華爲名人說丰神瀟灑雖非自由之花已成連理之樹此蓋數年前事也建生既遷於金閨菊影仍棲乎白下山河旣阻音問稍疎是時建生拾得遺物錯認良緣愛巧嫌拙棄舊憐新遂白於君毅要之梅氏之婚誓非尋得詩帕之主人者寧不娶也君毅責之不顧勸之不聽慍慍一病日與枕籍爲緣君毅不得已以情告於梅氏促之早爲完姻以奪建生之愛而殺其思也

梅氏父母聞之亦以爲然於是消吉欲成禮而是時忽有老嫗自投屈家稱有祕事密啓公子賄關者引

見建生而母洩於他人傳書青鳥胡自而來繫足紅絲或從茲而定乎比出密札秋痕書也鐵畫銀鈎字字出諸纖手溫言膩語行行見彼深情略曰

妾以游春偶遺香帕自維裝物豈足以入君子之懷乃過蒙愛寵足證前緣愛才如君三生銘骨然而瓜田李下君子不可不防誠反吾帕緩圖報君不然君藏此帕又何濟乎

建生反覆雜誦魂斷情移曰美人愛我過於自愛人世難遭知已况在紅裙如今敢負深情誓盟白首嗟夫滔滔情海無端翻平地之波渺渺愛河何處是可登之岸漫天塞地盡是悲歡出死入生無非哀樂秋風紈扇甘居薄倖之名春夢羅帷那識舊人之哭董狐筆秃恨史難書阮藉淚乾孤懷莫詠古今恨事不一其端如建生之於菊影爲尤甚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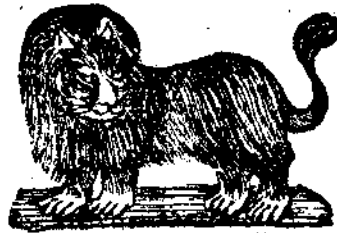
無何婚期既迫建生拒之愈堅君毅持之愈力當英雲之未嫁知脫輻之將占然而名教所繫指謫所加悔約改盟徒託空語建生謂人曰新婚之月稱爲蜜月然人謂其甘也如蜜吾謂其苦也如茶聞者傳爲奇談獨不知當局者之苦况竟何似也

一日者爲七月之上弦溽暑初退微涼乍生江南秋早損將楊柳之腰水國涼多紅到芙蓉之面牛女渡河之夕爲建生結褵之期床支象齒簾展龍鬚玉臺燒絳蠟之脂錦褥抽紅蠶之繭凡有陳設備極華麗交卮却扇一如舊俗黃昏人似停燭洞房菊影困極而汗出帕拭之建生認爲舊帕迫而視之其詩猶在問菊影曰此自何來菊影曰此帕也昔者嘗遺於虎丘君拾之妾索之數月間事便已忘耶問秋痕爲君字耶曰然建生嘿然無語而滿腔哀怨悉化歡樂往事千端付諸一笑今宵一刻抵得千金滿美因緣

移花接木

有。過。於。此。者。又。數。日。有。扁。舟。雙。槳。載。沈。載。浮。於。桃。葉。渡。頭。者。為。建。生。蜜。月。旅。行。也。
 初。詩。帕。實。非。菊。影。物。秋。痕。亦。別。有。其。人。菊。影。聞。建。生。事。而。惡。之。遂。造。贋。書。冒。秋。痕。奪。愛。因。寵。秋。痕。遺。帕。已。
 置。不。問。建。生。徒。為。菊。影。愚。人。稱。為。移。花。接。木。之。計。云。

四



國民模範 第二則 雉經斷魂記

(悔初)

佳未葱龍修竹掩映斜陽未下清風徐來蹀躞而前見一連雲巨廈粉澤一新窺其內絳燭高燒角燈煥采望而知爲有喜慶事者不旋踵來有一物焉其形狹而長擔負於數人之肩而觸礙於衆人之目者此何物耶噫異哉此棺也何爲乎來哉豈俗有冲喜之說病魔多厲竟牽之使去耶嗚呼一紅一白相逼而來雖屬社會中或有之事亦人世間最慘之情也各人方在驚訝間忽聞一人愴然曰悲哉女也塚上白楊已堪作柱閨中紅粉願守空幃不肯阿姑售媳爲妾故設此不可思議之局令女自投羅網中女卽以三尺組繫頸上以保名節以了姻緣女之命短女之身潔矣嗚呼情天多缺苦海生波女之自經固足增形史光忍哉阿姑相對能無愧色

女姓沈名保珍本吳門產十齡失怙女母僅此掌上珠愛彌篤久之締姻於章氏章爲同邑望族其子曰端甫方爲師校學生文章道德冠絕人羣年方弱冠卽行親迎禮彩鳳文鸞天然佳偶此後鴛鴦夢好鸞鶼情深一對璧人喜可知也

未幾端甫父以時症旋歸道家計中落全賴端甫主持保珍用之以儉佐之以勤雖在窘迫中倡隨自樂誰知百年之好未久二豎之禍旋生其時端甫病矣日呻吟於牀第中如老馬嘶風病猿啼月令人聞而生驚盧扁無可施方藥石不能收效潘郎鬢影已悵凋零沈約腰肢可憐消瘦日復一日病劇矣氣息奄奄顏色慘白端甫亦自知不起執保珍手而告曰我負卿矣膏肓之病已是不救吾死而後望卿善事

老母以慰在天之靈死而有知當祝嘏却病延年也保珍聞言含淚慰之者再不敢以悲慘之狀令病者見未幾端甫竟一慟而逝保珍哭泣模糊無復人狀阿姑亦雙袖龍鍾痛揮老淚一幅新張圖開闢淚世

保珍旋與阿姑收淚理後事家貧無力草草棺殮以了之耳嗚呼端甫死矣如保珍何結襦二載方訂同心永訣一朝忽驚折翼素幃雲冷簾前之鸚鵡無聲錦帳風淒枕上之鴛鴦不夢保珍之命薄保珍之怨長矣月老糊塗誤注牒中之字風情歇絕難招地下之魂短命哉黃土伊人傷心哉青年鰥婦是天下女子之命未有如保珍之薄於蟬翼者

禍來天外魂斷閨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保珍之母又患溼溫症肌膚灼熱昏不知人保珍歸甯母民爲之進藥調湯然無效如故不十日竟赴九原去酸風疊疊慘霧重重望夫之石方登婺女之星又隕自恨身非男子萊衣未舞於陔南可憐命薄女兒萱草又枯於堂北此中日月惟有以淚洗面而已

光陰過客年復一年而端甫之喪畢矣一日阿姑謂保珍曰以汝貧賁年華未逢花信茫茫恩愛遽悼蘭摧泉下人有知亦不願以花容玉貌之彼姝長此衾寒翡翠被冷芙蓉爲汝計正宜再擇乘龍之壻重賦天桃他年燕燕於飛鸚鵡並詠較勝於泣守空閨也且吾以垂暮之年值此蕭條之境居家亦大不易汝若得人而事則吾亦有所依賴亦計之得者言至此微微一笑保珍聞阿姑言聲淚俱下愴然曰兒非不知門衰祚薄親老家貧卽有親族誰來存問又誰來贊助惟女子以名節爲重兒願誓守柏舟增光泉壤且阿姑老矣端甫彌留時亦以善事阿姑爲囑言猶在耳語敢忘心兒願色笑常親終代子職非特兒心

告慰即死者有知心亦慰矣。至米鹽瑣屑兒尙有手中活計可爲餬口之謀。阿姑何庸慮也。其姑聞之若有不豫色。然嗚呼保珍以蘭心蕙質之佳人爲柏節松筠之節婦。在他人方敬之慕之。而其姑反逼之棄之。姑也不良。莫此爲甚。自有改嫁之說。而保珍之死。機已肇基於此矣。

時則有邵某者。與其姑本舊相識。家又饒於資。年未而立。妾媵滿前。聞其姑有改嫁之說。過從殷勤。垂涎者久。因倩某媪作蹇修。向其姑商。願以一千金爲聘。備位後房。其姑惑於利。遽允之。然明知保珍必不贊成。先誘以嘗試之法。一日謂保珍曰。汝以多才之道。爲新寡之文君。今既不肯改嫁。盍改築香巢。暗藏春色。名污而身不污。計亦良得。此亦迫於境之不得已。非忍心害理也。保珍聞言。私忖阿姑之心。以金錢爲重。反以名譽爲輕。吾決不忍行此下策。且礎潤而雨。月暈而風。今日倚門賣笑。安知他日不留髻送客。耶。思已。即答曰。兒實不願爲路柳牆花。若如阿姑言。是兒之名節掃地盡矣。兒能守節。阿姑亦有榮施。阿姑非他人。何必以改絃見逼。其姑聞之。微微一笑。蓋不能動之以利。將誘之以計矣。

未幾其姑往見某媪。某媪問曰。其事若何。其姑笑曰。此事須行欺詐手段。不可漏洩春光。邵郎欲得此解語。不妨擇吉成禮。吾有一妙策。彼必深信不疑。言次告以如此如此。未有不墮我陷阱者。彼既入門。亦自知無可如何。不得不降心相就。且覩此角枕錦衾之燦爛。人非木石。誰不樂情。如是則事成矣。某媪聞言贊曰。妙哉。妙哉。深人自無淺語也。翼日某媪一一爲邵郎告。邵郎聽其言議。乃定。

素娥眞影未到。人間青鳥佳音先來。天外越數日。某媪私告曰。事諧矣。其姑聞之。終守秘密。主義未嘗一洩。其言經往他人室。立券爲正式之婚約。蓋既得此纍纍物。不禁喜形於色。逼嫁之前一日。欣然謂保珍

曰。吾前遇邵郎於途。知邵郎有弄璋之喜。明日筵開湯餅。彼欲接吾與汝俱往。一觀嬰兒。吾以爲寒門得近貴人。正宜登堂道賀。恐有緩急。事彼亦可助以一臂。保珍聞言。陰念邵氏本係世交。往來酬酢。亦理之常。此時情緒。如在五里雲霧中。初不之覺。君子可欺以方。保珍似之矣。

翌晨。其姑起獨遲。愴然謂保珍曰。我今有寒疾。不可以風。邵家若無人。延客汝亦不必往。如迎之以。與汝可往觀盛禮。吾不能陪汝也。言未已。迎迓者至矣。健僕殷殷肩輿。款款輕車。減從若延客者。其姑笑謂保珍曰。汝其速理。晨妝代我道賀。保珍聞言。卽入房妝飾。有頃。雲髻罷梳。含笑登輿。去未幾。至邵宅。保珍自輿中出一見邵郎。行道賀禮。邵郎向保珍而笑曰。卿爲我賀。我亦當爲卿賀。保珍聞言。索解不得。十分歡喜。變爲一片疑團。邵郎此時相視而笑。謂保珍曰。卿既來此。應知來意。今日何日。非天孫河鼓得了宿緣之日。耶。保珍至此。如大夢之初回。如死灰之重撥。始知中計。乃強笑曰。阿姑因君得甯馨物。囑妾來賀。君何戲妾。乃爾。邵郎曰。我非戲言。行將與卿同枕席矣。卿如不信。有證據在。言已。卽向衣囊中出一紙交與保珍。展視之。則其姑所立之賣絕身契也。保珍閱畢。條而攢眉。條而瞪目。淚潮有信。若相候於兩眶間。不覺推波助瀾。奪隘斬關而出。且泣且言曰。自憐薄命。無非多恨。多愁。剩此殘花。未見傾城傾國。君亦何取於妾。耶。若蒙君之惠而免之。則每飯不忘。銜環有報。願與君要求。月老注鴛牒於來生。邵郎曰。卿勿固執。吾家廣廈。盈阡良田。成頃一生吃着。不盡卿雖在小星之列。亦如明月之圓。較之勞燕分飛。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卿若不表同情。則一千之巨金。已爲汝姑攜去。卿能返連城璧。還合浦珠。耶。保珍聞言。深知木已成舟。不可理喻。惟有以計誘之。乃破涕爲笑。

保珍既帶幾分姿色亦具一點慧根默念此乾淨之身已如古井何必再生波浪與其爲重婚之側室何如爲全節之完人耶公卽不諒我繼之以死又何事不可以了耶思至此故作欣喜狀不令人疑久之金烏西墜玉兔東升邵郎由醉鄉而入睡鄉方謂枕上香濃房中春暖正及時行樂之時誰知情天孽海中早注定一段將成未成之姻緣耶

絳燭燒殘畫屏待睡邵郎促保珍寢保珍詭言曰妾既委此身於君如雲英之貢於宇下此外已別無他望惟望君琴耽瑟好不以妾媵而薄待之妾亦喜破鏡重圓斷釵復合心亦良慰但有一事要求於君紅潮有信今方不約而來未便薦枕席此後任君所爲不敢方命且妾與君之情好在終身之久不在一日之歡君愛妾者幸勿河漢斯言邵郎信以爲真點首者再蓋此時之邵郎醉態模糊步履欹仄襲人之酒氣醺醺自口中出不覺玉山已頽身搖搖若無所主遂和衣倒榻而眠保珍此時卽囑媼婢輩就寢而後房之姊妹花皆含笑掩扉去其時室無他人已近三更時節則此靜悄悄之間內惟有牀上之鼾聲與壁上之鐘聲遙相應和保珍迫不及待畢命之意乃決回憶顰眉時節却扇年華則已往事煙消歡情雲散今以嫠婦而爲人妾何以爲情此生休矣夫復何言思至此卽乞靈於無情之組綬從亡夫游同領夜臺風味嗟乎保珍溘然逝矣一霎紅顏不留疊影千秋碧血應逐鵑魂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盡期豈不痛哉

雞聲報曉邵郎一枕醒來忽自忖曰意中人安在豈尙未入黑甜鄉裏耶思已卽離榻而起視保珍則已香消玉殞頸上之帶猶固結不可解大驚卽呼家人往救已不及此時恨悔交集正如聚九州頑鐵鑄成

一。大。錯。字。乃。從。優。棺。殮。反。諧。草。氏。時。則。畫。簾。紅。燭。猶。映。堂。上。賀。客。易。爲。弔。客。矣。



小說情 廣陵俠女

(四郎)

維揚女子張晚香。富戶張玉樓之掌珠也。幼穎慧。甲輩行。七歲即能詩詞。已楚楚可觀。惟性喜妝飾。嘗畫脣眉。宛然似新月。諸姊莫能倣其嫵。尤喜穿紅衫。玉樓愛異。諸女嘗呼爲紅衫兒。母汪氏亦大家女。格翰夙嫻。晚香少長。詩詞日進。以母女爲文字友。香聞吟咏。時播藝林。詩壇名宿。每爲搦筆。

同邑紳士有趙宦者。心艷晚香。而倩媒求聘。玉樓惑於辭。而懼趙宦勢。意將許之。晚香堅執不允。私語其母曰。兒聞貧難婚。富難婚。貴故必家計相當者。方可聯姻。况趙宦倚勢凌人。驕橫極矣。其危若朝露。安可與之聯姻。母稱善。于是力阻玉樓。其事遂寢。未幾。趙宦果以論罪繫獄。坐贓十萬。戚族多被株累。玉樓聞而嘆曰。吾兒機智遠勝於我所惜。非男兒耳。自此每事必與晚香計議。無不揣度如見。即家中一應往來書札。俱屬晚香任之。其天性之穎慧若是。

廣陵諸彥自文社外。更立詩社。分詠唱和。競吐菁英。曾以春日細雨拈一東韻。各成一律。凡十有數篇。惟子拱婁生一首。最爲晚香得意。詩云。靄靄如絲向曉濛。斜侵蘿薜任輕風。當墻不損苔痕綠。著樹輕濡花片紅。乳燕乍飛堪潤翼。溼雲弄色欲漫空。數聲啼鳥知何處。只在模糊柳浪中。晚香每於吟殘繡倦。必哦咏是詩。聞其未娶。每有託字之意。而難於啓口。會婁生以事干於玉樓。玉樓爲設供饌。堅留小飲。庭中蘭花盛開。并延諸戚友賞玩。分韻拈題。凡入座者。類皆兄弟甥舅。獨生蹀躞其間。則門外士也。詩成。婁生佳句冠諸客。衆灑然異之。時屏後垂簾。卽爲內眷賞玩之所。蓬山咫尺。客眼分明。非特母氏窺視。朗若列眉。

卽頭冠闌玉耳後秦珠之女公子亦得飽看衛玠焉

酒闌席散綠野堂空玉樓以今日事告汪氏述及婁生之才貌更張大其辭謂卽使之坦腹東牀與吾家紅衫兒成佳偶詎非雙璧耶汪氏曰耶果冠玉年少在衆人中竟爲雞羣之鶴特未識門閥如何耳盍使張媪一覘其究竟更詢紅衫兒彼亦曾注目未知愜意否時婢有名輕鴻者伏在屏後竊聽趨告晚香晚香自覩婁生丰姿一點芳心固早屬婁生今聞婢語不勝喜慶少頃汪氏亦至卽以頃間事詢晚香晚香曰阿母愜意兒無不允惟不取富貴但求耶才雖一貧如洗兒亦甘之聞婁生家徒四壁一物無有阿母其思之乎汪氏揣識其意出告玉樓玉樓詢汪氏曰汝意若何汪氏曰吾終不滿於門閥耳勿孟浪也事遂暫寢

婁生字孖拱維揚華胄也至生而式微父死蜀中母亦老死楡下生獨勤誦不輟有楊某者名孝廉也設帳受徒春風座滿愛生聰慧願半脩錄於門下生得名師業益抗進不踰年斐然成章矣及玉樓招飲時生甫弱冠耳踰年生以童試冠其曹旋領鄉薦晚香早先得信卽以告汪氏於是玉樓之意遂決乃倩媒說合擇吉迎娶婁生私心竊喜以謂佳期不遠畫眉之樂指顧間耳

鼓樂喧闐笙簫盈耳非婁生結褵之日乎晚香盛鬢豐容益以明璫采玉眞絕代容華也洞房之夕卿卿我我極盡人生之樂雖陋巷蕭然室無長物而左琴右書亦頗瀟灑有致自此每於花晨月夕唯以詩詞唱酬燈影書聲輒與砌蟲相和香閨頗不寂寞卽或簞瓢屢空而米薪酒菓玉樓不時送至所以嘯歌無廢綺夢情酣其樂融融焉

無。何。闖。賊。犯。闕。江。淮。騷。然。晚。香。獨。曰。事。尚。無。虞。未。可。輕。動。及。福。王。正。位。南。都。在。庭。權。貴。有。與。婁。生。相。厚。者。致。書。曰。天。下。方。危。主。上。新。立。正。吾。黨。建。功。樹。業。之。秋。富。貴。可。圖。也。婁。生。欣。然。欲。行。晚。香。力。諫。曰。今。闖。賊。倡。亂。中。原。鼎。沸。新。主。雖。立。仍。有。奸。佞。擅。權。竊。恐。天。下。事。尚。未。可。料。君。乃。冀。圖。倖。進。而。以。富。貴。爲。樂。乎。矧。爾。胸。無。經。世。之。才。將。謂。尋。章。摘。句。可。以。退。賊。乎。婁。生。聞。言。而。止。未。幾。高。傑。內。變。晚。香。曰。妾。聞。大。亂。歸。鄉。小。亂。歸。城。今。天。下。必。有。大。亂。若。不。遠。避。禍。將。及。矣。遂。挈。資。徒。居。城。外。四。十。餘。里。時。城。中。已。成。荆。棘。雖。腰。纏。騎。鶴。徒。呼。奈。何。內。有。賊。兵。張。郝。二。人。者。係。本。邑。人。熟。知。鄉。路。佩。刀。率。衆。直。逼。婁。生。所。居。晚。香。將。啓。扉。迎。之。豈。知。二。賊。已。入。卽。欲。逼。之。行。淫。晚。香。面。不。改。色。欣。然。笑。曰。妾。聞。二。將。軍。大。名。久。矣。今。天。下。擾。攘。尙。武。而。不。尙。文。正。二。將。軍。立。功。之。日。異。時。金。印。如。斗。佩。諸。肘。後。二。將。軍。功。名。赫。赫。誰。堪。相。比。妾。恨。失。身。腐。儒。假。塞。荆。布。今。以。天。假。奇。緣。幸。遇。二。將。軍。欣。何。如。之。家。藏。豚。蹄。斗。酒。敢。爲。二。將。軍。壽。二。人。大。喜。晚。香。乃。以。酒。肉。捧。出。親。爲。把。盞。又。給。二。賊。曰。諸。勇。士。荷。戈。持。戟。環。列。於。門。使。妾。驚。悸。不。安。乞。令。散。去。當。與。二。將。軍。從。容。談。話。二。賊。料。無。他。虞。卽。令。暫。退。晚。香。殷。勤。斟。酒。二。賊。坦。然。不。疑。舉。杯。立。盡。豈。知。酒。已。下。毒。須。臾。毒。發。二。賊。俱。斃。其。時。衆。賊。散。行。村。落。各。自。擄。掠。遂。喚。婢。僕。以。尸。骸。投。水。攜。細。軟。棹。舟。遠。避。翌。日。亂。兵。方。去。其。爲。鄉。民。擊。死。者。二。十。餘。人。然。婦。女。被。污。者。已。不。計。其。數。獨。晚。香。不。失。一。物。更。遠。避。二。十。餘。里。無。奈。賊。寇。蜂。起。在。在。可。畏。晚。香。時。刻。籌。謀。或。令。婁。生。與。賊。伴。爲。結。納。而。陰。實。圖。之。或。以。金。帛。納。餉。潛。匿。以。避。其。鋒。故。能。卒。免。於。禍。至。清。順。治。三。年。始。還。故。址。時。晚。香。年。已。三。十。餘。徐。娘。雖。老。艷。色。尙。存。與。婁。生。唱。和。益。得。有。此。君。軒。詩。集。行。世。

語 聯 室 伏 雜

(池 軼)

廣 說 俠 女

畫眉深淺入時無

接吻溫磨知趣否

貼體短長裁服未

傅面澹濃調粉就

掠鬢鬢環依樣慣

紅蜻蜓伴綠螳螂

朱孔雀聯丹鷺鸞

黃鸝兒隨元燕子

說

林

篇長



說林 卷長

家小美名 天作之緣 (續)

(之棟譯)

第四十三章 觀劇

時余居倫敦久。倫敦風氣亦既飢見。知家中所製衣服。有類寬格派教友之所穿。實非時款。然余擇其最美者而穿之。并取臘氏所傳之寶珠兩串。一懸頸間。一戴頭上。自覺風度不在人下。吾夫及吾夫之友。得女子如余者。為伴當亦無嫌。洵辱余意。如此。即彼修道之貞母。素以人不以衣重為教者。亦不能禁余之作。是想也。同行者共計六人。惟余為女子。既抵戲園。即入首排頭等包廂。廂甚巨。離舞臺亦至近。余以佔居首座。心至不寧。坐未久。見正座及穿禮服之觀客。羣以鏡頭向余攝影。余心於是。更不寧。戲園中之佈置。無一足以薰吾心。非戲園之陋劣也。天下之金碧輝煌。未有及於羅馬禮拜堂者。余既飽覽於前。則區區一戲園。又何可觀之。有戲園中之聽客。亦無一足以入吾目。雖余自有生以來。從未見如許男婦盛服相晤於一堂。然其中男子大半已過中年。而壯耳肥頭。尚不脫惡少之象。女子袒臂露肩。驕然而坐。似舍腹食美衣。而外別無用意矣。彼戲子之面貌。亦不足以滿吾意。當台幕初開。余見歌妓滿立。大半為女童。秀眉。倩目。姿容可愛。未始不歎為未嘗前觀及歌舞。既畢。寂然而立。則又見其目未嘗倩眉。未嘗秀一種。

悽慘冷淡之情。覺得蒼蒼者之不仁。故使之落入風塵中也。即所演之事。亦不足以動吾心。余前此未嘗觀劇。不知劇為何物。而今見之。以為事之如兒戲。而最無意識者。莫如演劇。於是心中懷疑。以為使修女見之。不知謂之云何。能不笑。全堂觀客之愚耶。雖然有一事焉。初未嘗不動吾心。此事云何。即戲子之魁是也。魁為一豔婦。黑目白齒。桃顚櫻唇。嫣然一笑。媚態倍增。余始見之。以為天下婦人端美無過於此矣。未幾。余心又變。以為天下女子最不美者。莫若此婦。一切姦削。嫉妬。諸惡德。皆於此婦之貌呈之。而在場男婦。獨視之如重寶。甫一上台。鼓掌之聲如雷。震春及其啓口。雖至無謂之說。白人亦和之以大笑。每度一曲。贊者不知若而人。其實此婦之歌喉。亦未必鏗鏘過人也。余見客皆贊。則亦贊。客皆笑。則亦笑。雖非心所不欲。然欲得吾夫之歡心。勢不得不好其所好。惡其所惡。以順之。如是者約一小時之久。始遇一奇之事。余方斜倚於包廂前欄杆上。鼓掌強笑。突然驚覺。見該婦身忽轉。取余所坐之方向而行。行至臺邊。對余細視。余始知該婦之為何人。該婦蓋即吾夫所欲娶未娶之婦。余之地位實即自該婦奪得之前所見之契約。寫以孚字紙者。即與該婦訂之前所見之信札。縛以紫色之繩者。即向該婦購回之。然余何以知該婦即為其人乎。或自該婦面貌上揣測得之。或聞座後之談論而知之。不獨今日不能記憶。即在當時亦不能自解也。自是而後。余心已慌。頗有不能自持之勢。雖欲隨眾笑樂。而舉止措亂。不復能如前此之安閒。斜倚欄杆之上。每見該婦上台。不敢仰首而視。但願事畢早得歸去。未幾。奏閉幕之樂。更數分鐘。吾夫與余取車而歸。此時余之心境。怒辱交併。怒吾夫之不我顧。惜使余暴露於該婦之前也。辱者辱吾。立意承迎吾夫。而吾夫乃為若是無行之人也。而吾夫於是時則樂極而大笑。車中自言曰。樂

哉。今日是真較觀劇爲尤樂也。余自有生以來，從未見可樂若是者。吾夫一再言此狀，至自得及抵客棧，即令侍者取酒，遂入升降機上樓。在升降機中，復狂笑不已。機既停，余即出機入臥室，鬱悶無聊，雅不欲與他人共坐。而吾夫謂有事告余，強牽余入坐。憩坐於雙靠椅中，卸其外套，燃其雪茄，背火爐而立。手插衣袋中，語余以所以笑樂之由。曰：此事無難告汝。彼穿粉紅衣服，飾以至大之金鑽者，即蕾媛是也。其人面貌之美，汝已見之。彼上台時，頗示弄余之概。彼見汝當能料汝爲何人。汝亦知彼之遊目視汝乎。余所以挈汝前往者，特欲使彼見汝自知不汝及耳。今果然矣。吾夫且言且笑，復曰：自余與彼絕交後，彼即違人宣言謂余以貪得巨產之故，奪娶醜婦以爲妻。及既見汝自知才貌非汝之比，則又頹然自廢，謂寧死以逃之。吾夫言至此，復大笑，口頭烟氣迷漫四周。復言曰：汝方者笑之贊之，彼且疑汝爲故意譏侮。心中必甚恨之。余則見而大樂。當彼怒氣噴射之時，余見彼面一似欲以物擲汝者。余甚疑其何因而不以物擲汝也。時侍者取酒至，吾夫即滿盛一杯以授余。曰：試飲此。此余之所以壽汝者。余今日已樂極。蕾媛爲人至趣，無事不足以動人。汝知彼尙有何言乎。彼曾謂後此余必與彼交好如初。彼與伊脫克利及費文等言，謂特假余以六閱月之期。六閱月之後，不畏余之不爲彼人也。今試思之，彼今仍作此夢想否耶。吾夫此時擲去雪茄之頭，更杯而飲。坐近余身，輕聲謂余知蕾媛之言或驗或不驗，全在於汝。時余忽覺身寒，問曰：此何事，乃關於我耶。吾夫曰：此事自關於汝。一人有一人之思想，一人有一人之旨意。身爲男子，自有男子之思想，自有男子之旨意。汝豈不知之時，余怒極唇抖，不知所言。然頗自抑制，思欲起立入房，而身一動，吾夫即挽余就坐，而自坐於椅旁，靠手之上。曰：試就坐，勿急去。吾愛汝，今晨以好花飾我房。

我未謝汝我心甚感汝我固知汝之終必至此也余曰何謂至此余出此語厥聲至怪似非余之所固有吾夫曰汝知之汝自知之當日老教士至樓下以可笑之約約余余口允之而心未嘗不知此約之必不能久守且深知破此約者之必不自余而始也雖然此約亦安有久守之道男子固能忍待而女子何能汝初時之抗拒吾知必不能久持今不然乎吾曰非盲早已心知其意特未言耳余仍欲起立而吾夫仍牽余不舍謂余曰勿畏羞此事固無羞之足畏也汝之苦我至矣然余當不以是存心余得此絕色卽有不如吾意處吾必原之余故處處自退以冀其讓步汝雖自幼生長於修道院一種迂腐意見牢固而不可拔今則謬氣漸消行將爲吾最愛之妻矣余時心亂如麻恥辱達於極點一念平日媚悅吾夫之計畫何等艱難尊敬吾夫之心思何等困苦私心禱祝冀得一日與吾夫相愛始盡我爲妻之分者及見吾夫之無行一旦盡歸烏有何等淒涼不覺淚盈兩眶惟當時悲慘之氣爲盛怒所驅除故淚珠未見墜落耳此時已忘吾夫在旁牽阻安然起立且言曰好讓余行余欲入牀安睡矣吾夫曰然惟是……余又曰好讓余行余欲入牀安睡矣言畢卽入房余背鏡而行頗見背後之事吾夫並不尾余仍立於方者所立之處見其面貌始而驚繼而怒自言曰余真不解汝意汝意究竟何在世之人又安能知之吾夫言畢亦入已房門卽闔余入房後乃自思曰嘻如何是好耶如何是好耶余至此始知欲愛吾夫終不可得卽復試之亦徒然耳

第四十四章 奇遇

嗚呼。世果有能知婦人之心者乎。夫婦人之心最難測度。苟有知之者。任彼自測之。任彼自信之。可也。余

自觀劇而後心知久居倫敦吾夫必爲彼婦所勾引然余既不愛吾夫彼即勾引吾夫於余亦何損而余雖不愛吾夫獨慮吾夫爲彼所勾引者非所謂婦人之心最難測度者耶次日侵晨余即作書告我父略謂久居倫敦身頗不健乞爲函致吾夫速踐埃及之遊約吾父覆書之速實出望外彼讀吾書於意云何余不之知今述原信如左

女兒如見來書讀悉當即函致吾婿令其即日就道汝居倫敦久矣宜其不耐煩也此行苟有所需儘可向銀行提取凡過銀錢之事勿令他人居汝上也此覆即問近好

父字

吾夫既得吾父來函即預備啓程之事書到不及二十四小時問火車問輪船之電話紛紛如遇大事不及一星期即赴麥衰搭赴伊及塞海口之汽船船上購定官艙二座艙在船面散步場之旁二艙中間隔一走廊余與吾夫各佔其一殊不相值夫以二人意見之不同得此不相連合之二艙而居之於事良便吾夫在船上較平時尤暴戾二人之間語言極寡吾夫長日坐船中或罵僕御或繫猶犬或罵此行之無狀意氣之不投日以愈甚每次相見不及一小時即復彼此介然余之冷淡至此極矣頗自咎離倫敦太急使吾夫遽失其所歡余方作是想突遇一至奇之事余輩每次膳食必與船醫共席船醫爲愛爾蘭產年約二十三其態度如三月清晨日煖風和狀至可親而清鮮乃如新出土之草根聞余來自哀蘭問余或與康麥丁相識余聞康麥丁之名心忽大動一如玫瑰之花蒙余兩頰下及余頸喜氣橫生然余何樂於聞其名若是實亦不自知其故因答之曰康麥丁乎船醫曰然彼隨海軍大尉口口口往南極探險者即其人也余聞船醫之言幼時一種對於麥丁愛好之感情如海潮之上湧高及喉間即言曰康

麥丁爲余最先相識之童友亦卽余一身獨一無二之童友也船醫聞余言雙目洞張觀其狀貌似欲擲去手中之鑿匙一躍而起雙手抱余以示愛余者謂余曰上帝降福天下有若是巧事乎於是遂爲余言彼與麥丁之關係彼與麥丁同肄業於德勃林大學同一臥室同年畢業交情至密船醫曰然則君誠識麥丁者非帝力又安足以語此余知船醫之於麥丁不獨友之且崇拜之語時一種欽佩之態非心所至愛之人必不能有嗚呼麥丁者人世之鹽也有生之物孰得而少之立品以端待人以信處事以勇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無論通都大邑海澨山陬豈復有其儕匹船醫又歎曰麥丁誠余之良友哉天何不仁使余與彼睽隔耶余聞船友之言如聞鼓樂心中樂氣如大水之汎濫每多聞一贊語卽增一倍樂氣聞至此意猶未足卽僞爲薄視之言以愆愆之使彼更進言麥丁之美德曰麥丁已得學位乎記得麥丁爲人素不敏慧幼時在學功課甚劣及入大學後有言其幾不能過考者有諸船醫一聞余言卽墮余計中作端莊之貌力辯其非語時態度頗似麥丁使余當時而閉目者幾疑身在羅馬與麥丁並立禮拜堂階上矣船醫謂余疑其友爲笨人實屬大誤其友腦力充足校中生徒莫不稱之所學之事苟爲其心之所好則一學卽成雖至敏者不能及惟揜法時有謬誤拉丁非其所長則固有之彼其心之所最注意者在探險萬里之外地誌甚熟而南北兩極人跡罕到之區雖小地名亦能記之雪酷氏皮哥氏貝勒梅氏特安費氏格利來氏南生氏鮮克立吞氏剖利氏諸大探險家各達何地各作何事彼能一一言之大學校長及主教尙不及其精鑿每聞麥丁款款而談則目瞪口呆不敢置可否於其間船醫又曰君試思之其人如此愚乎智乎彼在倫敦與今往南極之海軍大尉初次相見時議論滔滔不絕大尉曾謂之曰然則君

曾到南冰洋者也。麥丁曰：否，僕無此佳遇也。大尉曰：君所知夫南極者，盡吾船中人之智識，亦不過是矣。君更思之，其人如此，當不愧爲大地學家矣。余時力稱其言之不謬，且希望船醫更有所言，卽告以麥丁與余最後相晤之地，與其談及此次探險之宗旨。船醫惘然作色曰：君遇彼於羅馬乎？君之幸福，余又安能及之。余最後與彼晤處，實在倫敦。彼動身之日，吾輩德勃林學生在倫敦者，同往船埠，握別及維解舟。動同學十五人，齊立碼頭，唱歌以送之。麥丁曰：諸君何以一狂至是？大尉聞之，不且笑汝小子之胡鬧乎？然同學仍若未聞其言，歌聲更高，及舟行遠漸，不見其人。始相將入火車而歸，吾人入火車後，瞪目相視，各取烟吸之，不發一言。嗚呼，榮矣，爲人如麥丁，其來也，人爭迎之，不啻黑夜之明星，其去也，人皆惜之，不啻寒冬之暖日。然此不獨男子爲然，女子亦有之，其在世也，如陽春白日，凡所照臨之處，草木盡芳，嘻，何其人之可妬耶！余時心境至怪，孰使余若是者？余實不自解，淚忽上湧，竭力自制，始不下流。吾夫此際，見余心動，若是不知於意云何，惟面色則大變耳。

船醫語畢，復問吾夫，亦識麥丁其人否？吾夫造次答曰：余不識其人，余謂卽不識其人，於余亦無損。船醫曰：有是哉？君特未知其人耳。有生之類，孰有能及麥丁者？余若不與之相識，卽行千里而見之，亦所至願。自余與船醫談及麥丁之後，吾夫喜怒更屬無常，終日無善言。余方不知自處，而事有出於意外者，則船上特遇一奇事。此事發生而後，吾夫性質乃大變。船行之第三日，舟抵馬耳他島，時方侵晨，吾夫舍舟登陸，訪該處軍隊中之友人，余則坐於船面之上，觀岸上行人及港中軍艦。忽一馬耳他婦人上船，兜售記念品物，余乃就其箱中，拾得拳曲如珊瑚者一件，問此爲何物？婦曰：夫人，此物名銷魂，余曰：銷魂何用？曰：

天作之緣

八

夫人苟得銷魂而佩之。則夫人之夫子必銷魂以愛我夫人。余聞此言。自覺面色頓紅。而心則甚痛。不問是否。出資購之。置諸袋中。甫一仰首。見搭客之中。有一女子。方在向余熟視。女子身材高。傲態度端莊。雖在船中。而衣服都麗。如赴盛會。及細觀其面貌。心甚疑之。時彼已行近。余身卒然問曰。君非嚴美利乎。余聞其聲。轉疑爲信。始知其人非他。卽安而麥也。安而麥行年。今當在二十六七左右。弱女之年。限已踰少。婦之身世。方始半棕色之髮。澤然紛披於額際。與黑眉相映。妍媚絕倫。兩頰粉白。卽素絲亦不是。過唇色鮮紅。上唇稍薄。下唇反承之。睛黑而大。目光流露。較昔尤甚。每一瞻盼。直刺人心。覺得舉世之大。無間男婦。老少。見者無不動心。安而麥行止。迅捷舉步無聲。一轉眼間。已與余並坐。以至親近之態。至柔媚之聲。自訴年來慘史。彼自出修道院後。肄業於彼國之女子大學者。約三年。卽隨其母赴歐洲遊歷。及至德京柏林。遇一少年伯爵。伯爵爲俄羅斯人。一時稱爲巨富。且傳聞與該國某公爵爲同族。安而麥貪其富貴。卽舍身嫁之。而安而麥之父。爲銀行總理人。甚精明。滋不忍見安而麥之自誤。再四勸阻。然安而麥計已決。殊不之聽。其母以女嫁貴族。頗欲歸國一驕其鄉里。安而麥隨母還紐約。始知大誤。其夫資產既不甚豐。門第亦極平常。與某公爵已屬旁支。前此認其夫爲富且貴者。特受其夫之愚耳。然安而麥豈甘爲蠻人婦者。既知受騙。恃其父之財力。設法與其夫相離。於是婚約遂解。自此厥後。仍用母家姓氏。以呂女士稱於人。今適赴伊及開羅。城度冬。乃得與余相遇。眞奇事也。安而麥言畢。問曰。與君別後。君居修道院。歷時必久。余答以然。安而麥又歷問修道院中事。如貞母如諸渠刺。如祭師紀文義。無一不在問中。余一一答之。所未聞者。惟余一人。以余在院中年齡雖幼。而方正不啻壯年之修女。卽問之。亦無可解頤也。余與

安而麥語時。聲息微弱。蓋安而麥一種蠱人之概。余幼時所最畏者。今不覺頓起心頭。安而麥又曰。君身嫁矣。嫁而為貴人婦矣。吾輩早聞其事。吾母甚豔羨之。君幾生修得此福。每聞人言。君家郎君修美都雅。美男子也。然乎否乎。余竭力振作。佯為自得之狀。不欲於人前稍露破綻。遠望岸旁。見一小舟。向余船而進。未幾。吾夫上船。吾夫日來心緒惡劣。意其入艙之時。掠余而過。必不與余交語。豈知一見安而麥。坐於余旁。即止步。睨視。繼又行至余旁。謂余曰。美利。吾之愛者。蓋以貴友介紹於余。吾夫此語。聲調利藹。為余前此所未聞。余初聞其言。意似介然。繼而吃吃為通姓名。時安而麥已起立。余仍危坐。但見兩人握手之際。四目貫注。凝視不動。在旁似有告我者。謂吾一生之禍福。即以此數分鐘判之。嗚呼。由今思之。當日情形。恍然如昨矣。

第四十五章 移愛

自是厥後。吾夫性質大變。昔日之怒目相向者。今且轉而為敬愛。為和厚。每日晨起。必至余艙前。問余夜睡安否。不嫌風浪顛頓。否。至其對於安而麥。態度尤為怡悅。居恆本無日不宴起。今則每日起身。必在早膳之前。起身而後。必與安而麥散步船面。吸新鮮之空氣。余知其如此。往往探首窗間。竊聽其言笑。二人言笑之聲。高於汽機之格軋。及海潮之澎湃。故余頗能聞之。有時安而麥探首窗內。顧余而戲曰。麥格來美利。晨間安乎。膳室坐位。今已更易。安而麥亦與吾輩共席。余此後雖不得與船醫談麥了之事。然安而麥機警異常。聽其談吐。及其自述平生趣史。亦頗足以解頤。安而麥於舉世之人。似無一不識者。吾夫亦然。故二人相見。議論風生。絕不中輟。余昔在修道院中。對於安而麥一種欽仰崇拜之感情。今乃重上心。

頭而吾夫舉止溫和前後判若兩人於余亦屬初見彼力勸船主於船到之上一夜就船上開跳舞會船主允之屆時張幕懸燈區區船面竟成琉璃世界開會後最初跳舞者爲吾夫及安而麥二人吾夫工於術安而麥善於裝余既不識跳舞祇隨船主立於場外黑影之中默觀場中男婦環坐於電燈光下月光照於河面船過成影形如倭扇而色如銀浪弱波微側擊船舷輕若知交相見拍扇示親余少不更事見而大樂反以吾夫之變相爲安而麥功心甚感之及舟抵塞特吾夫謂余曰開羅到矣呂女士旅處未定吾將以電話告逆旅主人爲擇房舍俾卿得與同居卿意何如余答曰然心滋疑吾夫之不直接問彼也余輩所居旅館在尼羅河東小島之上爲土耳其某小侯之宮殿建此以爲土后臨幸之所中一大殿崇閣雄壯石堦高闊東方建築之法然也今已改爲客廳矣余與吾夫異室而居一如在倫敦小住三月終日碌碌雖悲慘之景日懸吾目前而吾心既抱樂觀凡有接我目者卽無一不樂世所謂時流社會者今乃初次見之不覺心爲之惑法蘭西婦人態度深沈英吉利婦人狀貌端肅美利堅婦人舉止活潑德意志婦人髮黃眼碧而面白皙如好花之爭妍可稱四絕曳輕裾踐文履披桂裳振繡衣柔情綽態不可殫述而穿制服者爲英吉利兵士蒙紅巾者爲土耳其人民意奧法德之外交官又咸集焉萬國輻湊五方雜處世界公共之都市非此也耶余於三月之間無日不樂無時不樂而余所尤樂者莫如土坪飲茶是也每當旁晚各國士女如蟻附羶羣赴土坪評者爲樂一肌一膚極研盡態嫣然一笑惑下蔡迷陽城鮮花滿頭羽毛滿帽華藻妙采與日光相輝映雖雨後之虹不足以喻其妙羣坐蔭廊之下碧草如茵仰承其下橡樹如蓋俯覆其上在其後者有穿紅衣之音樂班往來於其旁者有皮騰牛瓶各黑族司承雜

事自遠望之。不啻一幅天然圖畫也。余雖自幼促居孤寂。不以綺靡爲意。至此亦情隨境遷。不能自己。而安而麥與吾夫亦圖畫中人物也。安而麥坐於几旁。手攜短鞭。擊空中疾飛之蠅。或評論在場人物。聲極低沈。非吾夫不足以聞之。或嗤嗤竊笑。余不知其笑何人也。蓋安而麥明眸善睐。他人皆不在其目中。老者少者。富者貴者。無一不爲彼所笑。余亦彼所笑之一人也。余之昏蒙。無知修女態度。彼最笑之。而一人過我前。余觀其人。亦殊不醜。安而麥則笑問曰。吾家麥格來美。利覺得何如。乎蓋安而麥目中已察見其人之破綻矣。閱時稍久。余每見安而麥心中恆覺不安。安而麥之輕我侮我。與日俱進。每與人言必呼我爲最美最趣之女童。或呼我爲彼之最舊最老之朋友。余聞此種徽號。偏踣萬狀。更久之始知安而麥與吾夫別有一種議論。不欲使余知之。安而麥有時向吾夫作眼色。操單簡之法語。余雖略解法語。然恐語有不當。被人竊笑。故迄未嘗一操。二人疑我不知。卽借此以欺余。然余於此藉增智慧。不淺自是而後。自知前此舉止之乖謬。與其修己以愛吾夫。不若隨人。以使吾夫愛我。我又自問。自答。欲使吾夫愛我。宜取何道。則唯一之道。卽學爲吾夫所贊美。所心好之人。卽欲爲安而麥其人。是也。意余旣決。卽取此方針而行。然而余之性質。余之教育。與此方針殊不相合。意欲如此。而心偏如彼。後此進行方法。一言及之。不覺覷然。中間有極愚者。有極癡者。苟爲識者所見。無不笑之。余不識世故。任意妄行。區區之心。固極可憐。而以言效果。盡歸失敗。蓋余當日者。祇知自思。曰。余必遵此道而行。余必遵此道而行。此外匪所知矣。

第四十六章 跳舞

余昔未雇女役。今乃立意雇之以供使令。數日而得。殊覺不難。其人名柏廬。司年約三十許。樸素清潔。曰

珠。黥。而。光。銳。利。既。上。工。見。吾。景。况。頗。抱。杞。憂。雖。貌。爲。不。知。其。實。無。所。不。知。一。切。祕。密。皆。爲。彼。所。察。覺。吾。與。吾。夫。之。關。係。與。夫。安。而。麥。之。地。位。彼。無。不。知。之。往。往。自。述。所。見。言。頗。中。肯。余。每。聞。其。言。如。受。針。刺。不。禁。戚。然。余。以。該。女。僕。爲。向。導。無。日。不。往。衣。帽。珠。寶。各。店。吾。父。信。中。雖。以。用。財。之。權。授。我。而。余。之。揮。金。如。土。實。未。嘗。以。吾。父。信。中。之。言。爲。念。也。安。而。麥。衣。服。甚。多。日。更。一。襲。足。供。一。星。期。之。用。臂。釧。金。質。蛇。形。亦。頗。適。觀。以。余。之。寬。格。派。衣。服。與。之。相。形。不。覺。自。慚。形。穢。於。是。力。擇。衣。飾。之。最。貴。重。最。合。時。宜。者。購。之。臂。釧。指。環。頸。串。無。一。不。備。夫。吾。之。所。以。爲。是。者。爲。吾。夫。故。耳。吾。爲。吾。夫。之。故。不。知。作。幾。許。無。益。之。事。爲。平。日。夢。想。所。不。及。者。吾。爲。吾。夫。之。故。指。爪。必。磋。之。使。光。肌。膚。必。粉。之。使。白。施。朱。於。脣。設。香。於。巾。凡。時。流。媚。女。之。所。爲。余。無。一。不。效。之。以。與。安。而。麥。相。競。雖。不。敢。必。吾。夫。之。愛。我。而。欲。吾。夫。愛。我。勢。不。能。不。若。是。也。相。臘。司。深。知。余。意。最。初。之。夜。爲。余。更。新。衣。畢。卽。遙。立。望。余。曰。今。而。後。貴。人。苟。復。拒。夫。人。者。貴。人。眞。天。下。之。怪。人。矣。余。聞。其。言。雖。慚。形。於。色。然。心。頗。自。信。欣。然。下。樓。豈。意。此。策。又。無。善。果。之。可。言。吾。夫。見。余。粲。然。而。笑。安。而。麥。極。口。贊。余。見。余。而。言。曰。麥。格。來。美。利。來。乎。此。非。麥。格。來。美。利。乎。然。余。知。其。心。之。笑。我。也。余。此。時。心。氣。尙。舒。不。若。前。在。倫。敦。念。茲。在。茲。遇。一。不。快。意。事。卽。終。日。不。忘。策。雖。失。敗。而。以。開。羅。之。繁。華。何。處。不。足。以。解。悶。自。後。服。御。旣。新。無。日。不。赴。遊。宴。之。所。舉。凡。馬。上。賽。球。之。會。騎。馬。競。走。之。戲。金。字。塔。之。古。蹟。跳。舞。會。之。盛。集。無。不。赴。之。各。旅。館。各。戲。園。足。跡。殆。徧。魯。達。島。上。相。傳。爲。埃。王。公。主。與。摩。西。相。遇。於。蘆。葦。崗。者。亦。親。歷。之。余。每。到。一。處。無。不。惹。遊。人。之。青。目。其。最。崇。拜。我。者。卽。駐。防。之。蘇。格。蘭。參。將。是。也。余。皆。不。之。顧。但。求。吾。夫。移。安。而。麥。之。愛。以。愛。余。然。而。余。之。希。望。皆。成。畫。餅。中。間。痛。心。之。事。不。一。而。足。也。

一日。余謁珠寶商。索觀一金鋼鑽頸串。余甚愛之。志在必買。珠寶商告余。此物本吾夫所選中。惟價值一
 千法郎。彼嫌太貴。故未成局。余愚不解事。以爲吾夫購此。必舉以與余。因即自付法郎千數。囑珠寶商送
 致吾夫。切勿以購者告彼。及次日。傍晚。余見此珠在安而麥頸上。不覺恥憤。欲絕矣。此後尙有一事。即吾
 最畫之計後。而此事之童穉可笑。較事前爲更可憐。旅居告終之際。旅館主人。特開拷替鈴大會。拷替鈴
 大會者。八人跳舞之會也。會爲歲時通例。旅客中之婦女。莫不設宴以自慶。余亦竊效衆客之所爲。卜日
 設宴。就開羅交際社會中著名人物。擇其與余相識者。一一請之。余意最後之戰勝。全賴此事。不得不小
 心將事穿戴之間。尤宜謹飭。余之外衣。爲白綢所製。長短適中。較他日所穿者。爲尤合度。踐跳舞之輕履。
 曳霧縞之華裾。珠兩串。一緊圍頸。一緊箍頭。上柏臘司俟余裝畢。又望余而言曰。美哉。今日之夜。貴人
 苟再醉心他人者。吾不知其眼光何在矣。柏臘司之贊語。鋒銳可惡。然余希望之心。與恐怖之心。突起交
 乘。更不暇思索。其語意及至樓梯旁。近對鏡一觀。自覺瓌姿瑋態。儀靜體閑。即此仙仙欲逝之概。人之見
 之者。亦當神動。苟有過舉。無不加憐也。余以此自慰。即偕所請之客。同入會食室中。時旅館中會食之他
 客。早在室中。見余與羣友入。莫不延頸而望。議論咸集。矢於吾夫與我二人。余甚慚之。而心頭宿惡。頓時
 惹起。雖安而麥。此時面堆笑容。珊珊向余。而余則竟坐之於吾夫之右。而自與駐防參將。聯席間。余頗
 不自安。食品既多。自坐席以至散席。爲時甚長。桌形圓而大。安而麥之坐位。離余已遠。余與參將相酬酢。
 雖極謹飭。而席間各方面之談論。余頗注意。安而麥每呼麥格來美利之名。余必聞之。安而麥時或舉巨
 觥。點首微笑。呼余曰。美利。吾之愛者。時或向吾夫作眼色。一若謂吾夫曰。試觀汝之蠢妻。然同席賓客。固

未嘗知此中奧妙之情也。及膳畢，羣起身入客廳，就飲咖啡。吾席客數最多，語聲亦最喧闐，戲笑譏刺，無所不至。余亦竭力附和之，嗚呼！此種無意識之談本非余心之所欲，然余既欲戰勝安而麥，獻身交際社會中，爲時流人物所引重，勢不能以道德心術相拘束。上帝知之，當亦鑒原我也。

未幾，鐘鳴十一下，音樂班入幕，羣穿紅衣，作華芝之樂。於是全室士女，無論政界軍界，皆起立預備跳舞。參將央余共跳，余向不暗跳舞，惟幼時在校與同學爲之，然欲自供不能，又覺言之可愧，遂允與爲儔。乃甫一舉趾而步，伐錯亂，愈進而愈不中節。安而麥及諸客皆見之，隊長遂止步，余亦慚而退，心緒至惡，劣不覺失笑。及十二鐘左右，拷替鈴乃起，安而麥與吾夫頗有自驕之概。夫拷替鈴之舞，往往以主人爲主席，旅館中今日爲主人者不止余一人，余遂與其他之爲主人者同坐主席。及出席之時，余又衍一話柄，安而麥見之，卽向吾夫竊笑。及拷替鈴之舞既畢，夜已甚深，喧囂至此，羣客猶以爲未足，尙思他種娛樂之法。苟有其法，卽其法爲兒童之遊戲，亦無所不可。時客中有作熊跳及土耳其人馳驟之戲者，其後安而麥記及在髦利髭時所見溜雪之戲，議變通其法，在殿前石堦之上行之。衆贊其策之良。於是司事者設機於石堦之上，爲衆客滾溜之地。步溜者以各軍官爲最先，次乃女賓。女賓以安而麥爲領袖，緊曳衣裾，坐於機上一溜而下，安然及地。他人取其榜樣而行，亦頗自在。安而麥狂呼曰：樂哉！溜乎麥格來美利。何不速來嘗試也！余見而惡之，以爲此種不規之舉，非良家婦女所爲。故安而麥呼我之時，我力拒之，而安而麥以眼色示吾夫。吾夫復閃閃示余，余愚昧無知，中無定見，不覺心熱，欲與彼一鬪。遂行至溜機之上，坐定。吾身方欲下溜，而機蕩板震體，失所支倒，滾而下。見者大笑。當時余心苟放達，無掛礙，而以此種

遊。戲。爲。樂。者。當。亦。自。笑。無。狀。之。不。暇。惟。處。境。若。此。自。念。無。事。不。失。敗。無。事。非。笑。柄。則。心。亂。如。麻。欲。笑。不。得。欲。哭。不。能。矣。余。又。自。思。吾。夫。見。余。若。此。必。且。大。怒。乃。事。大。有。不。然。者。余。觀。吾。夫。之。面。吾。夫。方。大。笑。不。已。也。此。時。夜。已。闌。衆。客。皆。散。安。而。麥。趨。余。前。而。慰。之。一。則。曰。可。憐。哉。麥。格。來。美。利。再。則。曰。可。愛。哉。麥。格。來。美。利。言。是。心。非。其。奸。詭。之。態。非。女。子。不。足。以。知。女。子。之。意。也。余。不。與。多。言。即。歸。臥。室。俯。首。榻。上。憤。鬱。欲。絕。此。最。後。之。計。畫。又。復。失。敗。尙。何。勝。人。之。一。日。約。半。小。時。許。吾。夫。亦。入。此。時。余。雖。倒。臥。不。見。其。面。而。余。耳。實。張。聞。其。聲。似。罵。似。譏。而。曰。小。妮。子。舉。動。乖。謬。若。是。將。所。謂。靈。其。面。而。塞。其。心。者。歟。此。優。秀。之。事。汝。乃。欲。預。之。乎。吾。聞。其。言。肝。膽。寸。裂。乃。自。問。曰。若。是。乎。如。何。是。好。耶。如。何。是。好。耶。

(未完)



鐘詩館仙梅古

(集徵士襄郭)

天作之緣

西施 乳牙詠格

浣紗溪上勞纖手

刺繡園中製抹胸

獻從烏喙吳宮沼

捫罷雞頭唐室墟

吳沼奇功歸越女

唐宮艷事薄胡人

顰笑捧心傾一國

軟溫著手羨三郎

苧蘿村裏生殊艷

苧蔻稍頭孕異香

畫舸雙樓隨少伯

羅襦半解哺嬌兒

捧心益助容顏媚

兜肚深藏指甲痕

終借少伯同浮棹

可笑胡兒僅識酥

小說 情 仇 儷 福

朱蓉華女士口述
(續)

(定 夷)

第二十二章

「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除却怨繻大抵如此。而况相得如余夫婦。余今日之寸寸柔腸。即不爲讀者告。當亦能以意度之。信如是。余其從此擱筆乎。是非余所願也。和哥之行也。余告之曰。汝宜勤寄家書。至少一星期一寄。毋令家中人望穿秋水。渠既抵京。局務雖忙。從未背約。甚至一星期中。雁書雙至。嗚呼。河山雖隔。音信常通。此一封封之竹報。大足慰余之離情也。至於書箋所述。無非兒女私語。連篇累牘。亦豔亦香。情之所不自禁。或且重疊其辭。最是故鄉歸未得。杜鵑五夜月三更。和哥之處境如是。故所言靡不挾深情而來。余每於燈紅人靜之夜。蓉影先余而寢。余輒傍燈獨坐。鐘漏滴滴之聲。驅策睡魔。退避三舍。於此靜寂之際。方寸靈台。無復絲毫雜念。心有所思。思和哥也。目有所見。見和哥也。余思和哥人所共信。余見和哥。則燕北雁南。雲山萬重。鳥從而見之。讀者必訝余言之不倫矣。余不妨爲讀者細釋之。人當用心專一。至於極點之時。眼前之事物。必然視而不見。所見者。又必其心所思之事物。余於和哥之一舉一動。平昔深印腦海。一經回憶。彷彿此溫如玉。淡如菊。美如香草。之和哥。一如往日之含笑。立於余前。余作如是情狀者。一星期中。常居三日。有時爲邏者。吹號所驚。知夜深而就睡。有時或竟宵不寐。檢理和哥手札。一一披而閱之。多情多恨。多恨多淚。書辭纏綿。自余視之行間字裏。俱挾淚痕。似與余之點點淚斑。相化合。嗚呼。靡蕪遠道。徒深千里之思。芍藥離人。枉洒三秋之淚。念之子兮。北方遲伊人。

於南國。余寧能無恨乎。古詩云。家如夜月圓。時少人似秋雲散。處多每誦此句。輒反覆咀嚼。而不可已也。黃花憔悴。斷送秋光。大地來肅殺之氣。深閨添呻吟之人。弱不禁風之阿儂。忽而病矣。余之病。何自來。余不得而知也。何時始。余又不得而知也。讀者或以爲余受相思之苦。故來刻骨之症。自表面視之。余可勿庸辯白。實則余確爲風邪所侵。而夜深不寐。亦感冒之一因。既病之後。輾轉床席。益復無聊。種種無謂之思念。如潮湧。如瀑鳴。爭先奔赴於腦海。曩者余偶有小恙。和哥必慨然不樂。問煖噓寒。無時不躑躅於臥榻之旁。余唇一動。和哥卽知余渴。而思飲。立以湯至。余眉一皺。和哥卽知余身有所痛。立爲撫摩。此情景。余感之深。余誌之尤深。今日病榻獨居。狐裘夢冷。回憶前情。余之感觀爲何如。耶。瓊娘待余良厚。日數臨床問疾。蓉影見余病亦木然。若有所失。不復如前之憨跳。病中爲余作伴者。惟此二人耳。余恐病情爲和哥所知。益增彼內顧之憂。囑瓊娘勿以告彼。瓊娘曰。曩日家書多半。夫人所作。余以屢屢代施。公子能勿疑乎。余曰。汝試爲之。可含糊。其辭不必告彼。以余擱筆之故。俟渠來問。則郵函往返。至少五日。爾時余或已能起坐。執管亦未可知。瓊娘然余說。遵從余言。故和哥迄不知余之抱病。余病凡閱二旬。已獲痊可。藥餌所費。耗數甚巨。以和哥汗血之資。爲余擲諸虛牝。余能安於心乎。然而病既及身。已無如何。余若躑躅此身。更無以對和哥也。

浮光掠影。等於流星。亡何又臘尾矣。和哥南歸。度歲久別重逢。愛情倍篤。雖蜜月時期。無以過之。人情祇知別之可悲。而不知別後之逢。有非可形容之樂趣也。和哥初見余。不及申訴離情。卽問余曰。蓉妹。別來半載。吾幾不復識。余果爲何事。銷瘦乃爾。汝之兩頰。非鮮艷如旭日芙蓉者乎。今胡慘白爲梨花。耶。汝之

雙瞳向非神光奕奕者乎。今胡常若睡眠。眼惺忪。耶。余方欲答。瓊娘先視余而笑。無知之嬌女。余未預先教之。彼亦素不知其母諱。病此時竟語其父曰。阿父問阿母瘦乎。彼曾大病。阿父胡不及早歸來。和哥立現。驚異之色。回顧余曰。然則何以祕不相告。怪道憔悴。乃爾。余笑曰。余推己及哥。知汝之系念家庭。不殊余之懸想。征夫安忍再以病耗重汝之憂耶。和哥曰。汝病究在何時。當時雖不余告。今日被余偵知。益令余心碎矣。余曰。汝猶憶有兩旬中。余未嘗寄哥隻字乎。此卽余臥床之時。今日告汝。余病已愈。心碎奚爲。和哥曰。怪道瓊娘修書寄余。余當時祇覺瓊娘進境之速。因此一念遂未他及。寧料彼爲汝作記室耶。余曰。刻下余體力尙未十分元復。元復之後。面色自佳。哥可勿引爲慮。和哥唯唯。於是各道離緒。和哥略述旅居情況。余媵庶則共道家中之事。余詢和哥曰。莊嚴燦爛之帝都。自非省會與商埠可比。哥居都下六月。亦踏徧名勝乎。余曰。余輩小民。那來此福。北京之名勝。祇供至尊無上者之遊息。如紫禁城之十刹海。太液池等。頤和園之萬壽山。昆明湖等。無論天然人爲風景。皆有可觀。微特吾輩足跡不能及。卽夢魂亦難飛到。至吾輩所可往遊者。類皆皇帝之唾餘耳。苟有佳景。久已移徙入宮矣。余聞言爲之慨歎久之。晚入深閨。絮語於錦繡帳中。半載幽情罄盡。無遺。和哥曰。蓉妹。余心殊不願北行。實逼處此爲之。奈何。余亦曰。實逼處此爲之。奈何。哥不可留。余不能行。來年祇得仍如此耳。和哥曰。余以汝故。每至寢不成夢。時或夜半醒來。忽憶及妹。則必張目待日。皆是同衾之人。胡余於瓊娘遠異於汝耶。余曰。瓊娘德性極厚。哥斷不可因其爲妾而輕之。此語若爲彼知。吾輩爲彼思之。當作若何觀念。余殊不願彼之不樂。斯言斷不可爲彼所聞。和哥領之。撫余胸際瘦骨。可數。又復嘖歎不禁。旋言曰。視妹之面。余心已碎。撫妹之身。余腸

且寸寸斷矣。妹之面人盡知其瘦也。妹之身捨妹而外則惟余知之耳。余曰：汝亦未嘗肥胖。和哥曰：勞心者大都如此。余體究強，可以毋慮。若妹則黃花弱質，能經幾回摧殘耶？余曰：一家重任盡在汝身，汝與余胡可並論？和哥曰：余之責任固重，妹之責任尤重。余之生命幸福悉繫於妹，余之愛妹甚於愛己。余之待妹厚於待己，此無他，重視妹也。世間一日無妹，余卽一日不復進取。一家重任確在余身，使余能肩此任者，又在於妹妹胡妄自菲薄耶？余聞之含笑不言，喁喁終宵，不知東方之既白。

新正八日，和哥假期將滿，復乘車北上。余翁囑之曰：倘獲機會，宜早南歸，以慰家中。老父弱息，和哥唯唯。既行，余心復忽忽若失矣。此情景讀者復按前文，卽可知之。閨中無聊滋味，余不復述。蓋光陰雖日復一日，余之方寸間則無日或異，累墜出之，徒病贅耳。和哥於是年二月被派爲兩湖學務調查委員，期以兩月畢事復命，匆匆南旋。居家五日，卽赴各屬調查。苟實心調查，纖悉靡遺，卽湖北一省，至少亦須兩月之時間。矧益以交通不便之湖南，共限兩月時間，實太短促。故和哥不能多居於家，卽居家之五日，亦爲調查省會學務。終日營營擾擾，奔走於外，嗚呼！如和哥者，洵吾國官場之佼佼者也。官場辦事率爲務名，此兩月之時間在實心任事者視之，則爲促，以官場慣技處之，僅需半月卽可了此公務。非彼輩有神術，祇須在省會學務處一查案卷耳。當軸者素視新政爲例行公事，其目光所在無非博一虛名，以爲成績。何嘗認真辦事？故其後和哥之復命書雖洋洋洒洒，論列靡詳，而自當軸視之，與人無以異也。良驥與騫駘同槽，余殊爲和哥不平。述筆至此，感慨環生，遂不禁傾到出之。

四月，余姑除服，和哥南歸，行禮留家一星期許。九月，余翁忽棄養，病革發電至京，和哥星夜馳歸，則翁已

先半日而逝。年來迭遭大故。堂上先後卽世。余夫婦及瓊娘等俱不勝哀痛。余翁之病胚胎已久。未始非余姑先逝所致。悼亡之痛無老無少。如出一轍。淒涼暮境。余翁情何以堪。於是始而萎靡不振。繼而懨懨若病。余與瓊娘雖侍奉維謹。翁媳之間究竟隔膜。曾無裨於余翁。計余翁臥床之日。未滿一旬。蓋中乾已久。如蟲蝕之老樹。觀其外表依然巍巍挺立。那知中却空虛一遇變動。立卽墮地。余翁之猝故同一理也。當翁臥床時。余亟延醫爲翁診理。翁辭曰。余病已不治矣。特不至遽死耳。汝其留此醫金爲余身後之需。余泣問故。翁曰。人之一身譬諸一機器。偶有損壞。修補之可也。若年久用敝。雖有良工。烏從修補。余之病亦猶年久用敝之機器耳。余且泣且應。仍訪求名醫。那料不幸而竟如翁所言耶。

第二十三章

余翁之喪未久。余家忽發生一異事。有楊信天者。叔父之友也。其人精於堪輿之學。據彼自述。兼能相人家。居宅之吉凶。偶來余家訪叔父。知余翁新喪。卽告叔父以宅相不利。謂宅相前大後小。地形前高後低。有每况愈下之勢。如不遷徙。後患正多。叔父聞言懼甚。時華哥不在家中。渠供差江南以旅邸。諸多不便。樺姊亦從往叔父。乃與和哥商議。謂此宅爲汝父與余所共有。楊君精於地學。渠旣云然。斷難姑息。養禱余擬出售。惟需商諸汝耳。和哥亦以迭遭大故。戚戚於心。卽曰。余惟叔父是從。特祖父手創之業。自我而舍。不能不顧念也。叔父曰。守經以常。變則行權。旣得善價。仍可另建新宅。汝若不從。余言不妨。專賣余產。特房契紅單。俱須重行註冊。多費手續耳。和哥恐傷叔父之意。逕從之。而以全權付叔。骨肉至親。本無爾我之分也。

和哥旋有北行。以家事託諸叔父。因年內假日過多。臘底亦未回家。明春三月。居宅出售。已有定局。叔父電召和哥南歸。先治余翁葬務。和哥匆匆應召。抵家奔走旬餘。始獲成事。和哥偶詢叔父以善後事宜。叔父曰。余夫婦年且垂暮。獨居殊覺不便。決意遷往金陵。前曾函告濟華渠。亦頗以爲然。如是免得兩地縈念矣。和哥曰。叔父孀母果往乎。叔父曰。然。誰作戲語。度汝之意。以姪媳等無人照顧乎。余意汝以挈渠等入京。爲是和哥曰。北方局面恐有動搖。余不敢遽行。叔父曰。若然。小朝街有住屋一所。出售。余曾往察視。一過據地學家言。宅相頗吉。余以將有遠行。故未購入。汝可購之。其地距朱宅不遠。巖山家居。必能照拂汝家。和哥頷之。以商於余。余曰。哥盍往視之。依人作嫁。岌岌可危。何苦盡室以行。余意哥旅京有年。交遊必較前爲廣。能在京謀得一鄂事。便如天之福矣。和哥以爲韙。即偕叔父往相小朝街之房屋。屋主姓李。爲吾邑富室。此次鬻產之故。因將獨力舉辦某種實業。將不動產略去一二。此屋則向典賃於人者。和哥住約兩時許。仍從叔父而歸。

既歸。爲余述屋之大概曰。大門之內。爲天井。後有正廳。三大間。傍有書齋一間。齋後有小池。池旁疊岩栽芭蕉。頗有小景。更當隔以春綾步障。爲汝長夜讀書地。由廳事而進。復有天井。中砌青石。嵌以花紋。兩旁翠竹數竿。碧梧千尺。更有芙蓉薔薇之屬。再進爲三間。正屋兩間。爲房。汝可與瓊娘分處之。庭陰幕碧。簾影搖紅。殊適人意。其旁有小夾道。夾道有門。通側屋。屋亦三間。惟不面南而面東耳。由正屋復進。則爲廚房。浴室。柴屋。及僕婦臥室等。吾家得之。恰敷居住。不知妹意如何耳。余曰。哥以爲可。余無不可也。和哥曰。既如是。余當於行期之前。立即勾當此事。併葬父鬻宅。買屋移家於一時。總是一忙。不如一氣做却之。

爲了當以後便一勞永逸矣。余不語。深以和哥操心太過。旋語之曰：哥亦宜量力爲之。精神尤當愛惜。和哥唯唯。復曰：爲大局所迫。雖欲偷閒。亦所不能。妹既云然。余當努力珍重。幸勿過慮。

余翁既葬。和哥卽勾當買屋事。蓋必余家先遷出。而后舊屋可交買主。余與瓊娘於此兩旬內。亦不勝其勞。整理家具。無時或息。日不足則繼之。以夜。更添雇僕婦以助之。既遷新宅。和哥又將拚擋完畢。始擇期赴京。臨行囑余嫡庶曰：汝兩人俱敏而多能。余無他慮。惟家中重要衣件。宜常理於一處。天有不測風雲。宜早爲之備。余等頷之。和哥行後。家中益覺清冷。叔父嬖母。旋束裝赴甯。骨肉之間。從此天涯分處。回憶余翁。姑在時不禁興今昔之感也。

一聲霹靂。四海震驚。八月十九日之夜。民軍起義於吾邑。擁黎公宋卿爲都督。稱中華民國軍政府。先是八月初旬。武漢間卽蠢蠢欲動。總督瑞澂下戒嚴令。旋於小朝街襄陽學社捕獲多人。余家與襄陽學社同處一街。當搜捕之時。人聲鼎沸。余等疑爲盜警。然省會所在。斷無光天化日之下。而劫財掠物者。及後聞諸人言。始悉底蘊。事雖與余毫無干系。顧余之胆力素弱。頗惴惴而懼也。且當時並聞轟然炸裂之聲。此聲傳來。屋宇爲撼。蓋黨人劉汝夔曾以炸彈擲兵弁儲掌之火藥。又悉自行炸燬。故發此巨聲也。余與瓊娘徬徨終日。不知計之所出。留則恐有亂事。遷則凡在武昌。皆非樂土。方進退失據之時。隆隆砲聲。忽震於耳。紛傳革黨因事機敗。露業已起事。余等當時於外間消息極爲隔膜。惟有謹守門戶。以防劫掠耳。明日下午。余母家始差僕人來問安。余始知確爲革黨舉義。工程營首先發難。猛撲楚望台。佔領軍械局。輜重營由城外斬關而入。會攻總督衙門砲隊馬隊。從之外間。宣傳瑞莘帥張鎮台已離城。現在各處要

隘俱有兵士駐守。交通斷絕。僕人從小路輾轉繞行。始獲來家。余與瓊娘聞言。面罩濃霜。狀若木雞。相對無言者久之。余旋曰。汝亦聞北京消息乎。僕人曰。電報已斷。南北音信不通。烏從知之。余曰。既乃爾。汝可返爲余轉語公子（指巖山）如得京中消息。卽來告余。僕人唯唯而去。嗟乎。吾父吾夫同客京華。於此大亂之時。余寧能一息忘却耶。

亡何。民軍佔領漢江。漢陽張彪軍於漢口之東。與河南之清軍會合。彼此正式交戰。擊鼓聲。聲烽燧。驚心道塗。傳聞或爲海軍提督薩軍門率大兵來攻武昌。或謂陸軍大臣蔭昌督師南下。余等究不知大局如何情形。甚謂京漢鐵道已歸軍用。京師大亂。乘輿西狩。余聞此說。肝腸欲裂。究不知余親愛之和哥。猶能無恙歸來否。此時處槍林彈雨之中。習之成慣。轉不爲懼。且一心所繫。惟彼天涯土孫。更何暇念余所處之地。位耶和哥。倘有不測。余赴死且不暇。尙何區區槍砲聲之是懼。其後地方稍形安謐。余母特來約余。謂時局如此。隱憂方長。吾兩家痛癢相關。何如暫時併居。較爲熱鬧。余從母意。略攜細軟珍品。率瓊娘等甯母家。平日余每歸寧。必有一番歡樂景象。此次卽欲覓一笑語。亦不可得。蓋余母之憂心。曾不稍減於余。除余父而外。余母更縈念樺姊。時而傳聞金陵光復。時而謠言江浙將組織聯軍以攻南京。華哥爲政界中人。尤易被禍。余母骨血僅余姊弟三人。那得不念樺姊。發電則電局斷割。無處可發。寄書則緩不待急。尤多遺失。爾時之狼狽情形。有非筆墨所能描寫者。一度思量。一度泣。一家之人。幾無一不在淚世界也。

（未完）

偵探小說 瓊閣戕妹記

(續) (Katharine Green 原著)

(易時譯)

第二十一章

警長之誑我者屢矣。葛萊犯罪之證。我已言之鑿鑿。而彼必多方開脫。以是其是。西曷士之就逮。以彼逆臆。數日可辨。今則且將來復執。是以觀彼。其所謂古刃者。又彼所以愚我之策耳。余思及此。怨憤填膺。幾欲裂其書而付之一炬。顧余女子也。尤女子中之懦弱者也。女子多疑。幾為世人通病。更一思維。悉警長身膺地方治安之職。食祿於國。應忠於事。縱有不嫌於余。亦決不致狐埋狐搯。一至於此。則又心焉自反。復出其書閱之。吁。此何事乎。余乃趨趨者是。讀者於此。從可知余之為人。為何如矣。余於初讀之頃。率爾操觚。於書中所云。初不甚注意。至是遽加展視。視線較切。陡見書之首行。謂「近觀數事。頗與葛萊之刃多所牽涉。」意至不愜。蓋自余觀之。頗與葛萊牽涉云者。固屬模稜之辭。亦猶前此。余奉命為葛女看護之謂也。惟警長果何如人乎。固剛愎而好自用者也。葛萊之罪狀。為彼所掩耳。而不樂聞者。今遽謂此其感觸之深。殆可想知。余固知今茲之行。不啻為人器械。願身為一弱女子。手無寸柄。欲拯所愛。又舍是不能。為力萬不獲已。則惟有妄為試嘗。以覘其異耳。警長手書中於進行之方。亦嘗涉及一二。略謂此次所為。非可輕率。葛萊進膳之室。旁徹側舍。卽日之午。彼當偽為旅客。擇側舍為進餐地。藉於進行之際。飽窺一切。而余在爾時。儘可乘人不備。潛於侍者具殮時。納刃於盤。詭為侍者具奉。警長而誤入。葛萊殮室者。其設處之密。殆亦至堪欽敬。余時未嘗不竊自內疚。謂以桓桓五尺之軀。不惜射冒不韙。以偽欺人。故人

侍葛女之頃。中心歎結。幾致不克。自抑幸其時。已在辰初。早殮既竟。去午益邇。彈指自計。轉瞬可及。遂以稍慰時。葛萊方蹀躞書室中。環回循行。若有所思。自遙諦聽。歎息之聲。恍惚可聞。余猝意警長云。云心又不禁惻然。自思午殮既具。古刃遽見。彼老對此。其驚怖之狀。將何若乎。使古刃果爲彼老舊物。合浦珠還。杜侖之辜。竟以昭雪。則余於此行。又當何以仰答警長。申吾酬意乎。尋繹數四。憂喜交并。終以葛女見召。爽然若失。始獲還我。故吾然時。已鐘鳴。噹噹報十二下矣。余審葛萊午殮。每在一時。而其入殮室。輒在殮前五分鐘許。因俟其女入眠。逕返臥室。準備事。歲更復入侍道。出殮室。藉覘葛萊坐向。及側舍中事。至則但見舍中室戶已闢。葛萊坐椅。與戶距僅咫尺。自側舍中遙窺。所爲竟瞭若指掌。不禁大喜。時室中侍者已在。佈置倉卒。見余意殊夷。猶惟斯須間。似有所憶。則又忽然自理其事。蓋近數日內。葛女已能略進素羹羹。由葛萊指定。由余領取入內。余之至彼。固已屢矣。余審時機已熟。趣卽行。近侍者高聲言曰。葛萊先生且至。殮事諒已畢矣。言次。急出紙裹之古刃。持而授之。且曰。此爲葛萊先生友人所贈。囑我代入殮盤者。幸卽置入。勿悞侍者。弗敢忤。如言置入盤中。余乃領首致謝。視其攜置桌次。徐伺葛萊入室。手持羹器。僞爲取羹也者。嘿俟其旁。勿動。葛萊就座。迄目注桌表。一如昔日。初亦不甚措意。旋侍者忽由葛萊身後之戶。攜盤步入側舍。室戶洞闢。內幕畢露。余騁目視之。乃見警長面戶危坐。殮已將半。其旁另有一人。面向警長。方與絮絮對話。意乃大慰。侍者入室。似受囑咐。出時。殊不闔戶。以故自外遙窺。纖屑靡遺。葛萊背向警長。因不知側室中之殮客爲何人。然警長則喜溢眉宇。已怡然若鳴得計矣。葛萊既舉其叉。視線陡及紙裹。心立大震。意若謂此何物哉。乃置盤中。其藹然之道貌。亦陶息盡。斂既而似被盛怒。立拆紙裹。

擲之。余侍立其旁。方謂彼將益怒。或且趨召侍者入室。究其由來。顧彼又不爾。第長嘆。若紆其忿。徐且逕出。古刃置諸桌。表沈然。兀坐椅中。余時惶駭。備至所持之盤。不覺因震下墜。鏗然裂聲。震動他室。葛萊若遽恍悟。遂怒目視我。嘿致咒罵。余急欲外遁。以避其鋒。而卽此刹那。忽有一人自側室趨出。大呼葛萊。若欲得而甘心。吁此何人。乎其葛萊之故。交乎抑與。有深讎者乎。時警長亦已入室。余膽氣忽壯。因止步不遁。葛萊見狀。顏色大變。如急欲引避者。趣以掌擊呼者之肩。且曰。汝其從我來。此間非共語地。吾儕可入內言之。既似陡有所感。又裹足不前。飭僕闔室。命呼者就坐。桌次。且語且飭。侍者謂我有友人共叙。要事殮事。可暫中止。言次。繼以警戒色厲。若不可逆。侍者入室。手持巨碟。本以奉諸其女者。至是彼已盡忘。亦再不呼。余取碟。余既不得。已乃悉縮室隅。如不勝憂。嘿注彼儕。所爲倉卒。中但見彼藹然長者之葛萊。忽焉猙獰其貌。握拳逕向呼者。徐更力攢其袂。一手扭其領。圈吼然罵曰。咄。斐百爾助汝儈奴。我問汝果欲何爲。乃忍心慘殺汝妻。且攫其巨鑽。以去言。既貌益獠。惡植立其人之前。若欲盼其卽答。余遽聞斐百爾助名。憶昔日報所傳。訝其病瘳之速。不覺驚詫。莫名自謂。彼其之子。非數日前日報中所謂養痾山中跬步難行者乎。今其不遠千里。遽來此間。果欲奚爲。且彼又恃何術。乃能於數日中。越千里。以至此一時。神思大替。幾忘其身所在。葛萊怒罵。既迄。瞥見古刃立懸。其手趣示之曰。此爲何物。汝識之乎。余猶不識。其意謂彼利器。實葛萊故物。而爲斐百爾助竊去者。惟復一凝視。見斐百爾助戚然。以悲嘿焉。示悔之態。則立審此日報所認爲養痾山峯之病夫。實卽殺妻竊珍之巨慙。嚮謂葛萊杜侖云者。均屬臆測。特警長與余之庸人。自擾耳。余因震墜盤。初擬拾擲室外。出償殮館主人。至是目覩葛萊所爲。惶駭之極。渾

忘所以顧斐百爾助之目乃殊犀利回眸及余瞬涉裂盤恍惚如有所思徐忽喃喃言曰哀哉此盤我昔甘冒不韙固以是爲發軔今事已矣而孰知其亦以是敗是誠所謂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者矣言次唏噓不置葛萊聞之審其意旨泰然言曰汝今猶憶數旬前賴姆斯台爾第中事乎瓊閣墜杯固汝所爲今尙回溯及之是亦足徵汝之自悛然已遲矣斐百爾助怒視葛萊曰此我特自行其是耳與汝何與乃必刺刺實告汝此行固有所爲第非汝之所能知耳言次故蹙其眉若諷若譏徐自其衣囊中攫出一物授之葛萊掌中曰此爲印度之莫古耳鑽卽我嚮所襲有者也余駭聞其名訝而注視則見其物爲一小箱葛萊受之堂中立啓其鍵而暴戾之色卽陡焉盡斂且微笑若示愜意逡巡入囊同時斐百爾助亦恍然若悟滔滔言曰汝見此物必謂彼婦之死實我致之是亦我所甘認然汝亦知我之殺彼果爲此莫古耳鑽乎葛萊曰此我何自窺知斐百爾助嘆曰我特惡其抗拒耳汝今處境較優自不能知我所歷之苦然使汝與我易處則個中艱困洞然揭矣汝以古刃疑我謂我竊自汝身願我之假用是物亦不得已設我果得他械則我之形迹當較秘密恐卽英倫之蘇格蘭探亦難爲力矣我步入瓊閣之頃目覩汝在初殊濡滯然我豈畏人者凡事不爲則已爲則舉莫能梗不一旋踵古刃在手而彼婦乃濺血死矣葛萊曰然則汝之罪狀業已彰然若繪言次以手近戶逕逼電鈴設處若欲呼人者嘆曰我爲汝惜斐百爾助急阻之曰否否我尙有言幸勿振鈴言竟卽攜葛萊之袂葛萊駭曰惠爾戈汝欲何爲余時兀立其旁目觀二人所爲恍若身入漩渦驟焉如喪其神繼思斐百爾助實卽惠爾戈其人益爲倘恍迷離不能自寧斐百爾助見葛萊唇齒顫動不復振鈴卽厲色曰汝乃直呼我假名乎吁汝殆又欲暴我劣行矣雖然賴姆斯

台爾邸中一夕我固憶之汝時識我以目我即注意惟衆既憤憤我亦初不因汝而輟吾事耳瓊閣左右賓衆至夥然彼儕類皆執袴侍者往來其地並不措意故我遂得任所欲爲是實上帝助之是夕我知蒞會賓衆必有諗我貌者蹀躞各室殊不敢率舉吾首亦不與他侍者交語故即我之友好亦未辨識我步入瓊閣之次手托磁盤高幾及吾眉睫古刃固已早匿其下彼婦不察夜郎自大泰然以手取杯我即刺刃其胸而禍事作矣方我持刃欲下之際我未嘗不慮彼婦有變然吾刃既下勇氣勃然亦即略不遲疑彼婦時本無備見是益形慌張刃隨手下猛不可當彼以掌自衛適觸吾盤而盤中二碟遂胸息裂爲齏粉矣我旋因震失措忽忽如遭巨變逕自間道離室雖未幾即脫於險然回念前情裂聲在耳固再不料今茲與汝邂逅復得因是爲介也言至此斐百爾助忽斂其色強笑若致譏刺徐復言曰我今來此實欲趙汝鑽石耳石爲汝物我非不知且並不欲攘爲已有惟今則應用既藏我已無須矣嚮我襲殺吾妻原出一時憤慨顧今事已如彼又復奈何言既其狡詭之目又及余身使余陡爲所震不得已目顧葛萊戚然哀乞援助同時心竊自忖謂此獠驍悍令人聞之心悸今遽窺我豈怪我墜盤召禍將欲制吾死命以爲報復乎倉卒間幾欲失聲而泣然此固猶非可怖時也斐百爾助中懷叵測有如出押之虎笑容既斂瞬息戾色兀一旋踵彼忽持鎗手中逕詣葛萊疾進若欲於五步內直取葛萊之命焉

第二十二章

已時之葛萊果作何狀乎進則不啻就戮退亦靡可憑據其爲危急殆亦可謂千鈞一髮矣余躬與其地目擊險像惘然若失初謂葛萊此際必難倖免詎彼籌思移時岸然前進竟不少餒斐百爾助持槍待發

指已逮其機括。陡見葛萊趨進，亦爲輟然微笑。轉其視線及余爾時，余敬慕葛萊之心如芽，怒茁不可嚮。邇自注戶，次電鈴，卽欲警告外人。斐百爾助來相窺視，已非所願。故回眸見彼，心雖惴惴，初亦不甚注意。斐百爾助審余所爲之旨，則故弄狡詭，撥鎗轉向余身。意若謂汝苟振鈴，我先斃汝。余知非佳像，遂亦按鈴不發。久之，斐百爾助末如我何，笑顧葛萊曰：「勇哉！彼女言次，其手中之鎗亦忽焉墜地，渺然若無所覩。葛萊慮其外遁，乃逼注其身，徐亦探囊出鎗，防其襲取。然卽此剎那，彼暴戾之斐百爾助以一手按戶，猛力扭之，欲出其勢。洵勇莫能當，余與葛萊僉謂彼必脫逃無疑，而孰知殮室戶次，早有人焉佇待其出。戶甫半啓，警長達爾士已植立其前，飭警攫之以去焉。警長旣去，葛萊與余相將入內，葛萊之樂固毋待言。卽余亦爲心慰，蓋元兇旣得嫌疑，沐釋自是厥後，吾至愛之杜命庶可還吾自由矣。時葛萊如醉如狂，踉蹌逕入直達其女臥室。余若爲所攝，亦踵其後以入。至則但見彼女方醒，憑床素食。葛萊不問緣何，趣卽吻之示愛，曰：「嘻！希命我今甚快，蓋我嚮所稱謂至樂之候者，茲卽其時矣。吾兒以病忽忽數月，今遽聞此，或當因而霍然。希命亦作愉快狀，曰：「父能如是寶慰兒心，雖然兒病固已大痊，卽不爾者，數日內亦可勿藥矣。葛萊曰：「唯我亦審之，惟今茲我始覺汝大瘥耳。曩我自賴姆斯台爾邸第歸來，以聞怪聲，戚然不歡者久矣。其間我悵結於中，汝病雖見起色，乃殊不覺其樂。若今日則彼躬爲怪聲，以誑我之僮奴，已爲警署所逮。吾儕祖襲奇珍，亦已珠還。昔日疑懼，一旦沐釋，我固爽然於中矣。雪利亞（斐百爾助夫人名）被戕時，彼僮亦在其地。我見之甚真，職是之故事，後檢查彼乃以怪聲駭我，使我鑽墜於手。然今則據證旣集，彼縱狡展亦難爲力。我亦再不慮其有變。希命曰：「吾父乃謂彼竊吾巨鑽者，今已被逮。平葛萊曰：「然

兒今病既大瘥。遽聞此事。或亦無妨。我殊樂爲述之。俾兒識其梗概。希命巽然起曰。此兒願也。言時笑顧其父及余。若示欣忭。徐言曰。是爲吾家瑣事。埃司黛爾姑娘在此聞之。或不見許。然姑娘長者。彼案既白。吾儕亦可無須掩飾。政令姑娘齒冷。余方慮彼將屏余室外。聞言亦巽然曰。我性耽緘默。度早鑿及先生。苟有所言。幸卽逕爲姑娘言之可也。葛萊視余移時曰。如是甚佳。既曰。我英倫著名之藏珍家也。我積奇珍瓊瑋。繽紛不可縷指。以數世人微聞。我富苟有巨珍。輒必遠道求沽。我以嗜好所在。每亦躬與晉接。或竟不遠千里。以求之。因是我家藏既富。藏珍之名。亦以益著。埃及有巨鑽名莫古耳者。東方奇珍中之最著者也。五稔前。忽待沽於埃及之珠寶肆。我聞之心至欣羨。謂此實佳機。不可坐失。因急飭人估之。意在必得其人。既至。則見鑽之一端。微瑕斑然而其所在之點。非特不掩于瑜。且以之益彰。羨之既切。因遂重值購歸。於是彼東方之莫古耳。乃爲我古玩室中之陳列品矣。我自獲彼珍。暇輒玩視。且以徧示僚友。此往彼來。羣集一堂。中懷坦坦。固初不慮其被損。或竟爲胠篋者所指。染詎一日之夕。間又至吾室。出鑽視之。陡覺璀璨之光。忽焉盡斂。更番審玩。乃見其端瑕點。竟付缺如。而吾頃所視爲奇珍者。竟係一琉璃所琢之質。鼎蓋胠篋者流。果已竊吾珍以去矣。我心知所交匪人。追憶吾妻及諸戚友。誠我之言。愧悔交并。幾憤極不欲復生。原吾當日。決心本擬卽報政府。嚴囑警署偵緝。然我沈默而好寧定者也。遽意此耗一洩。彼胠篋者。或且不以出售勢致吾珍。沈寤終不復見。則立罷此議。姑積質鼎置之。珍樹泰然若無所事。我初亦謂彼珍之失。或卽在是夕。顧反覆尋思。則是夕蒞臨把玩者。固皆一時名宦。而與我交契者也。以彼其人。乃爲是事。寧非大謬。然則彼珍雋物。曩固瓌麗今遽晦冥。不亦大可疑乎。思之。我遂忽憶。

一。日。前。事。爾。時。吾。幼。女。薛。莉。逝。世。使。我。悲。痛。欲。死。一。月。以。來。不。能。蒞。臨。古。玩。室。其。間。遊。客。雜。錯。良。莠。不。齊。
 或。有。人。焉。竟。乘。不。備。攫。之。是。亦。意。中。之。事。職。是。我。乃。逕。召。古。玩。室。閩。人。詢。以。前。情。且。囑。以。遊。客。姓。氏。冊。呈。
 閱。閱。竟。嘿。自。推。摩。復。加。研。究。得。可。疑。者。數。輩。錄。示。警。署。密。命。幹。探。查。訪。以。期。水。落。石。出。而。已。則。緘。口。結。舌。
 兀。居。不。輕。言。笑。藉。示。人。以。鎮。定。計。自。偵。探。出。發。忽。忽。旬。日。自。謂。黃。雀。杳。如。冥。飛。不。回。吾。珍。飄。渺。亦。已。如。水。
 中。之。月。茫。然。不。能。復。得。矣。而。詎。意。即。日。晨。次。我。從。兄。某。者。亦。遽。以。古。玩。室。失。竊。聞。所。失。之。珍。厥。爲。古。式。意。
 大。利。刃。一。事。其。事。其。况。亦。與。吾。珍。被。盜。如。出。一。轍。我。時。皇。遽。失。措。急。詢。其。由。則。知。古。刃。之。值。昂。埒。吾。鑽。而。
 其。被。盜。之。迹。乃。益。視。吾。珍。爲。可。驚。蓋。爾。日。吾。兄。夜。宴。衆。賓。裙。屐。畢。集。宴。畢。席。散。刃。遂。失。蹤。焉。吾。兄。言。次。殆。
 至。愜。愜。然。事。發。尙。早。確。知。古。刃。失。蹤。必。在。彼。夕。彼。乃。趣。命。閩。者。錄。示。來。賓。銜。名。自。加。稽。核。晰。素。識。與。可。疑。
 者。而。二。之。而。於。可。疑。者。之。中。更。爲。摘。刪。至。僅。二。人。二。人。維。何。一。則。吾。英。之。紈。袴。少。年。某。一。則。遊。歐。之。美。商。
 斐。百。爾。助。自。稱。富。有。兆。金。且。爲。英。倫。顯。貴。所。崇。仰。者。也。我。時。陡。聞。彼。言。心。亦。怦。然。竊。自。思。量。覺。彼。命。名。怪。
 特。之。斐。百。爾。助。其。人。亦。曾。過。我。閱。珍。則。立。沈。吾。色。以。指。逕。點。其。名。願。謂。吾。兄。曰。此。人。可。疑。我。謂。兄。既。察。知。
 其。異。宜。即。飭。人。偵。之。或。逕。赴。美。查。其。行。徑。我。在。爾。時。本。當。以。吾。事。告。彼。以。期。併。力。共。謀。然。我。心。殊。奇。僻。謂。
 是。或。轉。足。梗。事。之。成。卒。不。明。言。旋。吾。兄。既。飭。探。往。美。我。知。事。或。不。謬。遂。亦。密。囑。親。信。逕。赴。紐。約。時。斐。百。爾。
 助。已。倦。遊。歸。來。矣。吾。探。偵。查。數。日。斂。悉。其。詳。則。彼。其。之。子。果。係。首。富。聲。名。赫。奕。遐。邇。皆。知。固。紐。約。城。中。巨。
 商。之。一。也。惟。彼。之。致。富。盡。出。自。謀。方。其。初。入。商。界。位。不。過。一。僱。夥。迨。後。轉。輾。遷。涉。遂。自。西。方。鑛。主。一。躍。而。
 躋。紐。約。商。界。之。顛。今。其。御。用。之。奢。揮。霍。之。豪。在。紐。約。城。中。雖。已。有。口。皆。碑。然。溯。其。當。初。則。固。一。窶。人。子。也。

希命曰：然則其人決非盜鑽者矣。葛萊笑曰：我既聞探報知必有誤，因飭令遣返，不再擾擾，自謂希世之珍，必難終祕。數載後探踪，既疎彼眩，或當出以炫人，果也在。再三載，此繁華之紐約城中，乃忽以發見巨鑽，聞其物玲瓏精奇，竟與我藏珍室之莫古耳纖毫無差。日報傳載，皇皇震目。我因疑致意，則見巨鑽之主人，乃卽爲吾嚮所偵察之斐百爾。助斯時，我如猝被酒，幾欲發狂，恨不逕來此土，控彼獸而冠者，填之法網，以洩吾憤。徐我論此，決非偵探所能爲力。籌思既妥，不得已乃乞假政府，攜兒蒞此矣。言至此，希命又挽言曰：吾父嚮來此土，謂將漫遊，若是殆謊兒矣。葛萊曰：是不得已也。我之失珍在英倫時，惟吾所雇律師及警署中密探知之。我非不欲爲兒道其梗概，然恐吾兒轉以悒悒致滯我事耳。我抵此之際，兒遽染病，滿擬卽藏吾事，攜汝返英。然卽此數日中，惡耗傳來，彼狡詭之斐百爾，助乃與其妻勃谿，其終夫歸離析，彼紐約盛稱之巨鑽，竟爲其妻所匿。我聞是耗，不覺大喜。蓋鑽既爲婦人所得，婦好自炫，必以御之衣表示其富麗，坐是我益易爲力矣。希命曰：然則爾時之斐百爾，助又作何狀者？葛萊曰：彼度亦悼惜亡珍，不能自己。惟時我意方在婦，殊不暇晰吾神思。兼注及彼我審婦，亦繁華中人，酬酢宴讌，似無虛夕。卽立意結納，徐窺行藏，旋知彼於鑽石出處，尙無所知。遂逕以名相報期，與交契。故時吾兒雖病，我亦頻應人召，出赴觀劇，歡讌之會，有時且自爲東道。款彼傲婦，而連之又久。我乃與彼友契矣。我初念以彼高貴，遽與一異邦顯宦，偕遊盡出其珍，以炫人目，顯相與觀劇者，亦旣數次。彼御珍雖夥，卒不以彼鑽炫我，不得已以言探詢，彼亦恍若無知。我審事維艱，知非權變不能爲力。於是一日之夕，與共赴宴。遂設計餽彼曰：我蒞美，兼旬，晉接貴婦，幾難僕指，竟未見有身御奇珍如吾家所積者。意若曹有之而不肯。

瓊閣戕蛛記

示人乎。彼婦聞言。意果大動。於是賴母斯台爾邸中。跳舞會。開彼乃御之。以至矣。

一〇



(未完)

小俠情 破鏡圓 (續)

(瀨江濁物)

第十七章

紙醉金迷之地。香溫玉軟之場。一曲春風濃情似水。半簾明月綺思如潮。千古賞心事。有過於酒酣耳熱。燭闌燈灺。傾心相愛。兩意相悅。時乎又堯郎情似海。妾貌如花。一點靈犀已扣。連環之結。雙飛彩鳳。應協比翼之徵。輪九轉之柔腸。種萬縷之情根。人倚闌干。我見猶憐。筵開玳瑁。誰能遣此。能不含情脈脈。軟語綿綿。效鳳女之顛狂。露檀奴之故態。乎滄波與逸仙挹香。閱舉韻仙佳什。覺其檀口吟香。妙語如珠。青樓弱質。風塵佳麗。有此詩才。豈是尋常粉黛庸俗裙釵所可企及。因之不勝欽佩。非常愛慕。而滄波更爲傾倒。叮囑韻仙自此以後。但以名號相呼。儘可除却客套。逸仙挹香亦俱表同情。均囑韻仙盡刪浮文。不必客氣。彼此既屬知音。宜以風雅自待。何用某大老某大少之稱呼。效章台俗態。令人聞之心煩意膩。將作十日嘔也。韻仙見三人另眼相看。不以庸脂俗粉相待。心中亦甚感激。遂即點首應允。並不作謙遜之語。三人見韻仙落落大方。絕無矯揉造作之態。心下更是歡喜。正欲翻轉詩箋。重觀佳作。忽見嬌杏珊珊入房。歛手言曰。酒已備齊。請姑娘邀三位相公。出外飲酒。三人聞言。齊聲笑曰。我等今日。竟作不速之客。叨擾韻仙。是何道理。韻仙正欲回答。嬌杏已含笑言曰。三位相公。剛命姑娘。刪除浮文。毋用客套。如何自己反作套語乎。今日得三位移玉降臨。我姑娘誼屬地主。理應略備水酒。稍盡主人之心。以表敬客之意。何必再使客套耶。

逸仙聽畢嬌杏之語。不禁連聲贊曰。可兒。可兒。竟能代道主意。婉轉留賓。如此慧婢。不多觀也。安得不令人心。中憐愛乎。挹香笑曰。我等擬罰滄波。使作東道主人。誰知反令韻仙破鈔。便宜滄波。吾甚不願。嬌杏復從旁笑曰。二位定欲罰唐相公作東。何妨俟諸明日。今夕且任姑娘略盡敬意。豈不甚好。滄波微笑言曰。既蒙韻仙美意。又承嬌杏挽留。主婢情深若此。我等再行推却。未免辜負他主婢二人。一片誠心矣。逸仙挹香一齊點頭稱是。韻仙邀請三人一同出外。並不謙遜。叙齒而坐。挹香年長。坐於首位。次則逸仙。滄波。韻仙自於主位相陪。一席四人。淺斟低酌。歡呼暢飲。席間互相談心。各叙衷曲。韻仙對於滄波。更是殷勤。留戀倍形。纏綿一席酒。觥籌交錯。杯盤狼籍。直飲至月落參橫。方纔席散。滄波定於明日作東。預約挹香逸仙。明晨早來。兩人齊聲應允。一同起身。謝別韻仙。逕自歸去。一宵無詞。次日上午。滄波偕同挹香。來至水鏡樓中。韻仙以滄波昨日約定。設席作東。知其必然早到。故於清晨起身。梳洗已畢。命嬌杏囑咐廚房。整備酒筵。等候滄波等前來。果然未及片刻。滄波已與挹香偕來。韻仙迎接二人。入坐談心。未幾。逸仙亦到。滄波挹香。忙起身讓坐。韻仙親自奉過香茗。見時候尙早。深恐三人腹中飢餓。命嬌杏備出四盤糕點。請三人略略點飢。三人也不謙讓。隨意用畢。嬌杏撤去糕點。韻仙陪侍三人。細細叙談。滄波談起昨晚飲酒過多。歸去之後。燥渴非凡。一夜未能安睡。直至天色將明。宿醒盡退。方得安臥。逸仙笑曰。你既一夜未眠。如此長宵。又是孤眠。獨宿。豈不難受。未知於枕上。可曾想甚心事。否。滄波答曰。心事並不會想。却作得兩首詩。奉贈韻仙。逸仙拍手曰。好好。你既吟成定情詩。還要瞞住我與挹香。如何使得。從速取出。大家觀看。否則又要受罰矣。滄波含笑應曰。作兩首詩。也無關緊要。豈懼人知。何用瞞你。逸仙曰。我也不問你。

喘我不喘我。快取出來觀看。滄波無奈。只得慢慢取出。逸仙性急之至。見滄波慢慢取出。等待不及。早已劈手搶過。展開觀看。見是一張粉紅灑金詩箋。上面端楷寫好兩首七律。此時挹香韻仙也走向前來。一同看視。逸仙將詩箋高高舉起。朗聲誦曰。

冰肌玉骨貌如仙。綽約凌波態更妍。漫說神光離洛浦。曾聞織女謫瑤天。柔情暗賚誰能道。密意深藏轉可憐。話到家山雙淚落。故鄉迢遞楚江邊。

驀地相逢宿世緣。筵前細語儘纏綿。春山雙展情何限。秋水頻傳意暗牽。此日盟言堪借隱。前生因果願同參。勸卿莫作飄零感。待挽鹿車返故園。

逸仙誦畢。韻仙深感滄波能知自己心事。感極成悲。反覺盈盈欲泣。恐爲三人所見。低頭不語。挹香連聲讚曰。好詩。好詩。風流倜儻。纏綿悱惻。一往情深。的是韻仙知己。惟逸仙拍掌蹴脚曰。韻仙你二人作事。真有神出鬼沒。手段如何。與滄波深情至此。我與挹香竟毫不知覺。若非滄波兩首詩。自畫口供我等。還在夢中。未知何日方得醒悟。你二人速將始末情由詳細言明。尚可寬恕。否則我決定不依。滄波見逸仙如此情形。不禁笑曰。作詩有甚把握。不過興之所至。隨筆揮灑。如何認作實有其事。逸仙故意搖首曰。不信。你既不肯吐實。待我追問韻仙。遂回身向韻仙言曰。滄波詩中所言之暗賚柔情。深藏密意。及那盟言借隱。因果同參。可否是真。如此風流韻事。正可傳作佳話。何必深自隱諱。不使人知乎。韻仙被詰。不禁紅霞淺泛。星眼微凝。嫣然笑曰。詩中之事。皆屬寓言。安可作真。我之對於滄波。相愛相慕。願以終身相託之心。則有之。若如詩中所言。則絕無其事也。逸仙聞言。點首笑曰。以此言來。早已互有此心。不過尙未見

諸實事耳。所以韻仙爲何處人氏。我等均未知悉。而滄波獨知其故鄉。遠在楚江。即此一事。已可知你二人之親愛矣。何必更事遮掩乎。韻仙聽畢。逸仙之言。慚愧無地。惟端然正坐。一語不發。俯首拈帶而已。滄波則假作不聞。其語向窗外觀玩風景。並不回頭。

逸仙挹香。見二人如此情景。心中又是可笑。又是艷羨。正欲出語取笑。早見嬌杏。牽簾而入。邀請入席。韻仙乘機立起。讓三人出外飲酒。逸仙等來至外面。仍依昨日次序。入席坐下。韻仙敬過酒。逸仙笑曰。昨日只是飲酒。絕無消酒之法。甚爲乏味。故易沈醉。今日必須行一酒令。方不寂寞。滄波挹香。齊稱有理。韻仙笑曰。既然如此。即請逸仙爲令官。但所行之令。不可過於艱難。須得我也能行方好。逸仙答曰。如此却爲難矣。我等一席。祇有四人。如行擊鼓催花。飛字流觴等令。須得人多。方能有趣。若行生僻之令。又道我有意作弄人家。故行如此艱難之令。以此看來。今日作令官。却非容易。言畢。沈吟有頃。笑向韻仙曰。作詩一事。你最欣喜。如今我想得一法在此。不必依那成法。竟是聯句。可乎。韻仙曰。聯句甚好。但須出一題目。方纔可聯。逸仙笑曰。我有一新鮮出題之法在此。未知你等以爲如何。滄波亟詢曰。如何方法。快請言明。逸仙曰。我係令官。不算在內。你三人各於掌中。暗寫一字。即將此三字合攏。作爲題目。豈非新鮮方法乎。挹香笑曰。若二人所寫之字。拚合攏來。不成意義。如何是好。韻仙答曰。我等且自寫來。或者竟可合攏也。未可知。滄波挹香。點首應允。韻仙取過筆硯。舉掌欲寫。逸仙忙曰。此舉不過取其三人分寫一字。合攏。竟可成題。頗爲有趣耳。若所寫之字。各人預先知悉。拚合成題。即不足爲奇矣。衆人齊稱有理。遂各於掌中。暗寫一字。挹香先將手掌放開。是一宮字。滄波放開。是一詞字。不禁喜曰。竟有如此湊巧。合攏成爲宮詞。豈

非絕好題目乎。逸仙曰。且慢歡喜。還有韻仙一字。未曾放開。偷是朝代國名方好。滄波急欲觀看。忙催韻仙放開。一同觀看。乃是清字。衆人齊曰。妙極。竟合成清宮詞。真好題目。韻仙曰。本朝人詠本朝宮闈之事。雖犯忌諱。却也有趣。好在我等一時作戲。並不傳揚出外。無甚妨碍。挹香點首稱是。遂推逸仙先吟起句。逸仙並不推辭。隨口吟曰。

九華殿理燦龍紋。

挹香笑曰。起語甚好。冠冕堂皇。極合宮詞體裁。以下應是我來接續矣。即吟曰。

寶鼎篆香爛若雲。

滄波讚曰。艷麗之語。不可多得。遂接吟曰。

昨夜春饒南海子。

韻仙笑曰。以下須得一語結住。頗見力量。待我來聯。即吟曰。

不聞嫠婦泣離羣。

挹香拍手曰。有趣之至。竟聯成一首絕妙宮詞。且不特咏本朝宮闈。竟是賦近時宮禁之事。以下應得我吟起句。却已作成一首。待我誦來。遂吟曰。

寶帳香濃蘭麝薰。瓊筵高敞繞流雲。遙知延禧宮。頭月也帶三分御酒醺。

逸仙連聲稱許曰。艷麗穠郁。語有含蓄。如此好詩。理合恭賀一杯。合席將酒斟滿。各人飲畢。滄波笑曰。我也湊成四句。却不甚好。遂高聲吟曰。

羊車聲作斷腸聲。苦雨淒風紫禁城。三十六宮怨遙夜。春光獨擅上林鶯。
衆人聽畢。齊聲稱妙。韻仙忙曰。我也有四句在此。正好湊成四首。卽吟曰。
憶自仙蹤海上游。六宮寂寞幾經秋。如何南內多情月。只照歡顏不照愁。

滄波等三人聽畢。韻仙之詩。一齊拍案稱妙。各飲一杯。以賀韻仙得此佳句。各人飲畢。逸仙含笑言曰。我等已聯成四首宮詞。時已不早。不必再吟矣。韻仙見三人酒已過量。亦不再勸。遂用飯散席。仍至韻仙房中。尙未入坐。忽見嬌杏偕一身材魁偉之人。逕入房中。來見韻仙。滄波等均不認識。未知何人。又不便輕易詢問。只得默默無言。各自坐定。看韻仙會見此人。作何言語。卽可知其來歷矣。

第十八章

嗟乎。潦倒窮途。英雄失色。淒涼末路。壯士灰心。吳市吹簫。落魄。托沿門之鉢。淮陰垂釣。飄零。進漂母之餐。古今來。英俊傑。困頓顛躓。豪情俠骨。消磨於艱難貧苦之境者。蓋不知凡幾矣。使非有巨眼之人。賞識於風塵之外。提拔於泥塗之中。安能建驚人。之事業。創不世之勳名。功垂竹帛。輝映史冊哉。滄波與逸仙。搥香散席之後。偕至韻仙香房。尙未坐定。卽見嬌杏率一魁偉丈夫。昂藏男子。同入房中。謂韻仙曰。婢子兄長。道經此地。特來拜見。姑娘。韻仙聞言。忙起立答曰。汝兄沿途勞頓。遠道至此。汝宜好好款待。韻仙之語未畢。嬌杏之兄。已向韻仙納頭拜倒。口中言曰。小人落難此地。幾作異鄉之鬼。承姑娘厚恩。賜與盤川。方得歸家。骨肉團聚。如今衣食充足。全家溫飽。皆出姑娘之賜也。小人日夜感念。無以爲報。因出外販貨。順道至此。略備土儀數色。望乞哂納。韻仙回禮不迭。忙命嬌杏。領渠至中堂用飯。在此盤桓數日。再行歸。

去。嬌杏應命。自與其兄。出外而去。滄波卽謂韻仙曰。此人生得十分魁偉。竟是箇糾糾武夫。桓桓壯士。與嬌杏相去天淵。必非同胞兄妹。韻仙答曰。我起初也存此意。誰知竟是嬌杏胞兄。且具有一身本領。絕頂武技。却是箇風塵英雄。逸仙聞言卽曰。此人既有如許本領。未知姓甚名誰。因何又言感爾之恩。欲思圖報乎。韻仙應曰。此人名王鳳標。家住洞庭山中。世代業農。因家景寒苦。故將嬌杏賣作侍婢。鳳標雖是農人。却深通文墨。自幼練習武藝。頗有俠氣。偶遇不平之事。卽挺身而出。橫加干涉。因此打死鄉人。逃至滬上。旅費告罄。且染疾病。不得已。倩人前來告知。嬌杏求其援助。嬌杏無法可施。哭泣不已。我詢知備細。因其具有一身武技。乃係有用之材。卽贈與銀兩。延醫診視。方得全愈。既愈之後。踵門叩謝。我復贈與川資。令其歸鄉。鳳標歸家之後。力改前時性情。盡心耕種。竟以勤儉起家。如今已是田連阡陌。屋造院堂。太湖中來往貨船。亦有二百餘艘。感我贈銀之德。每次來滬。必至我處。看視嬌杏。并謝前恩。今日又至滬上。故來叩見。

挹香聞言笑曰。不意嬌杏竟有此英雄兄長。真正難得。滄波笑曰。以我看來。此人雖有武藝。並非英雄。衆人聞言。齊聲詢曰。何以知其並非英雄。滄波答曰。所謂英雄者。以其能耐貧苦。具有義氣也。王鳳標窮則賣妹。以度日。安得謂能耐貧苦乎。此時家資充裕。富有財產。而同胞之妹。尙爲奴婢。渠仍絕不念及從容。自若。安得謂有義氣乎。以此二事觀之。鳳標乃一勇之夫耳。豈可稱謂英雄耶。逸仙挹香聞滄波之言。一齊點頭稱是。惟韻仙曰。不然。鳳標之賣妹也。以父死未殮。嬌杏自願賣身以葬其父。非鳳標所願也。近以手中寬裕。家資殷實。屢欲贖取其妹。而嬌杏與我主婢之間。頗爲相得不願歸去。鳳標勸之再四。嬌杏決

不依從。渠亦無可如何。然已償還身價。收回賣契矣。故我之對於嬌杏。另眼相看。絕不以待侍婢者待之也。滄波聞言。始點首曰。果然如此。尚不愧英雄之稱。而韻仙之贈銀援救。亦不冤枉矣。韻仙聽畢。此言亦以爲然。滄波等暢談一番。見天已薄暮。遂起身辭別韻仙。各自歸去。自是而後。滄波與韻仙情致纏綿。日相過。從於星期之辰。則竟日盤桓。共坐樓頭。相對談心。絮語喁喁。無異鸞鶼。韻仙更恩深似海。義重如山。白頭之約。偕老之盟。訂之再四。而滄波以聘有妻室。不敢遽應。韻仙知滄波恐妻妾難安。故而含糊其辭。猶豫其意不肯。冒昧承承。遂與滄波言明。願爲側室。甘作小星。雖日後略有違言。亦甘心順受。不生怨尤也。滄波見韻仙語出誠心。誓欲相從。亦復欣然。惟慮韻仙之母。高抬身價。欲娶其女。非數千金。恐不能邀其允諾。家資雖裕。以有椿萱在室。不能自主。倉猝之間。欲湊集巨款。頗非易事。况椿庭性極嚴正。正室未娶。卽圖小星。必逢嚴怒。以是之故。雖應韻仙之請。而心懷憂慮。時生抑鬱。復恐韻仙聞知。心頭不快。亦不敢與之明言。韻仙一意相從。並不慮及意外之事。以爲滄波既允其言。諒無阻格。但俟授室以後。卽可遂願。故安心樂意。日與滄波拈題吟哦。絕無憂愁。不意樂極生悲。滄波忽得椿庭手諭。以其姨丈乞假還鄉。將與之擇吉完姻。促其從速歸家。以便迎娶。滄波自閱此信。神魂沮喪。心煩意亂。亟往告知韻仙。并出信以示。

韻仙聞信之後。絕不驚惶。徐徐言曰。君無擾亂心神。此正吾等團聚之機也。若不迎娶。正室斷無先娶小星之理。望卽速回。鄉料理喜事。彌月之後。設法來滬。略備身價。與吾母言明。卽可永遠相隨矣。滄波聞言。心緒略定。眉痕微展。點首言曰。卿語固是有理。惟此行又須相違逾月。吾心未免耿耿不安。耳韻仙聽畢。

此言亦覺黯然神傷。淒然言曰：願君此去娶一賢淑之人。琴瑟和鳴，倡隨相得，無以妾爲念也。語竟，嗚咽不已。滄波亦淒然泣下，相對無語，各自傷神。二人對泣良久，韻仙忍住悲哀，拭泪言曰：既得椿庭之命，自應從速言旋，以慰慈懷。未知君於何日榮行？滄波答曰：吾初意頗不願歸，嗣聞卿言，始定歸志。既已決定，無須逗留，擬於明日卽行。韻仙聞其明日卽行起程，忙命廚下備酒一席，晚上與滄波餞行。滄波見韻仙真心相待，感激莫名，加以分袂在卽，更是你戀我愛，深情款款，難以言喻。兩人相親相近，不覺天色已晚。韻仙命將酒筵排於房中，卽將滄波長衫脫下，自己亦卸去晚妝，然後相對而坐。你斟我酌，彼此勸共，叙將別情懷。但見一槳迎風，郎船入港，雙橈打水，儂舸繫椿，柳抱橋而欲眠，花欹岸而微禪。琥珀杯中泛重重之鴛浪，水晶屏底噴疊疊之麝蘭，黛展春山，波清秋水，柔情脈脈，含萬種之綺思，軟語綿綿，藏一腔之離緒。正所謂情到深時難爲別，若逢離筵話更多也。

滄波韻仙一席離筵，直飲至虬漏將殘，魚更三躍，方始席散。酒後燥渴，各飲香茗數盞，已覺十分疲倦。遂雙雙歸寢。次日清晨起身，梳洗已畢，用罷早餐。滄波因輪船開行時刻將近，不敢留戀，遂辭別欲行。韻仙是破題兒，第一遭經此別離，大有如西廂所云：猛聽得一聲去也，鬆了金釧，減了玉肌之神情。但說得一句沿途保重，早已兩眼飛紅，盈盈欲泣矣。滄波亦淚珠欲出，將墮復凝，硬定心腸，說聲再見，低頭而行。韻仙見滄波已去，不及相送，一回身倒於床中，掩面而泣。嬌杏見姑娘如此悲傷，心中亦甚難受，再四勸慰。仙韻方止啼哭。自此之後，孤燈隻影，夜月淒其，長宵獨宿，重門寂寞，一意等候滄波完娶之後，重來滬上設法從良。遂杜門謝客，日坐愁城，默祝日月雙丸加速飛逝，使滄波早日前來，以遂宿願。韻仙性本孤癖，

不善應酬。此時以心念滄波。更是愁眉深鎖。絕無情緒。逸仙挹香。平日到來。韻仙恆與暢談歡叙。不現倦容。斯時相見之下。略略招呼。即低頭默坐。不作一語。雖與之問答。亦毫無興趣。勉強應酬而已。逸仙挹香觀斯狀態。雖憐其一片痴情。深念滄波亦微嫌其性太孤癖。不合時宜。每一言及同生。嗟嘆然亦無計。可以寬慰之也。

光陰迅速。不啻飛駛。滄波言旋。早又經旬。韻仙於此旬日中。未嘗略展眉翠。稍現歡容。其鎖日愁。思幽憂可掬之態。雖絕無關係之人。見之亦覺可憐。爲之母者。宜如何勸慰。以寬解其心乎。乃韻仙之母。不特絕無愛惜憐憫之意。且深怒其女不善應酬。以致門前冷落。車馬稀疏。滄波未去之前。日與逸仙等往來無間。尙稍假詞色。不生怨憤。迨滄波行後。韻仙日以淚眼對人。平昔過從之客。怕覩愁容。均不蒞止。未免心中不快。初尙微微詬誶。後竟大聲叱罵。韻仙惟鎮日高臥。伏枕隱泣。而鼻聲猥語。無時或休。其勢岌岌。大有不能終日之象。韻仙耐無可耐。不能復忍。且知滄波迎娶之後。非待至彌月。必難來滬。已則一日不能生存。安能待其復至。思前想後。祇有拚却一死。始可平靜。除此之外。別無他法。韻仙意念既決。遂取過筆。題詩三首。以明致死之由。其詩曰。

飛來蜃氣忽成樓。鏡語鼻聲隔院稠。濁霧漫天天失色。狂風徹夜夜生愁。欲傳小柬無青鳥。從此前盟負白鷗。賸有精魂歸碧落。生前遺恨倩誰收。

憶自君家返故園。相思鎮日煮綿綿。精禽銜怨空填海。帝女多情莫補天。早識此生成永訣。但期來世結良緣。傷心怕話前盟事。話到前盟更可憐。

最是盲風怪雨天。孤燈相對倍淒然。深情自古多磨折。好景由來易變遷。粉黛消沈拚一死。精魂寂寞赴重泉。誰知此別成千古。心事從今夢裏圓。

韻仙題詩既畢。重又悲吟一遍。眼中熱淚。竟似斷線珍珠。一點一滴。滴在襟上。却巧嬌杏手捧香茗。盈盈而來。看見韻仙。又在悲戚。亟將香茗置於案上。向床中取過手絹。欲與揩拭襟間淚痕。上前一。看。不禁大驚失色。曰。姑娘。你眼淚滴於襟上。如何變成紅色。難道是血不成。韻仙聞言。低頭一看。果然斑斑點點。漬於襟袖。竟是血淚。蓋韻仙已哭泣三晝夜之久。人生眼淚也與物件無異。物件多用則壞。眼淚多出則枯。韻仙於三晝夜中。已將眼淚出枯。此時仍舊哭泣不已。自然繼之以血矣。韻仙一看之下。心中更是悲楚。撲翻身軀。倒於床上。以手掩面。絕無聲息。嬌杏見主人如此情形。亦覺傷心無限。欲思進言慰藉。喉間哽咽。不能出語。又恐自己再一傷心。更惹韻仙悲苦。只得暗將眼淚拭去。欲思上前勸解。一回身。見案間詩箋一幅。猶是墨跡淋漓。知是韻仙剛纔題就。不知作何語言。見韻仙正將手絹掩住粉面。臥於床中。亟輕聲躡足。捱身近案。偷看一遍。不覺暗自吃驚。曰。依三首詩看來。姑娘竟欲自尋短見。幸得爲我所見。不然恐無救矣。然亦祇可暗中留意。若以正言相勸。使他提防於我。便不妙矣。主意既定。退至床前。只作不知其意之狀。向韻仙言曰。姑娘萬勿過於悲哀。有傷貴體。想唐相公不日即來滬上。若知姑娘如此傷感。泣盡之後。繼之以血。他心中如何能安。况唐相公對於姑娘。十分情重。倘若有甚長短。渠必着急。非常姑娘又何忍損傷身體。令渠着急乎。韻仙聞言。暗思嬌杏聰明非凡。我死志既決。不可使彼知覺。方可遂願。轉念至此。故作省悟之狀。曰。汝言是也。吾當保重身軀。以俟彼來。汝可放心。此時已近三更。汝宜自去安睡。

不必在此伺候。嬌杏見韻仙故作此語。以寬其心。早知其命意所在。亦不多言。引身退出。將房門掩上。行至自己房中。故作疊衾鋪床之聲。使韻仙疑其睡覺。不再提防。然後躡手躡足。行至韻仙門前。側耳細聽。並於門隙窺其動作。始聞韻仙嘆曰。唐郎。唐郎。非吾不能耐。心守爾。奈凌虐過甚。萬難忍受。只得歸於死路。且暗窺吾母之意。必不肯遂吾之願。即待君來。滬亦是一死。累君目覩慘死之狀。更覺傷心。何如不使君見吾死時之形。爲愈也。嬌杏聽至此處。亟向門隙窺視。早見韻仙已將絲縑懸就。打成一圈。粉頸向內。一套兩腳落空。可憐一位絕世佳人。竟以志願難遂。不堪母虐。自尋短見。已撒手紅塵。魂歸碧落。竟作懸樑自盡。含冤負屈之鬼矣。

（未完）



羅馬謀產妬姦記

(蝶衣譯)

鳳閣龍樓金墀玉殿一經兵燹都化灰飛使人想像烽烟未起時天上宮闕高聳丹霄深凝紫霧者不啻海中之蜃樓耳禾黍荆棘之中銅駝石馬之旁刻花縷金作裸體美人形者不知凡幾苔蘚模糊面目幾不可辨誰知曾與該撒將軍君士坦丁帝作幾度之伴侶乎花如解語還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然則美人身世亦一段羅馬故國之傷心史也回憶蟲沙之劫已無遺跡惟留殘缺之石美人與傾折之石柱供人憑弔作廢宮頽垣之紀念而已

一地有一地之風光一國有一國之國粹猶太之宗教希臘之技藝羅馬之法律猶之吾國三代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也羅馬法律尤爲列邦國憲之胚胎法治國之名矣膾炙人口學者宗之夫徒法不足以自行故有審判官以主之有陪審官以佐之有辨護士以爲保障人權而任護法之責習而久之積弊叢生極其所至則法律爲辨護士操縱而本意失矣辨護士逞其懸河之口刀筆之技顛倒而左右之人民生命財產遂不受治於國憲而受治於辨護士猶吾國昔日之訟師刑幕也

去羅馬故宮數百武有大理院之舊址存焉古時法律多刻石以載之斷碑殘碣下與瓦礫爲伍剝落侵蝕不可復尋卽有存者亦已入博物院深藏琉璃櫃中珍若韓陵一片石矣是院爲羅馬全國審判之總機關各屬通都大市別設分院遇有重大案件久懸不決或人民不服分院判決而上控者必取決於此歐美人士遊歷彼都憑弔古宮者必繞道而來法院以觀羅馬審判之遺規兼叩野老逸民述院中奇案

以資茶餘酒後之談助焉。

就中娓娓動聽。最引人入勝者。莫如互司奇格之案。案起於羅馬都城之東鄉。離城五十里。有奇有墨本堡。塢四圍卉木青葱。老樹婆娑。醉立路之兩旁。於萬綠叢中。忽現一小平原。沃野良田。以數千計。其西南角有粉樓。如塔雉堞。凌霄者。即堡中人士棲息之所也。堡建於何代。殊不可攷。殆築於互司氏先人之手。故堡內互司氏居其泰半。奇格其一也。案在何代。誰主羅馬。傳聞湮遠。致不可稽。或云該撤將軍時。或云君士坦丁帝中年。或云二者皆非。然莫得而詳矣。奇格世業農務。擁資雄厚。堡外負郭田。不下十頃。僱農灌耕。坐享其成。雖伏處畎畝中。而田園之樂。在在生自然之趣。對景自足。正非南面所可易也。生一子曰淪。淪性剛烈。稍不如意。則睚眦相向。父母弗能禁也。然天真爛熳。率由本性。與人無宿諾。常爲鄉里排難解紛。輕財好施。不責償逋。有古代俠士風。村中婦女皆愛之。

奇格席豐履厚。不事家人生產。生平惟嗜杯中物。不可一日無此君。一年三百六十日。無日不醉。醉則使酒罵座。操杖擊人。習以爲常。當酒酣耳熱時。從未向人道歉。迨醒。蘇醒又必向人長揖。作一度之謝辭。奇格好飲之性。老而彌篤。每中酒。狀類瘋癲。或曰酒醉含毒菌。使人神經刺激。過甚久而發狂。奇格之病。實由嗜酒太過。或曰奇格愛某。發欲取爲外室。而夫人從中梗之。卒弗成。發乃他適。奇格遂伴狂。以自讎。兩說皆未堪深信。特從奇格行事徵之。則後說爲確。蓋奇格雖染瘋疾。與他人口角。僅操杖環擊。擲杯撲面而已。及至醉後。與夫人反唇相譏。則刀鎗酣舞。不至肉薄不止也。然奇格雖酣酒滋事。醒時則伉儷間。又頓改故態矣。驟而雷霆。風雨驟而雲霞。澤露令人莫測其城府云。

淪漪雅弗善。老父所爲諄諄。作規辭奇格。醒則領之。醉則忘矣。淪漪愛母甚。擊常以一身羽翼。老母俾免於鋒鏑。每當夫婦交鬩之際。風雨猖狂。淪漪出而當其衝。其母嘗賴以免。里鄙賢之。指爲孝子。傳至校中。師友識與不識。無不推重。其爲人。同學有美娜者。娟秀好女子也。兩小無猜。竹馬往還。一對小兒女。奇格夫人絕愛憐之。有指婚意。村人嘖嘖稱羨。亦以爲多情眷屬。以年事方幼。故未果。美娜明慧。出奇格上塾。師每發問。美娜對答如流。師無以難及。寒暑甄錄。美娜又占熬頭。淪漪目之而笑。畢竟莽男子。不如女學士也。

奇格既老。不事家業。沉溺糟邱。作醉鄉侯。淪漪乃不獲竟其學。輟讀歸家。督理農工。匹馬周巡。阡陌間作歐洲中古騎士裝。朝出暮返。察佃夫之勤惰。俾先業得以不墜。每值休沐第六日。輒見一少年。左手執鞭。立鞍下。右手握馬繮。旁隨一娟麗之少女。並肩行斜陽柳絲邊。絮絮作情話。或繫馬榕樹下。綠陰蔽日。兩人握手立高坡上。取篋中望遠鏡。眺四野風景。指說菜畦。豈花若爲某氏產。若爲某人植。卽淪漪與美娜也。美娜每休沐六放假。則乘車自校中歸。至期淪漪必往迎。下馬握手。以傾六日中積愆。至休沐日午後。美娜復歸羅馬都中。淪漪徒步送之。雖相別非久而。送往迎來。同是灞橋柳色也。

美娜堂上承歡。僅一老母。姓雅特氏。美娜早失椿庭。終鮮兄弟。其母僅恃此掌珠。以慰寂寞而已。淪漪幼時。自塾中與美娜偕歸。黃髮覆額。雅特夫人輒撫摩兩人頂。或吻其頰。鄉村中鄰誼。特重夫人。以膝下無所出。尤愛小兒。視淪漪如己出。絕不以異姓見外也。及年事漸長。憨態依然。少年侶伴。刻不忍離。在兩人固天真爛漫。在夫人亦坦然爲懷。雖夜談亦弗禁也。兩人習以爲常。光陰迅速。不覺又過五六寒暑矣。

一夕。淪漪忽謂美娜曰。使我墜馬。死妹何以哭。我使我殺人。陷法妹。又何以救。我美娜曰。哥勿作怖語。令人心頭顫動。哥善馭千里駒。又守身如玉。甯至是者。淪漪曰。卽無是事。試譚之何妨。美娜曰。哥死。則與哥俱死。哥囚。則竭吾力以救哥。淪漪立吻美娜臂曰。妹真吾摯愛之好友也。雜譚他事。握手而別。天下無意之言。卒成讖語。往往而驗者。偶然耳。非真有造化小兒爲之顛倒播弄也。某晚。奇格自外醉歸入室。倒臥安樂椅中。狀至疲憊。奇格夫人晚餐初竟。方事滌器。夫人治家儉約。整理器皿。必躬爲之。忽有一少年自外歸。夫人從窗中探首望之。少年兩頰微露春色。朶朶如桃花。酒香醺入窗罅。夫人愕然問曰。兒醉耶。兒飲於何處。狀乃大類阿父。少年止步。斷續其聲曰。阿父乎。兒卽飲阿父所飲之所也。兒入座。阿父已躑躅去。呼之不應。館役告兒謂。阿父今日飲量洪甚。飲畢操杖。擊五味架。碎片猶在也。兒心不適。聊飲一杯。沉沉醉矣。夫人傾耳聽。少年言拂袖啓窗。不覺手着案頭。一大磁杯。應手倒墜。錚然作響。震醒安樂椅之老人。劇然躍起。詰夫人所碎何物。夫人戰慄不能對。少年木立視。二老奇格見地上磁片。知爲己所心賞之寶。此杯傳自羅馬古代。容積甚巨。以奇格之量。僅可盡三器。騎士愛馬。文人愛筆。嗜酒者愛杯。不足深怪也。至是怒不可遏。精神頓振。立揮巨靈掌。批夫人頰。狂呼曰。若奪吾老友。若碎吾性命。若偷不能使碎磁。復合爲杯者。今日當飲吾刃。試看吾刃鋒芒如何也。言已亟尋壁上劍。劍已爲夫人密藏。遍覓不得。卽取廚中短刀。直指夫人。夫人知勢不敵。當之必無幸。當奇格覓劍時。夫人已退處室中。舉手闔門。堅壁不敢出聲。奇格舉刀斫門。門且下。淪漪見事急。精神亦振。止父父不聽。自背抱持奇格。反手握刃柄。奇格不敵。刀爲淪漪所奪。刀雖去。奇格手中。而奇格已探囊取獵鎗。轟鎗矣。淪漪一手握刀。獨臂不足以

奪鎗擲刀屋角而鎗已破矣。夫人命在須臾。淪漪倉猝不知所爲。亦探篋出鎗。挺鎗與父搏。奇格發彈。目力老瞶射的。不定。忽欲轟夫人。忽欲轟淪漪。一彈出。兩人間中壁上一彈掠。夫人耳旁。淪漪見父發彈。將及夫人。欲射奇格。右臂使失。擊鎗之力。手微欹。側彈中。奇格右目入後。腦血流殷。殷從目眶出。夫人面白如紙。淪漪亦大驚。酒性頓消。面現青色。不復如桃花矣。母子相顧。木立有頃。夫人急出。召僕延醫。醫至。謂夫人曰。彈深入腦。流血過多。取之大不易。且老人年高血衰。更不易爲。天未及明。而老人遂長辭塵世。不死於病。不死於疆場。而死於子手。宜乎墨本堡中傳爲曠世奇聞也。夫人自主喪務。而命淪漪自首於法庭。淪漪以弑父之罪。殺有餘辜。轉視死如歸。第囑夫人珍衛而已。乘傳至法庭。卽前述頹廢之大理院也。茲事體大。故必由首都總審判官判決。院長命堡中長吏按驗。定期以判淪漪罪。并召堡中鄰里戚鄰參與其事。

昔日戲言身後事。今朝都到眼前來。雖多情眷屬。猶在人間。而弑父逆倫。終當授首。此時之美娜。其情形爲何如耶。情竇初開。好事忽斷。回憶嗜昔。淪漪之言。能無感乎。墨本堡中弑父慘劇。不脛自走。淪漪入獄後。不半日已傳遍羅馬都下。美娜聞耗。向院長請假一月。院長以美娜終歲未嘗廢課。乃久假何爲者。美娜假託逝者爲舅父。凶手爲表兄。老母枝葉。僅此一族。不得不回家慰問。助理喪務。以待案有眉目。方能來院修業。此時恐老母已倚閭盼歸也。院長納其請。美娜出院。卽至獄中探淪漪。羅馬法密。人民受法治理。亦受法保障。故法吏無監刑之權。獄卒無索賄之弊。入獄者固無覆盆之冤。探獄者亦無勒索之苦也。探獄者至。侍者通姓名。得囚者許可。立引入內。惟須略加驗察而已。美娜循例投刺。淪漪聞訊。愁顏頓開。

立命侍者引之入。已則鵲立窗際以待之。遙見一縞衣少女珊珊而來。喜不自勝。幾欲歡呼。迴念身在囹圄。恐爲人笑。始歛容屏息。不敢出聲。相見之頃。淪漪吻美娜。手淚點斑斑。漬柔莠邊。美娜泣不可仰。轉忘路中所欲。傾譚慰問之語。淪漪含悲強笑。謂美娜曰。我嚮者戲言。今悉驗矣。自分當死。財產生命皆非所惜。所不能去懷者。老母與妹耳。願妹自重。弗爲我累。但能不時存問老母。此恩已當沒齒不忘。美娜曰。願哥弗爲此言。妹雖不肖。甯能自食其言。絕處或可逢生。哥其寬懷。况醉後生事。意在衛母。終爲國人所共諒。法吏與辨護士亦當度理。審情爲哥末減。妹前言俱在。當竭股肱之力。以爲哥謀。其濟也。如天之福。不濟則以死繼之。淪漪曰。妹誠女丈夫哉。不孝之罪。上通於天。以貽憂於老母與妹。長處獄中。不知老母今作何狀。懇妹返堡一行。可乎。但使老母無恙。得保天年。遑敢他望哉。美娜囑獄吏善待淪漪。叮嚀再三。揮淚而別。

美娜既至堡中。謁奇格夫人。夫人自夫逝。子離長坐愁城中。終日以淚洗面。雖親故存問者。衆殊無爲。夫人畫一策者。美娜見夫人發最誠懇之慰語。夫人止一子。夙與奇格感情平淡。奇格酗酒滋事。夫人嘗婉諫之。奇格弗從。視爲逆耳之言。怙過不悛。遂至演出家庭慘劇。夫人所倚爲終身計者。舍淪漪將誰屬。甯能坐視乎。况禍始奇格。咎由自取。淪漪意在衛母。非真欲弑父也。今得美娜來。倚如左右。事事就商之。美娜勇於自任。無尋常女子羞縮態。請夫人出重金。求羅馬名律師。以爲求救地。并飲鄉黨以博衆人歡心。鄉黨夙與夫人厚。淪漪好施。與亦爲鄉黨。感服久。不肖奇格所爲。自矢相助。願公向法院求末減。以報夫人惠。

美娜

羅馬舊俗重視家長。以爲一家之主。婦女子弟悉委身以聽命焉。厥後屢經改組法律。漸趨平等。然財產仍屬於家長。遺產授受條列。須預立遺囑。延通曉法律者爲之證人。或傳於子女。或傳於妻孥。或傳於姪。或傳於甥。各聽家長自便。身故無遺囑。則傳於最親之血胤。無子以姪。無姪以甥。婦女爲附屬品。受產者甚夥。奇格爲墨本堡中世家。堡中田畝半歸掌握。漸生他人覬覦之心。其甥愛狄爲奇格姊妹。母早亡。少年失教。下與廝養。臧獲爲伍。黃金到手。立盡。奇格以時周恤之。不能填其慾壑也。愛狄年事長於淪漪。十餘年方淪漪未生時。以戚畹之誼。愛狄當嗣。爲奇格後。以主互司氏之宗祧。然第爲旁觀之譚。當局固未嘗出諸口也。後淪漪生。愛狄無計可施。獨利奇格老耄。醉以杯中物。以易囊中朱提焉。奇格以姊故。輒不責償。而愛狄遂以爲奇格昏瞶可欺矣。聞淪漪弑父狀。幸災樂禍之心油然而生。儼自以爲互司氏之主人。翁良田美產不日可歸囊中。大喜過望。顧影自笑。爲浮三大白。

及夫人宴鄉黨。愛狄與焉。夫人以戚畹中愛狄最親。故待愛狄至擊。愛狄陽爲哀慟。拊柩痛哭。似有渭陽之深痛者。別夫人後。陰念必使淪漪伏弑父之辜而已。得遂嗣續之謀。暗出重資。延律師提刀控淪漪。旗鼓相對。與奇格夫人及美娜作公庭之激戰焉。

羅馬法律雖完備。然辨護士之制。尙無國家正式之限定。特以老於訟事者。兩造各延一二人爲臂助而已。其制介乎吾國訟師歐美律師之間。特羅馬辨護士。無所謂學位等差。第以資望之深淺別之。當是時。辨護士之負重名於彼都者。以葛翰爲最。愛狄夤緣得交葛翰。許得遺產後饋以千金。葛翰欣然爲之草呈控淪漪焉。落井下石措辭固非難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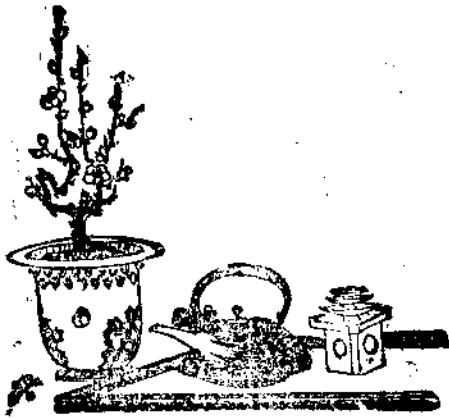
爲淪漪營救求貸者如互司夫人如美娜皆一女流耳鄉黨雖許代謀然各有職業奚能舍己以從人葛翰旣爲捷足所得美娜以告夫人夫人嘆曰欲轉敗爲勝反死爲生甯有濟乎愛狄反覆無常淪漪卽不。死於弑父之罪亦必死於斯人之手吾終無後矣夫人不勝懊喪美娜神色自若仍守前志力救淪漪時以婉辭慰夫人。

耶羅者年少無名之辨護士也初離其師獨標門楣十年揣摩之功今方脫穎而出縣牌後生涯殊冷淡落落無所合一夕忽有少女來訪身衣烏衣面罩黑紗若重有憂者卽墨本堡中之美娜也美娜踐前言不辭勞瘁跋涉都市所遇各辨護士少所許可及與耶羅抵掌談耶羅忽而沉思忽而俯首忽而仰目忽而張口作欲言狀終而卒然問曰若亦知奇格致瘋之由乎致奇格之死者瘋疾爲之也設有使奇格瘋而下毒手者卽不啻手刃奇格也美娜頷之恨見耶羅晚遂延耶羅爲淪漪之辨護士懇其研究案情美娜去後耶羅獨居一室傍案坐支頤作態有頃忽躍然起立自語曰毒酒能使人癩奇格之發瘋必於酒後况淪漪弑父之夕亦爲貪此一杯以致滔天之禍乎是必酒中含有毒質無疑今姑不求製酒者爲誰售酒者爲誰第以奇格所飲之酒驗之可也乃作函告墨本堡中互司夫人取得奇格家藏之釀一月前沽飲而未盡者送某醫士驗之得重百分之二十三爲毒藥是藥也飲之初必失常度繼而發狂至酒性過而瘋疾失矣然積久則嗜酒愈甚瘋癩亦愈甚奇格始則叫罵罵座繼則操杖擊人終則白刃相向皆本於酒其致瘋之由遂略有端倪。

墨本堡村人作事皆有常度力耕之農五畝之家僅足以贍妻子而已故飲者寥寥非豪富雄資不入座。

中。以。是。酒。帝。飄。拂。醉。香。撲。鼻。之。糟。邱。全。堡。中。僅。寥寥。數。館。而。已。奇。格。沽。酒。有。定。所。蓋。飲。有。習慣。即。常。沽。之。舖。也。或。飲。於。舖。或。飲。於。家。任。意。之。所。至。惟。所。飲。之。酒。則。同。出。一。舖。非。提。壺。自。沽。即。據。座。獨。飲。耳。淪。瀟。不。好。飲。飲。亦。無。常。所。心。中。偶。有。不。適。則。舉。杯。消。愁。偶。作。醉。鄉。之。遊。非。如。乃。父。之。沈。湎。此。道。也。耶。羅。乘。車。至。堡。中。飲。於。奇。格。常。飲。之。舖。陰。藏。遺。釀。於。小。瓶。納。之。囊。中。重。犒。侍。者。而。去。復。以。携。歸。之。釀。送。其。醫。士。驗。則。並。無。毒。質。於。是。耶。羅。乃。知。該。舖。前。飲。奇。格。之。釀。係。為。特。製。專。恃。以。藥。奇。格。者。淪。瀟。嗜。昔。所。飲。或。與。奇。格。所。飲。者。共。出。一。器。耳。

(未完)



鐘 詩 軒 雨 話

(集 徵 葵 蔭 郭)

謀 產 妬 姦 記

● 秋 月

睡 鞋 分 詠 格

才 子 倚 樓 吹 玉 笛。

美 人 擁 被 露 金 蓮。

玉 宇 無 塵 橫 一 雁。

金 牀 有 夢 穩 雙 鳧。

纔 吐 三 分 偏 有 影。

未 經 一 握 已 銷 魂。

鼓 角 橫 吹 思 客 戍。

揭 衾 偷 握 笑 郎 愁。

金 粟 輪 中 蟾 魄 朗。

冰 綃 帳 裏 鳳 頭 尖。

桂 窟 宵 明 蟾 射 影。

花 叢 夜 度 鳳 朝 天。

照 乾 思 婦 沾 邊 淚。

蹴 碎 情 郎 被 底 魂。

尊

奇

告 廣 書 新 局 本

是書一名

春

在堂

隨筆

為清德清

俞曲園

太史所著先

生為清代名

人婦孺咸知此

書風行已久事

實新奇敘述簡鍊

全書凡分十

卷末附小浮

梅閒話一卷

聲價之高內容之美雖

俞曲園隨筆

清紀文達之閱微草堂
筆記袁子才太史之子

語無以過之茲經
同精製石印校讎

精裝飾又美全
書四冊外加布套

豈可久藏愛讀
筆記諸君當必

以先觀為快
也每連部

定價

大洋

四角

新 著 情 作

擲 果 緣

出 版 了

是書敘一劉姓才郎與沈氏女
子結婚劉生為金姓之師金沈
毗鄰而居僅一閤之隔書聲人
影若即若離嗣因衆口雌黃劉
生辭職回里舊東慕其才作書
勸駕後復教授於金家賴沈氏
婢女之力延母願為養修緣

下二生事費百折此中阻
力皆由境遇使然其母勉殉男
氏之情迫之以留學繼而女母
西歸佳人東渡直至畢業
國以主使而作英皇書中情
節奇離文筆濃郁措詞皆麗命
意亦新以飽滿之妙文寫溫
柔之豔福 不淫不喪宜
雅宜極傳閱者可忽喜忽歎忽
驚忽羨洵說林中之善本也全
書都十萬餘言洋裝一冊封面
繪時裝仕女執花圖用彩色珂
羅板精印業已出版定價大洋
六角

代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
分售處各省各埠大書局



傳奇



蘇台雪傳奇

(續)

秋江居士原著
西神殘客補訂

第十回 庚申閏三月

殉丹

〔生張副帥愁容引孩子上〕

中(北粉蝶兒)四野聲悲望金陵日光雲鬢淡黃沙撲面風吹黯愁烟凝慘霧兀自一天殺氣剩微軀獨力難支答君恩惟愿一死

〔坐介〕杜鵬啼血徧江南猿臂徒勞塵戰曲部曲祗令零落盡空餘後死我何堪本副帥張國樑謀同叔夜期將山泊之清忠慕瞻陽誓作江淮之障爭奈天不厭禍人未協謀功曠一旦竟作岳少保枉費十載辛勤兵潰連營倒像楚霸王只剩八千子弟前於月之十五山金陵是保鎮江因大帥駐在丹陽被賊圍困本副帥提兵援救連日力戰未得解圍又以棄馬勞乏另換坐騎不意失蹄無賴致奉副帥身受重傷今日賊兵又鼓譟前來待本副帥面見和大帥再出城決戰正是渾身須有子龍膽裏革拚為馬拔尾

乘馬引隊子下〔淨和大帥引隊子上〕

〔南泣顏回〕一敗竟如灰。只落得橫屍滿地。似當年張浚全軍覆沒。符離到如今。兵微將寡。這危城怎樣支持。則等他戰沒沙場。好讓我逃出重圍。

〔坐介〕填塹金陵。十萬兵幾同趙卒。喪長平解圍。已覺無長策。避敵還愁沒路行。本帥和春前因大營潰散。退守丹陽。賊匪跟至城下。重重圍住。熊軍門屢戰失利。前日雖得張副帥提兵救應。又因墜馬受傷。這賊兵日集日多。我軍日潰日少。眼前又是不濟事了。今日張副帥與熊軍門出城開仗。且看情形。再定我的行止。正是孤軍正恐戰難保。上策惟憑走算高。〔副末熊天喜末馬劍引隊子上〕〔副末〕事當危急。爭成敗。〔末〕時到艱危。決死生。〔進見介〕〔副末末〕賊焰方張。已有燎原之勢。城圍正急。漸成危卵之形。末將等今日同張副帥出城。決一死戰。倘不能殺退賊兵。只是拚着一死保圍而已。望元帥善自保重。急調援兵相助防守。〔淨〕這里城中全仗二位此番出戰。還須慎重為是。〔副末末〕末將等此時也是智窮力竭了。〔內作喊聲介〕〔卒上〕賊兵又來攻城了。〔副末末〕如此待末將等出去迎敵者。〔引隊子繞場下〕〔淨洒泪介〕〔生張引隊子上〕彭樂截腸。堪決戰。岳王涅背。見精忠。〔進見介〕元帥在上。末將張國樑參見。〔淨起身介〕張大人不須了。只是你的傷可愈些麼。只怕今日還未可出仗。〔生〕事勢十分危急。末將就要出城拚殺一搥。如何還待得傷愈也。

〔北石榴花〕俺待要蕩烟氣力解了這堅圍。那管他折體與殘肢。便做到捐軀遇吉箭攢屍也。還是分所當為。死得其宜。元帥呵。則要你丸泥緊守着重門閉。保得那蘇常一帶藩籬。俺就是頭顱齏粉肝塗地也。欣然含笑入泉臺。

〔淨〕張大人到不要畫說些這不吉利話。只是你既要出去打仗。這城中防守。俺自然是要緊的。〔生〕如此末將就去了也。〔淨〕眼中且望旌旗撻。〔生〕手裏全憑劍戟揮。〔生引隊子外下〕〔淨引隊子內下〕〔副末引隊子上介〕

(南泣顏回) (換) 憔悴滿目太凄其都只是愁聲慘氣憑着俺一呼振臂管教立起瘡痍 (雜賊目引衆上副末接仗介) 則看俺揮戈舞槊猶堪雪撥風披 (雜賊目敗副末追殺介) 便是奮勇延施甘做到捨命王巖

〔雜賊目週殺副末接仗又一雜賊目引衆上週殺副末接仗二賊目圍合追殺副末引隊子敗下賊衆追下〕 (生引隊子上)

(北關鴝鵒) 猛剝剝擻精神 硬幫幫軒昂志氣 震轟轟礮火齊鳴 光閃閃旌旗一指 (卒上報介) 元帥不好

了。熊軍門陣亡了 (急下) (生洒酒介) 可憐他白孝馳矛先效死頓使我悲裂皆不能夠殄滅黃巾只落得名垂青史。

〔雜二賊目引衆上生接仗連殺二賊目賊衆敗下〕 (生追下) (末引隊子上) 下官馬劍領兵接應熊軍門不期他奮勇深入竟遭賊害 (洒酒介) 阿呀雄兵盡喪猛將俱亡只剩得張副帥一旅孤軍也難抵敵了這局面如何是好也

(南撲燈蛾) 風兒颼颼冷逼雲兒重重陰翳 嗚嗚的鼓角鳴天 哀哀的號聲動地 燄燄的焚燒村落 慘慘的流血橫屍 嗚熊軍門呵到你銓銓的南八男兒 就是俺奄奄的餘生 沒味還只是依依的成仁取義 好同歸。

〔雜賊目陳玉成引衆上未接仗敗被賊目攢殺介賊衆殺雜卒介〕 (雜賊目李秀成引衆上) 陳王兄這班妖頭都被俺們殺

敗只有張國樞這箇妖頭實在驍勇連殺了俺們幾箇兄王並殺的兄弟不計其數幸得他身帶重傷今朝就拚了多捨些兄弟總要收拾他纔好 (賊目陳) 李王兄和妖頭在丹陽城裏聽得熊妖頭死了必在胆落俺們分支弟兄去攻城將他嚇走了那時張妖頭斷了歸路再把他重重圍住他就是插翅難飛了 (賊目李) 此計甚妙陳王兄你帶些馬先鋒去攻城俺就多帶些排面去圍住張妖頭正是計就月中擒玉兔謀成日裏捉金烏 (同引賊衆下) (生引隊子上)

〔北土小樓〕俺則待氣鼓熊羆。殺得他。羣空蟻蟻。怎耐得。猛將彫零。兵卒摧殘。人馬飢疲。只仗着。蹄單騎。振餘威。胆肝忠義。射天狼。踏平營壘。

〔雜賊目引來上〕〔生接仗賊目來敗下生引隊子追下〕〔淨引隊子上〕兵微怕作沙蟲。化將弱。還愁風鶴驚。〔卒急上〕元帥不好了。賊軍門全軍覆沒。獨剩帥也。被賊兵圍住了。〔淨作驚色介〕這這。這是怎樣了。〔卒上介〕賊兵來攻城了。李大老爺帶復勇已逃了。出城往常州一賭去了。〔卒急下〕〔淨〕這更了不得了。

〔南撲燈蛾〕信兒頻頻。緊急城兒。層層圍逼。睜睜的。虎將亡紛紛的。殘兵敗將。戚戚的心。煩意悶。怯怯的。無謀可施。〔內作放炮聲發喊聲介〕〔淨〕則聽他。攘攘的。吶喊聲齊。早兢兢的。魂靈驚悸。只得忙忙的高飛遠走。脫藩籬。

如今只有常州何制軍。與張軍門玉良。那里尚有兵勇一萬六千。俺只得帶帳下親兵。前往就他。再圖恢復。就此起行。〔起身乘馬介〕偷生權且同王朗。雪恥還思學孟明。〔引隊子急下〕〔生引隊子上〕〔雜賊目李引賊衆。鎗火炮賊目李〕張大人。你委是一箇好漢。只是如今丹陽城裏和妖頭走了。俺們陳兄弟進城了。這里四面都是俺們兄弟。你到不如拜上俺們天父。來享天福罷。〔生〕呸。賊匪呵。

〔北么篇〕則是你。背叛朝廷。傷殘善類。恨不得。毀巢蕩穴。斬根斷蔓。食肉寢皮。俺則索答聖慈。謝羣黎。拚教一死。休再要肆胡言一般狗吠。

〔雜賊目李〕這齣好話不聽。兄弟們開火罷。〔賊衆放鎗砲傷生胸臂。打死雜卒介〕〔生抱傷奮殺引四隊子下賊衆追下生滿身血污。引二卒上〕哎。嗚。嗚。如今雖然殺出重圍。只是身被重傷。再不濟了。〔台上放烟火介〕〔生〕這丹陽城中火起。果然賊兵進城。和大帥還不知怎樣了。〔下馬介〕〔卒〕元帥那後面賊兵又要追來了。元帥還是上馬。從小路奔回鎮江。再作計較。〔生〕噫。如今。

今還到那里去。(作緩步到江邊介)〔跪向北叩首介〕聖上呵。聖上呵。臣力已盡。再不能提戈殺賊了。(起悲咽唱介)〔北尾聲〕從今俺報不得皇上恩施。救不得百姓災危。(向江介)則是這滔滔不盡江流水。就是俺張國樑葬身之地。

〔投江介〕〔二卒哭拜介〕元帥已死。俺們就逃得。慶生也是無益了。元帥元帥待俺們。跟去伺候你罷。(同投江介)賊目李引賊。乘上張妖頭的馬在這里。怎麼不見人了。(作看介)原來是投江死了。哎。勸。真是烈烈轟轟。一箇好漢子。若箇箇像他。打仗。俺們兄弟多時沒有了。兄弟們。大家歸隊回營罷。(同賊乘遠場下)〔未完〕

金鳳釵傳奇

(續)

灑江濁物填詞

第九折 思歸

〔生旦攜手上〕

〔普賢歌〕〔生〕郎婦雙雙把手携。緩行微步到村西。〔旦〕花錦明如許。鄉關何處是。滿天涯。萋萋芳草動。愁思。

〔生〕錦樣年華。水樣過輪蹄。風雨暗銷磨。〔旦〕人生世上。渾如夢。回首前程。淚更多。崔郎。你看春光明媚。風景融和。回憶去年暮春時候。背着父母倉皇出奔。不別而行。歲月忽忽。不覺又是一年了。你我此時。雙雙攜手。賞玩春光。無憂無慮。十分快樂。想我那父母。不知怎樣的盼望哩。

〔前腔〕屈指忽計歲時。慈顏睽隔一年期。想訓誨。提携覆育恩。無底負。劬勞枉自淚如絲。

〔淚介〕嗚。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覆育深恩。絲毫未報。反使他倚門倚闥。望眼欲穿。思想起來。好不傷心。〔哭泣介〕〔生勸慰介〕芳卿。

不必悲傷。欲見父母，並非難事。待小生明日僱定舟船，一同回轉家中，便可安慰親心了。

(大透鼓) 慰親心，祇須舟一葉，風帆張滿，轉回家去。只是有件事不便。(旦) 那件事不便。(生) 還怕椿庭烘烘，怒藏心頭，霎時間未易消除，要拆散鴛鴦兩處飛。

到那時父母之心，固可安慰，只恐你我又不能團聚了。豈非是件不便之事。(旦) 崔郎無須過慮。昔日懼遭譴責，故為卓氏之逃，今則舊穀既沒，新穀既登，歲月如流，已及期矣。愛子之心，人皆有之。今與郎君同歸家中，父母喜於再見，必不加罪。况養育之恩，生身之德，豈有終絕之理。

(前腔) 為私情，一年隔親，韓生我劬勞，養育恩，慈豈可霎時都忘記。况椿萱量寬，洪愛子心，切心頭，怒早已消除。

(生) 芳卿思歸之心，既已堅決，小生便去僱定舟船，辭別金榮，一同回去。

(忒忒令) 卿既道不如歸去，俺怎肯阻擋行期。辭却鄉村，重返故里，好駕着舟一葉，攜雙枝，携手賦歸兮。

(旦) 崔郎既表同情，就此回去，整頓行裝，不必看玩風景了。(生) 卿言有理，就此去罷。(同行介) 轉灣抹角，穿芳徑。(旦) 傍柳分花。

返草堂(下)(外上)

(半剪梅) 人生最好是團聚，怕要分離，偏要分離。

老漢金榮，自從主人主母來到家中，方謂永遠聚首，可以盡心侍奉，聊報主人養養之德。誰知主母忽地思念雙親，便欲歸去，命俺僱定船隻，今日起行。俺只得先到河干，奉送一程。你看，主人主母一同前來也。(生旦行裝同上)(合)

(黃鶯兒) 一路柳垂絲，迎風蕩，拂面飛送歸人也。覺依依想人生團聚，終須分離。俺輕裝扁舟，同歸去。怎如你曉風殘月，歷千秋繞長隄。

〔作到河干介〕〔外迎見介〕主人主母來了。從此一行不知何時再得相見。

〔琥珀貓兒墜〕聚首未幾。又早悲別。離風帆一繫。隨水逝。斷腸人。枉自凝睇。慘悽只恐年邁相見無期。

〔生〕老人家休要悲傷。揚州離此不過一水之隔。小生可以常來望你。

〔前腔〕深情高義。永遠切心。肌一水相隔。非迢遞扁舟來往。隨心意。休疑暫時分離。切莫慘悽。

老人家回去罷。我們就此去了。〔雜扮船戶打扶手生旦同下船介〕〔外〕主人主母保重身軀。老奴不遠送了。〔生旦向外遙謝介〕

老人家請回去罷。〔雜搖船下〕〔外遙望介〕咳。他們竟自去了。

〔尾聲〕片帆挂起。去如飛。江水滔滔。浪觸磯。空餘這四圍山色。斜陽裏。〔背手長吁下〕



鐘 詩 盒 林

(集 徵 叔 春 高)

秋 閨 月 餅 分 詠 格

笛。聲。惹。得。蘭。房。怨。

餌。味。疑。含。蕊。府。香。

幽。怨。雲。牋。書。雁。字。

團。圓。風。味。啖。蟾。酥。

素。練。搗。殘。砑。杵。急。

紅。綾。製。就。廓。輪。完。

獨。立。蒼。涼。搖。翠。袖。

平。分。皓。魄。啖。紅。綾。

一。輪。香。滿。紅。羅。帳。

百。果。酥。藏。白。玉。盤。

孤。寒。冷。夢。金。龜。婿。

團。粉。能。傳。玉。兔。神。

梧。葉。影。殘。羅。袖。薄。

桂。花。香。滿。玉。盤。圓。

寂。寞。涼。宵。題。錦。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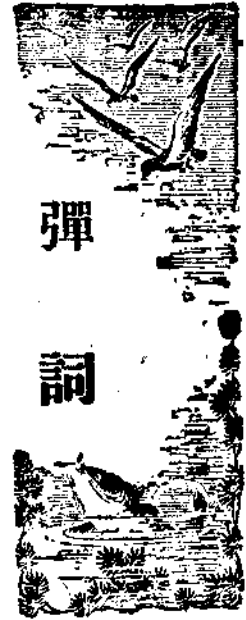
團。圓。佳。節。啖。紅。綾。

傳 奇

八

彈

詞



芙蓉淚彈詞

(醒)

第二十回 戀嗜

常言說得好，隔牆容有耳，窗外豈無人。當雲姐和侍婢梅芳在房中談心的時光，臨了這幾聲剛巧，被鮑郎從廊下聽得清清楚楚。楚暗忖：我那妻子爲着我愛吸阿芙蓉膏，他的口氣竟狠似有些怨命。哼……可惜遲了。照你所說，當初若是早知我有了煙癖，那親事未必能成的。如今既已嫁了過來，難道還好轉什麼念兒，翻悔嗎？一面想，一面便換著臉色，怒容可掬的走了進去，故意猛喚梅芳道：梅芳，快把榻上的燈給我點好。梅芳雖是狠不願奉承這個使令，但是姑少爺是不得罪的好，祇得順着他，將那烟燈點起。景模隨即步到榻前，斜臥下去，一手拈着杆子，一手托著斗槍，燒就桂圓似的大泡，呼呼的狂吸。雲姐此時眼看這種情形，比方才更增煩悶。(唱)真覺得苦違初志，實難堪。嫁壻原期播美談，偷若乘龍欣得耦。豈不是秦樓簫譜韻同參。其如巧拙成顛倒，那郎君書味偏偏絕不諳。更有惹人憎厭事。

彈 詞

一

奈煙霞毒嗜風會耽（自）你想做他妻子的像雲岫小姐才同謝妹學媿班姬這麼個閨秀（唱）如何得免心頭恨。莫怪他愁鬱終朝五內含（自）自從那一天起景模便在臥房之內公然的一榻橫陳消受那簫影燈光的樂趣。不管雲姐看了他憎嫌不憎嫌憤恨不憤恨彷彿自由的模樣看官這原是他特地和妻子賭氣的景模的意思無非我是素常恣縱慣的豈肯長受閨中人的約束他雖不以我嗜煙爲然我却偏要在他眼前吸給他看瞧他用甚麼法兒好禁住我故此非常得意喚大凡一個人走入迷徑往往自家人要想借著言語警醒他他更是極力反對沉溺不返就使到後來窘迫無聊恐怕也未必能自知悔呢。况景模自小不曾好好的受過教育他還道那樣是狠時髦的嗜好我輩有財產人家子弟們大都皆恃此爲消遣品并且平時聽得他母親說吸了煙倒可做保家的令子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爲喫鴉片的人性格最懶當不至再到外邊去幹那些狹邪冶遊浪費金錢了。有了這個妙論便覺得喫著吸煙正是做富公子的好處雲姐怨着他轉被他笑識見疎淺哩（唱）這叫做爲人最怕是糊塗。人到糊塗沒奈何。試看那鮑氏阿耶多嗜好。已教牧猪奴戲愛撈菹。更兼早歲成煙癖。忘却沉迷祇自娛。終日昏昏如入夢。翻怪道世人勤苦亦何迂。有時閒頻看葉子將牌兒鬪。賭墅偏同棋局輸。有時閒印土鬘鬘爭購取。黑膏煎就盜流酥。但見他朝朝揮霍毫無惜。遑問家財與囊殊。不知坐喫山空留古諺。寧能荒逸守華腴（自）過了一二年景模的行爲依舊未改煙癮自然是愈吸愈大了。那時洋煙的價值雖還比不上現今要勝過銀價幾倍祇是每兩陳膏差不多也需三元左右計算起來一歲用項他個人總須耗費數百金那賭虧的銀錢還不在話下咧雲姐看到這般光景心中萬

分焦、疾、整日裏、憂、憂、鬱、鬱、全無興趣。過着歸省乾爺乾娘的時候。沒有一次不苦眼愁眉。訴及夫婿的狀況。沈大令和姜夫人也常常替他納悶。爭奈想不出什麼話兒來勸慰他。姜夫人更深悔當時鹵莽誤聽了姚太太表面之詞。當作鮑郎是一個靠得住的孩子。所以忙在嫂子面前殷勤的撮合。誰知那孩子不但像個繡花枕。并且狠有幾樣腐敗的習慣。目下眼看着雲姐鬱鬱不歡。實在有些過意不去。亟思諄勸。景模先除却那一種煙嗜。一天鮑郎到縣署裏來進謁。寄岳父母。瑜甫見了他暗暗地省察他的臉色。似覺比從前又青滯了許多。姜夫人見丈夫望着景模細瞧。知道是爲這個緣故。一時略敘寒暄。各各坐定。姜夫人便用那徐徐引入的方法向鮑郎開言道。姑爺啊。護闈近體定安康。料想家政清娛。罕冗忙。白。尊府與敝衙。唱。路隔無多來往便。又何妨魚軒光降。樂相狎。我家是此間至戚。惟君處最愛的情話。纏綿共一堂。極願屏除諸客套。常教握手訴中藏。白。鮑郎那裏會曉得姜夫人這幾句話。乃是閒文中之有關正傳的。因笑嘻嘻的。回答道。多承岳母記念家慈也。屢思和岳母談天。大約不久就要過來呢。姜夫人速說狠好。且狠好。停了片晌。隨接續下去道。姑爺的面貌似乎消瘦了好些。不知道日來起居。可如常麼。鮑郎道。小婿身子並沒有甚不好。自己也不覺得臉上消瘦。想是這裏有多時不來。故此岳母瞧着有些異樣了。姜夫人道。姑爺自己人不要見怪。我有幾句不中聽的話。屢次想同姑爺講。據我看來。是那。唱。損人元氣是洋煙。暗裏消磨力最堅。呼吸之間多毒燄。恍同膏髓自熬煎。遲眠晏起。隨心慣。晝夜晨昏倒復顛。終日蜷居帷帳內。受來空氣少新鮮。這其間衛生有礙。言難盡。最好立志能將此嗜捐。祇恐年深成痼疾。到後來欲祛舊癮總牢牽。但看那個中。

彈 詞

四

資格逾恆者。每曲背駝腰。又聳肩。憔悴容顏如敗柳。更誰識春風張緒。是當年。况賢婿正當綺
 歲應珍重。第一須求體健全。好在是時尙淺。賞容易戒。不愁魔性苦糾纏。何如早斷心和願。
 從今後攝養精神得自然。鄙意如斯多懇切。望公子即為首肯在當前。諒尊堂定然深躉予言語。
 他日相逢不我憊。自我們誼屬周親似無庸多所客氣。故此不揣冒昧直言相規。知姑爺聰穎過人。
 自不至逆耳的。瑜甫在旁又贊助了幾聲說你寄岳母的言語確是不错。賢婿請你聽了他罷。鮑郎當着
 這個時候弄得甚是為難。暗想若是允許了他們。他們向小姐證明當真逼我戒煙起來。豈不受惱。若說
 是不以為然。又無正當的理由。可據。一時間中心志忑。好像杭州人所說的十五個吊桶。汲水七上八落。
 輾轉思維却心生了一計。便對瑜甫和姜夫人道。小婿的吸煙本來微乎其微。不算得有癮。將來要戒也
 是容易的。看官們你聽。鮑郎這兩句鬼話。還是答應。還是不答應。無非迷戀不捨。明明白白要含糊過去。
 免得旁人諄勸罷了。瑜甫聽出其中的隱情。知道這小子不堪造就。也不和他再講什麼。鮑郎自覺沒味。
 因告辭而歸。這正是。嗜好太深難覺悟。不遭苦况不甘休。枉教婉擊良言勸。他那裏過耳何
 嘗為一留。自要知鮑景模此後若何。且俟下回詳細道來。

第二十一回 典敘

恰說鮑郎自那天在瑜甫署中聽了姜夫人一番勸戒。回家之後。非但不自痛省。并且翻怪着雲岫小姐。
 平時不替他在寄岳父母處遮掩。掩以致飽受語言有失顏面。竟和妻子胡鬧了幾回。雲姐無可如何。
 惟有耐着氣自己忍受。有時背地飲泣。默不出聲。有時仍守着規諫主義。苦口的奉勸。怎奈他丈夫冥頑。

性成毫不爲動。雲姐亦祇得聽其自然。任着他一天一天的昏昏過去。那知一樁憂慮還沒有祛除。不上半年却又來了一個驚心動魄的消息。原來鮑家現居的這座房屋暗中已質與鄒姓。曾收入抵借款五千金。立有契據。這項借款就是前年拏來做景模婚費的。此外除了那所宅子。僅僅有幾間僻靜處的市塵。每月租錢不過卅餘千之譜。當初姚太太所說的田地若干資財若干。邦是做媒時一派誑言。結撰憑空。全無實際。那姓鄒的這個人又是（唱）出身本屬最寒卑。胥吏頭銜漕務司。愚弄鄉農成小富。私囊中飽蓄餘資。更有子金盤剝多多善。貸取三分不算奇。狐假虎威工詐嚇。慣憑官勢逞胡爲。生來面有團團樣。體態顛預性若鷗。（白）倘有借他銀錢的人到期未克歸還。（唱）他便遽自登門來硬索。不怕你不將衣飾典償伊。若然有個拖延者。瞬息之間要訴訟隨。因此上當地渾名鄒老虎。可見是爲人兇惡自無疑。（白）不料事有湊巧。鮑家的那所住宅恰恰由景模一個賭友組介押在鄒老虎手中。議定三年爲期。卽行回贖。那年冬杪便是應行回贖的期限。無如景模近來的用度。每每入不敷出。平日間購吸煙膏。虧空已鬧得不小。那裏能有餘錢去收回家產呢。不過勉強付些子金。準備屆時央着居間人和鄒姓商懇展期罷了。眼見那（唱）廣廈華堂難自保。終有日他人入室主權移。偷然竟失安居所。這體面何存事怎施。（白）你想雲姐得了這麼大的歹信。眞真是急得了不得。幸虧還是從旁邊人口裏探聽來的。他婆婆恰未經同他提及。或者尙有不確的希望。雲姐當著此時。一面將這個意思放在心上一面常留心丈夫的舉動。光陰容易不多幾時。已爆竹聲催歲聿。云暮雲姐暗窺景模。倒也不見他有甚麼窘狀。家裏還是照着舊規做。那年事因卽放心下去。豈知到了小除日的晚上。

鄰老虎果帶着多人逕來催逼。那時雲姐正坐在房內看梅芳和僕婦阿金整換床帳。預備迎年。忽見景模急斗斗的走了進來。趨向妝台東掏西摸。彷彿要找尋什麼。雲姐忙問他爲甚。這般粟六他祇是不則一聲胡亂的搜覓。後來被雲姐再三致詢。才吐了一句等一會讓母親來同你說。匆匆而出。面上狠發現憂急的模樣。梅芳和阿金看了。俱有些不解。雲姐却早瞧科了八九分。暗想莫非那個消息果真了。不然何以他此刻慌張到這等田地。但是爲何儘自向妝台邊尋找。我又沒有甚貴重東西。可值得數千金替你們填空。可也奇了。可也奇了。正在忖度。鮑夫人又走進房來。雲姐見了他忙起身迎迓。婆婆請坐。鮑夫人坐定後。先敷衍了許多閒話。漸漸的講入家事。並唉聲歎氣道。少奶奶你來了幾年。恰還有所未曉。今天可不能再瞞着你了。雲姐聽婆婆提起家事。已不覺怔了一怔。及至說到瞞着不瞞着。自然料知是這個問題。因呆呆的等下去。但聽得鮑夫人續言道。我家是（唱）從前景况本豐饒。儼富有銅山足自豪。一自爾翁成物化。這程羅門第驟然凋。所幸是衣租食佃堪充給。贍養無虧把歲序消。祇惜後人難繼起。那景模未能猛晉迅干霄。更兼囊載成婚候。用費曾將巨項銷。（自）因此這幾年是（唱）入少出多据拮甚。每形支拙漸無聊。今時又復加艱困。故爾剗肉醫瘡五內焦。（自）我此際非爲別事。祇因年下的各舖賬款約有千餘金之多。適問景模向我稟商言。一時外面無可挪移。不得已擬將家中飾品權且付質。以濟目前。我那裏爲著他已檢出了多件少奶奶這邊有一枝珠簪。可否也交給與我暫時湊用。湊用待過却年。關便當設法贖回。仍由老身交還賢媳。想少奶奶最是明理。斷無不允的。看官們大凡做爺娘的要回護兒子的短處。遇着爲難辰光。他偏會像善於作文的妙手。隱尾藏頭。

自圓其說。景模嗜烟好賭。試問那一個不曉得。難道還好替他遮蓋嗎。但鮑夫人對着雲姐。竟始終不提一字。祇把一筆賬歸算在完嫗時的費用上。其實近來鮑家所有虧負。何嘗是爲這個緣由呢。(唱)這叫做母氏由來性總慈。況乃心存溺愛意偏私。故而出言之際多昏闇。慣爲遮瑕復掩疵。不道頑兒錢浪擲。翻將婚費溯當時。須知爲人若自能勤業。縱債積纍纍也易支。奚至頻看嗟束手。竟弄得要憑典質救燃眉。(自)閒詞少贅。且說雲姐聽了鮑夫人這一番話。眞眞又是發惱。又是好笑。惱的是惱丈夫沉湎於煙。以致家道日蹙。笑的是笑那婆婆心地糊塗。到了此時還要替兒子掩飾。說什麼猛晉不猛。晉干霄不干霄。爭奈分屬姑嫜。未便和他駁詰。祇得耐著性兒。慢余余的回稟道。婆婆這有甚麼不可。不過不知道要那一技。簪兒還請婆婆示明。好待媳婦去拿來。呈上哩。鮑夫人道。少奶奶難得你果然許可。我想就把那時行盤用的那對花兒。暫時携去。雲姐聽到這裏。方才明白他原來要取那對清紫的珠鳳。因爲恐怕我不願意。特地說得輕輕的。要一珠簪兒。一俟我應允了。他便簡實的說出來。看到婆婆這樣乖。心中著實悔恨。既而一想。我就是執意不允。那景模也未必肯放過。橫豎總保存不牢的。我又何苦自尋煩惱呢。當下便將琉璃匣內的珠花遞交與鮑夫人。鮑夫人拏了去。趕忙著人典得數百金。先給鄒老虎作爲補償。息項。那回贖問題。權且擱下。祇是(唱)一自華簪歸質庫。從今彩鳳不飛回。(自)至於雲小姐有無抱怨情形。做書人尙未探悉。容消停一會再講給看官們聽。

(未完)

鐘 詩 軒 雨 話

(集徵葵蔭郭)

彈
詞

小姑山

牽牛花 分詠格

秀。趁。彭。郎。懷。裏。抱。

香。留。織。女。鬢。邊。簪。

月。冷。螺。鬟。仙。女。蹟。

風。微。蝶。夢。美。人。情。

妝。凭。石。壁。江。爲。鏡。

灌。借。銀。河。水。亦。香。

未。能。越。境。朝。天。姥。

也。合。蹊。田。伴。老。農。

雙。聳。玉。峯。疑。少。艾。

重。遊。銀。漢。認。仙。葩。

貌。貅。拍。手。彭。郎。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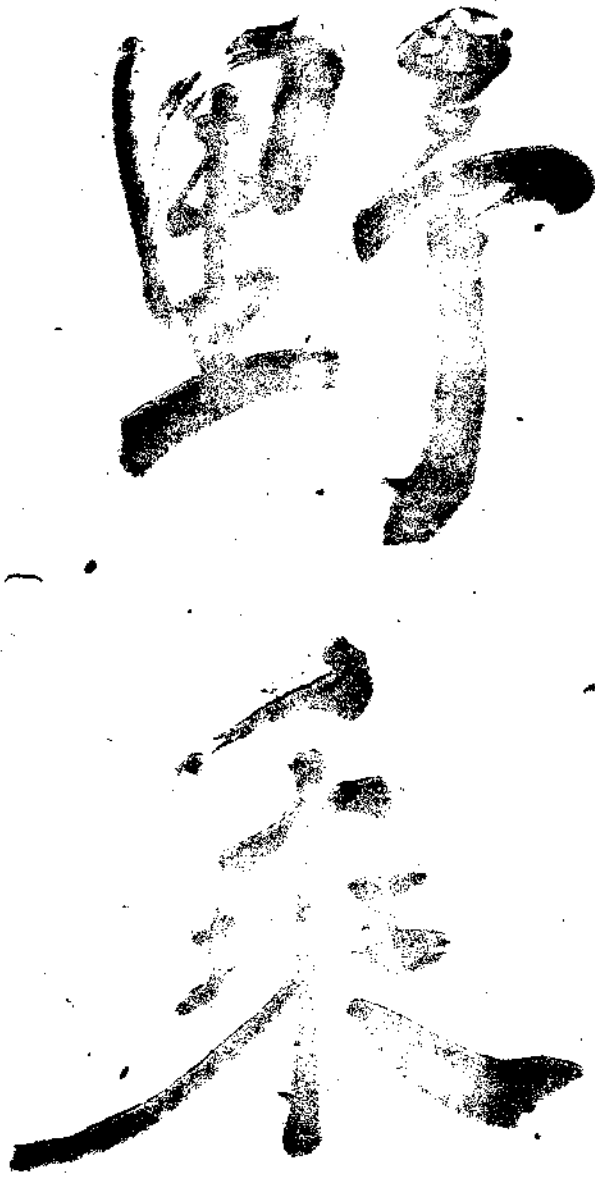
烏。鶻。同。心。織。女。迎。

雲。開。石。髻。堆。螺。出。

風。過。金。鈴。渡。鶻。知。

神。女。無。郎。常。獨。處。

天。孫。有。淚。慣。相。思。





野居漫識

(續)

(定夷)

● 清宮新語

前清宮室。以紫禁城爲皇城。南有午門。北有神武門。東有東華門。西有西華門。午門內爲太和門。太和門內有太和殿。文華殿在其東。武英殿在其西。三殿皆規制崇宏。巍然可觀。更內爲中和門。門內有中和殿。再內有保和殿。殿後卽乾清門。辛亥遜位。詔下清廷。以乾清門以外殿宇。交與民國內務部管轄。故第一任大總統。受任於太和殿。今日清室之地。位止南自乾清門。北至神武門耳。

民國以十月十日爲國慶日。經國會議決者也。第二次之國慶。在民國二年。當袁大總統戡定贛亂之後。卽於是日授正式大總統任。祝典之盛。無異前清皇帝萬壽也。是日清宮諸內監。紛紛告假出外。以謀一飽眼福。宣統帝不知其故。就一老內監詢之。以國慶對帝曰。旣云國慶日。汝輩胡不向予叩賀。老監答曰。此係民國國慶。非僭們之慶。賀節帝曰。何以民國國慶。與僭們不涉。老監乃告以武昌起義故事。且曰。民國之國慶日。卽僭們之亡國紀念節也。帝聞之大哭。老監亦相向洟瀾。

隆裕后以民國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上午二時賓天。其年其月其日其時皆屬二數事之適逢。其會有如此者。大漸前一星期爲后壽誕。袁大總統特派建威上將軍段祺瑞齎盛儀往賀。后以民國優禮有加。力疾而出升殿受賀。因冒風寒。病遂加劇。以至不起。病篤之時。有一最可發矇之事。后所患症本屬風濕。醫官張午樵、佟質夫等誤以爲癩病。禁勿飲水。后病渴異常。頗以爲苦。宮人信醫官之言。又不敢以水進。臨崩之前二日。后竟私取宮人洗臉殘水飲之。夫以錦衣玉食之太后。其末路乃至求一勺之水而不可得。殆冥冥之中自有播弄之者歟。

隆裕爲人柔順有餘。果斷不足。碌碌庸才。無可述者。惟頗能崇儉去奢。自遜位以後。內監宮人次第淘汰。因之頗遭怨謗。瑜妃從而收拾人心。宮中益惡隆裕。故后臨崩之時。哭於旁者僅幼帝與老臣。世續及數宮女耳。即死後哭泣之人亦寥寥。晨星聞大漸之前。確語世續曰：孤兒寡婦。千古傷心。觀宮宇之淒涼。不知魂歸何所。又語幼帝曰：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而國亡。而母死。茫然不知吾別汝之期至矣。溝壑道塗。聽汝自爲而已。其言極慘。或謂有激而然也。

隆裕發喪之後。京中有一種傳說。頗可駭異。是否殊難武斷。姑誌之以質諸個中人。隆裕之病。本非死症。當后壽辰。登殿受賀。一切體制無異。遜位以前。臣下如世續、陸潤庠、陳寶琛、伊克坦及皇室諸親貴。均行拜跪禮。時定武上將軍張少軒在京入宮朝賀。亦依然三呼萬歲。行九叩禮。隆裕自以爲予以政權付之。袁總理彼特代余執政耳。太后之尊依然如故。今日萬壽。袁總理當來朝賀。乃忽聞袁大總統派段祺瑞爲代表。隆裕已覺不懌。及段氏至。佩刀登殿。鞠躬不拜。隆裕愕然。始知江山已去。威尊無存。且氣且憤。病

遂加劇。蓋辛亥遜位之詔全受左右蒙蔽。譎張為幻。寡婦孤兒深居宮禁。那知宇內大局。後知其誤已無及矣。此說頗見新穎。然亦有強辭奪理之處。隆裕雖愚。何至昏昧。乃爾民國優待條件。彼豈未之見耶。姑誌於此。以存一說。

陸潤庠於民國四年秋病故。飾終之典。無異清廷未遜位時。予諡文端。賜治喪銀三千兩。遺侍衛前往致祭。當遺摺上呈之時。瑾妃閱罷。痛哭失聲。慨然願宣統帝曰。自退政以來。能始終輔弼我家者。寥若晨星。今又弱一個老成凋謝。為之奈何。語罷復泣。嗣世續至。瑾妃諭以從優賜卹。後議繼任之人。以梁節菴。臬使自哭陵而後。頗有忠於清室之聲。遂定陳寶琛補陸潤庠之缺。梁則補陳之缺。梁生平素以拜相入閣自期。此時竟遂所願。乃未及就職京中。忽有籌安會發現。梁恐蒙貳臣之辱。於是又抱首陽蕨薇之志矣。

楚聲錄

(續)

(山淵)

楊廷樞絕命詩(十一首之四)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正氣千秋應不散。於今重復有斯人。浩氣凌空死不難。千秋血淚未能乾。夜來星斗中天燦。一點忠魂在此間。社稷傾頽已二年。偷生視息亦何顏。祇今浩氣還天地。方信生平不苟然。罵賊常山有舌鋒。日星炯炯貫空中。子規啼血歸來後。夜半聲傳遠寺鐘。

山淵按楊廷樞江蘇人崇禎時解元也幼抱大志倜儻不羣喜讀書擊劍常與名流交明季張天如諸君子倡復社於東南靡然爲學者之宗社中人咸以節義相激勵廷樞亦列名其間姓字久敵遐邇南京顛覆諸君子死亡逃竄蕩然無餘廷樞亦狼狽而遁是時總兵提鎮吳勝兆與舟山通謀擬定期脅諸官反正事洩被逮同謀諸人如陳子龍夏存古等悉捐軀殉國清吏復窮蒐餘黨士民無辜被戮者不可僂指計由是略負名望之士咸栗栗自危懼視市城爲虎狼窟莫不遷居於鄉以爲保身計如光福文募諸鄉卜居寄跡者源源而來殆有人滿之患廷樞亦避地居光福思完髮而隱不復問世間事冀可以終其餘年矣而不知清之緹騎充斥緹緹四布舉國無一片淨乾土無論殺人盈城卽野亦不易居也先是舟山起義以復讎大義揭示天下沿海諸州縣咸望風歸附而內地諸遺民亦多與通聲氣謀糾合忠義之士作內應廷樞以爲興復可望亦挺身而起與舟山通往來書簡咸以討賊復讎爲誓勝兆既敗舟山勢頓孤不能大舉而廷樞竟幸而漏網急避地於鄉舍館未定而緹騎已至蓋廷樞與舟山相通之書簡爲偵者所得密報於清吏時巴提督紮營在蘆墟聞偵者報喜又得所邀功地急遣人捕之廷樞知無倖免坦然就縛妻妾兒女白髮黃童咸繫囚車中無一脫者旣而械送廷樞至蘆墟巴提督開庭鞠之廷樞植立不跪直承與舟山通不諱握拳戟指怒斥清廷罪曠日厲聲毛髮皆上豎聲情激昂聞者皆失色巴提督大怒手刃之又臨於項罵聲猶不絕時年五十有三觀者莫不泣下妻黃氏亦以身殉其餘女眷多人受兵士之侮辱不可言狀且責令饋千金取贖楊氏家旣散無所得資遷延半月諸門生而後集資贖出云廷樞以丁亥四月二十四日被逮逮時由舟械送此詩爲舟中

所作共十二首。今存其四。啓禎記聞錄曾載之。亟泚筆而錄之。於此詩雖未臻絕妙。然人之將死。其言也哀。迅筆疾書。徬求工拙。讀息夫躬之遺作。能勿銷魂聽雍門周之哀絃。誰不流涕。讀此亦可以見其熱淚溢匡。憤氣填臆之時。未可以工拙論之也。或又以南京顛覆。廷樞潛逃。因以責之。斯又過矣。更有絕命辭一扁。亦同時作於舟中者。即續錄於下方。

楊廷樞絕命辭

蘇郡有明朝遺士楊廷樞。幼讀聖賢之書。長懷忠孝之志。立身行己。事不愧乎古人。積學高文。名常滿於四海。為孝廉。一十五載。生世間五十三年。作士林鄉黨之模。庶幾東京郭有道。貧綱常名教之重。願為宋室。文文山惜時命。不猶未登朝而食祿。值中原多故。遂蒙禍以捐生。其年丁亥歲。其日則孟夏之終。方遁跡於山阿。忽罹殃於羅網。時遭其變。命付於天。雖云突如其來。亦既知之矣。有妻黃氏。吳江人。歸予二十餘載。有女觀慧。適張氏。年亦二十餘。春。罵賊全貞不媿。丈夫氣概。舍生就義。殊勝男子鬚眉。一家視死如歸。轟轟烈烈。舉室成仁。無二炳炳烺烺。生平所學至此。方為快然。千古常昭。到底終為不沒。但因報國無能。懷忠未展。終是人臣未竟之事。尙辜累朝所受之恩。魂炯炯而升天。氣英英而墜地。當為厲鬼。期待來生。舟中書志不能盡言。留此血衣。以須異日。願求知己。面付遺人。如痛父母。即思忠孝。垂沒之言。以此永訣矣。四月二十八日舟中書。

山淵按此蓋以血書之於衣者也。考廷樞於此絕命辭之後。復又書云。余自幼讀書。慕文信公之為人。今日之事。乃素志也。四月二十四日被縛。經五日未死。大罵賊未殺。不知尙有幾日。遍體受傷。十指俱

傷。損。而。胸。中。浩。然。之。氣。與。文。信。國。之。赴。燕。亦。無。異。此。心。快。然。無。恨。因。留。殘。墨。以。遺。後。人。云。云。大。概。前。所。錄。之。詩。即。續。書。於。此。後。者。也。今。讀。此。辭。直。叙。其。事。無。一。語。之。綵。藻。無。一。字。之。彫。飾。似。未。足。以。動。人。然。亦。正。見。其。在。憤。極。痛。極。之。時。為。之。其。末。幅。復。勗。其。遺。人。毋。忘。忠。孝。以。繼。乃。父。之。志。忠。肝。義。膽。照。耀。千。秋。可。哀。亦。復。可。敬。又。前。後。每。以。文。信。國。自。况。雖。廷。樞。之。事。業。遠。遜。於。信。國。然。其。忠。義。之。性。與。生。俱。來。固。亦。無。媿。於。古。人。者。矣。惟。其。書。中。特。詳。舉。其。妻。女。殉。節。事。以。為。一。門。成。仁。可。以。自。慰。而。葉。紹。袁。譔。啓。禎。記。聞。錄。既。錄。廷。樞。之。詩。又。書。其。後。曰。詩。共。十。二。首。茲。僅。錄。其。四。尙。有。稱。其。妻。女。殉。節。者。不。錄。以。其。妻。女。未。能。死。耳。云。云。則。又。以。為。其。妻。女。無。殉。節。之。事。然。廷。樞。所。譔。絕。命。辭。言。之。鑿。鑿。似。所。親。見。者。斷。不。致。失。之。於。虛。偽。否。則。無。其。事。而。侈。言。之。廷。樞。去。死。不。遠。奚。為。誇。誕。若。是。或。者。被。捕。之。時。兵。士。肆。其。侮。辱。妻。女。均。以。死。拒。之。廷。樞。疑。其。已。死。遂。筆。之。於。篇。而。其。後。卒。未。死。非。廷。樞。所。及。知。耶。抑。廷。樞。所。言。為。得。其。實。而。葉。氏。則。傳。聞。之。誤。耶。事。之。相。反。若。是。殊。不。可。解。姑。以。闕。疑。俟。異。日。考。之。

傅臻絕命詩

落。拓。吳。門。三。十。秋。感。懷。徒。惜。敵。貂。裘。遊。魂。已。逐。三。湘。浪。壯。士。空。餘。萬。疊。愁。碧。水。青。蒲。聊。嘯。咏。曉。風。殘。月。自。滄。洲。從。今。識。破。塵。寰。夢。何。用。妻。其。拭。淚。眸。
 欲。弔。靈。均。問。汨。羅。傷。心。不。覺。淚。痕。多。塵。懷。漫。倩。清。流。洗。浪。跡。何。妨。放。棹。歌。不。羨。人。間。多。利。藪。來。尋。澤。國。水。雲。窠。落。花。有。意。如。相。惜。願。爾。年。年。逐。逝。波。
 千。林。烟。雨。望。中。收。心。事。惟。堪。付。碧。流。破。浪。欲。撈。江。底。月。凌。風。願。覓。釣。磯。秋。泉。聲。嗚。咽。如。催。淚。岳。色。蒼。涼。似。

結愁寄語不須倍惆悵。萍蹤今已赴羅浮。
水國微茫映落暉。溯洄枉惜子牽衣。烟籠寒月明沙渚。浪蹴飛花滿釣磯。時伴客槎歌夜靜。閒隨仙珮泛朝曦。半生泡影今知晚。何必招魂賦楚些。

山淵按自古當國亡家破日。暗海飛之時。往往有忠烈之士。執烏號而痛哭。攀龍髯而長號。孤憤填膺。無地可洩。每致投靈均之汨羅。蹈魯連之東海。以了此無味之生。此在歷代史乘。每多見之。而以明季爲尤甚。余曾譔季明義士傳略。蒐採微賤之士。有佼佼之行者。得百數十人。其姓氏湮沒不可考。而見者亦復何限。樂生惡死人之常情。彼奚爲獨反之耶。蓋別有難言之痛在也。如傳臻者。亦其一矣。傳臻。蘇州齊門外陽山人。年方二十三。平日喜任俠。有節。搃明既亡。痛哭終日。由是鬱鬱如發狂疾。四月初一日。遊西山。歸解衣去襪。黃昏出門去。家人謂其散步於外。不意其有他。乃臻竟赴水而死。留書遺其兄。別其妻。并七言律詩四章。自歎其決計自溺已籌之數日。前矣。其家呼舟覓屍。至初六日始得之。於齊門弔橋旁。辰刻雨中。載去葬之。而其面色如生。云葉氏啓禎記聞錄載其詩。又曰。此君本無他故。乃其拋妻棄家。甘心一死。若有甚不得已者。殆不可解。云云。余觀其詩。雖語意渾淪。然既曰。游魂已逐。三湘浪。又曰。欲弔靈均。問汨羅。皆以屈原自况。則其抱屈原之痛可知也。嗟夫。山河殘碎。故國淪亡。天下不得已之事。孰有甚於此者乎。宜乎臻之赴清冷而不返。投滄溟而無辭矣。余曾記其事於季明義士傳略中。茲節錄其詩於此。

唐王誓師文

嗟爾有衆咸聽予言昔有胡元腥穢宇宙汨爾黎民以爲被髮左衽黎民哀痛無有甘食天乃命我太祖高皇帝驅而出之還於朔漢天下欣戴如出昏窞而觀日月於今二百七十八年帝十七葉未有失德而寇賊乘釁覆我二京將復汨我黎民以爲被髮左衽幽明神鬼咸用痛心予自早歲懲愆是患不憚危苦以撻茲咎而天未厭亂不達鄙懷今兩京遞覆蓋爾又至臨安監國不競士民贍烏予念崇禎在御十有七年勵精圖治惟是舉措拂於民心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懲勸無章以至今日今諸夫子君子閔念黎元欲爲立主不以予不肖俾統六師監此函夏亦惟是賞罰勸懲實用有章功不可以倖取罪不可以倖卸衰鉞之用兆始於今爾夫子君子各率多士廣乃德心其尙桓桓如熊如羆恭行天討以光復帝室驅逐清兵以續我太祖之業其有摧堅陷陣拘執醜衆獻力自著者皆不惜茅土奕世帶礪盟之河山其有私作寇攘踰桓牆誘臣妾逸馬牛風俱有常刑其夫子君子或不念上帝及我太祖虞貳爾心私自愒淫自營威福暗干名器者天地鬼神亦共殛之自今以始同力一心以匡帝室勗哉多士咸聽予言

山淵按此唐主在衢州誓師文也南京既覆六月初八日潞王監國於杭州初十日卽從閣弁之議甘心降清唐王聞而憤泣不勝適遇禮部尙書黃道周等奏啓懇請監國十五日清騎至杭浙東人心震動唐王不已始勉從之十七日至衢州六師聚會王乃秉鉞徇師作此文而誓之今視此文古鬱蒼蒼嚴凝懇擊雖古之盟誓訓誥無以踰之明季三王唐王最賢誦此可以想見其人而卒不能恢復中原且馴至於國滅身虜豈天之不相中國耶

(未完)

酬

酬

告 廣 書 新 局 本



毗陵李定夷先生善為小說海內咸知前以斷續繁純

編成叢刊初集出版以來洛陽紙貴譽滿藝林詢購二

集者紛至沓來爰又著成叢刊三集定夷自謂初集未

盡愜意故於二集特求豐美全書十五萬言刻已出版

內容分六卷卷一說萃上(一)兩杯茶(二)縹緲

鄉(三)冤禽淚(四)願曲緣(五)女兒劍(六)鶴原雙

二說萃下(一)...

談數(一)...

韻(一)...

五趣海(一)...

六文...

幽秘冤禽淚願曲緣之哀豔女兒劍

義俠海情潮之遺意奇異情節

自由毒之發贖震興形容盡致皆非良工名

手不能造此極顯餘如談數之趣味濃厚趣海之詠諧

橫生皆定夷得意之作此外各欄美不勝述洋裝一厚

冊定價大洋六角

詞 題 文 序 求 徵 福 儷 仇

是書內容已見於本報茲儘二期刊畢即印單行本敬乞愛讀諸君賜以序文題詞藉為覆甄文字生色刊入之後即以為本報定夷謹啓



技擊餘聞補

(續)

寶山朱鴻壽著

●聞某

崑山寒士聞某。父本業商。終年頗獲贏餘。家小康。聞某則否。酷嗜拳術。賣其田地家產。挾資從武黨。派游經山。歷水優游。度日者凡五六年。及父死。家况甚窘。無以為生。乃作小本營生。藉博蠅頭微利。時崑山城內有惡習。凡賣草履者。不得過懸門外。或不知而過之。則必為役人奪去。而不償資。居民不堪其苦。聞某聞之。義氣頓發。頗抱不平。某日亦負履以過。役人奪之。聞某大呼。索資。役人不理。聞某曰。貧苦之人。賴此以生。偷如此。將何處覓噉飯地耶。速取資來。役怒。各奮臂擊之。聞某以手點暈穴。啞穴。役人皆仆地。不能起。其未受傷者。以情奔告縣令。命差役執之以見聞某。曰。彼衆我寡。我何能使之倒地。彼自相踐踏耳。旁人曰。聞某優於拳術者也。令知之。乃曰。汝能使役人起。則不罪爾。聞某以手撫仆者身。而仆者自起。令問各人有何苦痛。皆答曰。別無所苦。惟全身瘦軟無力。欲動不得耳。令領之賞以十金。聞某固知傷科。乃以金三四兩買藥膏。以治之。凡他人之不可治者。一經其手。無不立效。聞某欲以技傳之子。乃膝下祇有

一女曰蘭英不得已傳其女某年困於病不能起適其妻孕臨死時謂蘭英曰我之技悉授於爾今汝母腹中有孕生妹不必授若生弟則必將我所授者教之勿稍隱蘭英泣應之言已而死聞某死後月餘其母果產一男貌雄健及長蘭英遵父遺訓悉心授之不稍懈怠然私心終不能免凡重要之手勢及傷科之祕術輒隱藏一二不肯全授故凡醫傷人弟所不能治者經其姊之手無不立效後蘭英嫁於殷氏以其祕術傳子孫至今殷氏後嗣爲崑山縣有名之傷科蓋亦蘭英之遺術也

●慈脩僧

朱家閣萬圩寺僧皆精於武藝有名於當世慈修僧亦居於寺性暴躁一味橫行因被逐出寺由是周游各地以圖生活僧本明悉傷科至某鎮借醫室藉此度日其標示曰跌打損傷接骨入髓鎖有楊某精通拳術凡醫跌打損傷接骨入髓者至當發帖問候旁人以告僧僧曰我輩以本領得錢何故屈膝於人即行醫治越二日楊某至索借洋二三元僧曰小僧清苦安有餘錢借居士且居士又何必向小僧借錢僧言時楊某即以霸王請客勢直撲僧僧即以美女梳妝勢當之從容自若楊某已力竭氣喘自知不敵廢然而歸

●趙福成

趙福成瀏河人父汝榮業儒家道小康恐福成之爲人欺侮也乃托人聘請名教師授福成以拳技後聘一武孝廉實拳勇之有名者也一日正在授技忽來一賣橄欖者立而觀之如是者數日觀時見其有不滿意之態願欲言而不出諸口旁觀者咸大譁曰爾善此乎曰幼曾習之惟拳技若此師者何能教人旁

人呵之曰此武孝廉也烏可小觀汝再言者洞汝胸矣曰彼亦人我亦人我有何畏旁觀咸叱其不自量
力而賣橄欖者乃故高其聲謂武孝廉不武時人聲喧擾甚武孝廉曰旁人且勿鬧彼人果精拳技者請
其一試可也賣橄欖者卽挺身而出攘臂以試所演者爲宋太祖之三十六勢旁觀者覺冷風刺骨呆若
木鷄蓋其技術之精果勝武孝廉十倍汝榮羨之欲聘以授其子賣橄欖者曰公子果欲習技者請至我
家可也汝榮從之命福成至其家夜習時紅燭高燒及盡始臥晨則未待旭日東升而起習至上竿頭
乃命福成偕至四鄉兜賣橄欖如此者十餘年拳術精熟甚乃以賣技爲生活聞太倉某鎮有李姓兄弟
身軀偉大亦知拳技自謂無敵於天下常恃勇敢人生平以販鷄爲業鄉人有擔鷄而過者則強買之名
雖爲買賣則無異於盜人不敢與抗必贈以數鷄如尋常之規例也業鷄之鄉人受害匪淺福成聞之曰
無禮如此吾將有以戒之乃亦飾賣鷄鄉人擔鷄以過二李見之以爲鄉人可欺又行前法福成乃叱曰
聞是鄉有李姓兄弟者久爲地方害鄉人側目視之我此來專爲警戒若輩汝等試思我不畏二李而謂
畏汝等耶二李聞言大怒伸手擊福成福成以朝天一炷香勢試之二李已跌出尋丈外仆地不能起福
成曰技止此乎竟蠻橫若此後當慎之今日姑饒一死自此以後福成之名乃大噪而二李之勢於是戢
數年後瀏河來一僧強迫各商家助愿不助則不去且狀貌獠惡似非易惹者商家見狀咸震慄福成曰
市上人衆竟畏此一僧耶於是以雙手撫天勢擊僧僧則不及備而斃數日有老僧來謁福成蓋已斃者
之師耳時福成方在賣茶老僧問曰汝爲福成乎福成曰吾其小徒耳今日師飲前村親戚家僧但唯唯
既而僧見福成賣茶之柴皆竹根不以刀劈而以手根擊之竹根已應手碎僧乃大懼以爲彼小徒技已

如此福成之技可知矣。遂相揖而別。

楊庸父女

崑山富翁張世經者。家世殷實。後嗣甚鮮。數世單傳。人相與垂涎。僕楊庸。勇而有力。且能忠事主人。每有事。輒爲之助。故世經頗倚重之。當其入張家時。攜一女。名曰翠英。年約十五六。姿色姣好。德性和婉。頗有大家風。世經妻陳氏愛之。認爲義女。越數年。楊庸欲辭去。世經曰。我家方借重於汝。奈何求去。汝去則予無護衛之人。庸曰。吾嘗奪諸响馬物。不順者輒擊殺之。於是咸集怨於我。不得已備於公家。方冀永避塵囂。不再問及他事。詎料已爲彼輩偵知。若再居於此。禍且累及主人。僕今不忍留此。以害主人。今已與彼輩約。鬪於某地。以決生死。倘得生還。復見主人。則爲萬一之幸。死則永別矣。吾女翠英。固夫人所眷愛。願以侍主人。世經曰。是奚可哉。庸泣曰。主人不允者。吾女其誰歸。世經鑒其誠。乃許之。臨行時。沽酒餞之。世經曰。數年主僕從未一觀絕技。今既作別。盍示一技。以去。庸曰。可。請主人先立庭中。門窗緊閉。庸執長槍。起舞。屋上瓦石飛騰。室中如疾風掃籬門。窗立闕。世經曰。佳哉。席終。遂揖而去。庸去後。世經見女鬱鬱不樂。乃多方慰之。女泣曰。妾能常侍主人。固屬幸事。苟不幸而吾父鬪死。則仇人遺孽。且夕且來。來則必累主人。妾是以憂耳。越二月。時方十二月初旬。夜將半。聞多人叩門。聲甚厲。知爲盜也。家人驚駭。咸由後門逃竄。倉猝間。女於暗中摸得一豈。即貯豈一升。開門向羣盜擲之。死十餘。盜餘皆星散。有頃。寂然無聲。家人乃入。明日。世經開門。出見盜尸。縱橫門外。盜手猶執白刃。其心爲之不寒而慄。乃問女曰。昨夜盜入我家。既未相敵。盜如何死。女曰。我取豈擲之。便足置盜於死地。婢死賊奴。易若割鷄耳。世經聞言。不覺昨

舌。女以主人之恩已報。父又不歸。遂自剄死。世經卽爲之殯葬。並立碑於墓上。曰：俠女楊翠英之墓。以爲紀念云。

●孫占九

月浦鄉有孫占九者。生而雄偉。膂力過人。酷嗜拳術。一日有老僧名慕禪者。來鎮演技。孫見而慕之。乃延請至家。教授拳技。僧初不肯。繼鑒其誠。許之。且見孫身軀魁峩。宏大卓卓。不凡。知其爲有力者。乃以生平絕技授之。孫心專志致。技術大進。僧亦從而嘉贊之。孫經老僧嘉贊後。遂自負絕技。以爲人莫與敵也。僧察占九有自滿意。頗不悅。欲辭之。顧孫甚雄健。不忍去。既見其不甚注意。竟辭去。臨行時。僧惟囑占九以謹慎而已。僧行後。半年某日。占九爲其子完姻。是日親戚滿座。堂中懸燈結綵。熱鬧異常。忽來一丐。目癩而髻青。止於階下。硬索酒肉。揮之不去。如其請。又乞錢。孫不應。丐則纏擾不已。孫怒。以猛虎擒羊勢撲丐。丐以朝天一炷香勢還擊之。孫已跌出丈餘。伏地不能起。丐笑掖之曰：君固是鄉健者。惟功夫尙淺。必欲與我周旋。須再習二年。方可言畢。攜其破筐。從容而去。孫於是不敢以絕技自負。卽有請其教授者。亦托故辭。一日鎮中演劇。人集道亘。咸有行路難之嘆。忽見有一老人躡足水面。如履平地。占九知爲異人。目送其去。次日見老人於破寺中。老人見占九。駭問何爲。占九曰：弟子酷嗜拳技。欲得良師。昨日演劇散場後。見師行水。如行陸。知師爲少林宗派。故敢奉謁。老人曰：既如此。請先示我以羅漢拳。占九如其教。老人曰：此亦少林派也。君得非慕禪之徒乎。占九曰：不敢相欺。師因慕禪也。並告以當時如何自滿。慕禪如何求去。今日如何追悔。老人乃錄爲弟子。率之入少林寺。學習年餘。拳技大進。能於暗中出槍滅香火。老人

曰。今汝技已超上乘。可以歸矣。占九乃歸。歸途遇一巨狼。占九以指點狼穴。狼狂嗥。力奔而斃。此事余聞其同鄉人張和君所口述者。

●湯子斌

湯翁產三子。子斌年最少。住居陳巷。無他近族。蓋數年前僦居於此。人以其勢孤。羣欺侮之。翁以不甘受。村人之欺侮。使三子輟讀習武。以禦。欲延聘拳勇之有名者。主其家分授。三子藝久之。莫能得。某日有跛老人。名錢長貴者。登門求見。願以所學授公子。翁即延之。爲師。三子學習二三年。惟子斌能得其道。二兄莫及焉。於是跛老人愛之甚。盡以所學授子斌。而子斌從未以此自矜。溫文爾雅。若書生。態學成。跛老人乃辭翁而去。臨行謂翁曰。子斌今已盡得我所授。足衛主翁。外侮可不足慮矣。一日翁家失去一羊。翁乃遍問村人。謂今日誰匿我羊者。請釋之。以出母戲也。村中有鐵臂阿三者。無賴也。乃曰。誰匿汝羊者。汝今將藉子之拳勇。欺人耶。乃遍告同村者。欲與湯翁爲難。於是村中惡少聚集者七八人。手執凶器。深夜叩翁門。子斌不啓。亦不應。此七八人者。則出言不遜。謂子斌果身負絕技。可與乃公一角。否則嗣後須小心。毋謂乃公易惹也。蓋惡少實欲俟子斌開門而羣擊之。久之不見子斌。出惡少等乃弛兵。而回。子斌忽從空際下。足踏阿三肩。阿三則已仆地不起。呻吟痛矣。餘人見狀亦驚仆於地。陳改悔。狀子斌乃一一接之以起。曰。汝等後勿爾爾。若再爾者。勿謂我拳下無情。於是咸懾縮而去。阿三等經此挫折。勢稍戢。然心忌子斌。能思欲有以害之。願未得良策。某日惡少中有名大頭阿虎者。謂阿三曰。今日子斌飲酒市上。歸時必在夜深。且子斌飲酒不醉不已。吾等力雖不敵。以計敵之亦奚不可。阿三曰。汝所計云何。阿虎曰。

子斌歸途必經石家村石村前有二大石柱柱上冠以毡帽被以衣服飾之如人吾等預伏麥田中見子斌來羣呼打……打……則子斌醉眼朦朧必認石柱爲人而握拳以擊之汝等試思人以拳擊石寧有幸者於是惡少等咸鼓掌稱善如阿虎計而子斌竟誤以爲人以雙手大撞碑勢當之但聞砉然一聲而石已斷矣於是子斌始知受欺惡少等咸駭極而逃明日阿三等羣往子斌家請罪子斌曰汝等爲害地方迄今已久我未嘗有負於汝等而竟一再害我以圖一逞然我心存忠厚不欲以一指加汝等我今問汝等知罪否皆曰知罪子斌曰汝等須各自營生不得爲害地方不允我者將以撞石柱之法待汝等也自是以後阿三非但不敢欺子斌且惟子斌之命是聽子斌居鄉恆抑強扶弱故鄉人甚敬憚之一日子斌入市見多人鬻集異而觀之則一賣技人也時正雙手舞鐵鏹謂有人能與余一較技者當拜下風相識者咸羣語子斌慙慙與角子斌不肯而賣技者往來如飛大有目中無人之態觀者大譁以爲賣技者拳技果勝子斌否則子斌身負重名何以不敢相角子斌聞言頗含怒意乃乘隙手按賣技者肩則賣技者已覺乃曰南下時師曾謂余云南方有湯子斌者爲余舊相識頗精拳技此去可代爲道候先生卽其人耶子斌曰如客言得非錢長貴乎長貴爲君之師又爲余之師然則君與我爲同師之弟子也今日之事無狀已極於是互相謝過約爲兄弟蓋此賣技者名葉如飛亦北方名教師此湯子斌族姪俊人所述者

餐英室筆記

(續)

(花奴)

娟娟

談 厝

八

蘇曉雲者蜀之成都人。貌姣好。若女兒。有璧人之目。性豪俠。專爲人鳴不平。好作汗漫遊。又善技擊。一劍飄零。足跡遍五湖四海。探荒山窮幽谷。視爲生平樂事。某年從冀充南下。輾轉至白門。適資斧告竭。又值風雪載途。典裘贖酒。自知非計。無已。姑爲酒家傭。傭餘所獲半以存貯。半逐屠夫騶卒飲醉。則倒臥街頭。嗚嗚而歌。見者皆嗤爲狂奴。店主慮其肇禍。逐之。子然西行至九江。囊金又罄。不得已復求傭於人。有張某者。素稱長厚。設酒肆於地。憐之收爲夥。於是曉雲得復爲酒家奴。而豪放如故。仍如在白下時。幸張某能優容之。肆中有粗婢娟娟。司炊事。亂頭轟服。碌碌無所長。曉雲獨異之。嘗私叩以身世。娟娟輒瞠目似不解。或走避。乃問之。店主曰。客歲有客過斯。自云娟娟爲其女。因生計艱。願留娟娟爲婢。而不取值。予不允。客強委而去。不得已留之。自入吾肆。從未言笑。殆啞女也。而執役勤勉。不憚勞苦。亦難得者。又曰。曉雲問及此。殆有故歟。曉雲頹然曰。無他。爲渠不言。故以爲問耳。店主微笑。不語。曉雲亦笑。顧曉雲終不信。私謂斯女行跡奇異。必非常人。因留心偵之。久之。依然無可異。處忽動歸思。辭店主行。旣離九江。宿於一古剎中。不復行。剎距九江可三里許。曉雲之意。蓋伴作西歸。實欲一偵娟娟之行動也。以是夜必入酒家。伏於陰處。以窺娟娟。越數日。益信娟娟爲非常人。娟娟以曉雲旣去。始敢漸露行蹤。某日之夕。曾於肆後。吸氣練功。曉雲當時欲喝破之。繼念不如覘其後。因此偵之。益頻。一夕至酒家。稍遲躍上屋頂。卽聞低喝曰。汝爲誰。曉雲愕然回顧。見一男子立於身後。卽拔劍與鬪。許久無勝負。各停鬪而笑。夜色迷濛。映見男子面。曉雲詫曰。噫。娟娟也。男子聞呼。亦大驚。逼視曉雲。始恍然不覺。頰甚。俛首弄劍。默不語。曉雲笑。

曰。予。固。知。姑。娘。爲。吾。道。中。人。果。然。不。差。苟。不。以。不。才。見。棄。願。爲。友。娟。娟。依。然。不。語。曉。雲。曰。姑。娘。殆。又。睡。乎。
 娟。娟。不。禁。撲。嗤。笑。既。而。嗔。曰。君。殊。不。解。事。儂。之。晦。蹤。藏。跡。豈。得。已。者。君。奈。何。值。吾。不。衰。君。在。此。於。吾。事。殊。
 不。利。卽。君。亦。將。有。禍。願。君。迅。離。此。曉。雲。曰。姑。娘。事。何。事。耶。姑。娘。有。力。不。勝。時。曉。雲。尙。堪。爲。臂。助。雖。蹈。火。入。
 水。惟。姑。娘。命。娟。娟。曰。君。意。儂。主。感。然。母。須。君。還。是。離。此。爲。佳。吾。父。性。猛。雅。不。欲。人。知。其。祕。密。數。日。內。將。至。
 苟。爲。所。見。必。不。利。於。君。君。當。善。體。吾。意。曉。雲。曰。諾。當。如。姑。娘。言。卽。返。身。去。娟。娟。追。謂。之。曰。君。莫。陽。諾。陰。違。
 曉。雲。曰。知。之。其。實。曉。雲。口。雖。諾。而。心。違。其。囑。欲。悉。娟。娟。所。事。依。舊。值。之。不。料。爲。娟。娟。所。覺。讓。之。曰。君。奈。何。
 忘。吾。言。曉。雲。曰。無。他。姑。娘。言。語。隱。約。不。覺。引。起。好。奇。心。耳。娟。娟。歎。曰。擊。哉。實。告。君。新。撫。將。至。轅。吾。母。死。於。
 新。撫。手。將。欲。有。所。報。也。前。數。日。得。吾。父。密。信。囑。待。於。斯。君。奈。何。累。纏。曉。雲。曰。既。然。予。當。去。祝。姑。娘。成。功。娟。
 娟。領。之。於。時。一。黑。影。從。遠。處。奔。來。風。馳。電。掣。疾。乃。如。飛。娟。娟。驚。曰。吾。父。至。矣。奈。何。曉。雲。亦。失。色。辭。娟。娟。欲。
 避。不。料。娟。父。已。至。瞥。見。曉。雲。暗。曰。彼。爲。誰。娟。娟。嚙。嚙。不。能。答。曉。雲。挺。身。出。曰。小。子。蘇。曉。雲。也。曰。何。事。曰。與。
 女。公。子。閒。談。耳。曰。閒。談。耶。好。箇。崛。強。孺。子。言。時。駢。兩。指。指。曉。雲。胸。曉。雲。足。不。能。支。倒。於。地。忍。痛。作。乾。笑。娟。
 娟。泣。曰。阿。父。斯。人。死。不。得。也。娟。父。曰。死。之。亦。何。妨。娟。娟。曰。斯。人。死。不。得。也。娟。父。怒。曰。阿。娟。汝。何。言。爲。父。生。
 性。若。此。不。能。爲。汝。而。曲。全。娟。娟。曰。阿。父。斯。人。亦。吾。同。道。如。與。吾。等。一。支。出。者。阿。父。盍。詢。彼。爲。何。人。所。授。技。
 娟。父。怒。稍。解。沉。思。半。晌。謂。娟。娟。曰。汝。可。問。來。娟。娟。諾。俯。身。問。曉。雲。曉。雲。賭。氣。曰。死。可。耳。尙。何。言。娟。娟。低。聲。
 曰。君。忍。捨。吾。耶。言。已。泣。下。淚。墮。曉。雲。面。撲。簌。簌。如。斷。梗。糜。曉。雲。大。感。動。柔。聲。曰。姑。娘。吾。師。白。飛。也。娟。娟。破。
 涕。歎。然。曰。白。飛。耶。阿。父。師。兄。也。君。可。生。矣。轉。述。之。其。父。父。領。之。扶。曉。雲。起。拳。擊。其。背。曉。雲。乃。能。行。娟。娟。與。

其父疾奔去。曉雲回至剡中。翌日。即聞新撫被刺。娟娟仍居酒家。庸碌一如往時。曉雲則隨娟娟去。始知娟娟父姓楊。名狝。汴人也。數月後。楊狝復至九江。挈娟娟去。由白飛主婚。嫁於曉雲。仇儼甚篤。見者謂娟娟明眸皓齒。美逾天仙。非復亂頭轟服時矣。楊狝則四海為家。江湖浪跡。專鳴不平事。頗有義俠聲。及年耄始常住壻家云。

許黑

許黑。淮北劇盜也。擅飛檐走壁之能。行蹤頗飄颻。雖官吏購之急。許黑橫行如故。且較前益甚。官吏無如何。胥役亦不過捕風捉影而已。積案百數十起。從未破獲。後受同黨賺被縛。論死。相傳其生時。嘗子身野遊。信步所至。入一荒山。荆草蔓藥。人煙杳絕。如無人居者。陟巔四望。惟彼山之麓。有幾椽茅舍。耳趨之。距舍稍近。即聞有人呼救聲。奔視之。柴門半啓。聲自舍中出。推門入。一老嫗仆於地。手足亂舞。竭聲呼救。則見一狼口銜嫗足。倒曳之。許黑急抽刃刺狼。狼怒反奔來。人許黑不稍怯。力揮手中刃。斬狼為二。還及入。鞞扶嫗起。嫗雙目皆昏。顫聲曰。兒歸乎。狼遁未許黑漫應之曰。唯已殲之。嫗捫足呼痛。許黑為之裹束。嫗呼飢。許黑為之煮飯。而進飯已。嫗問曰。兒今日生意若何。許黑曰。佳甚。嫗牽許黑手曰。吾兒從何處來。財香許黑曰。盜得者。嫗曰。數日不得餐。將不繼。能得源源而來。亦是佳事。惜乎不出之。正耳。後當稍事積善。改業為是。且言且摸索。許黑上下。忽詫曰。汝為誰。非吾兒也。許黑曰。然。吾固非汝兒。嫗謝曰。然則客為誰。救命之恩。不敢忘。盡少待吾兒將歸。當命彼叩謝。大恩。客何姓。何名。來此奚事。許黑偽答之曰。偶遊此山耳。言已。欲去。嫗留之。許黑堅欲行。嫗乃言曰。實告客。吾子盜也。吾子為盜。為吾也。吾祇此子。孝甚。因

歲饑不得已而盜客而不武者前去將不利然吾村客必善武者吾於殺狼知之客苟與吾兒遇客負可傳諭吾言縱客行客而勝幸毋殺吾兒吾兒死老身亦隨之而死而吾夫之嗣斬願客憐而赦之則老身感且無既許黑曰諾敢不如姥言遂行至後山一男子從草中奔躍出手執挺遙指許黑曰止大王無錢不放行汝知否許黑癡立不前若不解者男子怒曰速大王手中挺將不汝赦也許黑不能耐欲拔刃殺之不忍而止傾囊中金與之男子既得金大悅曰汝誠解事須知大王利害也收挺讓許黑去許黑垂頭而過行數十武回顧男子猶未去揮挺曰速去速去許黑殺心斗起抽刃反奔男子大驚急舞挺相迎即不支曳挺而走許黑按刃笑曰須知大王寶刀利害也男子疾走許黑目送之至不見其影始收刃行行祇里許男子已帶喘奔來邀許黑返許黑却之出金還許黑許黑曰鑒汝孝特以贈汝者不顧而行男子求留姓名許黑曰毋須無已吾許黑也男子恍然望風拜謝而歸花奴曰以一殺人不泛眼之強盜而尙有天良世之無心肝者鑒於此其亦有動於中乎。

●鄭叟

粵東仇明甫者富翁也好客門下常養數百人凡貧苦者有求於翁翁無不應慷慨之名聞於遠邇子一名少甫爲娶巨室女某氏少甫好博常背翁入賭場有翁在不敢縱翁死賓客星散少甫乃沉湎於博晝夜不休婦屢諫不聽至涕泣始稍斂跡不數日技癢不耐博如故無如昧於博理博輒負婦苦口爭反遭憎惡不一年家屋蕩然漸至突冷無煙始追悔往咎然已無及惟日與婦作對泣耳飢寒相逼無可籌思不得已姑覩顏貸之親友詎知世情冷暖到處白眼奔波數日依然兩手空空憤甚竄入荒山無意生存

解佩帶自縊於林間。及醒，一老叟踰於身旁，始悟爲人救甦。老叟曰：「觥觥男兒，因何短志不幾，辜負此一生耶？」少甫泣然泣下曰：「小子不德，負己負人，實不願再生。丈雖救吾，是使吾受苦也。不如聽吾死之爲愈。」叟曰：「惡是何言歟？少年人，一不如意，遽爾志短，是烏可者？須知天地生汝，父母育汝，師長教汝，始胎汝。此七尺之軀，何等艱難，何等鄭重，汝乃不知自立，輕捨此身，得弗教勞人嗤笑乎？將何以對天地對父母對師長耶？」少甫拭淚曰：「雖然，小子實無自立之能，故不如死耳。」叟曰：「此言非老夫所敢信，等是人耳。人能自立，汝胡弗能？」少甫乃告以故。叟曰：「怪道出此，雖然，赤手建事業者亦多多，何遽灰爾志往者已矣。今知悔不少甫，曰：『安得弗悔？然悔之已晚。』」叟曰：「能悔，斯佳。貧亦何害，做舍不遠，蓋小住數日去。老夫將有以助汝。」少甫不得已，從之入山里，許見一道炊煙，天曩空際，叟指曰：「是卽吾廬也。」既至，則見一帶短籬，中數椽茅舍，並列而置。時正晚炊也。叟邀少甫入其居，兩童子方戲於庭。叟曰：「此小孫也。」山僻小兒，罔嫻禮教，顧客恕之。既入後室，室頗雅潔，明窗淨几，無纖毫俗氣。因互展姓字，叟自言姓鄭，名某，少甫亦具告之。叟肅然起，敬曰：「仇少甫公子耶？」逼視少甫，久曰：「果然。」老夫老眼昏花，一時不識公子，恕之。少甫曰：「丈豈識小子耶？」曰：「然。」尊翁在日，老夫嘗爲府上食客，其時公子尙幼，閱年久，公子竟長成如許矣。何怪老夫之不識。繼復正色曰：「公子非老夫放肆，究不宜嗜賭。少甫曰：『然。』吾亦悔之。叟曰：『雖然，尙可挽救。』」幸母志短，少甫微歎，不語。曉餐後，叟邀少甫博。少甫曰：「頃丈言不宜嗜賭，何又自相矛盾？」吾已誓矣，終身不與賭具。見叟曰：「何妨姑試之？」將一覘公子之博術也。少甫執不可，且言無金。叟曰：「戲耳，母須金少，性堅不從。」叟知不可，強笑曰：「不過試公子心耳。」公子果然堅決。少甫歎曰：「恐堅決亦徒然也。」叟無語，各歸寢。翌日，少甫辭叟欲行，叟以

二百金爲贖。少甫不受。叟曰：非吾所有者爲曩時尊翁所贈。今以還贈公子。願公子毋却。少甫乃受。叟又出一書曰：是老夫之心血也。願以贈公子。公子歸讀之。當能助公子自立。公子母疑。須知老夫非誑人者。閱後可歸。吾或燬去。能返家業已足。切不可再入迷途。願公子善味吾言。少甫諾諾而受之。歸後細閱。盡是博術祕竅。縷晰條分。言頗詳切。苦研數月。試博之。小博則小勝。大博則大勝。不一年盡返故業。因記叟言。不再博。携重金入山訪之。則已遷去。悵悵返繡像祠之。並燬其書。從叟言也。花奴曰：受惠而不忘。惠人而不受報。俠哉鄭叟。荒山遁跡。胸懷奇技。叟殆隱於賭者歟。賭道不正。叟獨以正出之。叟固隱君子也。亦賭君子也。隱君子常有。而賭君子不常有。亦爲千古所不常有。嗚呼。可以傳矣。

軼廬雜話

(續)

(軼池)

●歸元恭

歸元恭。名莊。蘇之崑山人。少入復社。於書無所不讀。與同邑顧炎武齊名。有歸奇顧怪之目。性崖異。不諧於俗。身經國變。無復有仕進意。結廬墟墓間。蕭然數椽。與夫人相酬對。嘗自題其草堂曰：兩江寄安樂之窩。妻太聰明。夫太怪。四鄰接幽冥之宅。人何寥落。鬼何多。吳俗每逢除歲。必更易門聯。以吉語書之。紅箋貼門欄上。忽一日。見其門有北平都督僉事南臺御史大夫一聯。賀歲之客咸訝而不解其意。元恭曰：我亦欲集福壽來平安耳。又嘗題其齋柱云：入室空空如也。問其人。囁囁然曰：時皆笑之。元恭兼工行草書體。乞書者每作極不羈之語。應之以是寶其書法者。多藏之於家。不敢輕示人。一時又有歸癡之

號。世傳萬古愁一曲。爲元恭所作。瑰瓌恣肆。於古聖君賢相。無不詆訶。備至而獨痛哭於桑海之際。蓋離騷天問一種文字也。世祖嘗見此曲。大加稱賞。命樂工某。繕歌以侑食。古之遺民野老。記甲子哭庚申。大都潛伏於殘山剩水間。未聞有得播於朝廟之樂章者。是亦大可異也。

●一國弈

清康熙時。有弈者二人。供奉內廷。皆國手也。而其一少遜。清帝於萬幾之暇。時使二人對弈。懸烟壺撒指之屬。以爲彩。觀勝負焉。數月以來。乙輒負。上賜悉爲甲所得。一日。乙謂甲曰。吾技誠不子。若然。同負盛名。而吾未獲一次恩賚。未免太相形。見絀。今與吾子約。此後如在上前相較。不拘何日。讓吾一局。俾稍全體。面可乎。甲諾之。數日後。上又召二人。甲謂乙曰。足下。今好自爲之。吾定相讓也。既入。上謂曰。今日之彩。異於往日。汝等須各竭所長。爭之。旋命取出一漆盒。密密封固。初不知中爲何物也。局終。乙勝。上歎曰。凡事始果有定數耶。開視。乃監寶石頂一座。蓋以四品頂戴爲獎賞者。乙竟以無意得之。拜朝廷之封誥矣。甲以有成約。不能與之爭。索然而去。

●揚州屠

揚州西門有禹王廟。廟額爲王良常所題。字極佳。道光初年。以廟內破壞。重修。匠人偶將石斲毀。偏覓善書者。事之。俱不能肖。忽對門一屠者出。願提筆承其乏。一揮而就。與舊額之字。宛然無異。衆皆驚歎。屠者曰。吾每早市。罷輒就割肉案上。以刷帚對臨。數十次。十餘年來。未間一日。故能酷肖也。嗟嗟。人不專精於學。愧彼屠人多矣。

●某令

吳大澂撫山東時。夏日有某令新到省。初次來謁公。故事。凡僚屬見長官。例須衣蟒袍補服。雖盛暑不得免褂。時正當炎夏。某令汗流浹背。持所攜團扇。狂揮公曰。何不寬褂。令曰。是是。遂令僕輩除之。既而揮扇如故。公笑曰。盍並解帶寬袍乎。令又離座。次第去之。及歸座。則舉動益肆。至將扇以左右手更迭力揮。遂逢有聲。公不能忍。因戲之曰。何不並襯衫寬之。令應聲解去。身上祇留一白汗衫。公卽拱手請茶。左右傳呼送客。令倉卒無計。急取纓冠戴上。以左腋夾袍服。踉蹌而出。如戲劇中扮演丑腳登場狀。見者皆笑。不可傳。翌日懸牌。卽飭其回籍學習矣。

●張廷濟之友

清嘉慶中。浙東張叔禾先生廷濟。精賞鑑金石。尤工篆隸。求書者踵接。然潤資極昂。雖至親戚友。亦索筆潤如例。又須署款稱大人者。則應倍其資。某友嘗以扇乞書。因未加署款。潤稱呼而外。張遂不復署大人二字。友銜之。另出資遣他友賚張。爲其僕書一扇。他日詣張。故令僕侍側。揚其扇。友伴顧僕曰。汝何時製此佳扇。係何人所書。僕遽對以張老爺手筆。友掣觀之。謂張曰。異哉。足下前爲弟書扇。並未嘗署大人。茲何貪些須潤。金轉稱奴輩爲大人乎。張駭視之。果有某某仁兄大人字樣。慚甚。無以對。嗣後與人作書。遂不復購署大人矣。故今人所藏張之墨蹟。其稱款絕少。見署大人者。

一 厂 筆記

民國二年羣不逞之徒既擁衆起事。反抗中央。大江南北胥被騷擾。吾浙賴大吏維持弗遭波及。而草澤土匪乘省中方注意亂事未遑內顧。遂嘯聚徒黨殺人越貨無所不至。其在吾蕭者有所謂四王之變。四王者天王地王人王和王也。命名之義弗知如何。然聞內部階級制極嚴。天王最貴。統率全部。自餘三王皆受命焉。天王所居曰大寨（非寨也。實則天王之住在地耳）。有所取先二三日。天王則伴告三王。三王則召集其部之健者會於大寨。共參謀議。衆謀僉同。天王迺高坐令曰。某也爲前隊。某也爲後隊。某健勇可率某等爲防衛隊。某輕剽可率某等爲偵探隊。令既畢。衆噉應毋敢違。率按期出發。分道進行。克遂有功。則獻所得於天王。天王犒以酒食。名曰賀晏。食已羅列贓物。自地王以下分賞。各以差或爭論。弗平。天王震怒。則痛扑之人。弗敢勸勸。則罪等。然天王雖尊。足跡未敢涉城市。所剽掠大都山林沙地間。距城五六十里。至百餘里一帶。自金銀珍玩至鷄猪蔬果靡弗兼收。並蓄鄉之人。稟官求捕。官迺派警二人。飭提天王。天王方獨居飲酒。遂被禽。中途地王等以衆至。刼天王去。秩二警幾死。警返命。官怒且懼。集掾屬謀之。或曰。速大發兵。及其未盛也。誅之。其猶可及。弗然。勢且益張。或曰。不可。彼衆我寡。去則成禽。且烏合之徒。其勢弗能久。長及其自相殘殺。吾乃遣一介之使。諭諸徒衆。以利害禽天王。而殲之。弱者懷德。強者畏刑。此以逸待勞之計也。官曰。善。遂弗捕。匪益盛。邑之南境曰戴村。日後塘曰大橋。曰橫山一帶。地殷實。受害最烈。戴有富室金氏。自先世以商業立家。擁資十餘萬。天王斃之。命和王率衆三十餘人乘宵破門入。劫財帛以萬計。復掠其一人。勒贖鉅萬。且揚言曰。予期三日。限期至。弗以款來。逾三日。則絕其食。飲六日。則舉而委之溝壑。金懼。畀如數得釋。回後塘。某紳自曩稟縣求捕天王。某實首倡其議。天王則發衆提。

之來。剗其鼻。復索贖款。破其產。大橋農人周某。曾以事忤其鄰。鄰後隸天王。麾下介人王以求報復。天王許之。予衆十人入村。毀周屋。縛周於柱。衆十人者。迭淫其婦女。有死者。復大掠村中。呼嘯而去。橫山富人郁某。聞事。亟出資營民團。自衛。天王笑曰。是安能禦我。我知所以處此矣。召地王授以祕計。地王去。一夜橫山火勢大熾。衆競出救火。同時盜入郁家。飽掠而去。火蓋地王所發也。於是鄉之小戶者。咸慄慄自危。臥弗安席。聞風聲鶴唳。輒駭爲匪。至其貧而悍者。又相率投天王部。下天王勢大盛。官始大懼。責向所與言匪。弗足慮者。咸惶愧謝罪。官迺盡發警大索盜。警弗敢往。逗留十里外。飲於村舍。或目之曰。若曹徒能飲酒食肉。領餉銀。詐貧民耳。烏能捕盜。警怒捉而縛之。曰。是盜也。其人大號求宥。警弗理。日暮擁之返署。一警曰。整隊以出。得一人以返。官謂我何。衆咸沈吟。適有持槍擊鳥者。警大喜曰。在是矣。捕而梏之。曰。若身携槍械。是盜也。返覆命曰。已得渠魁。二人故捏其名曰某某。某官大悅。厚賚之下。二人獄。天王聞之大喜曰。吾固知官兵無用技止此耳。亟召徒衆會於大寨。天王發議曰。鄉村貧瘠。弗若城市。肥今擬大舉攻城。其各籌良策。以對俄一人入白省中。派大隊新軍來城。且晚且攻。村矣。衆相顧失色。議遂息。天王火其居。匿他處。新軍至。亦弗能得盜。去則盜復張。於是。有言於官者曰。匪衆烏合。無定處。兵至則鳥獸散去。則復聚。屯兵駐紮。勞師費餉。捕之又弗可得。不如令鄉人自縛。以獻得渠魁者。賞千金。其它各數十金。如是。則人自相保。盜患可戢也。從之。月餘。果得天王等。僂於市。先是。天王好色。所淫汚婦女。以數十計。獨與鄰婦交最久。婦夫某亦麾下健者。懾天王威。敢怒而不敢言。因益獻媚。天王冀得間報。天王曰。吾奪而妻。而弗懟。而誠忠。臣會人王死。天王擢某爲人王。天王娶和王之妹爲妻。既而棄之。故和王亦怨會。

懸賞令下鄉人集衆謀捕天王。天王倡議暫避山澤衆咸露宿而天王自奉甚厚。天子常任氣傷徒黨一人天王右之而責其仇衆咸怨咨腹誹因人王和王以謀叛二王益厚結衆心說以利害衆咸聽命人王晨朝天王即大寨中縛天王手足加桎梏焉。出令於衆曰山澤非久居地遲早終成禽且天王所爲蔑天理悖人道終亦弗能久有願反正者從我之縣領千金賞速左袒不且大僂女母有攸赦衆咸左袒地王欲抗亦被縛送之縣事始平。天王韓姓名昌德清不第秀士也。

綠野亭邊一草廬詩話

(續)

(山淵)

余友黃鈞選先生名錫銓粵之嘉應州人年已六十餘吾粵宿儒也生平足跡遍天下又遍歷南洋各島前清時爲廣西候補知府又曾爲檀香山領事民國成立後充廣東臨時省會議議長余是時亦忝列議席獲與先生相切磋時先生適爲六十壽辰衆同人醞資祝賀而壽文則公推余撰焉正式國會開幕余與先生又俱被選爲國會議員(按余爲衆議院議員先生爲參議院議員先生本爲候補第一旋以唐君紹儀不願應選以先生補充)入都又同寓於潘家河沿高州會館時以議員同寓者余與先生外更有何子士果(潮州人名壽朋今爲崑山縣知事)周子廷勸字嚮農林子繩武字韻宮許子峭嵩字棠生(皆與余同郡人)共六人日出席於議院夜則相與談學問經濟之事更有李鏡衡李仲翔郭嘯雲諸人亦時相過從先生夙善詩古文辭林子亦喜談詩往往晨夕相酬唱致足樂也無何國會解散諸人皆困乏長安不易居不能久留滯於是往日之會風流雲散余與何子周子先相繼出都林子之美洲許子赴

日本李郭諸子亦聯翩南返。惟先生獨留諸人未行時各爲詩以互相贈送。先生亦爲詩以送余。儕之行先生之詩沈鬱高古。余每諷誦之常置行篋中。今猶存也。亟錄之以實余詩話。且以餉學者焉。其詩之題爲尋春詞。蓋七古長篇也。其詞曰：良會忽不樂。坐歎樊籠鷓。東風昨夜解。層冰奮起尋春健。腰脚春從何處來。琪花瑤草森蓬萊。春從何處去。自由人共花開處。春來春去春應住。珠海紅棉千萬樹。玉樓金闕列仙姬。花田蒲。澗迷香霧。大羅仙侶與天游。目營心海盡五洲。白日肯教駒過隙。青絲怕見雪盈頭。周郎洞神悟。自注周嚮晨回茂名。任爾曲終不之顧。何郎飄然行。自注何士果赴上海。寧復傅粉工逢迎。江郎更挾生花筆。自注江玉泉旋廉江。擁護名花調錦瑟。同舟李郭態騷騷。自注鏡衡嘯雲歸英德。仲翔返新寧。眷屬神仙人。第一由來南國多。佳人况復陽和天氣新。戎馬縱餘秦火劫。鶯花猶作漢宮春。柳眼青青柳絲碧。回春憑仗東風力。牽情驛路怕聞歌。驥首長安常見日。許侯飛逸興。自注許棠生留學日本。海上尋師琴入聽。林侯事長征。自注林韻宮隨使秘魯。閑龍奮蹟窮探勝。太平洋接大西洋。邊舟大陸新通航。笑指天邊拂牛斗。更從海外著文章。鷹輪日日迎東渡。生怕春來太遲暮。解語花從旅夢尋。合歡草託閑情賦。花飛草長可憐春。沈思往事漫傷神。去年春比今年早。今年人勝去年人。去年處處香塵擣。花未開殘春已老。今年愛惜好春光。天涯海角同懷抱。天樞轉轉東復東。神州漸淪冰雪中。相逢莫問誰徒黨。共挽羲輪終古烘。全詩數十韻。而力足以舉之意態雄傑。大氣扶輿。曲折變化。一氣呵成。以六十餘老翁爲之誠哉其矍鑠也。余每欲和以報之。久而不能成。真媿無以對我老友矣。

(未完)

京洛浪游客詩話

(續)

(吁公)

綺霞復工於詞。癸甲之年。愴懷世變。發語每多哀感。錄其秋詞兩首。調寄菩薩蠻。其一云。無邊衰草連天。字甘泉。夜夜飛軍羽。厚愛謝君恩。血花染草根。傷心聞野哭。不敢逃。誅戮明歲燕。歸時徘徊失所之。其二云。吞聲杜宇江頭哭。悲歌無復秦中筑。世事嘆縱橫。人生一羽輕。夕陽連古道。禾黍催人老。十載劍空磨。屠龍未遂。何銅琶鐵板之聲歟。落葉哀蟬之曲耶。

詩家未必工詞。亦未必愛詞。以其按譜填辭太覺呆板。研華摘藻。又傷纖巧。然而詞亦有非詩能及者。如平林漠漠烟如織。暮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之句。非詩所能道。要之二者各有所長。吾輩亦不宜偏廢耳。

袁隨園以文比弈。謂散文如圍棋。易會而難精。駢文如象棋。易精而難會。余將移喻詩詞。如相胸合。學詩如學圍棋。易會而難精。學詞如學象棋。易精而難會。

填詞須先熟讀老譜。一二百套。默記胸中。領會其起承轉合。然後審定四聲。辨明五音。絲毫不能錯悞。其詞句命意。反在第三層也。

北人少能詞。余結燕社。極力提倡。賴君波民亦表得意。社刊中波民之作。所以獨多於詞也。錄其滿江紅一調云。十載江湖。題遍了。春花秋月。儘檢點。案頭吟草。緬懷疇昔。茅店燈。簾影瘦。畫堂酒罷。歌聲寂。最

難熬夙夜打寒窗。風和雪。衣襟上。征人血。堪辨認。殷紅色。怕重提。寶劍自誇豪傑。競逐無端。甘守拙。功名有分。何消說。只天涯落魄。受人欺。冤難白。吾知普天下。落拓人才。讀到末兩句。當同聲一慟也。

余既錄病堯之詩於詩話矣。近復郵寄綺羅香一調。示余。縱不離兼葭白露之思。而情摯文樸。亦足多也。其詞云。迢遞河山。浮沉魚雁。辛苦懷人。天未舊字。相思藏袖底。三年未滅。記當初。刻燭分題。最難忘。落花時節。怎回首。舊夢成塵。吳蕭聲斷。聞啼鴉。一時豪俊。都散。賸有離愁。萬縷纏綿。如頰艷迹。消除粉痕。散作瓊瑤屑。算海內詞客。騷人。竟輸與青簾獨絕。況橫走齊魯。燕趙胸中。奇氣活。其上半闕。舊字相思十一字。尤見推陳出新。

江左公羊石年書。與余同研於龍門。識其爲樸學之士。今春邂逅都門。風雨聯床。舊情同叙。察其辭意。多脫書生氣。習蓋深知三寸毛錐。至足悞人。嘗語余曰。世事昏茫。衆人皆醉。頑廉懦立。仔肩在吾。窮措大筆墨生涯。非男兒得意事。石年之意。氣豪邁。與當年埋首芸窗。鑽營故紙時。大相逕庭。而間亦作爲詩文。又變然可觀。記其南歌子一闕。題畫竹云。故國青春遠。佳人翠袖寒。亭亭倩影碧檀欒。移得蓬萊三島竹。雙竿紙短。情何限。書成墨未乾。憑君傳語報平安。亂寫個人兩字。與他看。尤覺清新流麗。

綺霞有友。英年早夭。爲之追悼。立傳。克盡後死之責。復作風雨梨花圖。以慰孀妹。亦可爲情至。誼盡。徵辭於余。譜江城梅花引題之云。蕭蕭風雨奈何天。倚欄干。罵杜鵑。助着東風。啼徹五更寒。春又欲歸。花又謝。只剩得。縞袂仙。似這般。這般。這般。不忍看。妾可憐。淚不乾。風雨風雨。汝何苦欺我。紅顏薄命。生成零落。自年年。滿地胭脂。滿地血。殘忍的。十八姨。沒遮欄。

吾人。一囊。琴劍。千里。飄零。落日。秋風。儘惹。征夫。之眼。淚。白雲。親舍。每牽。游子。之情。思。於。旅。邸。無聊。中。發。爲。文章。哀。惋。當。爲。何。似。余。曾。譜。浪。淘。沙。一。闋。有。黃。葉。飛。飛。歸。去。也。何。處。鄉。關。之。句。初。亦。無。意。得。之。迨。爲。朋。輩。所。見。俱。代。我。陪。涕。謂。此。聲。足。斷。衡。陽。秋。浦。也。

朱竹垞詞曰。往年。磨劍。五陵。結客。把。平生。涕淚。都。飄盡。老。去。填詞。一。半。是。空。中。傳。恨。幾。曾。圍。燕。釵。蟬。鬢。不。師。秦。七。不。師。黃。九。倚。新。聲。玉。田。差。近。落。拓。江。湖。且。分。付。歌。筵。紅。粉。料。封。侯。白。頭。無。分。個。儻。風。流。自。是。斗。方。名。士。讀。之。胸。襟。爲。之。爽。朗。許。多。以。吾。人。既。到。處。不。能。得。意。原。有。的。幾。分。豪。氣。幾。許。柔。情。必。須。有。所。發。洩。則。歌。筵。紅。粉。中。當。有。吾。人。足。跡。矣。余。曾。記。有。贈。某。歌。者。云。着。個。江。南。客。檀。板。一。聲。聲。輕。敲。低。歇。綠。酒。紅。燈。風。雨。何。年。別。筵。前。兒。女。床。前。笛。休。把。愁。腸。結。待。王。孫。解。贈。珊。瑚。佩。玦。當。初。下。筆。時。自。覺。無。限。感。慨。奔。來。腕。底。不。自。知。其。出。言。沉。痛。然。亦。竹。垞。所。謂。封。侯。無。分。只。得。分。付。歌。筵。紅。粉。之。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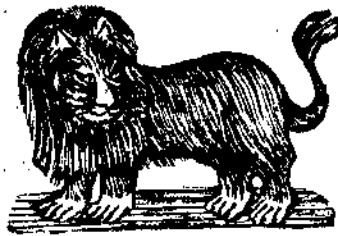
余撰詩話採錄者多朋輩所作不識其人不入吾話是余本旨乃去春余主某報文苑時有自署燕台寓公者賦詩十首既刊諸報端久欲選入詩話以有違初衷遲未採錄秋夜無聊重讀一過覺泡影曇花所說者半多陳跡矣爲錄其八首聊志滄桑容易也乘興來充觀國寶馬蹄新踏鳳城春分無科第歸風漢轉嘆鑽營是可人筆底兩京班椽賦扇頭三丈庾公塵酒闌百感樓牙起龍性由來不易馴東海鰻魚踏浪來翻身直上鳳凰臺民權熄後朝儀定殺運窮時黨禁開魯國兩生休兀稟商山四皓早趨陪荐書忙煞程文海搜遍江南舊日才天龍各部領京曹尙侍頭銜例插貂但取冗員鈴紙尾何妨清俸竭民膏散如秋葉紛難掃長如冬瓜逐漸高寶馬香車游蕩子楊梅斜畔更櫻桃史館宏開庇士寒伏生九十尙彈

冠。乍。嘗。東。觀。修。書。樂。應。爲。南。軒。下。筆。難。晚。節。頗。疑。龍。尾。見。典。型。原。作。虎。賁。看。門。人。莫。唱。驪。駒。曲。王。式。初。心。本。不。安。東。隣。逋。客。灰。全。死。南。國。遺。黎。氣。乍。蘇。百。戰。那。堪。摩。脾。肉。千。金。猶。可。賣。頭。顧。黃。公。厭。虎。災。難。救。孫。越。醫。龍。術。本。疏。輸。與。白。郎。臬。悍。甚。官。軍。尙。號。黑。雲。都。寂。寞。銅。駝。守。故。宮。宮。花。宮。草。晚。烟。籠。寢。園。哭。罷。鴛。頭。白。輦。道。朝。回。鶴。頂。紅。豈。有。田。橫。存。片。土。卻。留。余。闕。表。孤。忠。飢。寒。迫。墜。胡。兒。淚。金。粟。堆。南。草。木。風。間。從。舊。廠。訪。琉璃。宣。武。城。南。日。又。西。質。庫。朝。衫。街。子。着。市。門。塵。榜。狀。元。題。鉄。刀。易。涸。人。枯。槁。書。畫。無。靈。氣。慘。悽。別。有。青。華。儲。八。埤。珠。簾。十。里。媚。樓。迷。不。信。長。安。果。易。居。金。臺。遺。跡。久。荒。蕪。盧。龍。北。走。邊。風。慘。烏。鵲。南。飛。夜。月。孤。往。事。燕。雲。供。涕。淚。他。年。鴻。雪。恐。模。糊。賣。漿。屠。狗。人。何。限。也。識。狂。生。到。處。無。讀。之。覺。嬉。笑。怒。罵。別。有。文。章。

尹昌衡曾督四川。授征西將軍。去年竊押來京。拘憲兵營中。輒有所作。流傳於外。其大覺悟云。昔時有我。原非我。以後之。今不是。今。一。世。計。今。無。一。刻。何。勞。問。我。是。何。人。惟。將。死。趣。存。生。趣。落。得。虛。心。養。實。心。人。道。守。真。爲。妙。諦。我。言。非。守。亦。非。真。詠。白。骨。云。戰。骨。經。風。化。不。完。穩。依。秋。草。作。長。眠。愁。看。日。月。拋。雙。眼。卸。下。乾。坤。息。一。肩。杜。老。酸。辛。莊。老。笑。生。人。憔悴。死。人。安。早。知。白。骨。閒。如。許。何。故。秦。皇。欲。上。天。再。有。征。西。時。絕。食。六。日。寄。母。六。首。惜。不。復。記。憶。矣。

尹公功罪自有定論。非吾輩書生所能置喙。惟讀其所作忠勇之氣。畢露紙上。其題平西橋云。鐵索橫江。水。金。戈。出。塞。門。天。心。驕。將。帥。人。力。鎖。乾。坤。入。穴。虎。可。得。臥。波。龍。欲。奔。臨。橋。叱。飛。馭。此。去。百。蠻。吞。余。曾。擬。古。四。首。以。調。之。茲。錄。其。一。曰。西。北。望。高。樓。盈。盈。一。少。女。與。夫。常。相。違。置。諸。水。之。澗。回。念。結。繭。初。合。訂。鴛。鴦。譜。君。爲。妾。畫。眉。妾。爲。君。守。戶。十。指。縫。君。裳。辛。勤。到。夜。午。爲。傲。君。之。恩。不。顧。妾。之。苦。奈。何。棄。中。道。不。念。蓬。萊。姥。

君。非。薄。倖。人。薄。倖。乃。如。許。
疏 附



天

地

本局新書廣告

美國制度大要

是書為美國憲法教原著經沈商者所之彙編若合詳述該國立法行政司法諸機關之規制範圍權限責任大而至於全國小而至於鄉村市鎮提綱要略若指掌末附官制表尤為吾中華民國建國時代之國民不可不備之考鏡洋裝一冊定價大洋兩角五分

法蘭西紙幣禍史

是書為美博士(博查)所著游學美國康乃大學士哈佛大學預士吳江等所編輯其書法蘭西創發紙幣之始因幣發紙幣之惡果均詳載於中年代先後詳載其意義警聞訓旨顯明吾國當財政紊亂之秋得此而堪借鑑也學界欲研究理財學者不可不入手一編焉定價大洋六角

最新學校尺牘教科書

是書為吳興起延輝君所編著選材取義均極純正所列書札類皆關於德育智育體育者為多文字由淺而深篇幅由短而長最合學校生徒之用且格式完備註解詳晰即無師教授者亦易於模仿而篇首之稱謂說明尤為書中特色雖全書四冊定價大洋四角

江山開辣女兒

定價三角五分

偵探小說專家汗牛充棟佳構絕鮮是書江山開先生所撰敘英國一女賊與某生愛情纏綿欲與結婚而匪徒之女郎乃出下策手刃老父而因器上鐫以生名逼生償還生卒不可後偵探種種運籌果獲主犯情節離奇文筆雅潔佐以定明先生之眉批總評提綱挈領意味盎然誠偵探小說中不可多得之佳著也

中國通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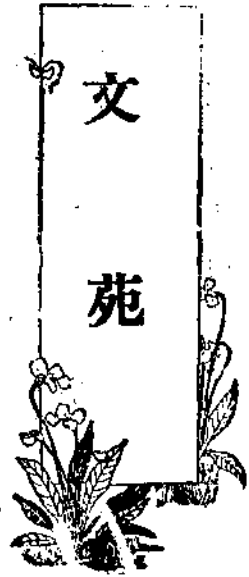
定價四角

是書為今是書先生所撰詳紀民國成立以來上自政府下至市鎮各層風俗之變遷之可以噴飯可以拍案第一輯共六卷(一)禮樂(二)遺老傳(三)官場瑣語(四)國現形(五)國現形(六)社會怪談每類多數拾碎材料精美事蹟詳實(一)方矯前弊無一言流於穢褻於淫蕩則近於(二)方矯前弊無一言流於穢褻無一節不求其實卷頁更有流積名畫四幅開卷一視便可令人捧腹也

名人閒中話

上下二冊定價六角

書載中外名人軼事勝景點點具他野史所未見共五百餘則歐美衛生法云一日聞大笑數次身必康寧舟車往返每苦煩雜觀乎是書樂境自生不特能廣見聞抑且有益衛生也



● 伉儷福序

(東園)

福言富而貴。賤箕疇。洪範福履。綏而樂。只樛木。周南壽考。康寧商賢之。所以談陰陽也。好逑窈窕太姒之。所以嗣徽音也。荇菜河洲。條枚江渚。白魚既躍。黃鳥于飛。詠后妃則關雎。歌王姬則巢鵲。庶公姓則麟定。緝子孫則螽斯。宜家。人則桃華。懷吉士則梅實。芣苢則恩逮下。蘋蘩則禮祀。先琴瑟鼓鐘。友樂訂房中之曲。箭簞笙磬。克諧言閨內之禮。重明。嫌易占。正位詩書所載。綱紀所存。男女別而人倫叙。夫婦和而家道成。古今來。鳳凰卜而有五世之祥者。未始非鴛鴦。戢而先有一堂之福者也。毘陵李定夷氏有見乎此。遂有伉儷福之著。慨自世道澆漓。人情乖舛。陽綱不振。陰教益衰。彤管貽而但知其美。綠衣誦而不見其賢。陰雨之悲。終風之暴。小星之嚙。畏露之行。桑中既樂。其奔柳下。誰云不亂。牆茨可醜。邱麥可譏。采葑菲。則可怨。贈芍藥。則可離。魴鯉則可羞。鵲鴉則可恥。敵體無鷄鳴之警。同心無蠶沒之誠。偶因反目之嫌。遂致剝膚之痛。錦回文。雖巧不能回。薄倖之心。珠慰藉。雖多未必慰。寂寥之苦。或則下堂求去。或則潑水難收。或則世值亂離。致嗟瑣尾。或則戎行征戍。唱斷刀頭。或吼甚河東。季常滋懼。或美如城北。嫖姆相依。或怨耦非嘉。或遇人不淑。或則欺朱淑。真之詩筒。剝落。或則傷李清照之詞卷。飄零繡閣。盡是愁城翠闥。絕

文苑

一

無樂地。凡若此。嘻嘻。嗃嗃。惕惕。切切。既多脫輻之災。安有宜家之福耶。惟君子保太和於乾健。與日月而合明。惟淑人稟厚德於坤元。戒冰霜而馴致福。固載之於地。福先受之自天。吾刪好合之詩。吾慕唱隨之樂。不禁讀定夷所編之伉儷。福唾壺擊碎矣。為之酒浮三白。燭刻半紅。以徐淑之賢。得秦嘉之婿。瑤琴靜好。寶瑟諧和。纏臂紗紅。畫眉黛綠。興來鬪草。轅郎君章草之書。情愜鸞花。創美女簪花之格。金龜雖貴。早朝不負香衾。弋雁將翔。昧日每貽雜珮。玄機流暢。和氣致祥。葛藟福成。楚茨福備。隨形問影。兩人不啻一人。俟命修身。五福實兼。百福不以窮通而改。其樂不因出處而損。其真富貴也。歟哉。艷福也。玉堂分俸。金屋藏嬌。雲母開屏。雪兒侍座。鸕鷀勺進。香泛梨花。鸚鵡杯移。色凝竹葉。紅紅素素。木盡合歡。翠翠青青。枝皆連理。珊瑚欄曲。百囀黃鶯。玳瑁梁高。雙栖紫燕。藥月中而不老。樹天外而恆春。桃熟千年。桂馨五夜。媚廣寒之素姊。遺曼倩之細君。生有自來。不從苦縣。像如可畫。合入甘泉。若貧賤之伉儷。亦何嘗非清福哉。寄廡梁鴻。當壚司馬。舉案見齊眉之敬。為文成著手之春。紅粉多情。青衫少淚。對牛衣而何泣。撫馬磨而不愁。不辭犢鼻之褌。自得蛾眉之鑑。野蔬充饍。盤苜蓿而味甘。秋菊飄香。佩荃蘭而色喜。宦海患風波。有險富家。溘霜露。先零利鎖。凶終名韁。隙末生離。固慘死別。尤悲孰若萊婦。安貧無過。文君忘賤。吟白頭以偕老。監素志以同臧。滾滾愛河。平平福地。鸚鵡東海人。不如鳥乎。鱗鱗西方。吾其為魚矣。偃紅倚翠。是人生意之時。妃白儷黃。亦我輩快心之事。上界之雙星。既會渡銀漢。而有梁神山之明月。長圓照玉臺。而為序。

●許貞卿女史青松閣詩序

(東園)

慨自荃半化。茅致負天之所覆。橘多變枳。或遷地之不良。是以紉菑。紉蘭。湘君弔古。采蕭采艾。嬖姊傷今。抒屈子之牢騷。感美人之遲暮。根以盤而彌固。節以錯而益堅。經歲寒而不凋。歷年久而弗朽。此我歎名媛許貞。卿所以有青松閣之編也。嗟乎女史詩以窮而益工。情以鬱而如結。目鰥魚而獨展翼。鳳鳥而孤飛。蜻蚵夜吟。易隕王孫之涕。螟蛉朝負。難為羌女之情。矢亮節兮。柏舟易錦。茵兮。苦塊傷心。逝水二千里外之吳淞。回首前塵。十八年間之聖室。離鸞曲。慘靡孤立兮。愴懷寡鵠。歌哀愧獨。言兮。聽響形存。志隕。恨娥月之不明。影弔悲吞。憶婺星之有爛。紅羊劫脫。癸丑之秋。白雁詩成。甲寅之歲。粉君脂相。麝薰都化。愁痕燈婢。燭奴蠟淚。幻成唾迹。託微莖於樛木。附體葛藟。表嘉植於蓮花。苦心葑蕀。鍊媧皇之石。莫補情天。銜精衛之泥。難填恨海。春申浦畔。花洗手而尤紅。謂其夫水厄吳淞。揚子江邊。草斷腸而帶翠。碧玉之簪。鬼泣紫珍之鏡。神依夜漫漫。以悠悠。寒淒淒。以凜凜。涕交橫而流枕。氣憤薄而解衣。壻鄉一自背。捐苦境幾經心。瘞石望夫而應語。臺懷清而自憐。身世之感。歎性情之根。觸發為歌。詠流鰥婦之哀音。寫入簡編。鬱碩人之正氣。今日者一篇遠寄千里。遙通不嫌羅給。諫之陋材。益見許飛瓊之高識。薔薇露。盟手藻猩紅。楊柳風來。眉梢蛾綠。美貽彤管。潔表素紈。好句穿珠。清言霏玉。李易安其重見。朱淑真其再生。詩雜仙心。世外之小鸞。夢。煮啼餘血。淚。山中之謝豹。魂歸東園。生本同鄉。居皆異域。西江渺渺。東海迢迢。王右軍之帖。寫深情。徐敬業之詩。饒古意。秀才利市。何以解嘲。博士披香。無任傾慕。對庭畔女貞之樹。爰歌白雪。以留題。撫閣邊孤秀之松。試綴青霞而為序。

與潛山縣令李君鏡芙書

(東園)

龍門咫尺天涯不啻比鄰。鵝峽溯洄海內尚存知己。喜當年之舊雨。作今日之福星。近維鏡芙明府瀟灑。一官清高。兩字擁花。封於百里。證蘭契於三生。有龐統之才。終當展驥。恆孟郊之意。雅願從龍。擬隨客燕。賀堂似曾相識。竊附賓鴻。遵渚有感。斯通藹藹。樽青蒼葭。白心傾有素。額頌無量。僕馬齒虛增。虎頭癡絕。嘯歌斗室。俞琴有難改之絃。磨洗雪窗。崔視是可焚之石。毛錐無用。腰笛徒橫。荃生澧而化。茅橋踰淮。而變枳。使君則濟川有楫。鴻毛獲遇。順風賤子。則在野守株。驥尾附從。何日雖車笠。兩忘貴賤。奈軒易判。低昂慶洽。彈冠歡騰。製錦聞弦。歌而笑不盡戲言。請鼓舞而興無渝。夙好問秀英。亭畔二喬之舊里。何如溯楊子江邊。三祖之幽居。安在明府於此。隼旗高颺。牛刀小試。堂柳掩讀書之處。轅轅涪翁。花香流判事之亭。抗衡坡老。繭絲責重。案牘形勞。革舊俗而更新。過戰場而弔古。謂小尺驛。狼河背水。故壘蕭蕭。雁陣平沙。晴川歷歷。君子則已成猿鶴。小人則悉化蟻蟲。沈江之畫戟。鐵消斫地之寶刀。鋒躍聞鼓。擊而思將帥。大樹飄零。攜樽酒而酌。親明浮萍。聚合潛山西。望蓮峯。屬我故鄉。皖水東來。爪步近君珂里。吾知明府經文緯武。際會風雲。憂盛危明。光華日月。攬轡作澄清之想。濟弱扶傾。鳴琴流雅。頌之音。阜財解慍。僕則尋孔顏樂處。當陳蔡窮時。小草在山。徒存遠志。孤松秀嶺。獨抱冬心。以視明府境判雲泥。勢分霄壤。交慙忘而豬肝不累。私衷慰而蟻慕方殷。一瓣心香。善為頌禱。數行手藻。敢問起居。請努力以加餐。暢自公而退食。露兼采采。雲樹迢迢。遠回皖北之潮離情。似水近隔淮南之浦別夢。如煙幸文章之契。猶通薦我無煩一鶚。願金玉之音。勿闕呼童待剖雙魚。

王君克蒙傳

(軼池)

王君克蒙字養正吾鎮緒鄉楊王邨人也君父爲匠工技巧邁儕輩工餘如經史子集無不覽且精通天文歷算學生三子君其仲也少穎慧有李鄴侯風年十餘以饑驅食走卽出杭習扇匠業願君富遺傳性習算之暇酷嗜閱書舊時坊間諸小說蓋已於是時窺其半旋改商山東輾轉於芝罘連大膠濟等各商埠所至動人歡迎而君之算學至此亦漸見進步矣嗣以遠客滬城憫鄉僻之風俗固陋慨然思以開通民智爲己任恨財力棉薄不逮而罷歲丙午君又客海上彼時滬濱風氣已洞開而中國之國際交涉亦日益繁君每披覽報章至失敗處輒推案而起髮背盡裂其關心國事有如此者是年冬適舊金山火災遍徵義賑君慷慨解囊有已飢已溺之思徒以羈身異地不獲暢抒其抱負時引以爲戚蓋君之留心社會也久矣十數年來君又深恨中國文字之繇多不能普及於下流社會因復研究英文兼摻售簡字類書思有以改良之逮夫由滬返甬適以英文拼字法作音字課本刷印分送（其凡例詳見課本中之叙）先以教其內助雖所傳不廣而有惠於目不識丁者多矣此光緒三十年事也後數年君以多病居於家嘗有癩癩半日學校之志願又以貧無資力不果願其對於本邨之知新學校則熱心甚惟恐其中止因力勸同族資本家如王君介卿王君秀棠等扶持之以俾之勿替君復時時來校參觀或竟與諸教師討論教法某日又蒞校譚天君方力排神鬼之虛妄適其女公子催午餐來君應聲自內出誤仆於地以素有足疾因加劇得驚恐症病不五日而君竟逝其彌留之先一夕君猶口授其內助曰余今死矣然死何足畏有生卽有死寧待今日而始知所憾者余之死無知鄉民或至竟敗余破除迷信之功而以爲排斥神鬼之報願余究曷嘗見有神鬼者余死而後卿其爲余力白之則庶幾瞑目耳君既歿知與不知

皆流涕。斯非君平素待人之敦篤。能感情。腕擊。若是耶。戊申夏。余與二三同志。曾擬設小說七日報於甬。上君以萍水新交。蒙代理掛號發行。諸手續井井就緒。雖一現曇花。而當日風行各埠。頗能推廣。其銷途者。賴君之力為多。君又深於哲理。茶餘酒後。偶與余譚佛典。輒滔滔若懸河。其見解且時有獨到處。至國籍如子史。亦靡不肆力搜討。好學與學子等。而君之身後。家徒壁立。僅遺一女。零丁孤苦。聞者咸歎惋焉。

墨隱廬詩話

●廣陵秋感(用杜少陵秋興韻八首)

(東園)

秋雨秋煙桂樹林。江城日暮氣蕭森。幾家池館飛紅葉。兩岸樓臺滅綠陰。鍼綫壓殘貧女指。管絃悽入旅人心。征途莫道羅衫薄。夜夜空圍累葉砧。

十里平山抱水斜。竹西金粉豔繁華。魂銷燈舫三更火。夢繞銀河八月槎。官柳無情牽別緒。佛蘭通好息哀笳。涼雲不隔江橋路。閒煞菱塘幾點花。

蟹火臨流散素暉。江籬掩映水香微。隨隄月朗孤颿遠。淮浦風高一雁飛。千里關山黃耳信。十年湖海素心違。箇中消息如參透。秦越何須辨瘠肥。

河山戰伐一枰棋。餐菊渾忘屈宋悲。梧葉綠沈新雨後。蓼花紅趁晚晴時。南柯化蟻功名幻。西陸聞蟬歲月馳。昨日鱸魚織入市。季鷹又起故園思。

綠漲新添古渡頭。蓮房露冷幾分秋。青衫泣月多。離恨翠袖臨風起。暮愁客思纏綿堂上燕。浮蹤飄泊海邊鷓。隔江山色真如畫。直把揚州當歙州。

天外吳山接越山。龍光遠射斗牛間。老人南極分星野。征客西風出漢關。楊柳青回名士眼。芙蓉紅妒少年顏。奮時同學先鞭著。薇省曹聯玉筍班。

興漢今朝論武功。材儲湘水楚山中。魯陽竟逐三竿日。宗慤能乘萬里風。戈戟如林連海白。旌旗分樹滿江紅。樂憂何與書生事。把酒時還問碧翁。

水流曲逝徑遙迤。廿四橋通鴨綠陂。江氣青浮隄畔樹。日光紅遍路旁枝。幾回攬景南樓晚。五夜看天北斗移。一片蛩吟木蘭院。紗籠無復壁間垂。

●百八甄室印譜為吳靄青先生題

(稿 蟬)

銅駝臥棘化長林。照日觚棱沒地深。昔把黃金輸五藥。今應五藥值黃金。阿房大火柏梁災。五柞長楊共劫灰。魏晉六朝如轉轂。故宮何代不崔嵬。延陵嗜古與人殊。斷髮珍逾掌上珠。百八牟尼都脫劫。不教零落在泥塗。巾箱什襲錦重韜。世羨超宗有鳳毛。拓出硬黃千萬本。摩挲手澤見曾高。

●吳門倡和詩(十首之一)

(稿 蟬)

東坡海外挈朝雲。日暮途長慰素羣。燕去鴻來秋過半。嫩涼新換薄羅裙。

●野望

(東 園)

真個人家水半扉。牛羊餓瘦蟹魚肥。昔時田畝今溝澗。兩岸蘆花帶雨飛。

●消夏五詠仿近時詩人汪詩圃吳東園體小變其例

(韻民)

何處好消夏。湖心亭子居。振衣看浴鷺。戲水妬游魚。竈鍛千條柳。牀攤半卷書。曉寒生草閣。遠屋樹扶疏。
何處好消夏。瓜棚下納涼。縱無容足地。別有鎮心方。身世浮沈感。滄桑今古場。邵平如可作。小隱傲羲皇。
何處好消夏。脩篁萬箇中。枕泉咽荷露。蕤茗引松風。面面都含翠。炎炎不落紅。綠陰補一角。蕉雨滴晴空。
何處好消夏。置身峯泖邊。青山招入畫。綠水漾流泉。濁世初醒夢。清譚小闢禪。神情丹灶剩。心契白雲巔。
何處好消夏。吳淞下釣鈞。絲綸芳草地。簑笠夕陽秋。渭水遲黃鉞。嚴陵早白頭。嫩荷三十里。繞郭最清幽。

●日月其邁憂心殷殷作爲此詩以近有德

(縷馨仙史)

冷吟閉醉鎖蹉跎。一事難成兩鬢皤。宿草萋迷知己少。秋花顛頓累人多。憑將幻影酬明月。擬作月宮幻影記。贈把柔情付逝波。况值蜩蟬沸日。未能忘世竟如何。

●縷馨仙史以近作見踪次韻却寄

(韻民)

學書學劍兩蹉跎。辜負朝華髮漸皤。落月停雲閑裏慣。時客滬澗。江花謝草夢中多。半身碌碌飄蓬梗。萬里迢迢沸海波。謂交戰各國。詩酒清狂儂似昔。中郎近况又如何。

●東園前輩以詩見贈次韻答謝

(韻民)

漫笑飢驅是朔臣。青氍坐老幾詩人。風高待隱南山豹。道大徒傷東國麟。白石詞繙關蹊徑。青蓮幕舊住吟身。先生前在李木齋。星使幕中義熙甲子山中紀。想見秦源別有春。

江山不改。皖公天別墅。新營勝輞川。先生原籍歙縣遷居鹽城。鹽漬寓公聲起。鵲泐濱寒。土噤如蟬。十年傾倒。荆州慕一集。追陪希社緣。大著載入希社甚多。憶自樊山挂冠去。秣陵韻事渺雲煙。自樊山先生去寧而君亦少一唱和之人矣。

墨隱廬詞選

踏莎行

(東園)

▲題鮑蘋香女史簪花拜月圖用西堂坐月浣花兩圖韻

象畫南宮燕支北部香。叢描寫饒佳趣。海棠搖燭太真妝。金蓮墜粉潘妃步。

膝屈紅茵腰彎翠羽乞花。

長好春長住蒲團坐待夜珠來。謝莊莫道能爲賦。

飛燕玉環小蠻樊素瀟溪女。史休相妒焚香爲趁月。明時篆煙縈繞蟾宮樹。

綠瘦紅肥丹團青聚有愁。

只向嫦娥訴格鬢花又帖。深情書成淚落珠如雨。

踏莎行

(東園)

▲題梅溪送別圖用尤西堂坐月浣花圖二闋韻爲琴仙絳珠兩女史作

金粉南朝胭脂北部香。閨餞飲無懽趣。水邊寫出麗人行。風鬢霧鬢凌波步。

菱鏡朱顏梅窗翠羽羅浮。

一夜留春住迢迢南浦別愁多。銷魂怕續江淹賦。

文苑

翠。青。青。紅。紅。素。素。倉。庚。炙。療。蕭。娘。妒。樓。東。誤。折。合。歡。花。江。南。悔。種。相。思。樹。
紙。上。從。頭。訴。燭。奴。熱。淚。替。人。垂。翦。刀。聲。裏。西。窗。雨。
藻。思。頻。催。萍。蹤。難。聚。悵。悵。

●菩薩蠻

(東園)

▲書尤西堂病中詞後

西。堂。崛起。才。無。敵。東。坡。再。出。知。難。及。病。裏。復。愁。中。作。文。徒。送。窮。
月。明。樓。外。樓。
紅。牙。徒。按。拍。白。髮。嗟。淪。落。聽。笛。記。長。洲。

●後庭花

(東園)

綠。窗。花。氣。清。紅。欄。竹。影。橫。明。鏡。愁。眉。怯。空。房。小。膽。驚。聽。銀。箏。離。鸞。別。鵲。斷。腸。何。處。聲。

●玉樹後庭花(秋暮)

(東園)

菊。花。天。氣。重。陽。近。鯉。魚。風。信。題。鮓。我。敢。劉。郎。問。問。他。不。準。
盡。愁。腸。一。寸。
白。衣。送。酒。銷。煩。悶。紅。螺。香。噴。金。樽。爲。底。澆。難。

●浣溪紗

(張碧琴女史)

▲題美人藥宮圖

人。面。桃。花。一。色。紅。畫。圖。依。舊。識。春。風。去。年。今。日。此。門。中。
藥。珠。宮。
金。步。搖。歌。金。錯。落。玉。條。脫。唱。玉。玲。瓏。美。人。生。在。

許 指 嚴 著
南 巡 秘 紀

定價六角

乾隆下遊江南當滿清
極盛時代鋪張揚厲國極奢侈
當日習於歌頌聖明記載者半
多諛諛其遺近僅得之文老流
傳憾為之上稱焉民國前後志
識漸開前見諸雜官野史類
書一 珍寶茲本局得
當世 許指嚴先生
海 記全編凡十則
一 水閣場
二 野史
三 野史
四 野史
五 野史
六 野史
七 野史
八 野史
九 野史
十 野史
十一 野史
十二 野史
十三 野史
十四 野史
十五 野史
十六 野史
十七 野史
十八 野史
十九 野史
二十 野史
二十一 野史
二十二 野史
二十三 野史
二十四 野史
二十五 野史
二十六 野史
二十七 野史
二十八 野史
二十九 野史
三十 野史
三十一 野史
三十二 野史
三十三 野史
三十四 野史
三十五 野史
三十六 野史
三十七 野史
三十八 野史
三十九 野史
四十 野史
四十一 野史
四十二 野史
四十三 野史
四十四 野史
四十五 野史
四十六 野史
四十七 野史
四十八 野史
四十九 野史
五十 野史

小說界之傑作

宣講家之資料

七國影

亡國小說除我佛山人痛史外後無作
者而痛史又未編 此此外悲劇仍
謂紛紛之時 此小說不足以
... 有關於此特請著
... 病骸爾先
... 之事實
... 國極激昂
... 之混亂
... 之精細結構
... 之宏深其論
... 小說界之
傑作 亦宣講家之好資料 同胞當無不以
先睹為快尤特色者卷首有銅板四面如韓皇閱紀伊藤
寺內李定用安重根等小影書中重要人物 封面用韓
國國旗製版尤為新奇全書共二十回分上下二
册業已出版定價大洋六角

香

美



紅樓文庫

(續)

維摩舊色身兩蒼朱作霖外編

●題紅樓夢十二律

慧鏡千秋照痴情萬古消花空留幻影月自艷清宵木石緣俱誤葫蘆樣孰描其如人未悟猶慕董嬌嬌

▲寶玉續莊

自有妍媸判凡情亂似麻言看刪北夢語妙續南華物以齊爲貴容憎衆所誇倘皆歸一致愛海漲塵沙

▲妙玉走魔

通盤輸一着參到有情禪不解真能解其然尙未然夢醒孤月冷梅綻妙香傳畢竟難超脫名空檻外言

▲李紈訓子

目睜離鸞曲蘭園夜課嚴父書兒好讀師道母能兼冰節當時著花封異日籤紅樓諸女伴似此復何嫌

香囊

▲劉老存孤

餘蔭分前日。高情動素秋。一車宵走險。孤豔暫依劉。魔劫憑伊解。良緣藉爾謀。祇憐公府女。田舍竟輕投。

▲可卿入夢

疑假疑真事。有無柔鄉乍入倩。卿扶春迷繡閣。香銷骨雪暖瑤池。玉削膚一縷。情絲縈隱約。三生豔影認。模糊紅樓此。日存公案惹得人。將小字呼。

▲熙鳳離塵

幻夢花花假。混真屋懸秦鏡恰無塵。瑤宮縱許消情劫。香國誰憐失霸臣。往事但言幾冷齒。綺才善用亦撩人。妙蓮經卷還持贈。寶筏撐來好問津。

▲寶釵撲蝶

女兒心事比春長。蝶亦多情翅倦颺。宮扇偷翻迷月影。堤花碎踏鬪鞋香。雙飛原有撩人意。戲逐應嫌惱我腸。私語忽驚聞耳畔。虧將穠李代桃僵。

▲黛玉焚稿

怨墨零香一夕鏤。西來大意出無言。繭抽前度絲絲盡。萍化三生箇箇圓。心比灰寒珠有淚。命如紙薄玉成烟。落花飛絮相攜葬。火宅還看湧妙蓮。

▲湘雲眠芍

醉卽眠花雅絕倫。每於豪放見天真。麴塵如雨迷香海。錦片成團裹色身。世界無遮稱混沌。猜嫌不避感。

精神雲鬢玉臂懷前夢何似來嬉酒國春

▲寶琴探梅

人與梅花一例俏花奇人豔兩風流香霏絳雪春痕活絮撲紅衣倩影留似有夙緣通一笑恰無塵夢誤
千秋如君自是清華選僥倖何人咏好逑

▲平兒理粧

醋潑無端酒半醺池魚殃誤亦奇聞略施脂粉情方洽代整釵鬢香願分儘有偏弦彈絕調敢希新婦配
參軍石頑竟合三生契幸侍妝臺薄效勤

▲香菱學詠

力追風雅見生平厭趁花緣治酒兵寶月當頭心早悟筆花落夢句初成好將世上清新意寫盡人間怨
慕情太息妙蓮開不足聰明到底誤卿卿

●大觀園落成代賈寶玉元夜侍元妃讌卽席應教恭紀百韻

椒寢承恩渥蓬壺拓地強天家頒禮數戚畹慎關防穎水推華胄唐封溯令望雲臺金鑄范研席座分匡
策略高西漢詩名飲巨唐銅勳熙代盛鐵券上公藏仙李根盤固銀潢澤衍長離方鍾間氣合浦發奇光
禮教公宮稟言容女誠詳蘭馥芳自播椒頌典無忘御柳承眉翠官梅點額黃長尤稱淑慎幼卽著端莊
丹禁賢資輔瓊閣選叶良稷華升若木曙彩照扶桑華渚春星出璇宮夕月當飭躬禮西母弭節擁東皇
歷典中樞務彌勞內職勳晉堦誠異數錫孝更同慶蘿屋因增補節齋特改景宿低爭拱月材大總輸樞

香 齋

四

花霧分長樂。霜華濯未央。連雲通紫氣。向日戴青陽。刻意施丹堊。經心鬪綺棠。銅鋪脩玉局。鈿砌傍銀牆。
 望幸絃同急。程能弓自張。閱時規悉中。不日慶相將。報竣龍光賁。來儀鳳德昌。瑞烟迎淑氣。祥露浥恩漿。
 寶馬塵初起。銅龍漏乍涼。百枝燃雉炬。萬舞奏鸞篋。旗拂天南翠。衣飄日窟香。傳宣中使謹。趨覲小侯忙。
 帳外千官蕭。雲中一鶴翔。月明金屈戌。風動玉琅璫。國體恩蒙略。家人禮展常。歡承慈母膝。暇祝太君堂。
 忘分求鶯友。關情憶雁行。大椿欣借蔭。爾艾祝如岡。中表閨情洽。邢譚戚誼臧。花還聯姊妹。錦各贈鴛鴦。
 寵錫金分輦。榮施珠有航。華貂欽滿座。異貝豔承筐。仗合沉魚鑰。筵開酌虎璫。蕙羞羅燕雀。蘭膳典鈔餽。
 龍斫蓬池膾。芝供玉洞糧。爐煤清鵲尾。杯酒漾鵝肪。樂作鸞輿啓。團窺蝶翅颺。團香迷寶麝。曲蓋繡飛凰。
 路扼奇峯背。幽通曲逕旁。乳源平雁齒。文石砌羊腸。垣鞏黃金殿。樓標白玉坊。風柯嶼隱見。露柱鳳騰驤。
 花漱香流片。蕉天綠展章。圍芍藥。館羨築瀟湘。荇渚蓮。梨院菱洲接。藕塘蓼風吹。水碧梧雨點。苔蒼
 秋潔齋。延爽泉香闌。沁芳怡紅迷。錦陣櫛翠悟。空王絳。蜜堆梅萼黃。雲割稻芒蘅。蕪偕扇。馥圖史。各分囊。
 檻勢凹。晶曲軒形凸。碧昂盤多薇。露盟窗合茜。紗裝漫指帘。杏還宜舟駕。棠魚龍。陳百戲。燈火耀千甬。
 豔曲翻。囉噴新聲譜。義揚雪飛迴。舞袖塵起繞。歌梁含笑花。迎燈通波水。繞廊傳柑佳。節近放仗上元剛。
 徑折還登岸。宵寒更舉觴。金缸花燦爛。銀管藻輝煌。雅製超三箱。中聲振八琅。庚觚同進爵。甲觀永增祥。
 珠看排盈珮。機成鬪七襄。菊銘嚴繡闥。絮詠接詞場。豔說千花落。爭教隻字商。合門齊燕賀。一德集霓裳。
 喜極悲偏動。歡多淚轉妨。近懷甘似蔗。昔味辣於薑。慎弗誇門闕。還宜肅紀綱。但能承世澤。庶可謝餘殃。
 論切顏俱動。言欽色漸康。重諧匏韻古。更聽玉鳴鏘。蕝祿歌周雅。延禧泐漢甄。國恩千載誌。家慶影百年。

觀止思迴。蓋題鐫。曾息房。雖人驚報。曉鶴監待。催妝昔別。真綿渺。今離益。慨慷續游。希逐歲。温樹忍。經霜
 矧某恩。尤著維時。學未遑。經腴膏。賈馬書法授。王羊縛采。羞擊脫支辭。掃糝糠。言偕蘭。並郁箴。比藥堪嘗。
 一自朝天。闕空教憶。帝鄉蟬編。徒自蠹。犬子未為。郎何幸。瞻莊範。重叨繹。義方得邀。春似海。載詠笏。盈牀。
 祝遜枚。臯善吟。同白傳。狂名如成。萬一恩始。答汪洋。勝會人思繼。蕪辭學愧。荒何時趨。禁苑賦請。獻長楊。

●賦得怡紅院羣芳開夜宴七排二十四韻

曲唱長生酒。滿卮擬揮彩筆賦。新詩恰當綠。快紅怡夜。正是珠胎玉孕時。小隊初看聯錦幔。羣真會見集
 瑤池。仙人風度都清賞。錦片前程好護持。天降名泉誇種壽。人歌得寶願延禧。如花美眷春應妬。似水流
 年月也癡真。箇銷魂推此度。一齊含笑祝維祺。蘭羞粉荐香。蒸速桂露徐。斟珠滴遲射。覆當筵。覘慧解。飛
 花前席兆佳詞。庚觚到手籌先數。甲錄多情算互推。水縐一池餘怨慕。禪參四壁慰相思。夜闌琴韻調成
 綺。風定爐烟袅。若絲道謝須臾。迴鳳輦。洗樽還復擁。離姬禿襟。袂袖嬌難畫。送暖噓寒意。乍移拇。戰初酣
 癡好賣艷歌。輪唱量羞。窺芙蓉。褥隱黃金窟。萱慈香。憐白雪。肌世界無遮。成混沌。性情互洽。少猜疑。者番
 宴笑真如意。異樣風流甚。畫眉忽聽虬鐘鳴。古寺俄驚兔魄下。高枝翻殘酒。盞知無力逼。出歡情。越不支
 一室。泉香人醉。徧三生。石冷夢温。誰顛。幻境原如是。懊惱塵緣也。若斯綠酒自酣。原解飲黃梨。易熟莫
 輕炊。好尋青埂峯。前路多少繁華。賈陸離。



鐘 詩 盦 林

(集 徵 叔 春 高)

秋 閨 月 餅 分 詠 格

杜。老。遙。憐。情。似。繪。	路。向。金。微。增。婦。怨。	銀。漢。星。稀。愁。綺。閣。	機。畔。催。殘。金。蟋。蟀。	繡。閣。驚。寒。孤。枕。寂。	絡。緯。短。長。悲。翠。閣。	涼。透。雙。弓。新。夢。覺。	碧。梧。影。冷。關。情。切。
坡。公。細。嚼。味。如。飴。	河。成。玉。局。憶。師。傳。	玉。盤。雲。帷。宴。詞。林。	盤。中。捧。出。玉。蟾。蜎。	玉。盤。留。影。一。輪。圓。	畢。羅。陳。列。慶。金。波。	漿。提。十。景。舊。名。留。	丹。桂。香。飄。嚼。味。濃。

香 美

業益

續

固精補腎 樹皮丸 每打十元
 種子 女界寶 每打十元

驅氣助肺呼吸香膠 大匣四元 每打四十元
 小匣二元 每打廿元
 清血海波藥 每瓶二元 每打廿元

究其原委 人人歡天喜 上海 香港 遠地來經商 抱恙者 勿謂勿謂勿
 夫至 芝補酒 暫時寶貴 萬不料吃了大寒柱 並非福海 兇險高者 不
 過身體有些勿情真 皮膚癢癢 似紅似黃 許多藥外藥 會本運來 聖
 道誠 又有二種小便斷斷 大裂不常 初見淋漓 面色黧黑 甚憂傳染 後自
 帶 戒絕 五更夢遺 尿急 尿痛 尿色白濁 婦人眼紅 眼閉兒女 閉目勿
 見光 都是此症 說我放後 其苦
 我狂 幸而在洲大 藥房 有一種清血
 解毒 藥 花柳風濕 淋病 中藥大
 王 名 補酒 功
 能 驅 毒 清 血 四 功
 功 能 便 捷 且 宜
 藥 內 隨 送 藥 附 書
 總 發 行 上 海 四 馬 路 五 洲 大 藥 房

冤在

功效異常 救急神 小瓶一元
 大瓶二元 每打廿元
 總發行上海四馬路五洲大藥房

本藥房專運泰西各國各廠
 原料藥材承辦海陸軍醫
 院紅十字會醫療器械外科
 牙科產科刀件照相器具化
 學藥品並特請中西醫藥專
 家精製補身治病各種經驗
 家用良藥及選用國產監製
 婦女化粧用品香水粉皂一
 律齊全如蒙 光顧英文中
 文函購隨到隨發決不延誤

通血 月月紅 每打十元
 大瓶一元二角 每打十二元

和中 代參膏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樣瓶五角
 化食 良丹小包一角 最小五分 中包五分

駐康 補天汁 大瓶一元二角 每打十二元



豔 牘

●古擬征婦致征夫書

(穎川秋水)

妾住河西。君居塞北。自我不見於今三年矣。回憶出征之日。妾在河梁。送別見君。與同仇戰士。首戴象。身披犀甲。金戈耀日。鐵騎連雲。赳赳桓桓。軍容整肅。見者莫不歎羨。而於儂家夫婿。尤令旁觀者嘖嘖稱道。謂若個男兒。猿臂虬髯。虎頭燕頤。他年領取萬戶侯相也。時君亦因志懾。匈奴氣吞胡虜。誓斬樓蘭之頭。願繫單于之頸。於是勇往直前。一不回頭。征馬臨行之際。第執儂手。慷慨而言曰。願卿家俟我數年。會看他日。隨霍嫖姚。高唱刀環。生入玉門。關策勳。飲至衣錦。還故鄉也。是以儂在當時。雖不免黯然魂消。衷懷於悒。但念為國宣勞。立功邊塞。本屬好男兒之壯志。一待隨卽破涕為笑。強自寬解。奈三年來。北雁南飛。鄉書竟杳。朝占鵲噪。夕卜燈花。思念征人。無時或已。軍書旁午。耶戰事倥傯。耶抑忘情。故劍如蘇。屬國之別。有胡婦耶。徒令人春日。上翠樓。見柳色之依依。懷道路之幾千。望征夫兮。歸止。秋日強作征衣。敲砧月下。壓綫。閨中歎欲寄之無從。撫征袍而幾涕。夏日暑氣鬱蒸。則念萬里長征。沙漠隔絕。立汗馬之勳勞。冒炎威而未已。冬日雨雪載塗。則思朔風凜冽。絕塞嚴寒。登雪窖。與冰天。懼侵肌而砭骨。如是夜以繼日。魂夢為勞。恨無雙翼。飛渡邊關。以一視我征夫也。但妾為此言。祇以邊境迢遙。音書未達。此懷難遣。耳豈

眞望我夫以兒女之情長而短其英雄之氣亂此心曲哉蓋讀秦風小戎數章見古者婦人女子亦知勇於於赴敵妾縱無似亦具同情也但願於軍政之餘時泐數行得乘鴻便與露布同來則妾心亦略慰矣

擬古征夫覆征婦書

(穎川秋水)

邊地苦寒風霜凜冽胡笳畫角時引鄉愁但戎馬倥傯欲歸不得有時遂擊刁氣高唱勅歌以抒鬱悶有時則策鉄騎挾雕弓馳騁沙蹟山厓間射塞雁獵胡馬以資排遣及夕陽西下籌策一聲催歸營壘晚食以後還家之夢遂爾縈繞終宵蓋久客思歸形諸寤寐亦身處異域者之常情也惟是身爲軍人與遠道經商及薄游宦海者異誠以國爾忘家是其天職裏尸馬革亦係素志况四郊多壘士夫之恥匈奴未滅何以家爲故雖日日思卿祇得強自抑制不肯一毫露兒女情長英雄氣短之世俗態也乃中秋之夕適從霍大將軍秋獮回營露坐帳外仰視明月正大啖麋鹿肉痛飲葡萄酒之間見同仇之二三將士手持家書箕踞審視而僕亦遇營中小卒示我寸函急拆讀之則正來自故鄉圍中人之手筆也言詞悽惻情意纏綿比之古人伯兮之詩無庸多讓再三捧誦令征人回憶河梁訣別時一番珍重而淚眼潏潏泣數行下覺征夫亦願歸止也所幸近今一戰却匈奴七百餘里致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此役之中僕亦曾單刀匹馬陷陣衝鋒雖身被數創而斬馘俘厥功甚偉忝蒙上賞拔冠一軍雖曰未覓侯封亦已稍酬壯志矣且近日軍中傳說將軍今正部署一切明年二三月間可以就緒屆時無論就道班師或請他將瓜代僕總在隨霍將軍入關之列則我兩人執手偕老之期屈指將未遠也爾時卸去征袍遂還初服烹羊置酒代我洗塵談塞外之情形說家中之瑣屑必別有一番樂境秋風多厲強

飯爲佳。母徒思。望征夫。致令形神消瘦也。

●致某校書書

(木子)

光緒癸巳。僕眷某校書於羊城。綢繆兩載。彼此旋別。光陰易逝。不知消息者。蓋彈指十年矣。壬寅夏。不期而遇於香港。握手譚心。款洽倍逾。曩昔無何。僕往日本。又賦離羣。因思十年中。興者幾何。人敗者幾何。人風塵作客者。如此琵琶。抱恨者。又如彼韶華。不再歲月。如流。觀已觀人。幾多滿意。同聲同病。最易相憐。爰作書以遺之。詞曰。

愛卿如面。竊以春風省識。乃夙世之前。因秋月平分。實三生之幸。事何况錦衾云爛。信宿連宵。翠袖相逢。光陰十稔。交以久而益深。情因長而易結。所思不見。未免心傷。彼美云遙。空教腸斷。既停琴於月夕。復作賦於風晨。秋水興悲。白露詠相思之什。暮雲遙望。烏衣寄懷舊之篇。悵地角與天涯。我之懷矣。任海枯而石爛。不亦傷乎。回憶陳塘巷口。南月樓頭。(寮名南月樓)錦繡叢中。美人螺黛。胭脂坡上。公子貂裘。琵琶抱朱弦。陽春別調。歌傳金縷。流水知音。簾捲珠璣。筵開玳瑁。酒醉則觥籌交錯。詩成則珠玉縱橫。巫峽行雲。同入楚王之夢。揚州明月。暗消杜牧之魂。每當午夜。鷄鳴憑欄。有誓不覺。花朝蝶醉。買棹忘歸。然而歡會靡常。結盟不遂。驪歌忽唱。馬足難留。此日鶯遷。巢雖依舊。霎時鳳去。臺已言空。鴈不常來。燕從何往。子路迷津。而莫問阮郎。失路而空歸。由是入巷。狂童已無故態。離鄉遊子。易觸窮愁。顧才學之有慚。歎文章之無價。王吉之交情。已邈。蘇秦之落魄。堪悲。司馬空牆。蕭條非計。病鴛獨夜。寂寞誰憐。不得已。學壘斷之賤丈夫。其庶幾如五湖之范少伯。萬里外。風霜凜冽。茅店淒涼。數年中。車馬驅馳。萍踪勞瘁。問桃花之消息。

兩不相知。歎柳絮之飄零。伊於胡底。自謂勞人。艸艸固早。知艷福之難消。而况驛使沈沈。益深信良緣之不再矣。乃者午夢方回。晝窗清話。共譚花事。偶及蘭名。初猶將信。將疑。繼則乍驚乍喜。省識廣寒仙女。月裏爲家。無煩渭水漁郎。溪邊問路。於是尋芳翠陌。買醉瓊臺。我本劉晨。重來洞口。卿非關盼。久住樓中。蓬梗遭逢。宛如隔世。芙蓉隱約。尙似當年。何幸吳山。越水之間。重瞻花貌。誰知月老。冰人而外。別有奇緣。潭水何深。比舊情於千尺。迴波重唱。添新愛於三搗。俄而玉免東升。金鷄西唱。攬衣推枕。執轡登車。惜別匆匆。言情惓惓。難竊喜樓臺。隔巷不愁。地北天南。尙儘堪杯酒。連宵無負。春花秋月。然而事不心從。緣由天限。賄未遷於南國。帆已挂乎東瀛。恰似牛女相逢。一宵團聚。此後參商不見。兩地迢遙。南浦烟波。黯然流恨。江州風月。祇是悽情。跡類萍蓬。我心滋戚。人非草木。卿意云何。離合無端。世情如夢。炎涼若此。落葉驚懷。安能不興宋玉之悲。抱江淹之恨也乎。嗟乎愛卿。能不傷哉。青眼難逢。白頭容易。滄桑變態。歌舞成塵。王粲空悲。蔡姬未贖。春江遺恨。秋夜離思。美女征人。幾分憔悴。青樓旅邸。一樣淒其。憐我憐卿。多愁多累。嗟乎愛卿。胡不早自謀耶。大抵踰牆仲子。狂且爲多。奔月姮娥。因緣匪易。當年脂粉。空教碧玉。爭妍爾日。綺羅難免。蘇娘惹恨。偷遇相如。慧眼莫嫌多露之虞。或諾于祐。良緣自是百年之幸。明知愛卿。蕙質蘭心。早識王魁。薄倖迎來。送往必逢李靖。英雄似無煩代。切杞憂。效愚人之獻曝。不過以素深棠愛。作良友之箴言耳。已矣乎。李白仙狂。千金慷慨。盧仝酒醉。一曲悽愴。歲序迭更。亭臺未改。笙歌猶是。面目都非。鱗誓鷄盟。前塵如昨。人遇室邇。後會何期。碧海青天。寸心千里。兼葭江上。旣撫序而牽情。楊柳關前。忍傷心以回首。昔日同遊。溱洧曾歌芍藥之詩。他年再到。天台記否胡麻之飯。茲者秋風庭院。紅袖驚寒。月夜簷帷。

綠衣宜厚。可憐蒲質。未慣經霜。須惜花容。勿常擿夜。叮嚀重疊。珍重萬千。撫景情長。揮毫紙短。幾多賦語。莫罄蕪絨。伏願垂青。曷勝鏤赤。諸維心照。不盡神馳。



語 聯 室 伏 雛

(池 軼)

藺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不相如。

蕭好學。夏侯好學。吏好學。相亦好學。

石守道。歐陽守道。窮守道。達亦守道。

謝無逸。皇甫無逸。隱無逸。仕亦無逸。

沈持正。皇甫持正。行持正。文亦持正。

唐廷瑞。諸葛廷瑞。孝廷瑞。忠亦廷瑞。

江民表。閻邱民表。直民表。義亦民表。

歌

誼

告 廣 書 新 局 本

李定夷著 鴛湖潮

定價五角

是書為定夷先生傑作結構純用倒提法一洗平鋪直叙之窠臼所
述名士佳人凡六七人人人結局各異七特色者中主人疑死後
生將圓忽復出神入鬼一面綠深洋酒酒一餘言誠恐空虛
旋而轉無情而又無異相對凄楚妙事甚多也蓋口口
之廣近且出嚴界無出此

李定夷著 哀情小說

是書初十萬言為元在正
新穎布局精壯尤為特色
俱不及一月即將全書售罄
極說部之精誠宜五感則猶有其

是書初十萬言為英國人文學司理博士劉漢英先生最著
南洋公學教務法政文字以東方之俊才劉博士之傑作事實則
陳出新文筆則沉澀帶都尤特色者一洗譯本直詞人名地名無時
功略感之音宜風行四海已出三版也



李定夷著 茜窗淚影

定價六角

是書初十二萬言書紀二女郎事一姓何名靈秋一姓沈名瑋俱
粵人即結金蘭情同手足是時秋有兄名長齡以妹之介紹與瑋訂
婚長齡有同學王子璋相交彌篤尋以靈秋許之允復之役長齡子
璋率兵北伐長齡南來瑋秋瑋開督北上道過滬濱身陷口
軍靈秋先遁出主 瑋秋不遇再至滬瑋亦已脫離苦海
一拜完靈秋之手 瑋秋不遇再至滬瑋亦已脫離苦海
無兒子 瑋秋不遇再至滬瑋亦已脫離苦海
本苦的好 瑋秋不遇再至滬瑋亦已脫離苦海
章傳人眼目 瑋秋不遇再至滬瑋亦已脫離苦海

李定夷著 湘湖淚

定價三角

是書初十萬言為元在正
新穎布局精壯尤為特色
俱不及一月即將全書售罄
極說部之精誠宜五感則猶有其

定夷叢刊初集

定價

定夷叢刊初集
定夷善作小說斷筆率缺但是名著茲輯為叢刊一書初集凡分四
卷第一短篇小說卷二長篇雜記卷三短篇雜記卷四雜著全書凡
十萬言記述新穎趣味濃厚亦奇亦壯亦莊亦諧以生莊之妙無其
著作之大成是足為初記小說放一異彩也

D調 詞情懺 4/4

歌譜

1. 1̣ 5̣ 5̣ | 6. 6̣ 5̣ - | 3. 2̣ 1̣ 2̣ | 5̣ - . 0 |
 天遣我輩 最鍾情 纏綿自有 真
 5. 5̣ 6̣ 6̣ | 6. 5̣ 3̣ - | 2. 1̣ 3̣ 3̣ | 1̣ - . 0 |
 春花秋月 動佳興 端戀綺羅 身
 6. 6̣ 5̣ 0 | 3. 5̣ 6̣ 0 | 1̣ 1̣ 6̣ 5̣ | 2. 3̣ 5̣ - |
 態溫存 意溫存 山盟海誓 證同心
 6. 6̣ 6̣ 5̣ | 3. 6̣ 5̣ 3̣ | 2 2 3 3 | 1 - . 0 ||
 鴛鴦並宿 蝴蝶雙飛 渾忘離別 生



歌

譜

(一)

(二)

傷心 天道寧可論
 根 人生夢幻霎時醒 紅顏薄命 黃土
 脫在清淨 煩惱要除根 飲有根 恨無
 哀樂變換 倏相循 從今悟夙因 欲求超
 雙飛 渾忘離別生
 存 山盟海誓 證同心 鴛鴦並宿 蝴蝶
 月動佳興 端戀綺羅身 態溫存 意溫
 天遣我輩 最鍾情 纏綿自有真 春花秋

懺情詞

(醒獨)

D調 逝 感 2/4

5. <u>6</u> 5 3	3 2 1 0	2. <u>2</u> 1 2	3 5 2 0
淒寂妝臺	鏡翳塵	殘脂賸粉	可憐春
5. <u>6</u> 5 3	3 2 1 0	2. <u>2</u> 1 2	2 <u>3</u> 2 1 0
鬢雲鬢霧	容華渺	愁煞安仁	戚戚心
5 <u>3</u> 5 6 0	<u>1</u> 6 <u>1</u> 5 0	6 6 <u>5</u> 3	2 <u>3</u> 2 1 0
靚遺挂	悵流芳	那禁泣下	濕衣裳
6 6 6 1	2 — 1 2	3 3 2 1	5 — . 0
窮泉嗟永	隔寢興	展轉倍神	傷
6 — 5 6	<u>1</u> . <u>1</u> 7 6	5. <u>3</u> 2 3	1 — . 0
最難堪	返魂無術	空自斷腸	腸

歌
譜

空·自·斷·腸·
 展·轉·倍·神·傷·
 最·難·堪·返·魂·無·術·
 泣·下·濕·衣·裳·
 窮·泉·嗟·永·隔·
 寢·興·
 戚·戚·心·
 靚·遺·挂·
 悵·流·芳·
 那·禁·
 春·
 鬢·雲·霧·
 容·華·渺·
 愁·煞·安·仁·
 淒·寂·妝·臺·
 鏡·翳·塵·
 殘·脂·賸·粉·
 可·憐·春·

●感逝 (醒獨)

調 楓 ¾

5. 5 1. 1 | 3. 3 3 0 | 5. 5 1. 1 | 3. 2 2 0 |
 繁 華 逝 矣 付 前 川 劫 後 霜 林 學 少 年

5. 5 1. 1 | 3. 3 3 0 | 5. 6 5. 4 | 3. 2 1 0 |
 強 紅 無 數 鬧 無 端 點 綴 着 一 棹 漁 船

5. 5 1. 1 | 7. 6 5 0 | 5. 5 1. 1 | 7. 6 5 0 |
 豈 老 境 轉 極 煊 妍 青 女 美 術 仙 乎 仙

3. 2 1. 7 | 6. 7 1. 9 | 5. 6 5. 4 | 3. 2 1 0 ||
 冷 入 吳 江 波 翻 蜀 錦 燦 燦 晴 霞 夕 照 邊

楓

(軼池)

(一)

繁華逝矣付前川 劫後霜林學少年 強

紅無數鬧無端 點綴着一棹漁船 豈老

境轉極煊妍 青女美術仙乎仙 冷入吳

江波翻蜀錦 燦燦晴霞夕照邊

(二)

晚來顏色麗朝暎 香國風流今尙存 六

朝畫棗舊嚙痕 渾不似搖落江邨 豈秋

霜培植人文 作合題詩一段婚 賓雁來

時 賣鮓聲裏 二月穠華欲並論

C調 蘆 荻 ¾

1 1 3 3 | 5 5 5 | 6 6 6 6 | 5 0 |
飛 花 滾 雪 滿 漁 舟 搖 波 涼 影 留

3 5 5 | 3 1 | 2 2 1 3 | 2 0 |
蓼 岸 復 萍 洲 正 綠 放 紅 抽

1 3 3 | 5 5 5 5 | 6 6 6 6 | 5 3 |
一 枝 瑟瑟 獨 悲 秋 相 看 早 白 頭

5 1 1 | 6 2 | 1 2 1 7 | 1 0 |
稻 梁 謀 已 就 問 賓 鴻 知 否

(一)

蕭蕭客夢驚 歐畫記遺訓 且功代毛穎
風聲 圖繪最分明 舟人夜語覺潮生

一年秋色老鷗汀 煙波萬里心 月影又

相看早白頭 稻梁謀已就 問賓鴻知否

萍洲 正綠放紅抽 一枝瑟瑟獨悲秋

(二)

飛花滾雪滿漁舟 搖波涼影留 蓼岸復

●蘆荻

(軼池)

時

調

大鶴山房潤筆例

高峯鄭處士叔開先生以生平有鶴癖自推前身主青田大鶴洞
 天因號大鶴山人高潔志著述等身落南三十餘年絕意仕進
 博極羣書多識古物講訓故考治金石學多辯釋尤深於音律
 善鼓琴吹洞簫以樂府妙天下有詞集樂書盛行于世晚歲下疑
 吳小樓東帶經瀟湘儻然人外自
 給發作書畫以博高貨昔湘
 高流逸品筆筆可傳其書法
 既為人微奉畫山水最崇宗
 整得法外之意而融之謂作
 且圖之間以指墨為羅漢
 豪長函幣大索終不可得與
 是片素零絕世爭購貴其高
 其興餘極灑神廣流傳幸無
 為懸擬潤目其列如後異日
 著雍淋瀝之歲大月既

書例

榜書 每字四元字以一尺為度 大者倍之 齋
 扁 每字二元
 楹聯 七八言每聯四元 長聯倍之 橫句加跋
 再倍之

堂幅 每尺二元半以四尺為度

卷册 每尺二元 屏幅全

畫

堂幅 每尺二元 屏幅全

卷册 每尺四元

屏條 每尺二元

扇 每柄二元
 畫圖 畫別表長幅畫加凡金
 花鳥同例人物倍之

文例

金石考證 碑銘傳記別議

書畫跋尾 詩詞題詠

以上小品 每件銀十兩正餘例面議
 潤例先惠欲速別議

來件 江蘇交涉公署賬房 代收
 國華書局



時 調

●十二個月女學生調寄梳粧台

(寄 恨)

前觀民興社演沈佩貞痛打神州分館事感而作此願我神聖不可侵犯的女同胞努力前程放光女界則知我罪我所不計也

正月裏春光到柳梢 好一班假文明 青年女同胞 雪白的衣襟兒 身材窄又俏 黑皮

鞋金絲鏡 打扮十分嬌 油鬆辮 腦後飄 姐和妹 一隊行 挽手樂逍遙 看他們 長來

往 身體多自在 不比那 守舊的 苦苦羈縛牢

二月裏春意透杏林 侵早起 入學校 注意課堂鈴 魚貫進 小革靴 烏油一刷新 手拉

手 忙忙的 各把講堂臨 諸教員 都是位 畢業的 美男子 眉眼兩送情 風月傳 花歷

史 句句印腦筋 誰是個鐵石漢 情難禁 且預備 自由結婚姻

三月裏桃花帶露妍 好一座鞦韆架 安置畫橋邊 姐妹們 個個輕如燕 着一雙 象皮

鞋 踏得十分堅 操場上 學兵式 喊一聲 開步走 豪豪履聲連 說甚麼 梁夫人 先我着

鞭 從今後 國家擔 男女一齊肩

四月裏。滿架發茶靡。天生的女學生。畢竟比人奇。假說那。去求學。那管路高低。永不作。寒酸樣。臨別涕交頤。小皮包。親自提。隨身的行李兒。幾件單夾衣。乘火車。坐頭等。

時。髮無比。最可惡。惡家庭。罵他壞東西。

五月裏。榴花照眼紅。暑假回。大熱天。避暑碧紗籠。約同學。調冰藕。瓜果滿盤中。趁餘。

興。還要那。汽車去抖風。壯精神。通血脈。最利害。惡暑邪。勿能暗相攻。講體育。尙衛。

生。信口的亂吹牛。無非是。貪奢華。不管家道窮。

六月裏。池水漲新荷。下課回。分班隊。一絲毫不差。格蹬蹬。格蹬蹬。十步并一步。到家。

裏。也不坐。街上去校邏。人間世。都誇他。頂刮刮。女中傑。民國主人婆。恨只恨。罵兒。

夫。不肯爭氣。喜守舊。牢不破。伴睡叫化窠。

七月裏。鳳仙滿盆香。趁無事。習運動。快到操場。滾鐵環。踢鍵子。自由同遊戲。拍皮毬。

學。縱高。姐和妹。共逞強。更有那。捉迷藏。手攜手。作環圈。大家弄白相。運動畢。暫休。

息。數分鐘。或並行。或同坐。左右任徜徉。

八月裏。桂發小。山秋。女同胞。學手工。用意十分周。白毛冷。紅絨線。刀尺多。稱手。衫兒。

袖。帽兒鈕。件件。騁風流。美術畫。黏紙工。無論那。粗細事。胸中早自籌。略有些。小才。

能。便驕傲。惹出那。壞名譽。偏偏不知羞。

九月裏。霜菊傲東籬。待到了。重九節。各把酒來攜。衆姐妹。預訂定。登高約。便是那。

最高峯也要去攀躋。走危險如坦夷。自以為凌雲志。直與九霄齊。那裡有花木蘭。

心存愛國無非是。爭利權占些小便宜。

十月裏芙蓉滿堤栽。姐妹們要把那演說會兒開。人聲沸連袂來。金鈴響處小身軀。

硬頭皮跳上高台。千萬人齊喝采。嬌滴滴脆喉嚨。漸漸吐出來。說起那家庭事。

多半腐敗丈夫巍巍。比天大終不把奴擡。

十一月山茶帶雪鮮。最可愛青年的熱心女教員。每逢那早晚時當衆勤解勸。說到。

了。放足事情意倍纏綿。勉同學莫留連。人四肢本遺體。那件非天然。莫守那淫昏。

惡俗方不愧。文明派天足女。行動賽神仙。

十二月梅花冠羣芳。女權振人稱羨。自然聲名揚。為怎麼去遊學。轉縈他思想。最可。

笑。一年半文憑販幾張。要無非圖虛名。擾亂女校惡現象。怎得名譽香。願女生從今。

後齊努力。博得人景仰。佐兒夫同愛國。女界一放光。

●老十八摸

(公羽)

老夫少婦錦帳雙棲。一樹梨花壓海棠。風致正復不淺。暗中摸索。當亦互表同情。舊有小調十八摸。僅屬一面之辭。戲為擬之。亦一段老人趣事也。

摸到老人頭髮邊呀。老人頭髮白如雪。隋略龍冬祥。曖曖啾啾。曖曖啾啾。曖曖啾啾。一片羊毛氈。曖曖。

福

齊

本局新書廣告

▲李定夷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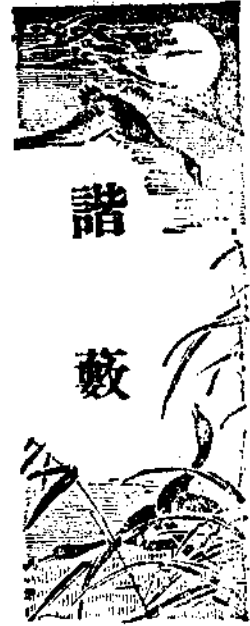
▲豔情小說



▲現已再版

▲欲購從速

是書為李定夷先生所著定夷先生著作等身此書尤為出類拔萃出版以來海內爭誦初版三千册不及一月全行售罄銷路之速為歷出各書所不及茲再版業已出版是書不句皆香無詞不豔美人讀之可以吐氣可以懣情少年夫婦讀之可以永保伉儷之幸福一般士女讀之也當拍案叫絕讀者手置一編當信斯言之不謬也全書共十二萬言洋裝一册定價大洋六角



遊 戲 文 章

湯 婆 子 小 傳

(穎川秋水)

婆子湯氏女。溫柔鄉人也。考婆本老嫗之稱。而湯氏當妙齡時。人已稱之為婆子者。則何以故。曰由其量
 能容物。雖滿不驕。煦煦焉。有婆子氣耳。豈真既達雞皮鶴髮狀態。龍鍾之晚年。如白太傅家解詩之竈下
 嫗哉。其體貌又復豐碩。腹便便。然若五石瓠。故一時從而譽之者。至稱為膚如凝脂之楊玉環。因而毀之
 者。則直鄙之為醜。曲臃腫之鍾離春。所幸婆子雖屬女流。無巾幗氣。豁達大度。不具城府。是以一不加欣
 戚於其中。則視夫人世小丈夫。倖獲不虞之譽。即如寵膺九錫。而眼高於頂。傲睨儕輩。不可一世。及胸懷
 狹小。略受一二旁人之評議。立時氣憤填膺者。其度量之相越。曾不可以道里計矣。然中具熱腸。有肝膽
 雖皮相之士。見之目為一團和氣。若無用焉者。而婆子實能遇老者則憐而安之。使如南檐之曝背。并如
 御黃綿之襖。見少者則愛而懷之。俾如得慈父母之喚咻。而止其啼號焉。蓋溫恭淑慎。婆子之天性本然。

而後加以柔腸俠氣無怪其敬老慈幼俾各得其所如此也惟是婆子和靄可親固非面冷如冰之驕蹇婦女所堪比擬而其實並不事諂媚如某年夏日左近適來一碩大無朋氣勢炎炎炙手可熱之庸妄人對戶有黠婢青奴者即鄉里中諂為婢學夫人之竹夫人趨炎附勢事之惟恐不稱厥意一若熱中者之側媚然婆子則聞而引為大恥辱立時與青奴絕交不通音問若尹邢兩夫人之避面然於背後復大聲以叱之曰賤哉青奴胸無一物爭妍取憐固極一時之得意但從古人情冷暖世態炎涼不可測度一日失若人歎反顏如不相識行見爾與秋扇同捐耳既而果應其言於是人咸服婆子之先見厥後婆子竟享遐齡至年屆期頃時兩頰始現醫舖（二字見淮南子）舖痕迹識者咸稱之為壽徵而其滿面春風溫和之氣度一如曩日由是人更稱為積世老婆婆不置云

諧史氏曰世說稱許允髮婦貌醜允問婦曰婦有四德卿有幾德婦曰新婦所乏者容耳敢問士有百行君有幾行允曰皆備婦曰君好德不如好色何謂皆備允大慚禮之終身今湯氏女號為婆子則其面目之醜陋不亞於許氏婦者不言可知矣而其德行與見解凡可稱道者則如是宜乎宋室詩人如黃庭堅范成大輩俱嘖嘖稱之不忍去其口若風人之詠衛碩人也雖然近日世風澆薄多登徒子一流其能希蹤許允者幾何人則予之傳之其不為好色不好德者所呵斥也亦希矣哉悲夫

●戲擬齊人上孟子書

（穎川秋水）

（上略）瞻望門牆屢思晉謁祇以衣衫襤褸兩足趨趨主臣主臣逕啓者僕於本月某日曾乞食於王大夫子敖之門佝僂而入窺見大夫憑几觀書若有不豫色然自言自語謂身本齊國右師聲勢顯赫屢受

先生簡慢。忍氣吞聲。已屬憤無可洩。乃遍閱此書。時將其事載出。更覺不留他人餘地。云。既而仰首外望。適見僕立於階下。遂將所閱書籍。命左右侍者。舉以指示。并謂不意爾區區乞丐。亦被先生當作新聞。載入僕立時。帶鞵鞵。雙手捧而讀之。則大著七篇也。其中至理名言。良深欽佩。惟載僕瑣事一則。而以求富貴利達之顯者。相提並論。則視僕太高。顏爲之赧。蓋僕固乞人也。雖彼輩貴顯。亦未始非同乞人然。僕之乞。則乞於道路。彼之乞。則乞於權門。僕之乞。則乞於白晝。彼之乞。則乞於暮夜。僕之乞。則祇須伸手。彼之乞。則不嫌屈膝。僕之乞。則但求餬口果腹。彼之乞。則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彼此手段之優劣。目的之大小。兩相比較。其遠近。不可以道里計。故僕祇能於醉飽之餘。故意作忘却本來面目之舉。強顏以驕我妻妾。而彼輩不得志。則亦已耳。一日得位。乘時即眼高於頂。睥睨一切。驕彼妻妾。而外并驕其鄰里鄉黨親戚。故舊焉。歸而與家人言及之。拙荆亦以爲然。獨小妾則因載其中庭相泣一事。不免稍有慚惶。僕知其意。於是寬解之曰。卽此數語。適足見二卿爲良家婦。不沾時下惡習。也不觀近數年來。我齊國之風俗乎。其號爲男子者。大都急功利。喜夸詐。其女子亦沾染時尙。力趨奢侈。而不知婦德爲何事。女紅爲何物。日夕輕出閨門。馳驅於臨淄。卽墨。問招搖過市。或上菜館。而嘗膾炙熊掌之風味。或入劇場。而聽綿駒王豹之謳歌。或徜徉於園囿臺池之畔。或遨遊於市廛商賈之場。至大著上所致。慨爲父母國人皆賤之事。則更不忍道矣。豁達大度。浮薄之習。幾凌駕男子而上之。問尙有克守女誠。顧及其囊砧之面目者乎。諒亦不多矣。嗚呼。誰無家長。誰無良人。何竟甘心裝作癡聾。不加禁遏。如此而兩卿尙能日守門庭。無違夫子以茅檐蔭屋之間。荆釵布裙之婦。得上邀賢者之紀載。與做國華周杞梁之妻同傳。不朽使彼以節

請 跋

四

烈著此以賢淑稱夫亦足以驕蒙不潔之西子而不愧於齋戒沐浴可事上帝之惡人矣小妾聞之轉愁為喜點首者再亦足見賢者之筆墨可以勸導人心不同泛設雖婦人女子亦蒙感化也惟是荆人蚤起矚往隨至東郭牆間一事則僕絕對不敢承認因僕雖不肖撫心自問尙非委靡不振慣聞獅吼不敢反辱之小丈夫容婦女輩自由妄動或者傳聞稍過致煩大筆亦未可知可否援報章之例代為更正不勝拜禱或因僕出其東門時忽忽就道不遑回顧且以邪施而行不及致察致實有此事亦請筆下留情代行遮掩實為至便(下略)

戲擬無鹽覆西施書

(權 予)

西施女士妝次敬覆者妹幼讀古書長稽列傳幽閒貞靜婦德為誠女之箴靡曼娥媼冶容本誨淫之具是以宣姜佳麗中菁無可道之言孟姜翱翔彼美有撩人之態桑間濮上私會佳期贈李投桃密申雅誼賈充之女悅韓壽而贈以奇香梁冀之妻私秦宮而甘為醜德踰垣夜遁參軍妾不翼而飛鑽戶陰窺王孫女私奔而去豔如南子婁豬之歌曲難堪賤若夏姬乘馬之詩篇可鄙此皆蕩情於帷薄騰笑於遊閨者也而况玉貌絳唇尤物每伏移人之禍蕙心蘭質佳人保無傾國之虞試觀歷代喪邦半由女寵昏君失道全為麗妹夏桀之嬖妹喜也瓊宮瑤臺肉山脯林樂矣不轉瞬而見放於南巢殷紂之嬖姐已也鹿臺鉅橋酒池肉林侈矣不移睫而見誅於西伯他若幽王重色褒姒專房始黜后而廢儲繼裂繒而舉火非不千金買笑百媚生姿而乃朝遊於鳳闕之間夕斃於驪山之下以致西京覆沒東洛偏安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史官直筆後世堪懲孰料飛燕趙妹復寵冠三千粉黛玉環楊媛竟荷邀九五尊榮卒令二姓

椒房轉作兩朝禍。府是皆醉心於國。色悅目於瓊姿者。階之厲也。不甯惟是石崇有美妓。啓孫秀嫉妬之心。孔父有豔妻。騰華督輕佻之口。齊桓公空多寵妾。死後無棺。宋子京徒欲憐姬冷而無服。綜古今而比例。合前後以思維。小則亡家。大則亡國。色之害人。一至於此。善乎否乎。試思感應電光附寶鏡。軒轅之秀患祛。虢瘵螺祖。恢絲繭之功。溯蠶祖於金天。星臨華渚。配女樞於昌意。光貫月宮。以及有郤氏之姜。嫫有娥氏之簡狄。陳鋒氏之慶都。椒訾氏之常儀。類皆位助乾剛。德昭坤順。瑞雲成彩。瓊星降神。有貞仁婉麗之風。膾炙人口。無媿婿娥。孀之貌。蠱惑君心。下至思齊。太任思媚。周姜實係天家之賢配。太妣徽音。邑姜修教。無非京室之母儀。何嘗以修短合度者。表其容濃纖得中者。稱其體哉。乃女士肆意。黃任情。覆白內矜。已以娉婷之態。外詆人以污穢之形。豈知以言取人。失之宰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美丈夫。陳孺子盜嫂。尚留千古之疑。窮措大唐。盧攜。擄文可。驗一朝之貴。男界如是。女子同然。人生之妍醜。雖殊自古之貞淫。各別失身。投逆旅。紅拂女。畢竟逃姬。割鼻引刀。鋒文叔。妻乃為節婦。女士籍居越國。山傍苧蘿。或鬻薪以為常。或浣紗而務潔。本係捧心之少女。忽逢繫足之老人。大夫種。物色風塵。詫為奇貨。越句踐盛裝羅縠。媚獻強鄰。入姑蘇。而築高臺。嬌藏金屋。惑吳王。而為廢沼。險失湯池。卒至再醮。甘心五湖。寄跡一任山河荆棘。反從天外。昂頭忍忘社稷。邱墟轉向波中。插脚未亡人。另圖宴樂。何無漆室之憂。陶朱公。豈竟風流偏勝。湖陽之蕩。嗟嗟裙釵失守。巾幗貽羞。意不願夫。淒鸞情自殊。乎烈雁。此固行義之桓。發見而唾面。哭夫之杞婦。聞而傷心者也。聊覆蕪函。藉詢豔社。

● 餓鄉記

織 叢

(詩 隱)

餓鄉之名。經傳罕見。相傳西伯伐飢國。滅之。餓鄉卽飢國滅後更名之地也。其地深入不毛。闕然無人。凡五穀百果之屬。以及禽獸鱗介昆蟲草木。爲飽煖世界所發生者。餓鄉均無之。蓋因天地之不同氣候之互異。致不能存活於其間也。人有慕之者。非忍其饑渴絕其飲食。或學方士神仙之術。輕身辟穀之方。則不能問津焉。凡膏粱之子。醉飽之徒。饕餮之輩。決無此資格。以抵於餓鄉。一遊者。職是故也。餓鄉之入也。幾如聖域賢關之不可以一日幾禮門。義路之不可以頃刻到。亦猶天降大任之人。必先空乏其身。腸廻轆轤。待至力盡精疲。則庶幾乎近是矣。求入是鄉者。不必有車馬之勞。跋涉之苦。僕從之繁。川資之備。雖行期不必旬日之久而必能行抵是鄉。然以起程一二日。路途艱困。不良於行。甚至頭暈眼花。不能稍忍。故每有半塗而返。旆者。自生民以來。從容而逕赴是鄉者。歷歷可數。不可多得。考商末季有伯夷叔齊。由首陽起程。兄弟二人。後先踵至。殆卽餓鄉人類之始祖歟。此後繼其跡者。有齊國之饑民焉。蒙袂輯屨。貿貿然行於途。雖黔敖左捧食。右執飲。終不能以嗟來之食。阻其行塵。餓鄉之人。從此無獨而有耦矣。然此猶非富貴閥閱之家也。迨梁武帝減膳於臺城。趙武靈見困於李兌。周亞夫受連汙之罪。漢鄧通遭沒產之辜。從此帝王將相。餓鄉中各有其人。若而人者。其平日安富尊榮。聲勢赫濯。飲食之豪華。口腹之飽滿。決無饜殮不給之虞。而卒不免至餓鄉者。亦不得已之所爲也。彼後世之士。若龔勝司空圖輩。聞夷齊在餓鄉。聲譽日隆。卒往訪焉。而夷齊亦儼然以獨開先路。自居相見之下。頗稱相得。與梁武帝等。趣落落不合。各樹一黨。嗟乎。餓鄉之中。有帝王焉。有將相焉。有忠臣義士仁人君子焉。其遇年穀不登。饑饉洊臻。而接踵而至是鄉者。更有智愚貴賤。老幼男婦之不等焉。而其中有從容勉強之差別者。迄於今。載稽歷史。

不得。不盛稱夷齊等於不置也。蓋人皆誤嘗餓鄉之苦而彼獨得餓鄉之樂也。彼矯情干譽如陳仲子者。雖匍匐作三日之行而終不能直達其境亦足見餓鄉之入非常人所可妄生希冀矣。

●聊齋夢遇記 并序

(寄恨)

昔王荊公有言曰。瀛壖一夢境也。政府一夢魔也。僕本恨人。旅食滬濱。頻年鹿鹿。案牘勞形。蓋久焉不入自由之夢鄉矣。邇因時艱。逼處積忿。成癡。陡於燈燼燭掩時。搆此奇夢。爰是醒坐。擊篋錄。貢斧鐵。茶餘酒後。聊助談資。至以弔詭矜奇。獻其拙謂公世計也。則僕烏敢。

余讀聊齋志。越兩葛纘。每以未窺堂奧爲憾。邇來癖嗜益甚。雖夜深必檢閱不倦。然竊思民國成立。人尙文明。一切迷信理應剷除。而况鬼狐異類。安得與人共枕衾。諧伉儷。豈蒲公之欺我耶。抑天地之大無奇不有耶。蓋嗜誠有之。而信也猶未。一夕閱青鳳傳。流連艷羨。甫就枕。見一女郎。珊珊來前。笑謂余曰。妾聞君嗜聊齋誌。請論之余。曰。書奇矣。第事涉怪異。未免違聖教。女曰。啐。君特未得聊齋旨耳。妾爲君陳之。聊齋有情書。留仙有情人。君雖達情不度。此情以爲情。而妄加擬議。余曰。否。謂聊齋爲有情書。非吾所知。謂留仙爲有情人。更非吾所信。世之被其惑而傷身者。比比然也。情於何有。卿辨白如是。卿其鬼乎。狐乎。盍明言之。女憮然有間曰。以君達人。明告何妨。妾實青鳳。蠶所爲。耿生遷居者。聊齋具在。君何忘懷。卽如床頭夜叉。畫壁美人。黃梁續夢等篇。事縱不經。亦醒世遺意。今君既酷嗜聊齋書。勿論其事。論其文可也。勿究其事。信有徵味。其筆曲而達。可也。夫有筆如斯。雖虛亦實。雖幻亦真。昔大禹鑄鼎。山海一經。永垂萬世。豈上古聖人亦喜語怪事哉。後世委巷小儒。寡聞鮮見。乃以孔子不語爲口實。究之星隕鷄飛。石言龍鬪。

率案王載筆。可見驚耳駭目。諸事上下古今本同一轍。豈獨聊齋然乎。余聞言肅然曰。卿真仙姬也。歎。生之事。可再聞乎。女因斤斤以余之不信為辭。嬌然欲別。余固強之。且起曳其裾曰。卿既有情人。何介介。乃爾方期作長夜談。忍遽言別耶。女曰。不然。今夕之遇事。非無因時久。恐叔苛斥。致傷閨範。君如不棄。讀妾傳。不啻面晤也。言已。逕去。余亦驚寤。嬌音嚶嚶。宛猶在耳。於是撫懷若失。耿耿難忘。急起披衣。不覺東方之既白。

續 叢

八

滑稽新語

●改革與協約

甲乙二人相與談國事。甲曰。吾國國體問題。若無外人為之阻隔。早已改革舒齊矣。此皆吾國為人輕視之故也。可勝浩歎。乙曰。君言真杞人憂天哉。鄙意以為外人決無干涉我內政之理。至於輕視一節。更可慮。若果有之。何以英法俄三國尚要求我加入協約耶。

(寄恨)

●社會主義之窒礙

(寄恨)

吾鄉某甲。性孤僻。一啓齒動以主張社會主義自命。其友某乙。滑稽家也。嘗與某甲遇。調之曰。某聞社會主義一切均破除。除畛域有之乎。甲曰。然有之。乙曰。君主張。雖如此。誠恐言之匪艱。而行之維艱耳。甲立關其非。乙遂不强辨。默識而已。一夕夜深。大敲甲門。甲與妻同在睡夢中驚起。甫啓關。乙直入內房。定欲與

甲妻同睡。甲大怒曰：汝其瘋乎？抑病酒耶？乙笑答曰：我非瘋，亦非病酒，無非實行社會主義，以爲四萬萬同胞表率。想君程度已高，至極點必歡迎，我不作俗態也。甲聞言，至默然無以應。如某乙者，可謂惡作劇矣。

●想與老娘搶壽材麼

(寄恨)

一鄉下人初至上海，見廣貨店着衣鏡，奇極，以爲世間不可多得之寶物，論價買歸。其妻一見，大驚而罵曰：君初遊上海，竟敢瞞着我買妾，而回鄉人再三剖白，妻怒曰：汝狡辨，乃爾你看舉止容貌與我一式，尙烏得而抵賴耶？正在難解難分之際，其母出問曰：汝夫方歸，何故大鬧？妻告以故，母問人在何處，妻指鏡言曰：在這裏，在這裏。母對鏡亦大罵曰：畜生，汝既欲置妾，亦須擇一年輕貌美者方可入選，何故與老娘一樣年紀人擡到家裏，豈不是想與老娘搶壽材麼？

●酒缸患病

(寄恨)

一人性嗜酒，飲時必至大醉，然家貧不能常得，深以爲憾，因思零沽價昂，大不合算，於是摒擋家資，自造一大缸，適天氣嚴寒，恐缸中洩冰，遂將身上棉衣脫下，覆缸之四圍，以護之人，見而問曰：如此寒天，君猶不着棉衣，是尋病耳。答曰：不然，余以酒爲命，若酒以凍而受病，是無酒，卽無命矣。故余寧自己受病，不願酒之受寒也。

●眼生肩頂

(寄恨)

人具四肢百骸，以及五官，均有一定部位，缺一便不成人。有某甲，性傲甚，素多妄想，一日在夢寐中，聞自

己目官嘲眉睫曰。眉兄。我想汝在面上。可有可無。直無一些兒。實用處。今汝之座位。偏居我上。我大不服。眉答曰。兄誤矣。苟面無我。不能以壯瞻觀。今汝傲慢。若此。請問汝究有何能。請解說明白。我可與汝易位也。目曰。我乃一身精華。如日月之有光。辨黑白。察秋毫。識奸邪。審真偽。若無我在。便成爲黑暗世界。眉自知不才。願居目下。某醒。窺鏡自視。果然眉目互易。成爲異相。已無如何矣。一日有事外出。見者大駭曰。你看此人。眼睛却生在眉毛上。好不怕人。大家不要理他了。

●打鬼上算

(寄恨)

一人夜行。路遇一鬼。狀貌猙獰。伸手欲攫人。駭極而逃。不數武。見一人携燈前來。大喊救命者。再人問其故。答曰。後面有一惡鬼。追逐某。駭極矣。携燈者曰。汝固人也。何反怕鬼。鬼若打汝。汝亦可打鬼。須知汝被鬼打死。尙有一鬼可做。鬼若被汝打死。連鬼亦不能做矣。於汝固究屬上算也。

●人脆奇談

(寄恨)

有數友間坐談。天甲友曰。近來寒暖靡常。釀成疾病。皆因天時不正。人口甚脆之故。殊爲可怕。乙應曰。不差。君言可謂的確。不磨怪不得。近來馬路上。零零碎碎的人。死得甚多。某初意以爲黨人所殺。今聞君言。方知是今年人脆之故也。

●是父是子

(寄恨)

鄉僻農夫。出言最爲俚俗。以未受教育。習與野蠻不足怪也。一日。余有事下鄉。適久雨新晴。道途瀟瀟。低處且多水潦。瞥見前面有祖父孫三人。魚貫前來。祖年邁。精方衰疲。瞻視昏花。扶杖徐行。誤陷水潭。其子

自後掖之。卽衝口罵其父曰。觸你娘的。口。難道多。大年紀。連水潭都不認得的麼。孫聞言。亦還罵其父曰。觸你娘的。口。祖公是爺的。長輩。難道爺。可以信口亂罵的麼。

●術士之靈變

(寄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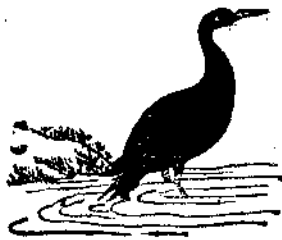
前清某術士靈機妙術屢多奇中。元旦日有士人某趨問科舉。劈頭檢得一死字。因思新正第一日。得此不吉利字。心殊厭惡。因擲錢桌上。憤恨而去。術士起延之曰。君所得何字。何致憤恨。若此。僕未經判。安敢妄取人財。請詳言之。某示以字。術士曰。君請言所問。僕可推詳也。某遂以下今年鄉試對。術士笑語之曰。君既士子。何迷信。乃爾今歲屬卯。分明是巳。卯一榜。今秋君必高發。區區拆字。金還須加償也。旁有三人。亦斯文中人。其一聞之。卽在盤內拈一因字。亦問本科中否。術士拱手曰。恭喜。恭喜。因字乃國中一人。先生必解元公也。次問者曰。我請借此字。以下科場。術士笑答曰。若先生須待恩科。方可中式。問何故。答曰。渠無心之。因君乃有心之。因也。其三者以手一指曰。我今不用再拈。亦竟以此字推算。罷術士蹙額曰。君以手指。因字內已加一。直是久困場屋。文戰恐不利焉。於是神卜之名洋溢遐邇。某臬台聞而異之。手中藏一物。便服過訪。欲親試其術。適拈得一扇字。問何用。答曰。汝知我手中所持者何物乎。術士曰。戶下之羽。必燕子無疑。某又曰。生燕乎。死燕乎。亦請一決。術士起立。審視良久而言曰。君必臬台大人也。某曰。何以見之。答曰。大人掌生殺之權。要死就死。要生就生。術士何人敢妄斷耶。臬台爲之信服。噫。如某術士者。可謂知機其神乎。

●華人之尙武精神

講 藝

(秋水)

甲乙兩人各談時事。甲謂華人之不振。咎在無尚武精神。乙曰。否。否。華人之尚武精神。在環球可算第一。甲異其說。急詢之。乙笑曰。君不見。滬上出殯。與娶婦者乎。使非亡者爲驚。走生仲達之。死諸葛化身。及執干戈以衛社稷之。汪錡轉世。何爲軍樂洋洋。棺前競奏耶。其新嫁娘。非代父從軍之木蘭第二。與親執桴鼓之梁夫人替身何故。綵輿迎來。屏却各房中雅樂。而軍樂是需耶。甲喞然不能答。



隆平

告 廣 書 新 局 本

紅羊軼聞 刀光血影錄

告 預 版 出

是書為瀨江許濁物先生所著先生雅擅詩詞工於譜曲尤熟於

洪楊時掌故茲以著述餘暇撰為是書以三閱月之辛勤成十餘

萬言之巨帙精心結構涼鏗名貴幾於有句皆香無詞不鑿書中

叙江寧烈女黃淑華王紅羊之劫全白璧之身為湘勇中僑扶梁

所掠以一孱弱女子遭逢強暴迭歷危難智勇二賊報全家之仇

書中載之節題

也當時南天半壁盡入

揚以致淹沒

繪色淋漓盡致誠足以闡發幽光廉頑立懦為當世之金箴矣至

於謀篇製局審慎周詳詩詞充盈悉係傑作尤近時罕見之巨構

也全書川章回體每回之末由吡陵李先生定夷詳加評論綴以

按語於祥光瑞鶴之中更現續貂異彩尤為特色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錦里西首



名人趣史

●我之入世談

(續)

(易時譯)

第十節 意大利外交總長古列阿拿

(*Marquis Di San Giuliano*)

凡人好遊歷異邦者。輒富冒險之性。而富有冒險性質者。輒好遊歷以自娛。此不易之理也。我家為意大利世胄。孩提之年。椿萱並茂。每侍父若母。遠適異國。漫遊娛心。或蒞英倫。過惠斯明德寺。觀古聖先賢之遺迹。或臨賽姆士河。遙望北海。攝巨浪奔騰之景象。時或駐驄巴黎。造拿破侖墓。追思偉業。或至柏林。瞻俾斯麥像。緬溯德意志富強之由。歷時既久。遂不覺因愛而生戀。因戀而不忍與別。好遊之性。乃深植於心。焉年十七歲。適校中暑假。休暇無事。遊興忽又勃發。遂約契友數人。束裝作斐河之旅行。去陸登舟。自金拿佛物埠入地。中海復由地。中海以抵埃及之開魯。荏苒數日。所思竟遂。乃復棄舟登陸。由開魯以入腹地。吾儕旅行之首因。在考察斐洲古昔之文化。至則但見各地土著。猙獰如鬼。咸赤體不蔽。蒸暴於

烈日之下。其婦女則白皙之齒。盡露唇表。恍若虎狼之爪。令人見而寒心。途次雖間有勝景。古蹟足娛人。心如金字塔。埃及古宮等。然麟角鳳毛。既罕而貴。且亦頹敗。幾遍已鮮。賞玩之趣。吾儕至此。心乃大悔。徐思既遊。是邦不能虛望。以歸。乃復鼓氣前進。逕造斐洲中部。結帳於野。以觀其地之瀑布焉。

瀑布附近。人烟似較他處爲密。吾儕既抵其地。思購取食料。在在須資。土著既夥。必有黠者。爲之領袖。慮其不來貿易。遂故取彼地通用之銅幣。出以炫人。以故遊行三日。土人見吾多金。爭來交易。其頑者甚。以石塊雕刻之屬。來相求。讓使吾不勝其煩。吾儕因不諳其地習俗。本雇土著一人。爲吾給役。至是若解。吾意亦頗爲吾解釋。俾衆不至然若曹愚蒙也。見此乃益踴躍。躑躅擗攘。以至若謂吾僕狡黠。故誘以計者。羣向詰責。且謂彼祇知荐引戚友。壟斷衆人之業。吾僕與辨。反相喧罵。其虎視狼嗥之態。幾欲得彼而甘心。爾時我與諸友人。深居帳內。初不知帳外之狀。迨後聞喧。出視則吾僕依立帳門。蹑蹑不寧。其旁土著簇集。眈眈以視。已狼狽欲號矣。我知事已無幸。苟不速拯。吾僕彼且爲衆所毆。不得已遂善顏。獨出囑通譯者。以溫語爲衆剖釋。徐復勸令歸家。我自謂吾所爲語措辭。殆至和洽。卽通譯者亦能以簡潔之土語。透達吾旨。詎衆人聞之。羣若事猶不能遽信者。咸復折其視線。視我其一部分。且若時機已熟。急不容緩。趨詣吾前。致禮悉擲。所持於地。屈膝以乞。吾擇使我徒覲。是况惶遽失措。轉不知何以爲答。

良久。我惻隱之念。忽動於中。思若曹愚氓。不知自生。茹草殮菓。終歲不見銅幣。今聞我富有多金。咸來交易。要亦出乎良心。不覺目注衆人。爲之唏噓。時衆益以購擇爲請。我不能却。俯視其物。則見古鼎。罄彝之屬。金銀珠玉之器。莫不羅列。足畔若資。展覽其物。雖不爛燦其珍。則皆內蘊固當。世奇珍而賞鑒家及藏。

珍家所謂萬金不易者也。因目注足畔而詢衆曰：若曹情致倦倦，實可感佩。其殆欲悉以讓我乎？衆人若奉綸音，齊聲答曰：然。儻荷先生鑒擇，不勝感激。我曰：儻我悉購汝物，汝意云何？衆歡呼曰：此吾願也。我笑曰：然則其價若何？於是諸士著衆口紛呶，若恐其物不能見售者。曉然曰：吾物祇須十哥布足矣。吾物原值十哥布，今售與先生，則七哥布亦無不可。其後至者，甚至大呼其價踉蹌自遠，奔集以物擲吾足畔。若爲之的，我審循此擾擾實難論價。因囑通譯傳命將衆人中之年長者首先導至吾前，點物給價，按次以及少年童子計交易者共百數十人。所易之物可千餘件，而價僅十哥布。有奇合諸意，金以哥布爲辨。士不過赤金五鎊而所得之物以賞鑒家之眼，光衡之。且在五千鎊以上。蓋諸物自古鼎鑿彝而外，未祿之玉、金、銀之鑲、豎、翡翠、寶石之屬，一經冶煉，珍光煥發，固有非初衷所能及料者在焉。

自是厥後，我覺購置古物，味至濃厚，遂與諸友人議，自即日起，輟遊以治其事。諸友人以山水之勝，已非彼昏黯之斐洲所能貢獻，亦立加贊許。於是翌日之晨，遊覽瀑布，既竟，吾儕又復啓行，北向就人烟稠密處，以通譯爲介，與衆交易，浸至行裝充盈，不能復實而止。然所耗雖微而易得者，竟值萬鎊，以至數萬鎊。即吾友人中購取最少者，亦可數千鎊矣。

返國後，我父母見我購多珍歸，意至愉快。我父意大利著名之藏珍家也，覺吾所易之物，光怪陸離，竟爲彼素所未見，益形歡慰。時彼年已高休致，家中獲閒，乃時出吾珍把玩，或親加砵治，恍若孩童之得玩具，瞬息不肯與離。我審其意，遂爲一整理，在家潔治一室，親購精覈之珍，座數百具，悉數陳列。其間命名珍積，至今吾家能以珍藏最富，號於世者，猶我當日斐洲旅行之功也。

春雨室叢譯

(樹聲譯)

歐美戲院通行律

凡人購特別票入場。可任意擇座。設其所擇之處。無地可容。雖票中聲明不退。現金有權。可以索回。惟須另購一普通票。否則院主可不允其退。客於觀劇時。如有喝采等舉動之習慣者。須預先聲明。方不為違法。故觀客。祇須預為聲明。即有恣意。月日優伶之權。雖然不得高聲致不能聆演壇之唱。若合三人以上入院。有意擾亂秩序。或破壞伶人名譽者。即為犯結黨律。可按法懲治云。

飛禽與戰爭之關係

某水兵言。潛水艇潛行海底。人莫能測。惟海鷗能知其所在。鷗見潛水艇之導行。器輒成羣而起。飛翔其上。發銳厲之聲。戰爭時。遇此。即知其下有潛艇。可立加攻擊。或速行迴避。免遭其害。然海鷗不知助人。此等事。可遇而不可求。不能常得其助。近又發明鸚鵡亦有奇異之能力。助陸軍偵察。飛機當飛機來時。人之目力。尙未及見。鸚鵡即驚而狂顛。亂鳴不已。巴黎依佛爾塔頂。籠養鸚鵡多頭。其職專司警告敵國飛機。前來暗襲。昔礦中常養金絲雀。以驗煤氣洩出之危險。今則此法已推行於潛艇。且視為要物。不可缺矣。蓋金絲雀略感煤氣之毒。即失其知覺。人見之。可從而速修煤氣之管。遲則全船之人。皆將無幸也。法多森林戰時。輒利用之。以為埋伏地。然老於觀察者。每能藉飛鳥之跡。而測敵兵伏處。無有或爽。蓋兵伏

處鳥必驚而飛去。然心不能忘其巢。或戀其所棲之故枝。必時歸探之。迨見人影。則又飛去以避之。是以見鳥頻頻往來而不翔集之點。即可知爲敵兵伏處也。

●商標之用

社會普通視商標爲特權之證。誤專賣狀與商標爲一物。爲辦事便利起見。商標固亦歸專賣局經理。然其性質絕不同也。商標者附於貨物之一字。或一圖。以示此貨物爲何人所造。此字此圖。既經局中登錄。他人即不得用相同之字。或相似之圖。以爲商標。所以杜影射及假冒也。在今日商業競爭之世界。其效用至廣。一方面可以堅顧客之信用。一方面可得法律之保護。無虞人之假冒。法至良也。昔傑姆司第一時代。即已有行用商標者。可知其由來已遠。然至一八七五年。登錄商標之律。始通過焉。

●甜菜可製塞門得

法國近某大製造廠。以甜菜製糖發明一種極佳之塞門得。向者甜菜入水煮後。其浮沫即棄去。乃其中含有灰炭酸甚多。約甜菜七萬噸。中可得灰炭酸四千噸。加粘土一千一百噸。製之其結果可得最佳之塞門得三千一百六十二噸。法以唧筒取其浮沫貯大槽中。俟其略乾。乃以細粘土和入。打一小時。俾盡混合。乃置可旋轉之爐上燒之。一如製波蘭塞門得之法。既乃取出研碎之。即成塞門得矣。

●世界最古之新聞紙

中國在一八九五年。僅有新聞紙五種。至近年始稍稍發達。然有世界最古之新聞紙。頗足爲豪。即京報是也。自出版以來。已歷千餘年。未嘗間斷。其宗旨爲宣布上諭。及政府之舉動。各省督撫之奏議。各部各

官之調動考試之結果等等出版事宜歸兵部掌理純乎官報性質也每冊自十頁至十二頁紙色棕而薄長七英寸半闊三英寸又四分之三外有黃色之紙裹之其裝訂則用紙捻兩條貫而繫之頗不堅實報之名則用紅色印於裏紙之左方上角報中之紙均用雙層如普通他種中國之書每面界朱線七行每行十四格云。

●德國之魚雷

世界各國製造魚雷之精當首推德國一八七〇年德始組織魚雷艦隊主其事者即今之海軍總長海軍大將馮拖畢司也至一八八〇年區滑脫壳夫廠中發明一種魚雷較之白頭模型者既精密且迅疾其直徑約十四英寸德國購其模型奉為標準者有年同時並着手製造穩快魚雷艇至一八九二年德國魚雷艦隊居然能引起世界人注目他國竟望塵莫及進步可云速矣有格勞司者至以金錢購取其法為德所偵知守秘密益嚴嗣是有何進步竟無人能知之。

●奇異之漁法

昔愛司蘭人嘗教家熊入海捕豹此即中國以獺捕魚法也漁者以手一揮或口發一令獺即沒入深淵以喙取巨魚而出希臘人漁時夜間以松枝蘸松油燃之以誘魚中國人則以白漆板置月光中使光反射水面迨魚既被誘而來乃以巨網撒入河中一網可得魚甚多云。

●將來戰爭利器之預測

將來之戰爭乃純為科學的機械的電氣的而無所用乎人力可斷言也聞者疑吾言乎則其機已兆於

今日有事實可證。寧吾臆說耶。蓋今日之戰爭。已非如昔日之鬪。智鬪力直鬪。器械之精利。耳砲彈之猛烈。直可無堅勿摧。無遠勿屈。用飛機以偵敵。直可無微不燭。無隱不現。較之戈矛弓矢時代。其利其巧。不可以道里計。他日益加進步。可推而知。今者既有探海燈。能使光達敵所在地。更着手試驗。熱光線若告成功。必能使極熱之光。達極遠之地。則酸素瓦斯之火。炬自亦能致遠。若然。鋼石之堡。巨大之炮。爲此光所燭。將立化爲水。大隊之兵。成羣之馬。爲此光所射。將立成灰燼。此外更有無線電。亦利器之一。今雖發電無有準的。將來必能範之。使專達一方。科學家均信用無線電。浪發炸彈之期。當不在遠。果爾。將軍發令。祇須手按衣紐。兵隊之進退。卽隨之。苟發極強之電力。敵軍觸之者。將如處電氣死刑之囚。立卽倒斃。至於大砲。今已見十四寸徑。至十七寸徑。將來焉知無六十寸徑。或八十寸徑。而能射六十英里。或八十里。之巨砲。發現於世。利用飛機。以偵敵。無線電。以傳消息。直可越國以攻敵。其猛利。爲何如。再潛水艇。今已告成。將來若能於海底築站。貯藏魚雷。糧食及燃料。以供其用。縱德列諾式戰艦。若何堅利。祇能爲防護陸地之用。不足作戰於海上。半世紀後。行見有大潛水艇隊之國。執海上之牛耳。將舉今之所謂艦隊。掃盪淨盡。不留片甲。謂予不信。拭目俟之。

易時雜譯

●畫花

希臘有油畫家亞柏利士者。一日自城至鄉。往訪其友巴魯士。琴不晤。甚悵。見戶次有畫紙一幅。因自囊出筆。繪一花於上。自去。巴魯士琴亦為畫家。性最妒。歸見畫花。知亞柏利士過訪。心惡之。略不遲疑。亦出筆。繪花其旁。不待侍者致辭。忽復出。彼其意謂亞柏利士以花驕我。是實可恥。我決不可因而待之。待之彼其笑我矣。未幾亞柏利士又至。目注戶次。見畫紙上已另繪一花。大笑。心知巴魯士琴意。因竭其技。援筆復繪一花。作人立狀。隱嵌巴魯士琴四字。其間且故昂花首。令作驕矜之態。彼謂其畫如為巴魯士琴所見。彼必大怒矣。詎巴魯士琴殊不然。見畫謂亞柏利士尊我。乃轉欣慰。後且命駕過彼。具談歉忱。並稱畫花之佳。亞柏利士知其誤會。笑曰。君謂尊府戶次之畫乎。彼特塗鴉耳。君豈不見花間隱藏之字乎。曰。土曰魯曰巴曰琴。以義言之。蓋古語瘋犬之謂我。頃見瘋犬於門。因遂繪之以遺吾意耳。巴魯士琴聞言大慚而退。

●阿卜頓

阿卜頓。羅馬有名之政治家也。嘗為宰相。持躬廉正。師範同僚。惟性甚迂。好以所治政事。驕人。羅馬舊俗。貴胄婚喪。宰相必至。阿卜頓以望重。延之者亦益繁。一日皇族某伯爵結婚。阿卜頓先被延請。主婚。忽忽逕往。彼系出寒素。初不知應行禮節。為何若心。殊恐顧示人以弱。非彼所甘。至時執行各儀。彼乃故示莊嚴。卒爾操觚。卒致進退失節。坐授人以種種笑柄。然彼猶揚揚自鳴得意。或有好為詼諧者。謂之曰。先生費囊嘉禮。誠能得體。人謂先生多藝。是益信矣。阿卜頓笑曰。治家猶之治國。此區區者。固不足道也。或曰。信然。願以我所聞尋常婚儀。主婚者致訓。既迄。例向新人接吻。先生不此之務。而反向叩首者。何也。阿卜

頓曰。此臣吏謁見皇帝之儀也。我爲意相謁見吾皇。必爲此禮。以示敬仰。積久不能遽改。故假用之。或曰。新人亦可視爲皇帝乎。阿卜頓曰。是烏乎。可曰。然則君頃以謁皇之禮施之新人。寧非失當。阿卜頓曰。我爲政治家。知佐皇帝外。此非所計。量且亦不之顧也。諛諸者曰。然則有乞丐在向君致禮。君亦將向彼叩首乎。阿卜頓語塞。怒曰。我知佐皇治國。他事均非所論。汝知接吻。汝其趣與新人及乞丐接吻可也。賓衆聞之。咸爲捧腹。

●鼠妻

法國文學家葛利賓。被囚於佛星尼時。寂居無聊。與鼠爲友。其事有足令人發噱者。佛星尼者。法國俘囚倡立異說者之巨獄也。囚其地者。多文學生。葛利賓至彼時。獄適空閒無人。影終日憧憧。意欲死。彼在獄例。以九時入眠。眠後必思身世良久。始寢。以故。寂乃益甚。一夕。葛利賓入眠後。睡即甚酣。夢中覺有一物毛膩如脂。瑟縮越被而去。醒而異之。謂爲獄中小貓。陡意處此岑寂。得一小貓爲侶。計亦諒佳。盥洗後。卽向獄吏致詢。獄吏不解。謂之曰。此殆狐乎。先生殆矣。葛利賓心知其妄。笑置之。入夜思探其異。因秉燭以待。至十一時許。昂首遙注。忽見距彼一丈許。有桌上列杯盤。已塵封。而其間有一物焉。似鼠而黑。逕向其床。疾趨。葛利賓凝視之。則巨鼠也。目光灼灼。向彼直注。初似不甚畏人。葛利賓至是好奇之心。油然而生。遂出晚膳。餘瀝示之以誘。其至。鼠視久。果踉蹌來。葛利賓見狀。笑曰。鼠爲纖物。其敏慧。如是。可以人而不如獸乎。自是每膳必俟鼠至。而鼠亦善體。葛利賓意。屆時輒至。其地以示友契。歷時既久。鼠與葛利賓。竟如家人。父子敬愛。至莫能解。獄吏偶過其室。見而詢之。葛利賓曰。是我獄中之愛妻也。我在家非

妻不能歡。今則非彼鼠不歡矣。獄吏爲之絕倒。

●誠慤之言

巴克孟哥探險斐洲之英雄也。常以事至斐洲中部深山。中道途崎嶇。苦不識徑。因命通譯者出招土著俾爲前導。一時應招而至者數以百計。蓋非人自經開闢。炫於西人富饒。爭效馳驅。期有所得。積習所仍。由來久矣。巴克見人數過衆。思非試問不足以識真才。因一一詢之。令其各道所能。此言既出。衆土著如奉綸音。遂各自詡多才。紛紛向彼陳述。或謂生長山麓。環山左右。無途不識。或謂採樵。其間心得獨富。意巴克取之必矣。詎巴克乃殊不然。按名詢問。至末一人見其誠慤。可恃。謂之曰。汝有何能。乃來應招。其人坦然曰。我無所能。我特來投考。期有所得耳。巴克見其言謙抑。笑曰。然則汝亦願從我入山。益汝所知乎。其人曰。固我願也。巴克謂是人可恃。竟加取用。衆土著見之。或有怨者。巴克曰。我今至斐爲欲益我所知。兼以吾之所知者。出以益人。汝儕自謂無途不識。心得獨富。是汝所知已不能復益我。果取汝。寧不背吾所志乎。衆咸自慙。誇詡唏噓不置。

●竊金殞命

數年前英國有郵船名開恩脫者。啓程東航。中途火起。其水手知變。趨救。見不及急。懸乞援。旗於桅頂。冀他船之過。其地者來相援助。未幾天。相船衆果有一郵船。至慨然駛近。力拯衆人。始而乘客繼以水手。莫不一一登船。時水手中有某甲者。性甚貪。知乘客中有以資附舟者。心不能忘。潛伺舟衆不備。匆匆趨入客室。急發其箱。得金條可數十事。盡實腰帶中。徐徐步出。彼謂援舟尙在必能許其附搭也。詎彼趨出。援

舟久待無人竟已啓駛甲大駭遑遽間猶自恃游泳技長可以落水追舟附搭以去顧彼甫入水腰重不能轉身空負游泳之技竟無以展逡巡數四身益下陷迨欲發其腰纏則援舟早去而已亦體僵不能行動矣後人聞之咸謂竊金之報。

●軍衣

法國黑薩軍隊中競尙華服其軍衣類爲絲製最著者以白緞爲底緣綴金邊狀至爛燦有某甲者家貧如洗服務隊中三載得褶隊長喜不自禁思身爲軍官非身御華服不足以顯貴達乃罄其所有囑成衣者製新衣一襲金線環繞密至數紮衣成顧而笑曰今而後吾其可以自豪矣以是凡人招宴輒必御衣前往軍中有事尤必自整其衣至再而三洋洋若以炫人一日黑薩軍隊之團長宴客甲誼在下僚奉命相伴入座後見賓衆殊夥意甚喜宴席中山珍海錯羅列如棋甲謂是皆雋品益詡詡自炫其才縱談所至忘其所事竟使侍者數輩鵠立其畔若被攝然不越雷池一步然爾時侍者固執盤在手將爲甲更食矣甲語至快意處偶不慎舞手蹈足撞及侍者覆其盤致其器中美炙悉沾華衣上甲大怒思生平所有惟此區區尙自擲節中得來今與羹同毀我其休矣卽欲起立詰難舉手以掌侍者懲其不謹之咎詎卽此剎那甲昂首前視見團長方顧彼而笑慚惡之念遽動於中急又斂怒返視笑謂侍者曰汝污我衣矣此爲抹巾汝其速爲我拭之聞座之人見甲喜怒不常審其戀戀官職不敢開罪團長咸爲失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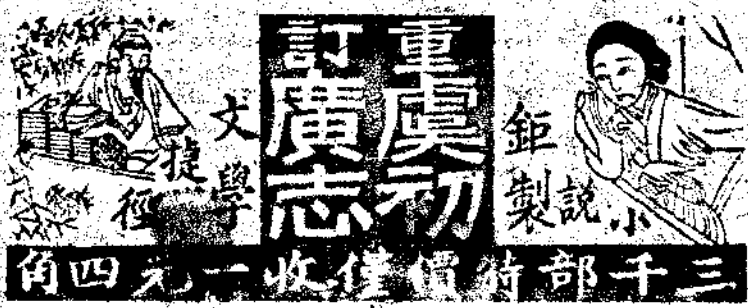
●賊技

印度民族中有白拉的土者以賊爲業其技之精聞之令人心驚蓋直賊而神矣其族散布各省粗視之

固與平民無異。然苟一試其技者，則雞鳴犬吠馬嘶羊咩，無一不能。且無不酷肖。外此又能以首著地，植立如木，或倒懸而叉其股，使人疑爲矮樹，誠殊技也。孟買某村有夜巡古阿拿者，最恨白拉的。土人見輒辱罵白拉的。土人亦啣之。次骨一夕，古阿拿巡行村隅，猝聞犬吠聲，出其股間。思村中犬雖夥，決不能狡展至此。心知有變，急出手槍自衛。彼意犬吠既在左近，我僞爲不知者，以偵之，則得之必矣。彼回眸查探，乃不見有物。彼於是大悵，刹那間瞥見有樹在前，遽念白拉的。土人苟來襲擊我倉，卒無備計，殊不佳。不如姑息樹畔，默察其異，以爲進退。遂又行返樹次，以背向樹而匿。其首於兩枝間，彼謂有此奧援，當可無恐矣。詎不數分鐘，樹乃大震。古阿拿回首探視，竟被挾縛。其手足亦次第被樹桎梏。古阿拿至此始恍悟。白拉的。土人奸計，然不一旋踵，笑聲忽縱。彼神智之白拉的。土人已控其身而有之矣。







●李光夷先生序文●
 ●楊南邨先生評訂●
 ●姜沅羣先生選輯●

以是文章豐贍事實瑰奇趣味濃郁為抉別精審三大原則或

哀豔奇偉或魁詭譎怪事物物備極諸體

鉤玄索奧極寰宇之奇觀玉帙珠篇粹絕

世之完璧自上海泰和館承印特價預約券以未登海外外著楊南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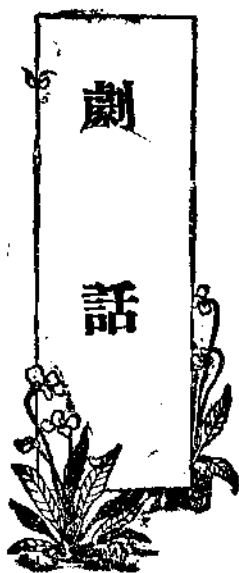
印三千紙一掃而空散社益自勉勵爰特備傳懷錄主人楊南邨

先生悉心評訂韞珠寶積益增光輝因各處

分銷處外埠每冊加一六卷凡四十萬分計八冊原價兩元四角特價一元

郵票代價九五折

總發行所 上海 光華編輯社啓
 預約發行 上海 中國圖書公司
 各省各大書處 均有出售



脈脈談劇

李春來年。齡行。輩均長於黃月山。近人動謂春來所演戲亦黃派。斯誠僥言。春來為北京春台班出身。幼而學藝。即矯矯不羣。度越儕輩。都人咸以千里駒目之。藝成名。著月山於演戲一道。尙未入門焉。有以老前輩而反學後生小子者。且春來自春來一派。與月山迥不相侔。現滬上如最著之蓋叫天及少次之應寶蓮。常春恆等均獲春來之益。不淺然亦非春來耳。提面命也。惟於春來演戲時。居於旁觀地位。於其身段步法。一一體會入微。故春恆寶蓮皆有聖人之一體。其具體而微者。厥惟蓋叫天。此月山春來各自一派之大較也。蓋叫天之短打戲。在今日武生界。羣推為春來後第一人。渠本唱鬚生。以嚙壞改武生。始則隨某武伶肄業。既乃受業於其兄英浦之門。敏而好學。於武工一門不俟父兄督率。暇則自行研究。故能執南方武生界牛耳。雖曰天授實亦由於人為也。

馮子和此屆隸第一台。所演各戲較之曩昔似肯賣氣力。良以大舞台有賈璧雲。新舞台有趙君玉。毛體

珂均係勁敵。倫再不自振。作十餘年來之鼎鼎大名。真將爲三人壓倒也。曩演花田錯。至公子喬裝後。子和教之學。女子態度。不過口講指畫而已。前晚演是以身作則。柳腰款擺。蓮步輕移。嫋嫋婷婷。猶是當日十五六齡時態度。曷哉子和。其好自爲之。

海上武生。自春來而後。有陳俊廷者。初來申時。鋒頭尙健。與呂月樵同搭天福。呂亦英邁無倫。伶界先進。對於二人。均以遠到之器。期之凡值登台。必羣爲之捧場。詎呂因此借徑聲望。日起俊廷。初亦甚滿觀者之意。曾幾何時。呂名日噪。陳藝日退。聲望亦日減。至今則幾幾乎湮沒無聞。較月樵真有上下床之別。可勝慨哉。

武二花。翻四隻檯。或五隻檯。造端於小奎官。繼之者。乃有李春利。王永利。趙黑燈。諸人。輕視生命。莫此爲甚。講人道主義者。不可不有以矯正之。昔小奎官演收關勝八蜡廟等戲。奮不顧身。卒以身殉。李春利始亦勇猛莫匹。效小奎官之所爲。未幾因此咯血。近演此類戲。不復如從前之以性命相搏也。

趙黑燈前在老丹桂去白水灘中。青面虎捧壳子。暈厥移時。始蘇。前年在漢舞台演收關勝翻四隻檯。竟致暴斃。王永利在大舞台演收關勝翻四隻檯。因而氣閉。有頃始復常度。具見武二花翻檯之一法。不可不及時改革。如因演此類戲。不翻檯。則無精采。卽當學彭春芳翻四隻檯。或五隻檯。縱身向下。而且奔遠。及將落下。全身在空際。先打一轉。然後斜撲於地。如飛燕掠泥。毫不吃力。姿勢既佳。又不致傷體格。緣他伶翻騰。均是硬起硬落。故往往蒙莫大之危險也。

時慧寶今年隸第一台。孫派戲本所擅長。而演逍遙漁。則疵累叢生。不可卒聽。故僅演一次。不敢復試。亦

可謂善於過補矣。惟於譚派之打棍出箱。屢屢排演。其疵累叢生。與逍遙津同。某某報進以忠告。均不見納。豈賢者故予人以不可測耶。寄語慧寶伶人。藝術與其博而不精。毋寧精而不博。汪桂芬。譚鑫培。孫菊仙。均伶界之極。負聲望者。然各有專長。不可相提並論。三之人。拿手戲亦分道揚鑣。不可以稍混。取城都取帥印。乃汪所擅長。曾見菊仙。龔培一爲之乎。逍遙津。罵楊廣。乃孫所擅長。曾見汪。譚一爲之乎。賣馬出箱。連營寨。爲譚所擅長。曾見汪。孫一爲之乎。汪。譚。孫。非不爲也。特以演之不佳。不若不演之爲愈。推之王鳳翔。善唱文昭關。硃砂痣。而不能唱李陵碑。空城計。劉鴻聲。善唱斬子。斬黃袍。而不能唱出箱。王佐斷臂。亦猶是此意也。不克見長。毋甯藏拙。不得謂吾既屬名角。遂無乎不能也。

逍遙津一劇。聞係廿年前三麻子手編。是時三麻子隸老天仙。開演伊始。去漢獻帝者孫春恆。去曹操者董三雄。去華歆者周來全。穆順乃三麻子自去。珠聯璧合。一時稱爲絕唱。春恆病歿。獻帝一角。始有孫菊仙爲之。曹操一角。三雄而後繼之者。有馮志奎。此劇重要角色。獻帝。穆順。曹操。鼎足而三。無分軒輊。現則去獻帝者。尙有孫菊仙。前輩典型。於今未墜。其次則第一台之雙處。去穆順者。則趙如泉。楊瑞亭。三麻子麒麟童。潘月樵。總算不差。惟曹操一角。去之而能勝任愉快者。現僅第一台之馮志奎。餘則等諸自鄒以下也。或謂蕭國珍。曾飾是劇之曹操。亦甚好。予未之見。不能妄評。前老天仙演是。三雄有恙。不克登台。曹操由三麻子承乏。所勾之臉。迥與人異。而粉墨痕之淺深。適合遠而望之。不啻阿瞞。復生至神情狀態。尤合神姦巨蠱。身分惜乎。後此。卽未復演也。又有謂三麻子不獨善飾是劇之曹操。如蘆花蕩中之張飛。亦優爲之。

開明新舞台演拿破侖以汽車在台上大兜圈子而不已。第一台演泥馬渡康王以民國五色旗爲戰旗。使起拿破武穆而問之必大詫此物之何來（以彼時尙無故也）然而今日之演者與觀者皆以爲花樣翻新而興高采烈誠可謂無獨有偶矣。

時慧寶琴員卽其長兄時明樓也。明樓亦十年前之名鬢生搭天福園名炳奎搭玉成時改名明樓。噪子甚好而精胡琴。慧寶登台後琴員由明樓承乏相處既久慧寶竟有一日不可無此兄之概。明樓在京脫有某園延聘慧寶卽代力辭其致送老兄之月修卽依據明樓搭班之值致送云。

空

空

陶齋潤格

堂扁 十二元 尺半為度

齋扁 六元 題跋另議

直幅 八尺八元 六尺六元 五尺五元
四尺四元 三尺三元 對開減半

橫幅 與直幅同對開減半

與直幅同對開減半

盤聯 六尺四元 五尺三元 三尺一元

月頁 一元

各體 一元

及題跋另議

泥金加半楷書加倍

劣紙不書潤乞先惠

乙卯春月 吳興陳鎔重訂

收件處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

瀟湘室老人包陳淑真畫例

堂幅肆尺肆圓伍尺陸圓陸尺八圓

橫幅同對開減半

屏幅肆尺每幅貳圓伍尺三圓陸尺

肆圓

三尺挂屏三圓

二三尺炕屏每幅壹圓半

橫幅每尺肆圓伍尺肆方手卷同

紅欄屏壹圓半

湖毛筆畫畫畫泥金加半點品小景

加倍

油金劣紙紅綠綾絹

遇未經定潤之件及大小不符者隨

議

民國三年四月重定

收件處

國華書局



近世花界源流變遷考

(好事)

自教坊之制廢而中國遂無官妓。凡種種習，箏、瑟、簾、枕、席者，皆私娼也。綜其大端，可分為五：一曰藝妓，二曰色妓，三曰武妓，四曰船孃，五曰女優。天津之班子，山東之鼓兒詞，蘇州之女說書（即今所謂書寓之濫觴），福建之擋子班，皆藝妓也。京津名為窩，蘇揚名為堂，閩粵名為寮，等級名稱雖不一，皆色妓也。武妓則唐所謂竿木家兒，宋元所謂賣解者，今淮、泗、皖、豫之間，所在多有。船孃則吳之蘇州及無錫之燈舫，與浙之江山船為最著，而粵桂之花艇則別支也。女優昔著於金陵、揚州間，所謂秣陵清音、維揚小部者，今則蘇、滬稱極盛矣。而天津、烟臺、漢口亦往往有知名者。此其大略也。試隨地略定其沿革焉。則先舉上海。

上海開埠之初，遷地而來者，粵妓為先。即今之所謂老旗昌也。呼之侑酒，每妓一金，而開宴須費百圓。蓋粵人豪侈，而爾日之商務盛也。今皆散處虹口，稍稍衰落矣。其次則所謂鹹水妹也。蘇妓之至滬者，則有

書寓有長三書寓。非今日之所謂書寓也。蓋皆能說全本說部。如水滸三國玉蜻蜓雷峯塔等。娓娓可聽。其始止三數家。聲價極重。呼來筵間說書一節。酬以三元。故謂之堂唱。亦能開宴而例不准留宿。是以至今日之書寓。雖失其真。然終無夜度資之名目也。長三則侑酒三元。夜合亦三元。故謂之長三。么二則客初至給果盤一元。夜合則二元。故謂之么二也。其後長三以不適之故。漸改爲今日之書寓。長三遂絕響。於是。有江西幫。湖南幫。湖北幫。川幫。揚幫。津幫。皆沿海之上例。而所謂書寓。靡然雜矣。

江寧府之秦淮。所謂六朝烟水也。桃葉渡之東。曰釣魚巷者。沿河水榭。鱗比綿亘。二里皆妓院也。雖止十餘家。而每家蓄妓百餘。洞房四列。窈窕而遶。曲宴客之地。在河廳。軒爽清明。珠簾翠地。花香人影。與月色波光相掩映。誠洞天。之福地。慾界之仙都也。門庭閎麗。有如巨室。伺庭者。鴈行鶴立。見客至。則肅然垂手。立側身導。至所歡之居。中國各名勝妓院之形式。無有能望其肩背者。宴客分三等。上者用四燒烤。燕翅席三十二元。次者魚翅兩燒烤。席十六元。例菜用翅者八元。皆開筵於河廳。院中姊妹無一不來上酒席者。人歌一曲。勸酒一巡。紅粉兩行。笙簫啞。啞。司空見慣者。亦當顧而樂之。中國有妓之處。開花筵者。盡不得比其盛也。招妓侑酒者。人酬二元。飲於本院者。免留客。則名曰接線頭。線頭有贖百元。二百元。數十元不等。視客與妓之身價。以爲衡。近則小石壩街。貢院街。有自滬間遷至數家。其規模略如上。洋么二式。而下關沿江一帶。適且燕巢櫛比。畫棟雲飛。別具一種江山花柳之概。洵勝地也。

天津舊時分班子。窰子爲兩途。窰子品下衣冠輩。無問津者。班子則藝妓也。其例客至。一坐酬津錢四吊。抵南中二千也。侑酒則津錢十吊。若宴客則殺核取之酒樓。由客自備。此外賞錢。須津錢三四十吊。凡班

中姊妹花名與一局錢略如上海老旗昌所最奇者諸妓雖各自一房而晚間必齊集於一公同之室而聚臥焉卽有留髡之事天未明遁往彼室矣蓋猶守鬻形不鬻體之例是爲藝妓之僅存其名者南妓北來對於津班別之曰南班皆沿蘇例惟五元侑酒外多七元之夜合金耳於是有南北班之號皆聚侯家後一帶紫竹林雖爲通商之埠除粵妓鹹水妹外無其人也間有一二在客寓者亦別有所主常人未便問鼎也

北京昔日花界在甬城之石頭百順兩胡同而歌童則在韓家潭一帶諺所謂水陸分途也舊例妓女不得入酒樓惟往來於兩胡同之妓院置酒之費京錢三十四吊約值白金三兩每席止菓四盤乾酒一小壺而已無肴饌也院中月作影戲二次必邀客置酒豪者至百席連數桌而爲之菓碟百十數白色陸離有如供佛迄今思之猶可笑也招妓來每妓十二吊略抵一金夜合之價亦如之賞犒則倍豪客雖餽贈累千金然正價如此也南妓之入都者自上海胡寶玉始至都居內城之西四牌樓附近有酒樓曰五福居者可以招南妓酬五元其寓中亦能宴客或看竹略如上海惟留宿則十金略變津例也寶玉旣開京城南妓之先賽金花復擴而大之車馬輻輳而南班遂大盛於宣南庚子之後京妓變舊章亦名曰班子從前陋習一掃而空所謂四菓碟者乃杳不復見其例客至者贈一金侑酒五元夜合七元宴客看竹一如天津南北班之名雖分其實則一故南北班有合居者而韓家潭一帶清音班羅列與歌童家望衡對宇水陸雜揉矣其次一等等者名曰茶居客至亦酬一元夜合三元略如上海之么二惟有度夜而無侑酒耳

草 存 僅

著 史 女 蕙 瑤 徐 城 鹿

花 史

● 送外子就試

百。里。關。山。別。驪。歌。酒。漫。斟。鵬。程。君。志。遠。江。路。妾。情。深。覽。鸞。花。方。發。停。乍。柳。乍。陰。老。親。懸。望。切。知。繫。白。雲。心。

● 和韻答外

四。月。遙。相。隔。離。腸。日。九。迴。寸。心。愁。處。結。尺。素。病。中。開。欲。寄。迴。文。句。慙。無。詠。絮。才。加。殮。宜。自。愛。努。力。待。春。來。

● 外子應試不售詩以慰之

莫。為。功。名。作。怨。尤。踴。躍。挫。折。豈。無。由。文。章。自。古。評。無。定。命。其。如。我。君。知。不。

● 戲贈替女善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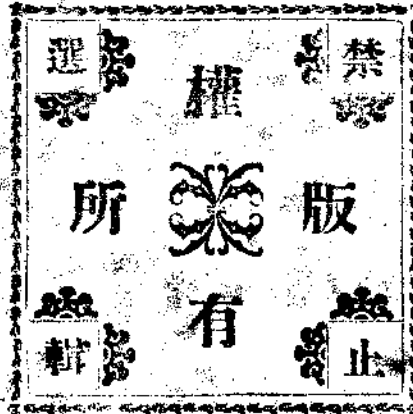
疑。爾。曾。為。塞。上。行。琵琶。別。抱。淚。盈。盈。歌。喉。不。讓。鶯。聲。巧。何。必。秋。



廣告刊例

普通	上等	特等	第幾
一面	一面	一面	地位
十二元	二十元	三十元	一期
六十元	一百元	一百五十元	半年
百元	一百六十元	二百五十元	全年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出版



小說新報第十一期

(定價大洋四角)

定價表

郵費	定價	冊數
外國	一角五分	一冊
日本	一角	半年六冊
本國	五分	全年十二冊
	九角	
	一元二角	
	一元八角	

橫濱 大華書報社
 上海 華英書報社
 北京 華英書報社
 天津 華英書報社
 漢口 華英書報社
 廣州 華英書報社
 汕頭 華英書報社
 廈門 華英書報社
 福州 華英書報社
 濟南 華英書報社
 青島 華英書報社
 煙台 華英書報社
 徐州 華英書報社
 蘇州 華英書報社
 無錫 華英書報社
 常州 華英書報社
 鎮江 華英書報社
 南京 華英書報社
 蕪湖 華英書報社
 九江 華英書報社
 漢口 華英書報社
 沙市 華英書報社
 武昌 華英書報社
 宜昌 華英書報社
 重慶 華英書報社
 成都 華英書報社
 昆明 華英書報社
 廣州 華英書報社
 汕頭 華英書報社
 廈門 華英書報社
 福州 華英書報社
 濟南 華英書報社
 青島 華英書報社
 煙台 華英書報社
 徐州 華英書報社
 蘇州 華英書報社
 無錫 華英書報社
 常州 華英書報社
 鎮江 華英書報社
 南京 華英書報社
 蕪湖 華英書報社
 九江 華英書報社
 漢口 華英書報社
 沙市 華英書報社
 武昌 華英書報社
 宜昌 華英書報社
 重慶 華英書報社
 成都 華英書報社
 昆明 華英書報社

●外埠代售處●

總發行所

編輯主任 昆陵李定夷
 發行所 小說新報社
 印刷所 國華書局
 上海四馬路一百二十七號門牌
國華書局

河南路

和時

拋球場

金銀首飾眼鏡號

中國美術

吾國商業之失敗實由工藝之粗劣清季悟貧窮所
出來故有南洋勸業之創舉也時本號開

農工商部

查知道了欽此欽遵在案原奏內稱最優等者
予題等文由次優等者給予優等文憑其次則
分別給予金牌銀牌等語查有在案據陳列
之銀器十餘件係廣東時和
出品鑲嵌蓋官公同新議呈由
審查總長核定以給予金牌以昭獎勵除分
行咨照其發給金牌外合行填給執照為據須至
此佈者

右給廣東時和

收執

宣統貳年拾月十四日

農工商部勸業司官官夏長長長同科官楊

幕市一週遽逢斯盛介狎赴會願出品之
件無多祇以精巧絕倫幸邀獎勵然本號

未敢以此自驕
數年以來巧復

生巧精益

求精良工之

資格倍深美術

之聲名昭著邇

感諸君維

持國貨之

熱誠用更增

其品類廉

其價格以

副盛意至於本

號貨色名目

繁多恕不具

述倘荷惠顧

無任歡迎

上海英界河南

路一百念一號
時和號啓